武俠世界

挪亞方舟 聖經故事中的挪亞方舟據說擱淺在土耳其的亞拉獵山的山頂上，一隊探險隊爲了找[illegible]，泣鬼神。此中緊[illegible]到！



◀編　後　話▶

「挪亞方舟」是今期的巨型「鐵拐」故事，內容情節，別開生面，另創一格。城市三俠呂偉䇯等人在這次驚險旅程中，又捲入一場波詭雲譎的鬥爭中，三俠等人在橫跨歐亞二洲的土耳其，赤手空拳，渾身是胆，周旋於一羣國際間諜的圈子裡，憑奇謀，靠智力，大破間諜網，殲滅罌粟黨！過程驚險緊張，充滿探險獵奇氣氛，且具考古尋幽趣味，是馬雲君精心巨著，佳作當前，幸勿錯過。

＊＊＊　　＊＊＊　　＊＊＊

「黑鳳凰」故事裡的鐵羽身負重傷，昏迷不醒，情勢危殆！花翎兄妹正感束手無策之際，魔宮逍遙太子突然出現……本故事今期高潮更番迭起，橋段變化令人莫測！到底神手鐵羽性命安危怎樣？請看它的發展吧！

＊＊＊　　＊＊＊　　＊＊＊

曾經爲本刋撰寫過不少長、中篇俠情故事的東方英先生，下期又有他的作品：「逆留」與各位見面了。該故事深具俠義情仇氣質，莊諧並重，磅礴凜然，敬希留意。

小鬼子王小克在下期裡又大顯身手，且看他怎樣揭發一個毒梟集團的驚人內幕事件？「魔琴」將有詳盡報道。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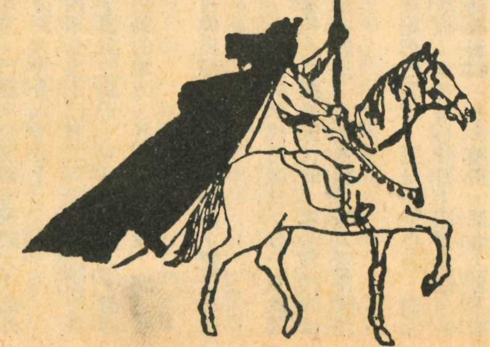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5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挪亞方舟

馬雲・文
盧令・圖



古宮邂逅　午夜跟踪

電視問答遊戲節目中，常常聽到一條這樣的題目：「那一個國家橫垮歐亞兩洲？」

連小學生也可以順口答得出是蘇聯。但是有一次有人答：「是土耳其」！想不到主持人竟然會說觀衆答錯了，扣分！

其實那位觀衆沒有答錯，因爲土耳其境內的博斯普魯斯海峽，正是將歐亞兩洲分開的；西邊是歐洲，東面就是亞洲。

博斯普魯斯海峽和維多利亞海峽形勢差不多，維多利亞海峽的北面是九龍，南面是香港；如要由香港到九龍，只須坐十餘分鐘的渡海小輪。

在土耳其，假如要由「歐洲」到「亞洲」也同樣只需坐十餘分鐘的渡海小輪就可到達。

雄視着博斯普魯斯海峽的依士登堡，更是許多電影觀衆都熟悉的地方，著名電影如「通天大盜」，「鐵金剛賭城擒諜」以及「鐵金剛勇破間諜網」等等，都是在此拍外景的。

因此三俠遊土耳其時，也決定先到依士登堡，反而對土國首都安哥拉不感興趣！

依士登堡到底有什麼東西如此吸引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人？

可以說，大部份是電影上面見到的景色把他們吸引住！

此外，他們要去看看古代帝王的宮殿！

依士登堡舊名是君士坦丁堡，曾經成爲東羅馬帝國的財政中心。

土耳其未發生革命之前，大約是本世紀初的時候，土國最後一個皇帝十分荒淫，他的後宮佳麗竟然多達三百六十五名。

跟我們中國古代皇帝的後宮佳麗三千，似乎相差還遠。

但是，三千佳麗可能只是過份的形容，而且根據歷史記載，皇帝臨幸，只是隨心之所欲，並無硬性規定；因此有些妃子一生人可能未見過皇上一次。

然而土耳其的末代皇帝搜羅美女三百六十五名，卻是有原因的。

因爲一年裏面，剛好就有三百六十五天，所以他在後宮建了三百六十五間房，讓每個妃子有一間，一晚進入一間，如此一來，一年才重複一次。

想不到這荒淫無道的昏君，卻在這方面做到了「不偏不倚」的地步！

一間能容納三百六十五間房間的宮殿，其偉大處你是可想像得到的。何況除了三百多間房間之外，還有其他地方呢！

例如御廚之所在，就够大得驚人！單是擺放碗碟的地方，已經有幾間課室那麼大；此外烹飪的地方更大得令人咋舌！

廚房內單是桌子已有二百張，據說當時爲皇帝和妃子烹食的廚子，竟多達四百人。能容納四百人走動的地方，其寬闊的程度，亦不難可以想見！

最令呂偉良等三俠大感興趣的，便是那些中國瓷器。

原來，土耳其的末代帝皇也十分欣賞我國的陶瓷，有些竟然還是宋代的，明淸時代的出品更多，簡直就是一大批古董，叫人看得眼花繚亂！

宮中皇妃們的寢室，更是多采多姿，由天花板以至地板，均是精心設計；床褥衾枕，俱是精細的絲織圖案，七彩繽紛，眞令人目不暇給。

三俠看見帝王們的享受如此奢華，林愛莉忍不住慨然說道：「一個人的妻室多至三百餘人，已經不合情理，還爲了個人的享受，而佔用這許多地方，而且每一間房都這麼華麗奢侈，也難怪人民要革命了！」

「是的，要不是末代皇帝太腐化，土耳其的國父凱末爾，就不會起義將他推翻！」說這話的人竟然不是呂偉良或阿生。

向林愛莉搭咀的，竟然是個陌生人。

那人像個美國人，他很有禮貌地，朝三俠含笑點頭爲禮！

阿生瞥了他一眼，道：「閣下似乎對土耳其的歷史十分熟悉！」

美國人笑了笑，道：「只是略有所聞，算不了什麼。三位可是由香港來的？」

阿生道：「不！我們從尼泊爾經印度、伊朗到這兒來的。閣下呢？」

「我叫湯瑪士，是美國人。」他非常熱情地，把手伸了過來。「我是從美國來的考古學家。」

呂偉良等三俠只好跟對方一一握手，這是禮貌上的事，也是在旅遊途中常見的事；不同國籍，不同種族的人，往往在旅遊區互相搭訕。許多人就在這種場合中，結成朋友。

呂偉良端詳一下那人的神氣，也像個學者，頭髮斑白，但面色紅潤！

湯瑪士又道：「三位對考古是否也感到很有興趣？」

阿生笑道：「不！只是隨便看看，但是想不到這皇帝在當時已十分欣賞中國的瓷器。」

「是的，人家的古瓷只放在古董架上供人參觀，他却用來吃餐！」湯瑪士道，「由此可見，這末代帝王化了人民多少公帑！」

來自各方面的的遊客繼續到宮中各處參觀，嚮導們滔滔不絕，說得口沫橫飛！

呂偉良等三俠仍然與美國人湯瑪士湊在一起，想不到這位考古學家竟然成爲三俠的義務嚮導。

他說土耳其帝王不但欣賞中國陶瓷，還喜歡中國的絲織品，所以宮中妃嬪所穿的，不少就是由中國運去的，其奢華程度可見一斑！

在談話中，呂偉良等三俠知道湯瑪士不但對考古有興趣，他本身也是一位基督敎徒。

三俠對這位考古學家的印象不錯，覺得此人有學識，也非常友善。

湯瑪士忽然又問三俠：「三位有到過南部的哈塔依省嗎？」

三俠不約而同地搖搖頭。

湯瑪士道：「如果你們對宗教和考古有興趣，一定要到那兒走走！」

呂偉良順口問道：「那兒有什麼值得一看的？」

「中世紀以前，哈省是東西方的橋樑，許多民族在此興、亡、盛、衰，所以那兒留下了不少歷史古跡。最先是朱提人，希太人，以後接踵而來的，有埃及人，亞遊人，波斯人，馬其頓人，希臘人，羅馬人，東羅馬人，阿拉伯人等。最後便是土耳其人，他們都先後成為那一處的主人。」湯瑪士又說：「哈省可以說是各民族的歷史角逐場，所以在古蹟方面，甚為豐富！」

阿生道：「閣下可曾去過？」

湯瑪士笑道：「我先後來過土耳其好幾次，許多地方我都到過。」

林愛莉道：「土耳其是個冷門旅遊區，很少有人到過幾次的！」

湯瑪士笑道：「假如你對考古有興趣，就不會覺得討厭！例如在哈省的首府安塔亞市，是公元前四世紀建成的，全盛時期人口多達五十萬，使徒聖彼得就曾經在那兒講道有數年之久！」

湯瑪士說到這裏，忽然又問三俠：「你們對宗教可有興趣？」

呂偉良苦笑道：「我們對許多事情都有興趣，就是所知不多！」

湯瑪士又問：「三位可聽過『挪亞方舟』的事麼？」

「挪亞方舟？」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互相望了一眼，不約而同地搖搖頭。

但林愛莉卻意外地說：「是聖經中的故事麼？」

「不！不是故事，是歷史。」湯瑪士說，「聖經中所紀載的挪亞方舟，就是在土耳其境內！」

林愛莉本身對宗教並不熱烈；他與呂偉良一樣，儘管對宗教信仰不認眞，卻鼓勵別人去信仰各種勸人為善的宗教！

在加拿大旅居時，林愛莉常常陪着父母進教堂去聽講道。

所以她知道聖經裏關於「挪亞方舟」的故事。

據聖經舊約的記載，挪亞自建的方舟非常巨大，曾擱淺於亞洲一座高山之上，那是由於水逐漸從地上退卻之故！

林愛莉非常敏感地問：「難道你是來找尋挪亞方舟的？」

湯瑪士含笑點點頭：「是的，我與一羣熱心學者，希望有機會登上亞拉獵山。據說，挪亞方舟就在山頂之上！這是很刺激的探險，三位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參加我們的探險考古隊伍！」

阿生順口問道：「你的隊伍有多少人？」

「連我在內，只有五個。」湯瑪士又說：「目前我們正在招聘嚮導，同時也要等候一位同伴由美國來此集合，相信數天後，便可以出發了！」

三俠的興趣雖然是多方面的，但談起探險，他們至今仍心有餘悸！尼泊爾雪山之行，他們不但差點兒丟了性命，還捲進了一場國際鬥爭的漩渦中！（詳情見前篇「可憎雪人」一文中。）

因此呂偉良苦笑搖頭道：「對不起，我們實在不是那種人才！」

湯瑪士卻說道：「這世界上並沒有天生的探險家，好奇再加上胆色，就是最佳的條件。照我看，三位一定有這些條件的。」

林愛莉道：「你們的確相信挪亞方舟就在土耳其國土內麼？」

「是的，這絕非忖測，而是有事實根據，尤其是近年來科學進步，人造衞星的觀測，也幫了我們的忙，於是這些事實越來越接近了！」湯瑪士道，「墨西哥州的雅爾就化了二十五年時間，去找尋挪亞方舟；紐約州的七十三歲李比，也先後經歷過七次探險，跑到土耳其來，他終於發現了那方舟，但是很奇怪，當他發現了方舟之所在時，突然風雪大作，在惡劣的天氣中，他給一頭熊襲擊，差點兒葬身於雪地。因此李比相信，上帝並不希望人類找到那方舟。」

三俠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覺得很有趣！

湯瑪士又說：「其實人類為了聖經中關於挪亞方舟的記載，已迷惑了五千年，至今仍然沒有確切的答案。只有一九五五年，法國一位探險家尼維拉，在亞拉獵山上冰河中，發掘到一些木塊。後來考古學家經過小心檢驗，証明那是五千年前的古物。木塊的結構，可能是方舟的船頭部份。」

阿生打趣地問道：「考古學家的說話可靠麼？」

湯瑪士道：「當然可靠，現代科學昌明，利用精細儀器放射炭精的試驗以確定年份，是相當可靠的方法之一，此外便是現場環境的考古印証。」

林愛莉問：「挪亞方舟是不是肯定就在亞拉獵山之上？」

「一切証據顯示：挪亞方舟確實在那裏，但在冰天雪地中找答案，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湯瑪士說，「有些探險家花了一生的時間，仍然不能獲得結果。單是去年，美國就有八隊探險隊跑到土耳其來；因為人造衞星的高空偵察圖片顯示出，亞拉獵山之上，確實有一點難以分辨的小黑點。許多人都相信，那是人類追尋了不少時日的挪亞方舟！」

林愛莉笑道：「你們美國人眞是個奇怪的民族，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引起一股熱潮，例如東方熱，功夫熱，以及以剛才所講的探險熱！」

湯瑪士也忍不住笑道：「是的，美國人都有一窩蜂的習慣。幸好這到底是一件好事，與什麼東方熱和功夫熱不可同日而語！」

就在這時候，突然有人閃到湯瑪士的身邊，那人手持攝影機，好像正拍攝皇宮中的事物，在不斷後退中，與湯瑪士差點兒撞在一起；這原是常見的事，本來見怪不怪！

但是三俠都是十分機智的人，在那一剎那間，他們發覺手持攝影機的人，有所動作！然後只見他一聲「對不起」，就想離去！

阿生把手張開，吆喝一聲：「請慢走！」

那人呆了一呆：「你要幹什麼？」

阿生道：「你心裏該明白，難道要我令你當衆出醜？」

湯瑪士仍然一無所覺似的，樣子還顯得極端詫異地瞪住阿生！

那邊忽然又有二個人走過來，聲勢洶洶地質問阿生：「中國人！你想在這裏搗蛋麼？」

阿生反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只是路見不平！」其中一人說！

另一個說道：「是的，你們不該以人多欺人少！」

阿生苦笑道：「現在你們三個，我只有一個，誰多誰少？」

這時候，那手持相機的人突然把手一揚，

，趁各人爭論之際，出其不意地，將一些物件扔到了那邊去！呂林二人雖然看見了，卻來不及制止！

那邊有個人把一個銀包似的東西掠去，隨即拔足飛奔！

阿生這時也看得清楚，他正想追逐過去，卻給二名大漢糾纏住，他忍無可忍，立刻跟他們大打出手！

呂林二人最看不慣這種事，主要還是因為那個美國人表現得太過純良！於是夫婦二人立刻追逐那個「接贓者」！

那傢伙跑得很快，但呂林二人也不示弱，一先一後，在皇宮中追逐！

皇宮中不但十分闊大，而且轉彎抹角之處甚多，既無秩序，又無規律。所以說：偉大是夠偉大了，但不算堂皇美觀！

與中國古代帝王的宮殿，自然無法可以比擬！

據說：土耳其古代帝王並無一定計劃興建一座有規模的宮殿，只是隨心之所欲，逐步加建上去，所以看來毫無秩序！

正因如此，呂林二人對這兒的環境並不熟悉，經過一番追逐，仍無法抓住那個扒手的同黨！

阿生這邊，被扒手和他的二個同黨包圍，大打出手！美國人湯瑪士在旁看得心驚胆戰，可惜附近又找不到警察！

幸好阿生並非弱者，施展拳脚功夫，把三名大漢打得落花流水，抱頭竄遁！

湯瑪士舒了一口氣，與阿生到宮中去找呂林二人！

皇宮有如迷魂陣，呂林二人終於失去了接贓者之所在！

呂偉良對湯瑪士表示抱歉，因為他不能替對方找回失物！

湯瑪士苦笑道：「是我倒霉，要不是你們，我可能在返回酒店之後，才發覺被人扒去了錢包！」

阿生問他：「銀包中有些什麼？」

「鈔票事小，主要還是證件。」湯瑪士担心地說道，「看來我必須趕緊報告大使館和警方！」

各人又分頭在宮中找了一陣，仍然一無所獲，於是報警！

鬧了半晌，已是黃昏時份，美國人湯瑪士堅持請客，邀三俠共晉晚餐！

晚餐時份，四個人談得投機，似乎忘記了日間不愉快事件。

湯瑪士原來是紐約一間大學的教授，對考古甚有心得；三俠到過紐約，所以他們談起來頭頭是道。

從談話中，三俠已感到湯瑪士是個博學多才的美國學者。

他不但熟悉土耳其歷史，更對宗教信仰方面有深刻認識。

三俠竟然給他的描述說得意動，有意思參加亞拉獵山探險！

三俠覺得反正是旅遊，參加一些有意思的事，倒也值得紀念！何況他們本身就喜愛冒險呢；他們更希望證實聖經中所講是否屬實！倒也忘記了一切危險的可能性。

喜歡刺激的人往往就是最善忘的，正如一些喜歡賭博的人一樣，輸得多了，感到心痛之餘，往往在心中發誓下次不賭了，但過去由得它過去，不久之後，又開始準備狠狠地，再搏一搏！

喜歡冒險的人雖然未必盡然相同，但道理總是差不多的。

呂偉良等人當晚談到很夜，然後才各自返回酒店休息！

湯瑪士很欣賞三俠的正義感，所以才會表示歡迎他們加入！

翌日，三俠與湯瑪士相約，在一家餐室中見面，屆時湯瑪士將介紹三俠認識他的隊友！

三俠到達那餐室的時候，湯瑪士已候在那裏，但只有他一個人。

湯瑪士說，他的隊友等會兒會來的。

三俠分別叫了土耳其咖啡。

在香港，他們曾喝過濃烈的土耳其咖啡，感到非常刺激、可口！

但是，來了土耳其之後，倒是第一次；他們要看看是否與香港喝的一樣！

咖啡送上了！

阿生奇怪地問：「怎麼沒有花奶？」

湯瑪士笑道：「土耳其咖啡習慣只加糖，不加奶的！」

林愛莉看看它的顏色啡得近乎黑，已經有點兒失了胃口！

呂偉良加了糖之後就捧杯欲喝，但又給湯瑪士制止！

湯瑪士說：「別焦急，讓它沉澱後再喝，否則會更苦！」

三俠從昨晚談話中已經知道，湯瑪士先後到過土耳其幾次，自然相信他對一切都相當熟悉。

湯瑪士解釋：土耳其咖啡的特色便是夠濃、夠香，所以咖啡粉特別多，必須讓粉末沉澱之後，才可以喝得下咽！

三俠看見杯中物果然是有如廣東著名甜品的「芝蔴糊」！

但無可否認，確是芬香撲鼻，尤其是喜歡喝咖啡的人，更覺得唾涎欲滴！

阿生沒有耐性，沾唇一試，差點兒要吐了出來！

林愛莉問：「怎麼啦？」

「苦不堪言！」阿生像吃中藥一樣，皺上了一對眉頭！

湯瑪士格格地笑道：「年青人，怎麼完全吃不得苦呢？土耳其咖啡的好處就是：先苦後甜！」

加了糖，拌了幾拌之後，也等了三分鐘，呂偉良才以「欣賞」的態度淺嘗了一口，果然是苦澀難耐！但不久便感到一陣甘凉！

湯瑪士沒有說錯，土耳其咖啡果眞是先苦後甜！

阿生覺得太刺激，叫過了別的飲料，他實在喝不慣這種咖啡！

不久，有二個美國人入座！

湯瑪士為各人介紹，那個木無表情的中年人叫甘明斯。三十歲左右的青年叫韋尼。他們都是美國探險隊員。

三俠覺得甘明斯似乎有些不高興他們，但湯瑪士還是依原來計劃，推荐三俠加入，希望甘明斯好好的考慮一下！

甘明斯道：「這是一件艱苦的工作，我怕三位吃不消！」

林愛莉喜歡逞強，說出了不久之前才在尼泊爾探險雪山找雪人的事！

甘明斯還是對湯瑪士道：「教授，這將令我們失去預算！」

湯瑪士道：「隊長，目前我們仍在依士登堡，還未出發啊！」

他的意思是：還未正式出發，一切仍然可以來得及補充！

呂偉良為人忠厚，以為他們爭論的是經濟問題，所以他插咀道：「反正我們的目的只是開開眼界，所以金錢方面，我想我們還是自己負担，以免令你們失去了經濟預算。」

湯瑪士道：「我們是由美國一個基金支持的，經濟絕不成問題，而且，我們有權在這裏

招人加入。隊長，我講得對嗎？」

甘明斯道：「我們準備招請的，只是脚伕與嚮導，但他們——」

甘明斯說到這裏，朝呂偉良的鐵杖所在瞥了一眼！

林愛莉有些生氣，她說：「是湯瑪士先生邀請我們的，又不是我們强行加入！」

她所以這麼說，是一方面制止甘明斯可能出言傷了她丈夫的自尊心；另一方面也得維護中國人的民族尊嚴！

因爲過去有人把土耳其人稱爲「近東病夫」，滿淸時代的中國人則被稱爲「東亞病夫」；如果讓甘明斯繼續說下去，他可能說呂偉良是個跛子，又豈可攀山越嶺？

但是，呂偉良對於自己的缺點從不掩飾。

他似乎已猜透了對方的想法，所以呂偉良道：「我雖然跛了一足，但自信比常人不會吃虧得太多；如果甘明斯先生還有懷疑的話，讓我們來一次友誼比賽好不好？」

「比賽？」甘明斯怔了一怔！

「是的，你可能懷疑我雙足有毛病，行走不方便！」呂偉良說，「那就讓我們來一次賽跑好不好？」

「不！」甘明斯苦笑搖頭道，「我怎麼敢欺負你呢？」

湯瑪士打着圓場道：「我們別再多生枝節了，我知道三位都是機智勇敢的人。隊長，我保證有了他們三位加入之後，我們的收穫一定更加可觀！」

甘明斯認眞地問：「教授，你堅持一定要他們加入麼？」

「是的，否則我寧願自己退出！」湯瑪士也很認眞地說！

甘明斯終於垂下頭來！

在旁的韋尼問湯瑪士：「教授，我們可以回去商量一下麼？」

「不！」湯瑪士道，「沒有什麼好商量的，這是探險，多些人好照顧。他們如果不參加，我寧願留在依士登堡玩幾天，然後回到紐約去！」

呂偉良覺得他們不該令到對方左右爲難，這實實在在是「節外生枝」！

呂偉良正想說話，想不到甘明斯却抬起頭來，說道：「好吧！教授，也許你說得對了，我們確實須要一些人幫助。那麼，我們就這樣決定好了！三位請將證件交給我，讓我辦理必要的例行手續！」

三俠覺得一切似乎圓滿解決了。

× × ×

還有兩天才正式出發！

三俠利用這段時間到依士登堡各處遊覽。

晚上，他們約好湯瑪士在一間餐室裏會面。屆時湯瑪士會把那三份證件交還給他們！

在日間的遊覽中，他們參觀過「鐵金剛勇破間諜網」一片中的地窖水庫。

據說，地窖水庫是由羅馬人建成的。當然，眞正付出了勞力的人，還是土耳其人！

當年羅馬人佔領了依士登堡，爲了担心土耳其人斷絕他們的水源，所以在城中建成這龐大規模的地窖水庫。

水庫用三百三十六條巨型石柱支持，有些地方簡直深不可測。想起當時的科學未昌明，單靠人力建成這種規模的地窖水庫，三俠不得不佩服。也證明了「人定勝天」這句話是相當可靠的！

此外他們還參觀了一件「土耳其國寶」，——一柄鑲了翠玉的七首！

凡是看過西片「通天大盜」的人，對這七首都不會陌生！

三俠確是受了電影的「號召」而來，所以特地跑到博物館去參觀！

電影「通天大盜」中所見的七首，確是名貴得很，把柄之上鑲了珠寶鑽石，閃閃生光！

影片中所見的博物館，也設備得非常現代化。據說一到了晚上，放置「國寶」的斗室，電子設備便自動發生作用。只要有人踏足其中，警鐘立刻大鳴。所以電影中的「通天大盜」，只能從天而降，絕不能接觸到地板云。

但是，三俠參觀博物館時，立即感到啼笑皆非不已！

原來博物館中的防盜設備，並不科學化，只屬普普通通。

那柄七首的土名叫「吐卡比」，刀柄上只鑲了一個小鐘，四周繞着常見的翠玉，根本也沒有鑽石。自然亦非「國寶」！

根據博物館中人的解釋，那只是電影過份誇張而已！

在土耳其博物館之內，珍貴的古物不知凡幾，這七首要按序排列，論名貴恐怕也不會列入前十名之內！

但無論如何，他們總算是開了眼界！

在餐室裏，三俠已把先叫的飲品喝光了，可是湯瑪士還未見來！

他比原定時間過了半小時有多！

阿生不耐煩地說：「他不是守時的人，我們先叫了餐吃吧！」

呂偉良道：「太沒有規矩，怎可以先叫食物？人家來了不好意思。」

林愛莉道：「我看事情有些不大對勁！」

「你說甚麼？」阿生怔了一怔！

「他一直很守時。」林愛莉道：「記得那天麼，他爲了不讓我們呆等，寧願先到餐室來，讓甘明斯和韋尼自已來找。由此可見，他實實在在是個守時的人！」

林愛莉一直很冷靜，呂偉良和阿生給她提醒了！

林愛莉的性格雖然有時很衝動，但女人到底是心思精細。

呂偉良於是叫阿生去打電話。

阿生打電話到酒店去，接綫生回答說：湯瑪士已經出去了！

由湯瑪士居住的酒店到這兒來，最多只須十分鐘的步行，假如坐車，自然更快！

但是，十分鐘過去了，還是不見湯瑪士的影子！

呂偉良有點担心。

這一次，呂偉良親自撥電話到酒店中去，他再問淸楚接綫生，知道湯瑪士中午時份出去之後，一直沒有回來！

呂偉良又再撥電話到他們自已的酒店去查問，接綫生說，沒有人找過他們！

呂偉良心裏暗暗吃驚！

回到座中，呂偉良發覺不見了阿生！

林愛莉還沒有告訴他阿生何往，便將一張字條交給他！

呂偉良接過一看，只見上面寫住：「小心！你們可能被殺！」

阿生就是去跟踪寫這字條的人！

林愛莉說：「當你去打電話的時候，就有一名侍者遞來這字條，我們看了大吃一驚，追問侍者那人之所在，但那人經已離座結賬而去！所以現在阿生追出去看看！」

阿生追到餐室外面，發覺那人已逃得無影無踪。

剛才侍者所指的人，剛好走到門際，所以阿生也只能見到他的背影。

那人身裁健碩，金髮，穿的是深色西裝，但阿生見不到他的面孔！

那人匆匆在門口走出去，阿生立即啣尾追來，但轉眼便失去他之所在！

阿生四下裏找了一遍，始終未見那金髮的神秘男子的下落！

阿生正想折返餐室，呂偉良已由餐室中出來！他只是担心阿生出了意外，所以走出來看看。

阿生對呂偉良說：「那金髮男子顯然是外國人。他爲甚麼要向我們警告？」

呂偉良說道：「無論如何，他也是一番好意！」

「還說他一番好意？我說這簡直是一種恫嚇！」阿生悻悻然道。

「恫嚇也好，勸告也好，我們總得小心就是。」呂偉良又對阿生說：「這一次，我們可能太過大方了。我們不該把證件交給那些美國人的！」

「是的，我們似乎太過信任湯瑪士！」阿生也說。

師徒二人回到餐室，座中似乎再也看不出有甚麼可疑人物。

他們都太餓了，決定不再等湯瑪士，先吃飽了再說。

× ×

一頓晚餐吃完了！

差不多是一小時之後，還未見湯瑪士的影子，甚至電話也沒有一個找他們三人。

土耳其人很講究吃，雖然吃的方式不及我們中國人，尤其是廣東人，但到底「民以食爲先」這句老話放在土耳其是相當合用的。

所以土耳其的餐室生意不錯，許多人的約會，集會都搬到食物館去舉行。那無非只是爲了吃而已！

此外，土耳其的烟草也十分著名，它的烟味確實芬芳！

林愛莉不喜歡抽烟，所以對於那股氣味挨不了，剛好鄰座有三名男子不斷的吸噴着濃烟，叫她實在忍受不了。

但這是公衆場所，她是沒有理由去干涉別人吸烟的自由的。

最後，他們只好結賬離去！

他們剛踏出餐室門口，就看見有一輛汽車急急狂衝而來！

三俠都是反應敏捷，身手不凡的人，只見昏暗的街頭之上，三條人影離地飛起，分左右兩旁，朝路邊跌了出去！

那是一輛黑色的房車！

車內彷彿坐了幾個人，但却看不淸楚到底有多少個！

車子一掠而過！去勢急似星火！

三俠驚魂未定，站直了身子，朝那邊望過去，那車子迅速在街口消失！

呂偉良倒抽了一口氣，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那有人這麼樣開車的？」

「你以爲是意外麼？」林愛莉怔怔地說，「字條中所說的可能是實情！」

阿生道：「誰要殺死我們？」

呂偉良道：「別胡思亂想，我們根本沒有仇人在這兒！」

林愛莉喃喃自語道：「會不會是與探險隊的人有關？」

「你是說：可能是甘明斯隊長麼？」阿生道，「似乎不可能，他沒有理由用到這麼殘暴的手段來對付我們吧！」

「對了，他們不會爲了阻止我們參加，而企圖殺了我們。」呂偉良也說。「不過無論如何，我們也得設法去找找他們！」

「是的，我們的證件就在他們手上，這件事非同小可！」阿生說。

於是三俠一齊趕到美國人居住的酒店，但是出乎意料之外，酒店方面說，甘明斯等美國人已將房間推掉了。他們是今天早上走的，行李也帶走了！

呂偉良暗暗吃驚，他想不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因爲事前他們並未知道探險隊在當日出發，根據湯瑪士通知他們，應該是在兩天之後！

三俠又匆匆趕到湯瑪士的房間去，酒店管房的說：湯瑪士只是早上出去，並未推房，行李也未搬走。三俠要求入內看看！但爲酒店方面拒絕！

阿生本來想出示他國際特警的身份，但是回心一想，土耳其並非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只怕難以發生作用。

他們左思右想，似乎毫無辦法！

呂偉良等三俠只好在樓下咖啡座小坐，商量下一步行動！

林愛莉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美國人未免太狡滑了！」

呂偉良道：「我們不該勉强，其實我們早已看出了甘明斯並不喜歡我們，只不過我們受了湯瑪士的邀請！」

「是的。」阿生說，「他應該知會我們一聲，不該悄悄離去！」

「就算他們存心撇下我們，也該把三份證件交回給我們！」林愛莉說。

三俠雖然在直覺上覺得美國人可能已經出發了，但是在未會見湯瑪士之前，他們仍然感到其中有太多的疑點！

例如不久之前，在餐室中接到的字條，又例如湯瑪士教授根本未把房間推掉，這表示他並未離開依士登堡！

最後，他們決定了潛進湯瑪士的房間裏去看看。

三俠由樓梯摸上去，先由林愛莉投石問路，把一名侍者拖住！呂偉良和阿生就乘勢偷過了走廊！

林愛莉表示要找湯瑪士教授，但侍者說他一直未回來！

林愛莉問道：「你們有沒有走進過他的房間？」

侍者道：「當然有，人客出去之後，我們照例入內執拾一下！」

「大約甚麼時候？」

「午間。」

「以後你們一直就沒有入過去麼？」

「是的，這是規矩，除非有特別事故，否則我們不能胡亂闖入！」

林愛莉想想又問：「平時有些甚麼人來找湯瑪士教授的？」

「美國人，似乎只有男人！」

「有本地人麼？」

「間中也有。」

「湯瑪士教授是你們熟客吧？」

「是的，小姐。」侍者答：「他每次來依士登堡渡假，都光顧我們。」

「他到過這兒多少次了？」

「憑我記憶，最少也有三四次吧。」

「每次都來探險？」

「對不起，我們奉命不得追究客人的行踪，所以他來這裏幹甚麼，我實在也不知道。」

林愛莉道：「你是決定不開門讓我去看看了？」

「對不起，小姐。」侍者說，「除非你下去找着我們經理。」

「嗯——」林愛莉故作猶疑！

侍者又說：「就算找着我們經理，你不是警方人員，他似乎也沒有理由隨便開了人客的房門讓你入去看看。」

「那麼，我只好改天再來了！」

林愛莉故作無可奈何地走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已經乘虛而入，

那層樓只有一名侍者當值，他的注意力完全給林愛莉吸引住，根本想不到有人偷了入內！

呂偉良和阿生都是著名的開鎖專家，何況酒店房間的門鎖簡單得很呢。他們幾乎不費吹灰之力，便偷進房間裏去！

房間裏靜悄悄的，窗簾都落下了，因此顯得一片黑暗！

阿生找到燈掣，亮了燈！

燈光按亮，令師徒二人爲之大吃一驚！房間內一片凌亂，顯然是有人進來搜索過了！

浴室內傳出水聲淙淙，是表示有人在着麼？還是意味到有更可怕的事出現？

呂偉良和阿生都是身經百險的人，對於眼前這一類事情，正是見怪不怪，事情一切既然充滿了神秘感，現在就算有甚麼不幸的事情發生，似乎也不值得他們大驚小怪！

於是他們進入浴室中去！

想起希治閣的影片中的鏡頭，這時他們可能見到一條屍體躺在浴缸之內，水喉開着，水不停地流出來！那屍體可能睜大了雙眼，整個身體和頭部則浸在水中。——阿生也幻想到上述情形不久之後就可能見到！

但是，事實上浴室之內甚麼也沒有！水喉開着，水不停地由水管中流出，但去水的地方並未閉塞！

阿生把水喉關上了！

呂偉良檢驗房內各物，他當然不知道湯瑪士可能失去了一些甚麼。但是既然入來了，他總要看清楚裏面的情形。

阿生忍不住，說道：「這又是怎麼的一回事？」

「無論如何，我們也替教授担心！他們爲甚麼留下教授一人？」呂偉良沉思着說。

「你是指甘明斯他們麼？」

「是的。」

「照計甘明斯他們不會留下老教授的。」阿生說，「你記得麼，甘明斯一聽到教授不肯加入他們的探險隊立刻軟化下來。由此可見，他們必須有一位教授隨隊出發。」

「嗯！但有些事情很難說的。」

呂偉良順手拉開一個抽屜，發覺裏面有一叠印上酒店名字的信箋！

信箋都是空白的，看不出有些甚麼不對勁的地方。但胆大心細的呂偉良，每逢這種場合便顯得小心翼翼，對任何一件事物，也不會輕易放過！

他順手把信箋拿了起來，在燈光下左看右望，發覺有筆跡的凹痕——那是上一頁信箋受不起太大的壓力而留下來的。

許多人寫字用力太大，尤其是近年來流行原子筆，紙張太薄，就往往出現類似情形，原是不足爲怪的。但是，呂偉良爲了明白其中實情，不得不小心觀看那些凹痕。

將這些凹痕顯露出來的辦法，最好還是用鉛筆輕輕掃上去，這雖則是最古老的方法，但却是最簡單而快捷的方法！

可惜呂偉良手上沒有鉛筆，同時以他們目前的環境，却又不能向酒店的侍者索取！

那樣，他只能憑肉眼所見，逐個字觀察。

豈料就在這時候，突然有人在外面撬門！

阿生立刻把燈光熄滅！

不久，門開了，有個人影閃了入來！

那人小心翼翼地關上了門，然後再開亮了燈！

呂偉良和阿生當初還以爲對方可能是林愛莉，但如果是林愛莉，她明知二人已經進來，一定會低聲招呼他們的。現在既然沒有，自然不會是她。

進來的是個男子，他戴着手套，個子不高，樣子像是土耳其人。

呂偉良向阿生遞眼色！

阿生非常知機，等到他剛轉身有所行動時，立卽先發制人，在後面用手指作槍，低聲呼喝道：「別動！否則我會殺死你！」

那人根本看不見阿生，只感覺到背後有物件抵住他的背脊，自然不敢亂動！因爲那如果是手槍的話，他隨時會沒命的！

阿生熟練地，待對方將雙手舉起時，隨卽動手將他搜身！

那傢伙只在腰間插了一柄匕首，並沒有帶槍！

阿生問道：「你是甚麼人？」

「我正想問你！」那人說道，「老實說，照計你們是沒有理由躲在這裏的。」

他所以說「你們」，大概是他已發現了房間中除了背後威脅着他的阿生之外，還有着另外一個人，他當然就是呂偉良！

呂偉良拄杖走過來，燈光之下，他發覺那人十分面善。後來他索性把對方的帽子脫去，立卽看出他正是曾在皇宮中逃脫了的扒手！

「我們眞有緣份！」呂偉良說，「你大概不會忘記我吧？」

那扒手也看眞了呂偉良的樣子，不由得怔了一怔！道：「你怎麼也在這裏？」

阿生在後面根本看不見對方的樣貌，他聽了呂偉良的說話才知道是他見過的扒手，心裏難免會感到無限驚奇！

阿生走到前面來，用他繳來的匕首指住對方的下頷道：「別耍花樣了，要命的，我勸你還是講句眞話吧！你跑到這兒來幹甚麼？」

「相信你們也知道我是個扒手了吧？」那人聳聳肩說。

阿生道：「那你可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酒店啊！」

「你大概知道這房間住了誰吧？」

「當然！」

「那你是承認，今晚絕非偶然闖進來的？」阿生問。

扒手點點頭！

阿生道：「難道是把贓物送回來不成？」

「對啊！」扒手道，「先生，你眞聰明，一點也沒有猜錯，我正是——」

他說着就想伸手到衣袋中去，但立卽給阿生制止！

扒手忍不住又笑道：「怎麼，你担心我有手槍麼？放心好了，我只是想把今天扒來的贓物交出，讓你們相信我！」

「那就讓我自己動手去拿好了！」阿生說着，已老實不客氣地，伸手過去，從他的衣袋中，將一個黑皮包取出！

呂偉良道：「你看來像個義盜。是否有點良心發現？」

「可能是的。」扒手道，「此事說來話長，我是個信教的人，想不到這位老教授竟然是個虔誠的基督徒，而且還是有着神聖任務在身的，我自問良心有愧，所以才千方百計找到這裏來，把銀包還給他！」

「你也是一名基督徒？」阿生瞪住他問。

扒手點點頭！

呂偉良輕輕一笑：「我看，你只是個回教徒，不會是基督徒！」

「你怎麼知道？」扒手呆了一呆！

「我看得出的。」呂偉良道，「土耳其人大部份是回教徒！」

「不！你錯了！我確是基督徒！土耳其也有其他宗教！」扒手說。

「算了！你叫甚麼名字？」呂偉良問道。

扒手說：「我叫麥卡。」

「今天那另外二名大漢又是甚麼人？」呂

偉良又問麥卡。

麥卡支吾着說：「同我一起在遊客身上打主意的行家！」

「你取去了銀包中一些甚麼？」呂偉良打開那個黑銀包看了看！

「只是少許鈔票，銀包中根本也沒有甚麼！」麥卡道。

「是有人要你這樣做麼？」呂偉良盯實了麥卡，問道。

「不！是我自己良心發現！我担心天主責備！所以才這樣做的。」麥卡在胸前用手畫了一個十字，閉上眼睛道。

呂偉良當他在演戲也演得甚似。

阿生一直用麥卡的匕首，在旁虎視眈眈，麥卡簡直沒有反抗的機會。

呂偉良又問麥卡：「爲甚麼你到了現在才『良心發現』？」

麥卡支吾着！

阿生把匕首一幌，道：「別再說謊，否則我不客氣！」

麥卡吶吶地說：「我查了許久，才發覺教授住在這兒！」

呂偉良問：「你如何查法？」

「主要是今天看到了報紙！」麥卡說：「報紙介紹湯瑪士教授是一位出色的考古學家，此番到土耳其來，是爲了找尋挪亞方舟。我看到照片才曉得那天光顧了他，於是我四下裏打聽打聽，終於查出了他住在這家酒店！」

呂偉良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半信半疑！因爲他們並未留意到當地出版的報紙！

但憑一些常識，很少有扒手會這麼有良心的。所以呂偉良始終覺得他可能另有目的。

阿生道：「你可知道湯瑪士教授，是否已經出發登山去了？」

扒手麥卡怔怔地說：「這點我倒不大清楚，但酒店方面說，他並未退房！剛才我向接綫生探過了口風，知道他不在，所以才進來！」

呂偉良覺得湯瑪士已是凶多吉少，因爲麥卡的話如果屬實，誰會到此搜索？報紙既然介紹過湯瑪士，假如他已與甘明斯等人出發登山，相信報紙也必然順帶提及。

但是麥卡現在這麼說，他顯然看不到報紙上有此報導。

呂偉良和阿生用中國話交談，他們不想麥卡聽得懂其中內容。

呂偉良對阿生說：「這傢伙可能受人操縱，你以爲怎樣？」

阿生道：「我也覺得可疑，他沒有理由親自把贓物送上門的，這簡直是開玩笑！」

「試把他放走，然後跟踪他，也許會得到一些眞正答案！」

「這辦法也不錯。」

「但是，我們必須了解湯瑪士離開這兒之前，是否在這兒寫過信給誰。」呂偉良說，「這頁信箋上可能留下綫索！」

阿生道：「索性把它撕下來，讓我們再仔細研究。」

「好吧！就這樣決定！」呂偉良往房間四周環顧一周：「看看還有甚麼遺留，我們才逐個離開這裏，別惹侍者的注意！」

阿生在被人搜得十分凌亂的行李中檢閱了一遍，看不到有何可疑物品，假如有的話，相信亦早已被人取去了！

呂偉良對那扒手說：「我們是教授的朋友，如果有他的消息，請你告訴我們，你可能獲得意想不到的好處。因爲他今天已失踪了一整天！」

麥卡苦笑搖頭：「我不知道！你以爲我是通天曉麼？」

阿生由那邊過來，對呂偉良說：「可以讓他走了，這裏再也找不到甚麼！」

呂偉良讓阿生小心監視麥卡，他打開房門，由門縫中外望。

外面的走廊上有人來往，他只好將門關上了。

呂偉良回頭跑到窗前，揭開窗簾看看，後面是一條黑暗的後巷。

推窗外望，有一道太平梯剛好經過那裏，於是他示意阿生，先由太平梯撤退。

阿生先到街上去，目的是跟踪這扒手麥卡，看看他跟什麼人接觸。

麥卡是第二個由窗口爬出去的人，呂偉良則走在最後。

呂偉良落在街上時，已經不見了阿生和麥卡二人。

他繞到酒店正門那邊，在樓下附設的咖啡座中找到林愛莉。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剛好結賬離開咖啡座之際，侍者未遞賬單，却先叫他們去接聽一個電話。

呂偉良怔了一怔。

林愛莉問：「誰？」

呂偉良一邊站了起來，一邊說道：「可能是阿生有了結果！」

呂偉良跟着侍者到了電話間去，他拿起聽筒只「喂」了一聲，立卽感到不妙。對方並非阿生的聲音，而是一個男子冷冷地問道：「你就是那個專門愛管閒事的中國人麼？」

呂偉良「嗯」一聲，問對方是誰！

那人又說：「你別管我是誰，我只想警告你，如果你們再管閒事，便死無葬身之地。」

呂偉良身經百「險」，那會把這些警告放在心裏？他說：「我只是好奇，並非愛理別人閒事，同時也可以說，爲了教授的安全。」

「湯瑪士教授一直都很安全，何必你來爲他担心？」那人說，「由現在起，你們停止一切額外活動，明白我意思嗎？」

「什麼額外活動？」

「你們如果是來旅遊的，除了參觀名勝和購物之外，便屬於額外活動了。如果你還不明白，我不妨說得更明白點，我的意思就是叫你們住手，不要再理份外的事！」

「我會盡力壓抑自己的，先生。」呂偉良幽默地說。

那人「哼」一聲，把電話掛斷。

呂偉良走出電話間，找着剛才叫他聽電話的侍者問道：「剛才那個電話，是由何處打來的？」

侍者道：「相信是本市，他只叫在座的中國人聽電話。」

呂偉良看看座中人客，也確實只有他們夫婦二人是中國人。

但是，對方怎麼知道他們在此？顯然是一直有人跟踪他們。

爲什麼對方要他們「別管閒事」？——呂偉良在胡思亂想中，回到了林愛莉身邊。

「是阿生嗎？」林愛莉問。

「不！只是個不明來歷的人。」呂偉良說：「他警告我們，別再理此事。」

「這件事似乎越來越奇怪，爲什麼要我們別理此事？」

「其中一定大有文章。」

「既然在教授的房間中找不到我們的證件，叫我們不理也不可以了。」

「是的。」呂偉良沉思着說：「看來明天我們必須跟美國領事館取得連絡。」

「你以爲我們的證件在那裏？」

「嗯！有可能的。」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離開了咖啡座

，朝街口走去。

他們知道阿生會由這方向跟踪那個扒手麥卡，但在附近並未發覺阿生的踪跡。

呂偉良會與阿生相約，如果他和林愛莉離開美國人酒店的咖啡座，就會回到他們三個人居住的酒店中去。

所以夫婦二人只好回到他們的酒店裏去等阿生的消息。

× ×

午夜過後，阿生仍未見回來，呂林夫婦爲之心焦如焚。

這是不可能的，阿生最低限度也應該有個電話回來。

情形顯然不對勁，阿生可能已落入一些人的手上。

這些人可能是扒手集團，也可能是不明來歷的神秘人物。

無論如何，阿生的處境一定非常危險，他的跟踪計劃顯然也告失敗了。

「現在我們應該怎樣做？」林愛莉担心地說：「報警好嗎？」

「報警似乎向對方示弱！」呂偉良沉吟着道。

「但在這裏我們人生路不熟，報警似乎是唯一的途徑。」

「不！讓我想想——」

「我們不能再拖，否則阿生的性命便成問題。」林愛莉焦灼地說。

呂偉良忽然伸手往口袋裏一摸，一邊問道：「你的眉筆呢？」

林愛莉沒有問「爲什麼」，因爲她看見呂偉良已經攤開了一張信箋，因此她只問道：「你要寫信給誰？」

呂偉良道：「我並非寫信給誰，而是要看教授會寫信給誰？」

林愛莉早也感到奇怪，如果她丈夫眞的要寫信的話，爲什麼不用原子筆，却向她索取化粧用的眉筆？

呂偉良現在就利用那支女人化粧用的眉筆，輕輕掃在那張信箋之上。

信箋是從湯瑪士酒店房間中撕下來的，上面有可疑的凹痕。

現在可以看得比較淸楚了，那果然是一封信。

信箋上出現淺灰色的一行，凹痕變成了白色，那當然就是上一頁信箋留下的字跡。

呂偉良只看了第一行，便感到渾身爲之一抖，因爲上面竟然出現了他們的名字。

信箋上出現的灰底白字，大意是這樣的：

「親愛的呂先生與呂太太，以及阿生兄弟：今次不辭而別，似乎太過對不起三位，但我有難言之隱，他日若有緣重逢，自當解釋賠罪。寫這封信無非希望獲得三位的諒解，它將與三份證件交由美國大使館代轉，祝好。」

下面是湯瑪士本人的簽字。

呂偉良實在想不到，這封信竟然是寫給他們三人的。

然則，正本應該還留在美國大使館之內，但是，他們爲什麼不交給三俠？

林愛莉也聽過呂偉良和阿生搜查教授房內的過程，自然也明白了這信箋之來歷，但美國人何故如此鬼鬼祟祟的？

呂偉良立刻拿起電話聽筒，叫接綫生把電話接駁到美國大使館去。

大使館的接綫生回答他說：大使經已休息，其他人員亦已落班。

接綫生只叫他留下了姓名，住址和電話號碼等。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好把聽筒掛上。

林愛莉說：「美國人眞是豈有此理！」

登山探險　越洲追殺

「閣閣閣！」一陣扣門聲，把呂林夫婦二人從頹喪中振奮起來。

他們以爲阿生回來了，但門開處，出現了一個金髮男子。

呂偉良以爲對方找錯了房間，在酒店這種地方，這是見怪不怪的。

但林愛莉看見這個人的身形和服飾，不由得爲之一凜。

她記得在什麼地方見過這熟悉的身型，就是不久之前的事。

當時三俠在一家餐室裏，呂偉良去了電話間，侍者遞來一張字條，她和阿生看了之後，侍者指出是一個金髮男子託他代交的。

當他們回頭搜索那人時，一個金髮男子正離開餐室。

當時林愛莉和阿生只能見到他的背影，後來阿生立即追出去，但那人已失了所在。

林愛莉雖然見不到金髮男子的面孔，但對這服裝與身裁不會陌生，想不到此時此地，此人又出現眼前。

金髮男子含笑瞪住呂偉良：「對不起，你可是呂先生？」

「是的。」呂偉良怔了一怔，問道：「閣下是誰？」

「進去再說！」金髮男子示意着，呂偉良只好讓他入來。

林愛莉一直在小心戒備，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她自信出手一定會比對方快。雖然她手上沒有槍，但隨身武器多的是。

但是，那金髮男子並無惡意，一邊出示他的證件，一邊示意呂偉良把房門掩上。

「二位可是曾經致電美國大使館？」金髮男子問道。

「你怎麼知道？」林愛莉反問道。

呂偉良在這時已經接過了那份證件，發覺此人是美國大使館的外交人員，他證件上的署名叫力奇。

「我是奉了大使之命前來的。」力奇又問：「二位有什麼須要我們幫助？」

「你們美國人眞好心腸！」林愛莉嘿嘿地說，「我想先問你，今晚較早時，你是否在餐室中出現？」

「既然你們認得出我，我也不想否認了。」力奇笑了笑。

「你爲什麼跟踪我們？」呂偉良問道。

「我並沒有跟踪你們，只是你們三位之中，有人企圖跟踪我，可惜後來給我巧妙地擺脫了。」力奇得意洋洋地說。

他顯然早已知道阿生企圖跟踪他，所以才會這麼說。

林愛莉問：「字條是你給我們的？」

「是的，我也不否認。」力奇說。

呂偉良問他：「這是什麼意思？」

「你們可能不知道這是國際間諜中心，我只是提醒三位而已，並非惡意。」力奇說。

「國際間諜中心？」林愛莉怔了一怔，半開玩笑道：「我以爲只是銀幕上的故事。」

力奇笑道：「不！我說的是實話，否則我不會無端寫那字條。」

「你的意思是：叫我們不要追究教授的下落，你就把阿生放回來麼？」林愛莉問道。

力奇反問道：「誰是阿生？我們並沒有抓去什麼人啊！」

「別裝蒜了！」林愛莉道：「我所講的，就是你在餐室見過面的兄弟。」

力奇又說：「你的意思是指那位國際特警麼？」

林愛莉點點頭。

力奇立即面色一沉，怔怔地問道：「他出了事？」

「你們應該心知肚明的。」林愛莉道，「你既然知道他國際特警的身份，也不應該再怪責他多管閒事。」

「別開玩笑了，此事絕對與我們無關！」力奇一派正經地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請你立刻詳細地告訴我。」

呂偉良插咀道：「我以爲你應該先回答我幾個問題。」

「什麼問題？」力奇問。

「第一，你們爲什麼扣起我們三人的證件？」呂偉良問。

「沒有這回事，證件早已送回來了。」力奇指指衣櫥。

林愛莉打開衣櫥，拉開抽屜，三份證件果然就在其中。

她忍不住說：「你們美國人太不够大方，何必鬼鬼祟祟。」

「不是鬼祟，只是爲了你們的安全設想。」力奇道，「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這是間諜鬥爭中心，我們極力避免與三位公開接觸，以免無端把你們拖入漩渦。」

「所以你們便悄悄送回這裏是嗎？」呂偉良又問：「那麼，你們爲什麼把湯瑪士教授寫給我們的信扣押起來？」

「什麼信？」力奇反問道。

「別裝蒜了！」呂偉良把眉筆掃出來的信箋交出。

力奇看了一遍，道：「對不起，這件事我也不大清楚。不過，我相信我們的人，只是避免令三位胡思亂想，故此沒有把這封信交出，只把證件奉還。」

林愛莉道：「這表示：教授等人並非眞正爲了找尋挪亞方舟，對嗎？」

「不！探險隊的目的和企圖，沒有值得懷疑之處。」力奇說。

林莉愛又問：「那麼，爲什麼甘明斯他們拒絕我們參加？」

「我想主要是爲了安全與責任的理由。」力奇說道。

林愛莉「哼」一聲：「那簡直是笑話，因爲我們不但有過探險的紀錄，也多少總有些名氣，絕非貪生怕死之輩。」

力奇道：「我雖然不明白甘明斯的眞正理由，但可以告訴你：凡是一隊探險隊伍，必然希望達到目的，揚名四海，假如他們果眞在這次探險中找到了挪亞方舟的話，自然希望替美國揚名。相反，萬一失敗了，也不希望在發至世界的電訊中有『探險隊之中有三名中國人』等字眼在內。」

呂偉良和林愛莉兩夫婦都是聰明人，自然明白這種「爲國爭光」的民族觀念。但是，他們却不相信這是拒絕他們參加的眞正理由。

因此呂偉良對力奇說：「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相信其中眞正理由，你們永遠不希望我們知道。」

林愛莉急於要知道阿生的下落，她說：「算了，事實上我們並不希罕參加你們的探險隊，那只不過是老教授的一番熱情邀請。現在我只希望你坦白地告訴我們，阿生是否在你們那裏？」

「不！他不可能落入我們手中！」力奇說，「我們美國也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之一，怎麼會難爲一名國際特警呢？」

呂偉良道：「另一個問題就是：你們是否派人搜查過教授在酒店中的房間？」

「沒有這回事。」力奇說，「你們怎知道教授的房間被人搜查過？」

「我們會進去看過，這信箋上的秘密，也是那時候發現的。」呂偉良道，「還有那個扒手，你可知道我指的是誰麼？」

力奇迷惑地搖搖頭。

「扒手會在古宮中扒去教授的銀包。」呂偉良說。

「這點我們反而知道。」力奇說，「教授提及過他失去了一個銀包。」

呂偉良道：「我會在酒店的房間中再次遇見了那扒手，他叫麥卡，相信可能是假名。」

「扒手爲什麼也摸到酒店中去？」力奇出奇地瞪住呂偉良。

呂偉良道：「天曉得！但我認得確實是他，他當時竟說什麼良心發現，將銀包送回給教授，我們自然不會相信，於是我徒弟阿生便對他展開跟踪，想不到後來——」

「後來你們便失去了連絡，是不？」力奇問呂偉良，「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就是今晚二三小時之前而已！」呂偉良說。

「那就糟糕了。」力奇有點不由自主地驚叫起來。

「你說什麼？」林愛莉吃驚地追問：「難道你已知道發生一些什麼事嗎？」

「不！我只是忖測，但相信距離事實總不會太遠！」力奇說，「因爲我知道有些國家的間諜們，最喜歡利用土耳其的扒手們。」

「你的意思是指阿生給某國間諜抓去了？」林愛莉追問下去。

「只是有此可能而已，未必一定的。」力奇又說，「但無論如何，目前我們必須分頭進行，一邊報警，一邊通知大使館。」

「通知大使館？」林愛莉問道：「你是指美國大使館嗎？」

「是的。」力奇說。

呂偉良和林愛莉幾乎異口同聲地說：「阿生可不是美國公民啊！」

「我也知道他並非美國公民，但是我們會代他通知巴黎方面的國際特警總部，因爲這件事可大可小。」力奇說。

呂林二人也給力奇嚇得一跳。

事實上阿生至今下落不明，沒有人知道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既然是一名國際特警，通知巴黎的國際特警總部也是十分必要的。

呂偉良覺得力奇畢竟是一番好意，對他的反感已一掃而空。

何況目前他們確實須要一些人來幫忙，希望能將阿生找回來。

力奇接連撥了幾個電話。

不久，有數名大漢到達酒店房間裏，力奇指稱其中一名是警探，叫呂林二人將阿生失踪前後的過程詳細說出。

力奇又說其餘的人都是美國大使館的人，他們可以從中協助。呂林夫婦二人看見他們如此熱情，心裏倒有點感動。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在那名警探的陪同下，與力奇一齊，漏夜趕到一間酒吧去。

土耳其人很會享受，所以消費場所開到很夜，甚至天氣十分惡劣，仍然很熱鬧。力奇等人所到的酒吧，也是鬧哄哄的。

那名警探叫安高，三十餘歲的樣子，看來很是精明能幹。

他進來後，往人堆掃了一眼，便示意力奇帶住呂林二人在一張桌子上坐下，他却獨自跑到酒櫃去了。

呂偉良忍不住問力奇：「你們大使館的同事呢？爲什麼你要通知他們？」

力奇道：「希望盡點力量幫幫你們吧！這兒的警政落後，我們必須分頭進行，太遲了恐

怕對阿生兄弟的生命會有危險。」

林愛莉非常留意安高的動態，因爲到了此時此地，他們儘管相信他們，也不得不存有點兒懷疑，最低限度他們也要提高警惕。

安高到了櫃前一張高凳坐了下來，一名酒保立刻含笑走了過來跟他招呼。

林愛莉不知道他們談了一些什麼，只見酒保神神秘秘的，用眼色朝一名酒客的身上一抛，安高也跟住他的視綫望過去，然後點點頭，表示會意了。

安高最後走到那人身旁坐下來，一手搭住他的肩膊，一手摸出證件，讓那人看了一眼。那人面露驚惶之色。

但是，他們的情形似乎只有那酒保和林愛莉注意到，其他酒徒根本未加理會，每個人都沉醉於烟酒之中。

土耳其的烟草固然辛辣，酒也十分厲害，顯示他們非常喜歡刺激。

室內一片烟霧瀰漫，加上燈光昏暗，視綫十分困難，幸好這酒吧並不太闊大。

安高把那男子帶了過來。

那男子乖乖的，不敢反抗。他看來只有二十餘歲，瘦削的身裁，樣子鬼鬼祟祟的。

安高有意讓力奇他們看着他當面問那男子的口供，那男子果然是有問必答，間中力奇也有插咀問他，那男子在安高的監視下也一一答了。

他們主要是查問扒手世界中的情形，原來這傢伙也是一名扒手。

安高要從這扒手身上了解麥卡的下落，因爲他們曾經是搭檔，後來鬧翻了，各行各路。

呂偉良眞的有些意料不到，那土耳其扒手竟然會講出眞名，他果然是叫麥卡，也許他小睹了呂偉良師徒二人，以爲他們只是過境遊客，說出了眞名又何妨呢！

呂偉良當初還以爲安高來此找黑社會綫人，想不到現在更加直接了，因爲那年青扒手與麥卡過不去，所以他供得更爲澈底可靠。

安高與力奇等人不但知道麥卡最近與一些不明來歷的人來往，更加知道麥卡近來的生活似乎更加多姿多采。

原來麥卡有個情婦就住在附近，那年青扒手相信麥卡這時候可能在那裏。

安高寫下了地址，各人然後離開了那間酒吧！

根據那扒手說，麥卡的情婦叫娜拉，二十餘歲的年紀，性感動人，是個吧娘，但並非在這一間酒吧，而是另外一間。

安高担心娜拉未返家，那麼麥卡可能還未回到她的香閨去。

於是安高與力奇等人，先到娜拉工作的酒吧中去，找着了娜拉。

娜拉是個職業女性，她知道了安高的警探身份之後，表現得一派合作。

她承認最近才成爲麥卡的情婦，她還出示手中的鑽戒，說這是麥卡送給她的禮物。

安高是個相當有經驗的警探，一看就知道那是很名貴的鑽戒。

可惜安高能從娜拉口中所知的並不多。

最後，娜拉邀安高一齊返回她的香閨去，因爲她相信麥卡這時可能正在她家中等候她打烊回去，而打烊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安高等人陪着娜拉步行返回家裏去。

安高爲防麥卡逃走，示意力奇協助，呂林二人冷眼旁觀，幾乎可以肯定，力奇的懷中也有一支實彈手槍。

安高剛陪住娜拉返抵家門，大門還未打開，娜拉只是從她的手袋中搜出了一抽門匙，已聽到了屋內傳出了一些音響。

屋內顯然有人，於是各人立即戒備。

娜拉開了門，還未亮燈，黑暗中已看見了一個人影。

那人可能已發覺事情有些不對勁，也許他已看見了進來的人不止娜拉一個，於是匆匆往屋後逃去。

安高見狀立即拔槍，高聲表示他是警探，喝令對方止步！

但是，對方不但沒有停步下來，還有所行動！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都是曾經在湖海中混過的人，也習慣了在黑暗中看事物，他們自然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力奇和安高二人更加不用說了，只差來不及通知娜拉！

就在這一刹那間，槍聲已經響起了！黑暗中火花一冒！娜拉慘叫一聲，登時倒在血泊之中！

力奇和安高立即採取行動！他們非常有默契，安高還了一槍之後，似乎未有命中往屋後逃去的人；力奇已搶先退出了屋外去！

力奇並非撤退，只是繞到屋後，企圖截住那傢伙的去路！

但是，後巷傳來了一陣複雜的槍聲，力奇顯然遇上了强敵！

呂偉良是個經驗豐富的人，憑槍聲的多寡，已猜出了幾分！

後巷瞬即沉寂下來！

林愛莉忙於亮燈，對娜拉展開急救！

呂偉良飛奔至屋後，看見一股人湧上一輛汽車，匆匆逃去！

他手無寸鐵，還得担心對方隨時開槍向他射擊，自是無可奈何！

安高雖然由後門衝出來，一連開了好幾槍，但仍然給他們逃去無踪！

安高與呂偉良二人合力將力奇拖入屋內，可憐力奇身上已是彈痕纍纍，早已氣絕身亡！

安高立即通知警方！

林愛莉發覺娜拉胸部中了一槍，這時亦已奄奄一息，看來也是凶多吉少！

屋內一片凌亂，顯然有人搜索過了！

呂林二人實在想不通，麥卡爲什麼要在娜拉家中搜索？

其他人等又是誰？

既然有槍，而且出手殘暴，這班人當然不是泛泛之輩！

他們是麥卡的同黨嗎？還是那年青扒手口中所講的「神秘人物」？

事情不但鬧大，而且越來越嚴重，也越來越複雜了！

不久之後，大批警方人員開到現場。

由於力奇是美國大使館的人，所以大批美國人也趕到現場來！

呂林二人委實想不到，爲了找尋阿生，刹那之間竟然死了兩個人，到底對方是何方神聖？現在連美國人也不肯放過他們！

扒手麥卡立刻也成爲土耳其警方通緝歸案的人物。

但是呂林二人想深一層，就覺得事情可能與麥卡無關。

呂偉良對依士登堡警探安高說：「娜拉小姐生前不是說過，麥卡送了一枚名貴的鑽戒給她麼？他似乎沒有理由來此搜索娜拉小姐的香閨！」

但安高提醒呂偉良：「你別忘記，麥卡是個扒手；有些犯罪者是習慣了一種生活方式，見什麼都想扒。」

「我不大同意你這說法！」呂偉良道：「麥卡不是第一晚在娜拉香閨中作客，有什麼要偷的，他早已得手了！」

在旁一名美國特務說：「是的，這位先生

的見解有點道理，麥卡可能不會做出這種事；憑那人在黑暗中槍法也如此準確，可見對方不是個簡單的人。最低限度也是個受嚴格訓練的槍手，這是普通扒手不可能做到的。」

安高逐漸同意了這說法！

其實，林愛莉在救援娜拉的時候，她也覺得在黑暗中，對方的身形不似麥卡。因此當時林愛莉曾向娜拉問道：「開槍殺你的人會不會是麥卡？」

娜拉當時已身受重傷，奄奄一息，她沒有說話，只是搖搖頭！

娜拉已送往醫院中急救，可惜傷正要害，在送院途中已不治！

曾被力奇召往酒店的數名大漢，這時也到達現場，他驚聞力奇中伏，都爲之大驚失色！

這數名美國大漢顯然都是受過訓練的特務，他們奉力奇之命，曾到處搜尋阿生的下落，但至今仍無所獲！

美國人員之中，有個似乎比力奇更高級的，此人叫文萊！

文萊年約四十，十分老成持重！

他力邀呂林二人到大使館裏面去詳談，所以二人在向依士登堡警方作過供之後，便漏夜到美國大使館裏去！

文萊抱歉地說：「這麼深夜，本來不應該再打擾二位，但事情既然發展到了這個地步，我以爲也不妨讓我們坦率地談談！」

呂偉良苦笑道：「我一直都很坦白，可惜我所遇到的，却太神秘莫測！」

「我不妨讓二位了解此時此地的形勢——」文萊剛說到這裏！

但林愛莉沒有耐性聽下去，便說道：「不用介紹了，依士登堡這個地方，是國際間諜的鬥爭中心，是嗎？」

「對了！」文萊推了一下他的金絲眼鏡，又說：「二位能夠明白這地方的特殊環境，眞的是再好不過了！所以我認爲，二位的身份方面，可能已引起對方的誤會！」

「你是指——俄國間諜？」林愛莉問道。

「是的！」文萊毫不掩飾地說。

呂偉良道：「難道他們也把阿生當作間諜抓去了？」

「有可能的！」文萊道：「在這兒，間諜鬥爭是十分尖銳的，所以我十分爲你們二位的安全而担心；我担心他們遲早找到你們的身上來！」

呂林二人自然不會忘記：一輛神秘汽車，差點兒把他們三人撞死！

現在再聽文萊一番說話，實在令他不覺有點担心！

但從另一角度想想，他們接受文萊今晚的邀請，豈不太愚蠢麼？

因爲：假如他們不漏夜進入這兒美國大使館，對方似乎沒有理由懷疑他們的身份可能是個美國間諜！

但現在，只怕他們水洗也洗不清！

林愛莉就認爲美國人存心拖他們落水，不過文萊却强調，他只是一番好意；他希望呂林夫婦二人留在大使館內，先行渡過一宵再說。

他們認爲大使館內是最安全的。

文萊又告訴呂林二人：蘇俄的「KGB」手段十分殘酷！

「KGB」是俄國最殘忍的間諜暗殺組織。他們的殺人方法可說是千奇百怪，無所不用其極！

在土耳其國境之內，尤其是這兒依士登堡，就有不少「KGB」份子潛伏。主要是由於這是近蘇俄國境的地方！

依士登堡的博斯普魯斯海峽，不但是歐亞二洲的分界綫，也是蘇俄的黑海與地中海的唯一通道，更是南部各聯邦的呼吸咽喉——蘇俄南部各附屬，就憑此向自由世界呼吸。

所以，在地形與形勢上，造成了依士登堡成爲世界各國間諜鬥法的大舞台！

但呂林二人發夢也想不到，他們竟然在無意之間，又被捲進了一場驚濤駭浪的鬥爭中。

雖然文萊還不敢肯定阿生出了何事，但看來十之八九被俄國間諜抓去了！

然則，扒手麥卡是否亦已被俄國人所收買呢？

文萊認爲這是大有可能的事，否則，他也不會派出力奇與特工插手去追查此事的眞相！

原來自從湯瑪士據報失去了一個銀包之後，文萊他們已猜測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認爲俄國人已注意到美國探險隊的動態。所以，甘明斯等人，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搶先出發！以免節外生枝。

現在文萊也坦然向呂林二人承認，湯瑪士教授是受到甘明斯的忠告，而擺脫呂偉良等三俠。湯瑪士本人感到難以解釋，所以寫了一封信和留下三份證件，託大使館轉交三俠。

儘管文萊可能眞的是出自一番好意，呂林二人也沒有留宿於大使館之內！

文萊也無法勉强，只好派人送二人回酒店休息！

呂林夫婦二人總覺得文萊不及力奇聰明，假如要令俄國人相信呂林等人與這場鬥爭無關，美國人實在不應對呂林他們如此親熱；這樣只有令俄國人胡思亂想而已！

不過，呂林夫婦二人也沒有拒絕文萊的一番好意；他們並非貪生怕死之輩。爲了明白阿生是否落入俄國人手中，呂林夫婦二人反而希望他們引起反感，跑來對付他們！

返回酒店房間，已是凌晨時份，許多人到了這時候早已睡入夢鄉，但呂林二人至今未知阿生是生是死，那裏睡得入眼？

夫婦二人一直在討論這件事的台前幕後，以及以後的行動，直至天亮……。

× × ×

阿生自從昨夜被人出其不意地，用迷魂氣體迷暈之後，一直睡在夢中！

昨晚他在美國人酒店的房間窗口下來，躲在一處必經之道的黑暗處等待着扒手麥卡下來，然後跟踪他！

麥卡後來到了街口，那兒有一部汽車等他；阿生情急之下，也立即揮手截了一部街車跟踪！

但是，就當阿生全神貫注地，注意着前面那車子中的情形時，有意無意之間，彷彿嗅到一陣陣芬香撲鼻！

人類的嗅覺器官，每感覺到芬香撲鼻時，自然而然會呼吸多幾次，於是阿生就此中計；原來那是一種迷魂香！

阿生感到渾身無力，軟倒在汽車之內，不能再動彈！

雖然阿生的潛意識中，當時他已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可惜已無能爲力，根本亦無從反抗！

至於後來發生了一些什麼事？阿生完全不再知道了！

直至到現在，他像睡醒一大覺，伸伸懶腰，往窗外看看，已是早上時份！

想起昨宵發生的事，阿生才意味到這兒可能不是酒店，大腦好像被人用針刺了一下似的，一躍落地，衝至窗前！

窗口有鐵枝，這兒像牢獄！

阿生大吃一驚！

回頭衝至門後，發覺那兒是一度鐵門，門鎖被人在外面反扣！

他從門縫中外望，發現有人把守住！

那人有槍，是一個彪形大漢，皮膚黝黑，好像是土耳其人！

這兒是什麼地方？

阿生一邊想，一邊往四下裏張望，似乎無法可以找到出路！

他用力敲擊那度鐵門！

門上開了一個拳頭般大的小窗，有人問了進來：「什麼事？」

阿生生氣地說：「我正想問你們，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年青的中國人，別生氣，給些耐性等一等，別吵鬧了！否則你只有吃盡苦頭！」門外持槍的大漢狠狠地說。

阿生仍然問道：「這兒到底是個什麼鬼地方？」

「這是禁區！」

「禁區？」阿生怔了一怔！

「對啊！這兒等閒人不輕易踏入一步！」

「我為什麼會在這裏？」

「因為你太愛理閒事了！」

「我可以跟你的上司談談麼？」

「等等吧！他會來見你的。」

「嗯——」阿生還想說些什麼，但鐵門上的小窗關上了！

阿生回憶起昨天晚上的事，差點兒忘記了當時他要跟踪的人是個扒手！

扒手集團怎麼會有武裝？

這兒像牢獄，如果這是扒手集團之所在，何故要有這等設備？

阿生實在想不通！

不久，門開了，持槍的人增至兩個，在他們嚴密戒備下，有個男子走了入來！

「你叫什麼名字？」那中年男子好像也是個土耳其人！講的是英語。

「我叫呂阿生，你呢？」阿生瞥了他一眼說。

那人沒有答他，又問道：「你來此是幹什麼的？」

「我一定要告訴你麼？」阿生說。

「當然，你必須合作，否則你會後悔不及！」中年人說。

「請你先告訴我，這是什麼地方？」

「土耳其國境之內！」

「我為什麼會被囚禁？」

「因為你太愛管閒事。為什麼你要跟踪麥卡？」中年人問道。

「你應該先回答我，為什麼麥卡要偷進湯瑪士教授的房間裏？」

「是我們派去的。」

「然則你們又是誰？」

「現在是我問你，那裏到你來問我？」中年人生氣地瞪住阿生：「你別喧賓奪主，我們這裏殺人無須擇日子的！」

阿生實在弄不清這是什麼地方，他當然更相信對方非善類！

那中年人又問：「告訴我，為什麼你跟踪麥卡吧。」

「我想知道他為誰工作，因為他的行動太過令人感到奇怪！」

「有什麼值得驚奇？」

「他在皇宮中扒去教授的銀包，但忽又送回酒店去，這是太奇怪的行為！」

中年人輕輕一笑，道：「你們為什麼又會在教授的房間？」

「我們是湯瑪士教授的朋友。」

「那你一定非常清楚此人的來歷吧？」中年人又問道：「他來這裏幹什麼？」

「探險！」

「探險？」中年人怔了一怔：「你也相信這表面上的理由？」

「你以為他幹什麼？」

「他是美國特務！」

「那我就難以了解！」阿生道：「我只知道他跟一隊探險隊要到亞拉獵山去，找尋數千年前擱淺於山上的一艘方舟！」

「什麼？山上有舟？」中年人忍不住笑將起來，「山上怎可以划舟？你以為逆水果然可以行舟，船可登山麼？」

「這是聖經中的記載！」阿生道：「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倒知道其中一些歷史，那是聖經創世記中的描述。據說『挪亞方舟』並非逆水行舟，亦非山頂扒龍船，而是上帝懲罰罪民，下令下了四十日大雨，將整個地球淹沒之後，當大水退卻時擱淺於亞拉獵山山頂上的！」

中年人臉色一沉，笑容頓然消失了！「美國人向來不講道義，也最狡滑自私，只有你才相信他們這些鬼話！」

「為什麼你說他們沒道義？是因為你們土耳其為了塞島問題與希獵交惡之後，美國對你們援助削減了，所以引起反感？」

「不！誰稀罕他們的援助？凡是由他們援助的國家，必須言聽計從，到頭來還是不切實際，誤人誤己，如果你還懷疑我的話，不妨放眼看看印支半島，試問有那一個國家不是被美國害死的？」

阿生聽到這裏，彷彿聽出了弦外之音：這班人會不會是土耳其的地下革命組織？

想起他們可能又捲進了一場政治風暴中，阿生就有點兒不寒而慄！

如果眼前這班人沒有做錯，那麼，甘明斯這班美國人的確有問題！甚至湯瑪士教授也不例外，難道他們真的另有目的？

不過阿生實在想不通，登山探險找尋挪亞方舟，到底跟政治何關？難道土耳其人不希望方舟出土麼？

阿生乘機問道：「你們既然如此憎恨美國人，為什麼又批准他們入境？」

「那是政府的事，我們怎管得了？土耳其政府是最糊塗的！」

阿生不禁為之苦笑：「探險是正經事，批准他們入境也算不得是糊塗，除非你確能證明他們不是探險，而是另有企圖！」

那中年人道：「好了，別把話題扯得太遠，現在你要告訴我，關於你的真正身份是什麼了！」

阿生心裏一凜，他很難猜得透對方的用心，自然在未明對方的來龍去脈之前，他是不想把自己的身份說出的。

他正在猶疑，中年人又問道：「你可是替美國人做事的？」

「不！我們正在旅遊！」阿生說，「我並未替美國做事！」

「那麼，你跟踪麥卡，相信一定想知道他在替誰做事吧？」

「是的。」阿生坦白說道：「我想他並非一般扒手！」

「對了，他是替我們工作的！」

「你們是——」阿生頓了頓，又說：「是個怎麼樣的組織？」

「你猜猜吧！」

「地下組織？」

「地下組織？嗯！這名稱倒也十分符合！」中年人笑了笑，「在皇宮中與我們的人交手的，也是你吧？」

「你們的人？」阿生故作驚奇地睜大了雙眼，「原來你們是個扒手組織！」

「不！麥卡只是為我們工作，我們絕非什麼扒手組織。」

「那麼，你們大概想查查美國人的底子，是不？」

「對了！」

「現在可有了答案？」

「還沒有，也可以說，被你破壞了！」中年人生氣地說，「你們為什麼要一再破壞我們？我們的人已認出你在皇宮中幫了美國人一臂之力，想不到後來又在酒店的房間中遇見了你們！」

阿生苦笑搖頭，道：「我真的弄不明白，你為什麼慫恿麥卡去扒教授的銀包？他的秘密未必在銀包中。」

「你不會明白的。」中年人說，「我們在自己的國土裏，有了解每一個人客的底蘊的權利！」

阿生故意說道：「那我明白了，你們是土耳其的秘密警察！」

「不！我們的真正身份豈能告訴你？」中年人又說，「你既是遊客，是中國人，本來可以置身於事外的，只要你安份一點就行。」

阿生似乎可以鬆一口氣了，雖然他至今仍未明白對方的身份，但聽這口氣，大概他不敢將一個遊客殺害吧？

阿生道：「我們有許多事情不明白，所以才會跟你們碰上了；例如湯瑪士教授，到底他到了什麼地方去？假如我們不是與他有約，決不會找到他酒店的房間中去！」

「他跟你們有什麼約？」

「他邀我們參加美國探險隊，但他的隊長甘明斯會反對。昨晚我們本來約好同進晚餐，但他臨時失約！」

「你以為他去了何處？」

阿生怔怔地說：「希望他仍然生存着！」

「他當然生存着！但我不明白，他為什麼會邀你們加入？」

「我們在尼泊爾也參加探險隊，這只是好奇心與興趣問題。」

「我知道他們只不過以探險為名，實在是另有目的。」

「這點我却不大清楚。不過，我們既然萍水相逢，成了朋友，他可能出了意外之際，朋友自然要加以援手！」

「這等於解釋你跟踪麥卡的原因吧？」中年人問。

阿生點點頭！

「好吧！那我就相信了你！」中年人想了想，又道：「你們幾時離開土耳其？」

「本來想參加探險，找尋挪亞方舟的，但是現在這麼多事，我們當然希望盡快離開這裏，到別處去旅遊！」

「那是你的聰明！」

阿生這一次才真真正正可以放下了心頭大石！

但豈料就在這時候，有個人走入來，手上帶了一份報紙，交到中年人手上，說道：「依士登堡昨晚發生命案，這中國人的來歷我看大有問題，還是小心點好！」

阿生心裏一凜！彷彿一盆冷水照頭淋！

中年人看見報紙上的新聞之後，果然面色大變！要不是旁邊有二名槍手戒備，阿生準會揀準這時機發難！

但是，那二名槍手的手槍是實彈的，他是一名國際特警，自然看得心裏明白；只要他有什麼輕舉妄動，對方二支實彈手槍最低限度有一枚子彈可以輕易擊中他！絕對不可能有奇蹟出現的！

他知道自己雖然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身手自問不錯，但却不是銅皮鐵骨，亦非電影銀幕上的「永遠打不死的占士邦」！

這是現實生活，所以，阿生不得不承認現實！

中年人約略看過了報紙的報導之後，面色一沉，問道：「原來你是一名國際特警？」

阿生看不見報紙上怎樣刋登，只是知道一些提及過「國際特警」這名堂，否則此人不會這樣說的。

阿生是個頭腦冷靜的人，他靈機一觸，道：「我想你一定攪錯了！」

「報紙上明明說：此案涉及三名中國人，其一是國際特警，怎會攪錯？」中年人道。

阿生是個機靈鬼，他早已猜到報紙上的新聞報導，一定很籠統，想不到對方差點兒把全部內容都唸了出來。於是他說：「我想，記者先生一定是指我師父呂偉良吧？」

「呂偉良？」

「就是那個一條腿殘廢了的人！」

「他是你師父？」

「是的。過去他確是做過了國際特警，但目前却因傷退休！」

「嗯！」中年人回頭望望剛才送報紙進來的土耳其人。

那人說道：「我以為還是小心點，千萬別放虎歸山才好！」

中年人吟哦着！

阿生乘機說：「其實你們早些放走我，對你們只有好處。」

「為甚麼？」中年人問。

阿生道：「我最多對他們說，我迷途了，沒有人懷疑你們！」

「是的，我也正想教你這樣對警察作供！但是，萬一你果真是國際特警，我想你一定不會就此罷手的，對嗎？」

「我當然不是國際特警。」阿生知道他的特警證件在酒店的房間裏。「再說，即使我師父是一名退休特警，他也不會在這時候做出一些令人討厭的事！」

「為甚麼？我聽說中國人是很有正義感的。」中年人說。

「那是另一回事，目前我們一則在渡假中，二則既然已退休，立了功也不見得有何好處。」阿生道，「你放心好了！只要你不過份，我們可以保證，不再與你為難！」

二個土耳其人走過一旁，耳語一番！

阿生不知道他們討論一些甚麼，但可以肯定，一定是決定是否釋放他的。因此阿生此刻的心情，有如待決死囚！

阿生回頭看看二名槍手，他們絲毫未見鬆懈，假如阿生企圖反抗的話，他可以說全無機會，何況外面還有若干人？這是甚麼地方？阿生對這一切環境全不知情！

最後，那中年土耳其人回來了，他說：「你們太不老實！」

「為甚麼你會這樣說？」阿生心裏暗暗吃驚起來，因為他不知道報紙上刋登了一些甚麼，更不知對方曉得多少關於他們三個人的事。

中年人道：「你本人就是一名現任國際特警，為甚麼你要騙我？」

阿生又是一凜，一時之間也不知說一些甚麼好！

中年人道：「想不到你們中國人也如此狡滑。告訴我，你到底要知道一些甚麼？」

阿生道：「我要講的，都已經講清楚了，同時我可以坦白告訴你，我甚麼都不知道，甚至你們是一些甚麼人，我也不知道！信不信由你！」

「你想知道嗎？」

「不！這些事根本就與我無關，我何必知得太多呢！」

「你很聰明，其實這是澈底的狡滑！」中年人又問道：「告訴我，國際特警的任務是甚麼？」

「維護世界和平！」

「還有呢？」

「我在渡假中，不想談正經事！」

「好吧！」那人突然轉身走了，「你等在這裏，我會給你答案！」

阿生不明白他的意思。

二名槍手小心監視下，鐵門又再度關閉，可以聽得見有人在外面反鎖！

阿生覺得一切又陷於絕望之中！

他頹然坐下，倚在牆角上，默默地想……

× ×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在酒店的房間也不知睡了多久！

他們只記得昨夜在驚濤駭浪中渡過了一宵之後，回到酒店已是凌晨時份！後來夫婦二人一直談到天色將亮！

一切似乎還沒有結果，他們便在極度疲乏中，睡了過去！

如果任由他們睡，大可以睡到今天晚上，但二人心裏有事，尤其是一想起阿生的安危，他們就彷彿由噩夢中驚醒。

「甚麼時候了？」林愛莉惺忪地問。

「我也不知道，我剛才發了一個噩夢，夢見阿生——」

「我也是，他有難！」

「我夢見他被人刺了一刀！」

「唉！我眞替他担心……」

話猶未完，電話响了！

呂偉良急忙拿起聽筒，問道：「誰？」

「警局刑事偵緝科，請等一等！」對方又轉換了另一個人：「呂先生嗎？」

「是的，呂偉良。」

「二位是二宗命案的主要目擊證人，我們警方還要請教二位的！」

「我們所知道的，都已經說了！」

「我明白，但這是例行手續，我們的立場只希望早日找到兇手，並非存心麻煩二位。」

「那你要我們怎樣？」

「我們現在派車到酒店來接二位到警局裏來一次，只問幾句話，因爲案中有疑點，希望獲得二位的合作！」

「好吧！」呂偉良無可奈何地說，「你們的車子大約甚麼時候到這裏來？」

「立刻可以來，十分鐘可以到。」

「不！我們還未梳洗。」

「那就三十分鐘後吧！」

「好吧！三十分鐘之後，我們在酒店門前等你們的車子來！」

「好極了！謝謝你們的合作！稍後時間再見！」對方掛了綫！

林愛莉已跳下床去！她不高興地說：「還有甚麼好問呢！」

「是的，我們知道的，早已說過了。」呂偉良道，「但是這是人家的地方，而且這是關係到兩條人命的！算了，就去看看吧！」

夫婦二人立即梳洗！

三十分鐘後，酒店門前開來一輛黑色的大房車。車內有三名大漢！

車子停下來之後，除了司機之外，其餘二名大漢跳下車來！

呂偉良在這一刹那間，已低聲對他的妻子說道：「小心點！他們不像是警方派來的！」

但話猶未完，二名大漢之中，一人已拉開了車門，另一人過來請呂林二人上車！

他們看來非常有禮貌！但呂偉良却是個老江湖，他首先發覺開到的車子不是一部警車，心裏經已生疑！

再看看三名大漢絕非他們昨夜在警局中見過的探員，心裏更加覺得不對！

但是，那名大漢轉眼已走到了他們跟前來，開口請二人登車去！

呂偉良在這刹那間，向那大漢取閱證件，——警方的證件。

大漢拉開衣襟，露出手槍！

呂偉良早已注意到他的手並非探向口袋，而是伸向腰間，就意味到對方企圖拔槍！於是他掣杖在手，攔腰揮擊過去！

站在車旁的另一名大漢已看得明白，拔槍射擊，但呂林二人却非等閒之輩，早已雙雙朝路旁跌了開去！

子彈擊不中任何人，却粉碎了酒店的玻璃門，也嚇跑了途人！

呂偉良明白到自己處於劣勢，但却不能死得不明不白！

只見他沿住路旁停放的汽車，左閃右避，躲開了對方的子彈！

而另一方面，林愛莉也利用分散注意力的方法，朝住不同的方向逃去！

她迅速逃進一家商店內！

那槍手一步也不放鬆，在後面緊緊追來！

這是一家出售體育用品的商店，當時有一班學生在內！

林愛莉非常機警，她知道這樣左閃右避，到頭來吃虧的還是她自己。於是她逃入這間體育用品商店之後，立即竄向了店中一角。

槍手持手槍追了入來，吆喝着！學生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爭相走避，正在招呼客人的售貨員更是大驚失色！

林愛莉利用貨架的掩護，迅速取過了一把弓一枝箭！

槍手盲目地開了一槍，目的可能是示威，大概也是壯胆！

但林愛莉沒有理會他！

她由貨架的空罅上，可以窺見對方的神態，以及一舉一動！

在偷偷移動中，她踢到了一個放在地上的鉛球，但幸未發出音响！

對方仍在搜索！

體育用品商店很大，貨架也多，貨色自然更加多了！

林愛莉明知時間上的拖延，有利亦有害，有利的地方是可能拖到眞正的警察趕到現場來替他們解圍！

但害處就是：呂偉良在外面不知能否制住另外二名槍手！

只要再有一人追殺入來，林愛莉就有如「甕中之鼈」！

於是她立即把握時機，一邊推動地上的鉛球朝那邊滾去，同一時間她却迅速朝住相反的方向急急移動！

鉛球在地上滾動時，難免發出了「隆隆」然之聲，果然吸引着那槍手的注意！那傢伙立即循聲找過去！

林愛莉這一回看得老準，張弓拉箭，直射過去！

槍手「喲」的一聲，握槍瞄準的手臂中箭受創，痛得他殺猪般叫！

林愛莉看見他的手槍應聲掉在地上，却沒有衝上前去奪槍，只是爭取這優勢，竄到街上去了！

街上二名槍手正與呂偉良展開捉迷藏式的追逐，那車子之內已空無一人！

二名槍手似乎暫時失去了呂偉良之所在，呂偉良是個老江湖，對付這一類追殺事件，可以稱得上是經驗老到！

他知道對方是來歷不明的危險人物，邪不能勝正，他充份利用了「拖延戰術」，只要時間拖得太久，對方勢必担心警方的人趕到現場。這對呂偉良來說，是絕對有利的。

所以，呂偉良在左閃右避之中，彷彿魔術

師玩弄「隱身術」一樣，竟然不知所踪！

當然，呂偉良並非甚麼魔術師，亦非懂得甚麼隱身術，只是利用對方的錯覺和視綫的角度問題，躲到了一處車底去！

那是停在路旁的一輛貨車，車底很高，足以讓呂偉良的身子躲進滾軸附近。

林愛莉正想竄進那輛來歷不明的汽車裏去的時候，二名槍手其中一人剛好也想回到他們的汽車裏來！

林愛莉跟那槍手打了一個照面，槍手立即開槍射擊！

子彈在地上開了花！由林愛莉的身邊擦過了！

林愛莉俯伏地上，由車底透視過去，可以見到對方雙足！

她立即把握時機，發射了一支箭！

疾矢去勢有如流星，直射那大漢雙腿！那大漢剛想俯首彎腰，也企圖由車底空縫找尋林愛莉之所在時，已發覺眼前一閃，他根本想也沒有來得及想清楚那是甚麼，一條腿已中箭跪下！

槍手痛不欲生，在地上打滾！

另一名槍手匆匆趕來，將受傷的同伴扶登汽車之上！

體育用品商店內的槍手，這時也撤出街外，他的手部已經受傷，看見同伴逃走，怎肯再留下來？於是竄進車內，匆匆離去！

林愛莉這時恨不得一箭射進車裏去，但車子已經開得飛快！轉眼消失在街口那邊！

這時警車聲才由另一邊街口傳來，呂林二人爲之啼笑皆非！

當然是附近商店的人代爲報警，但呂林二人實在不想再到警局裏去！

不過既然出了事，也不到他們想的，最後還是要到警局裏去作供！把事情發生的經過，對警方說了。

作供儘管作供，呂林二人至今仍然無法知道對方是誰！

× ×

阿生依舊沒有消息。

呂林夫婦二人吃過了午餐之後，決定去找美國人談談！

他們也知道美國和土耳其的關係，近來攪得並不好，但在這陌生的地方，呂林二人正是舉目無親，相信像文萊那種人，對他們多少總有些幫助的。

文萊很可能是一名美國特務頭子，起碼在呂林二人的心目中，文萊的地位比死了的力奇可能更高一些。

他們截了一輛街車，叫司機載他們到美國大使館去！

在這陌生的地方，他們幾乎走一步也得依賴街車，他們發夢也想不到，阿生就是在這街車之內，被迷魂香迷倒的！

司機一邊開車一邊問道：「二位是美國人麼？」

「不！我們是中國人！」呂偉良以爲對方只是隨便搭訕！

「那你們到美國大使館去幹甚麼？」司機又問。

呂偉良開始警覺起來，他說：「一定要美國人才可到那兒去麼？」

「不！許多人都可以去。」司機笑笑說：「例如國際特警啦！」

提到「國際特警」這名字，登時令到呂林二人有如觸了電一般！

呂偉良曉得絃外之音，此人必然是大有來歷的。

於是他說：「你也知道這世界上有這種安全組織麼？」

「當然知道！」司機說，「而且，我也認識一個，相信嗎？」

「他叫甚麼名字？」呂偉良試探地問。

「是中國人，姓呂，叫呂阿生的。」司機頭也不回，一口氣說下去！

呂偉良與林愛莉交換了一個眼色！

司機可能已從望後鏡中窺見了一切，他警告道：「中國朋友，你們千萬不要亂來，否則你的兄弟的性命就完了！」

呂林二人知道一切都是有計劃的。也好，反正他們也希望知道阿生在那裏。

於是，由呂偉良道：「你到底是那方面的朋友？」

「別問了，你要見見他嗎？」司機說。

「當然！」呂偉良道，「他現在在甚麼地方？」

「一個十分安全的地方。」司機說，「他也希望見見二位！」

林愛莉用手肘碰了一下她丈夫：「讓我去吧！」

呂偉良當然明白了她的意思，如果二人一齊去，那是十分危險的事，因爲沒有人知道對方的用心。他們可能等齊三俠，然後才動手把他們一齊殺害。

但呂偉良覺得，讓他妻子去，倒不如讓他自己去。因此，他對司機說道：「你可以帶我去？」

「是的。」司機道，「我們對你們中國人全無惡意，但我們有些事情一定要弄清楚，所以我們想請二位一齊去！」

呂林二人想起不久之前發生的街頭追殺，便不寒而慄！

呂偉良說道：「你們似乎對我們還是死心不息！」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司機道。

林愛莉說：「別裝蒜了，你們不久之前，不是派了一部汽車到酒店去接我們麼？」

「沒有這回事！」司機說，「我們一直派人在警局門口等候，因爲我們知道二位一定遲早也會到警局去求助！但我不妨告訴你們，警方也不能助你找回你的兄弟，除了我們之外，沒有人可以向二位伸出援手！」

呂偉良道：「這麼說來，三名持槍大漢，不是你們的人麼？」

「不！我們是第一次跟你們接觸！」司機又說，「現在你可決定了？」

「決定甚麼？」呂偉良問。

「決定去看看你的兄弟。」司機道。

「是的，我們請你帶路！」

「但一定要二位同行。」

「爲甚麼？」

「我們担心另一個可能去報警。」

「嗯！」呂偉良想了想，問道：「你如何保證我們的安全？」

「我們不是KGB，不喜歡隨便殺人的，除非迫不得已！」

「甚麼是KGB？」

「蘇俄的間諜組織，手段著名的兇殘！」司機又說，「聽二位的口氣，你們所遇上了的，可能就是他們！」

「他們何故要追殺我們？」

「我也不知道。」司機說，「可能像我們誤會你們一樣！」

呂林二人半信半疑，他們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這一回由林愛莉說：「然則，閣下又是屬於那一個組織？」

「目前還不能告訴你。」司機說，「但事情弄明白了之後，我們的身份也許會讓你們知道。」

呂偉良抱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

心說道：「好吧！那就請你帶我們去一次！」

「好的！」司機說，「你們必須澈底合作，不能向別人打眼色！」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呂偉良說，「我們此番只是來此旅遊，總共只有三個人。」

司機道：「我的意思是：等會兒在途中，你們必須合作，否則便是你們自誤！」

「到底還有多遠才到？」

「我們得先去碼頭。」

「渡海？」

「是的，由歐洲到亞洲去！」司機笑笑說，「相信你們也聽過了，來依士登堡旅行，可以在十數分鐘之內，橫跨歐亞兩洲！等會兒我們的人，就會帶你渡海越洲而去！」

呂林二人無法預測未來，但爲了知道阿生的下落，他們覺得冒險也十分值得！

車子不久之後停了下來！

後面一輛車子也靠近路旁停下！

這時候呂林二人才發覺：原來後面還有一輛汽車追隨着他們！

還好他們未有任何反抗行動，否則，相信一定寡不敵衆！

呂偉良發覺後面車子內，坐了三名大漢，他們看來都是當地人！

除了開車的之外，二名大漢下了車，朝呂林二人走來！

街車司機只朝他們遞個眼色，便匆匆開着街車走了！

旁人根本不可能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因爲表面上看來，一切並無異樣！

碼頭就在附近，四個人十分有默契地，先後步向碼頭裏去！

私家車仍停在道旁，司機一直隔住車窗，離遠監視着！

呂林二人只能用眼睛表示，却沒有講過半句話。

細看二名土耳其大漢，生得十分强壯，他們分左右挾持的態勢，小心監視住呂林二人，直至登上了渡海小輪爲止！

他們彼此沒有交談，但心裏都明白對方的身份！

呂林二人，湊在一起，終於無法按捺得住了。

呂偉良道：「我們似乎交上了惡運，爲甚麼麻煩老是追隨住我們？」

林愛莉道：「只要阿生平安無事，我們立刻離開這是非之地！」

身旁的一名大漢搭訕道：「你們不該跟美國人勾搭！」

「這有甚麼關係？」林愛莉說。

「美國人自私自利，不顧道義，結果你們被出賣了！」那大漢道。

「我們被人出賣？」林愛莉故意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我不能說得太多，到時你自會明白。」大漢說。

「我們渡海之後，往何處去？」林愛莉又問。

「先登上我們預備好的汽車。然後，有人帶你們到一處秘密地方！」大漢低聲說，「你們只要合作，一切保證順利。」

大約十二三分鐘左右，小輪抵埗了！

情形一如由香港到九龍一樣，呂林夫婦二人隨着人潮登岸！

由於人擠的關係，他們未及注意到二名陪同他們渡海的土耳其大漢。

突然有人對呂偉良道：「先生，請通知你太座，跟我們一齊走！」

他們不約而同地，向左右二旁望去，發覺他們身旁的人並非剛才那二名土耳其大漢，他們神高神大，好像是歐洲人，夫婦二人不由得呆了一陣！

土耳其大漢何故失了踪？

呂偉良忍不住問與他同行的身邊一名大漢：「你們是誰？」

「不必多問！」歐洲人腰間隆然有物，他的手伸入了口袋中去！「你只要乖乖的跟我走，便可保無事！」

呂偉良用他們自己的方言對他妻子道：「他們可能就是KGB！」

「是的！我也正在這樣想！」林愛莉說着，各人已走出了碼頭！

人潮，四方八面散開，視綫方面也比剛才廣濶得多了！

呂林二人這時才發覺，曾經陪同他們一齊渡海的二名土耳其人，也同樣給二名高大的歐洲人挾持着！另一名歐洲人在後監視！

後面那名歐洲人伸手入袋，可能扣住了一支實彈手槍，小心翼翼地監視着！

人羣各行各的路，似乎沒有人注意到這些人的動態。呂林夫婦二人不知道土耳其大漢何故會這麼輕易爲人制服。

呂林夫婦二人手無寸鐵，處於劣勢是無話可說的；但土耳其大漢必然也有槍在身，爲什麼他們不加以反抗呢？

呂偉良正在思想間，各人已步出了碼頭範圍以外的街道上！

土耳其大漢，四下裏張望，顯然希望他們的同黨能在此接應。

但是，當他們發現一輛汽車中的情形之後，便登時冷却下來！

那輛大型房車之內，前排座位坐了二名土耳其人，後排只坐了一個人——是歐洲人，此人正以手槍指嚇着前面的土耳其人。

要不是角度剛剛好，很難發覺後面的歐洲人手中持着槍！

附近不遠處停了另外一部汽車，車內坐了二名歐洲人，虎視眈眈！

此情此景，確實充滿了爆炸性，但局外人根本未有注意到！

土耳其人毫無疑問地感到絕望了！

這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連身爲「局內人之一」的呂林夫婦二人也無法完全明白；他們唯一能知道的，就是這裏面果然是包括了兩帮不同路數的人——一帮土耳其人，另一帮是歐洲人！

呂林夫婦二人當初對土耳其人的說話，還有點半信半疑；他們自稱擄去了阿生，但却不是今天早上企圖擄去呂林二人的人！

他們又說：今天較早時對付呂林夫婦二人的歐洲人是俄國間諜組織「KGB」。

當時呂林夫婦對他們的說法仍有疑問，但現在却相信了！

看情形，這些歐洲人有可能就是俄國人，甚至可能就是土耳其人口中「KGB」份子。

然則，等會兒又將會發生一些什麼可怕的事情？呂林夫婦不敢多想。

只見歐洲人把土耳其人押到那輛大房車去！大房車中的唯一歐洲人出來了，只有前面二名土耳其人留在車內！

土耳其人完全不敢輕擧妄動，因爲那邊還有一車子的歐洲人虎視眈眈，他們顯然有槍在手；甚至可以隱約看見一支來福槍的槍管露出少許，在車窗之內若隱若現！

又有另外一輛車子匆匆開到，歐洲人把呂林夫婦二人推上車去！然後由二名歐洲人分左右兩旁，持槍監視着！

一名歐洲人走到坐滿了土耳其人的啡色大房車後面去。

他拉開了行李箱，把一些手槍拋進了行李箱之內。

那幾支手槍是他們由土耳其人手上奪取過來的。

那個歐洲人把行李箱關好之後，走到車旁俯首彎腰，對車內的土耳其人說道：「我們算是互相尊重，你們沒有任何損失，只是把這二名中國人交給我們，如此而已！至於你們的手槍，全在後面的行李箱內，讓我們走了之後，你們可以自行取回！」

說完，歐洲人也回到另一部房車之內，車子迅速開走！

原來歐洲人在附近先後佈下了三部大小房車，每輛車子裏面都坐了虎視眈眈的槍手。

呂林夫婦二人想起離開酒店時被人追殺的情形，至今猶有餘悸，想不到如今又再度被人擄去，到底對方是不是先前那一帮冒充警探的人？然則，他們今後的處境就糟了！

畢竟夫婦二人同是江湖兒女，對於這一類出生入死的事，有如家常便飯。對於生死問題，也一直看得殊不重要。

呂偉良這時却忍不住問他身邊的人：「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何必焦急？」他身邊的人答道：「你就快要知道了！」

林愛莉道：「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那人答：「請不要過份担心，其實我們只想請二位陪我們登山探險，此外並無其他惡意，二位又何必這麼緊張呢？」

「登山探險？」呂林夫婦二人幾乎要失笑：「我們又不是什麼著名的探險家，爲什麼你們——」

「別嚕嗦了！慢慢你總會明白的！」那人打着手勢！制止他們再說話。

呂林夫婦二人實在難明，這件事爲什麼牽涉到這麼多方面去？

這班人到底是否俄國的恐怖間諜組織KGB？然則，他們又有何企圖？

爲救阿生　客串間諜

呂偉良與林愛莉夫婦二人在迷惘中，被人帶到一間斗室之內。

這是一間丁方只有百多呎左右的房間，近窗處擺放了一張辦公室，背後坐了一個中年人。此人面無笑容，表情呆木！

辦公室的牆壁之上，掛了一幅列寧的半身照片。不問可知，這是俄國人；更可能就是著名殘酷的間諜組織KGB！

呂林夫婦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背後已有人搬來二張椅子，讓他們坐在辦公桌之前，與那個中年俄人，隔桌相對！

俄國人似乎對他們非常客氣，與街頭追殺時完全是兩回事！

呂林夫婦二人發覺他們面對的俄國人，面上逐漸現出笑容，但笑得極其勉强，試想一張拉得緊緊的臉皮，强行扭曲了是多麼的難看！

俄國人打開一個烟盒，請呂林二人用烟；夫婦二人發覺，那是西方的牌子。

又有人倒來三小杯的酒，放在桌上！

中年俄國人笑道：「香烟二位可以不抽，但酒一定要試試，因爲這是擧世知名的伏特加酒。」他又先行擧杯作勢道：「讓我們祝未來的合作愉快！」

呂林夫婦二人已經擧杯欲飲，這時却讓杯子停留在半空！

他們不約而同地提出反問：「合作？這是什麼意思？我們不明白！」

中年俄人笑道：「二位是湯瑪士教授邀請參加美國探險隊的人，也是美國人認爲最可信任的人，爲此，我們須要二位帮個忙！」

林愛莉道：「我們不喜歡加入政治鬥爭的圈子！」

「這不是什麼政治鬥爭，而是基於正義的理由。」中年俄人道，「只要你們明白美國人此行的目的何在，你們就應該仗義相助！」

中年俄國人隨卽站了起來，把夫婦二人請到房間一旁的一幅牆壁前面。那兒掛有一幅世界地圖。

中年俄國人指示着一些虛綫附近的地方，說道：「這是土耳其境內的亞拉臘山，位於邊境地方，與伊朗和蘇維埃聯邦的邊界十分接近。現在你們兩位可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不明白。」呂偉良道：「蘇維埃聯邦簡稱蘇聯，又稱俄國，也就是你的祖國吧？」

中年俄國人點點頭！

呂偉良笑道：「帮助你們就是正義麼？」

「不！不是這意思。」中年俄國人說，「他們西方國家一向與我國爲敵，所以近年來除了放射人造衞星偵察之外，還不斷派出間諜特務滲入我國土內活動。派入我國的間諜特務，我們還可以派人監視；但令人最難忍受者，就是他們以探險隊爲名，情報搜集隊爲實的變相間諜，紛紛開到土耳其來！」

呂偉良道：「你怎麼知道美國探險隊是變相間諜？假如他們果眞是間諜，爲什麼土耳其政府又批准他們入境？」

「老實說，在別的方面我們也許有些地方追不及美國。但是，在反間諜方面，我們自信比美國中央情報局更爲成功。」中年俄人說，「他們的探險隊以宗教考古爲幌子，紛紛以搜尋挪亞方舟之名，跑到土耳其亞拉臘山來，這對我們蘇聯來說，造成極大的威脅！」

林愛莉忍不住說：「人家跑到土耳其來，與你們蘇聯何干？」

中年俄人道：「假如他們的活動只限於土耳其國境，當然與我們無干。但是問題却是：探險隊的活動範圍並不限於土耳其，而是接近我國邊界，在那萬多呎的高山之上，幾乎可以俯視整個邊區的關防情形，這就令我們爲之氣結！」

呂偉良開始有點恍然大悟！過去他不明甘明斯爲什麼不高興他們加入探險隊，後來發生的一連串事實，更令他們難明究竟；現在給中年俄人一語道破，原來甘明斯是另有目的的！那就難怪卽使教授堅持，甘明斯還是反對有人臨時加入了！

不過呂偉良却沒有說出來，只是對中年俄人道：「你們既然知道了美國人不懷好意，應該趁他們留在依士登堡時，設法阻止他們才對，爲什麼待他們走後却來難爲我們？」

中年俄人道：「我們並非存心難爲閣下，只想求你們帮個忙……」

林愛莉忍不住氣憤地說：「用詭計騙不到我們上當，於是用手槍對付我們，追殺我們，這算是找我們帮忙麼？」

中年俄人抱歉地說：「那是我們派去的人沒有腦筋，當他們任務受到阻碍時，便情急起來，把事情弄僵！我們的原意絕非如此，這點請二位多多原諒。」

呂偉良乘機問道：「你可知道我們本來有三個人的？」

「是的，我手下曾這樣說過。」中年俄人道。

「我的門生現在在什麼地方，你可知道嗎？」呂偉良問。

「他可能落入毒帮的手中！」中年俄人說，「那是土耳其人的集團！」

「毒帮？」林愛莉怔了一怔，又問：「是不是你們在渡輪上制服的神秘人？」

「是的，其實也沒有什麼神秘可言。」中年俄人說道，「我們向來河水不犯井水，但我們這一次確實須要二位的帮忙，才迫得出此一着！」

呂偉良靈機一觸，說道：「你們是否眞的十分須要我們？」

「當然，否則我們何必冒着與罌粟黨人交惡的危險，把二位請回來？」中年俄人說，「不過請二位放心，我們做事一向公道，事成之後，我們決不會難爲二位的。」

呂偉良道：「我可以知道你要我們幹一些什麼工作嗎？」

「可以的，我現在就告訴你們吧！」中年俄人道：「以甘明斯爲首的美國探險隊，本來就有二位的份兒……」

林愛莉插咀道：「不！不是二位，應該是我們三個都有份！」

「所以也只有三位才可以幫得我們這個忙！但現在只有你們二位！」中年俄人道，「我希望你們二位立卽趕上山去，向他們歸隊！」

呂偉良道：「要我們做間諜麼？」

「不！不算得間諜吧！只是一項交易！」中年俄人道。

「交易？」呂偉良又是一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何所指！」

中年俄人道：「聽說你非常重視你弟子阿生，但他現在失踪了。」

「是的，阿生可是在你們手上？」呂偉良問道。

「不！他不是在我們手上。」中年俄人道，「不過我可以說一句，在這裏如果沒有我們的帮助，相信二位一定難以將他找到。」

呂偉良道：「這就是你剛才所講的交易了嗎？」

「是的。」中年俄人道：「兩位只要好好的帮我們一個忙，我們也可以保證阿生不久之後轉到我們手上來，最後當我們交易完成之時，他便可以平平安安的，讓你們帶走！」

呂偉良想了想，問道：「然則，你要我們爲你做些什麼？」

中年俄人拉開抽屜，搬出了一些儀器來，說道：「假如二位沒有意見，我們就一言爲定，讓你們帶走這些儀器，到美國探險隊去，了解他們此行的任務，因爲只有你們才有資格，有理由加入他們的探險隊，同時又不會引起注意！」

「那只不過是你所想像的事。」呂偉良說，「我們從未做過間諜，能否客串成功，目前仍在未知之數！」

中年俄人笑了笑：「三位的來頭，我們多少也知道了一點兒，只要你們肯爲我們工作，差不多可以肯定會成功的。」

林愛莉插咀問道：「然則，你又作什麼保證？」

「能夠把二位從他們手上奪取過來，這不是最好的例子嗎？」中年俄人道。

呂偉良說：「換句話說，你已知道他們的來龍去脉了？」

「他們是本地人，我們當然知道。」中年俄人說，「但是向來我們之間習慣了河水不犯井水，除非像今次這樣，迫不得已！」

呂偉良道：「然則，你們又怎麼知道阿生在他們的手上？」

「他們是一個非法組織，靠種植罌粟，提煉鴉片爲生。」中年俄人說，「這次抓走你的弟子，可能由於他是國際特警的身份，引起罌粟黨人的懷疑。不過無論如何，他也逃不過我們的監視，所以我們今天能從容地，由他們的手上將二位奪來！」

「土耳其種植罌粟的事，我們早已聽過了。但是，聽說近年已經停止了這種生產。」呂偉良說。

中年俄人道：「土耳其政府因爲接受美國軍援與經援，所以才有條件地下令禁止種毒煉毒。但是，這是土耳其人的賺錢農產品，所以仍然有人地下生產！」

林愛莉道：「然則，他們一定以爲國際特警奉命來此偵查！」

「對了！據我所知，反毒反罪惡都是國際特警的任務之一，所以他們大爲緊張是十分有理由的。」中年俄人說。

林愛莉道：「這麼說來，阿生的處境豈非十分危險麼？」

中年俄人道：「放心吧！據我們所知，他們還不致將阿生處死！」

「你怎麼知道？」林愛莉問，「你們兩者之間，大概時有往來吧？」

「不！我們是吃間諜特工這一行飯的，消息自然非常靈通。」中年俄人說，「如果我們時有往還，就不必有今日的事發生了。」

呂偉良道：「可否讓我們知道阿生處境安全，再談合作？」

中年俄人道：「只怕時間上來不及。因爲，我們救人須要時間，而你們却必須要及時出發。」

呂偉良問：「你們是否已經知道美國探險隊的行踪？」

「是的，我們也爲你們預備好一切！」中年俄人道，「你們立刻就可以出發！」

「不！」林愛莉突然說道，「他的安全未獲得保證之前，我們是不會爲你工作的。」

中年俄人道：「那是說，你們並不相信我們！」

「當然！」林愛莉道，「我們爲你們工作，效果立卽可見，因爲這些電子儀器會隨時把消息傳回來給你們接收，但是，你說救阿生脫險，又憑什麼可作保證？萬一我們爲你們完成工作之後，阿生仍在人家手中，只怕屆時我們也無奈你何！」

中年俄人爲難地苦笑一下，沉思片刻，終於又說：「這樣吧，讓我先與我手下談談，你們暫且在這裏休息一會兒！」

呂林二人在一名大漢的引領下，到隣室去了；那中年俄人與數名大漢立卽閉門密談！

× × ×

阿生明白到自己的處境非常危險，因爲對方已經曉得了他國際特警的身份。

假如有一分可能的話，阿生也會冒險試行逃出這兒，可惜連這一分的可能也不存在！

阿生被囚在一間斗室之內，除了天花板下的牆頭上有少許攔了鐵枝的通風窗之外，就只有那度鐵門；但通風窗高不可攀，鐵門外也有人看守住。

阿生現在似乎只有等待機會，但他却担心等到的是「死神」的降臨！

因爲對方本來打算放走他的，豈料在最後的剎那間，有人跑進來揭破了他的國際特警身份，以至令他再度陷於危險之境。

阿生至今仍未知道對方是何方神聖。起初他以爲對方是俄國間諜，但這班人却像土耳其人，所以他的假想又有了改變！

那些本地人很有組織，不像是烏合之衆。

阿生正在胡思亂想之際，鐵門突然响了！門開處，有一個人影，連翻帶滾的倒跌進來！

阿生下意識地吃了一驚，他以爲被人推進來的人可能是呂偉良！

但是當他定神一看時，出乎意外地，竟然是個女子。於是他又吃了一驚，因爲這女子極有可能是林愛莉。尤其是在光綫昏暗之下看上去，更似了！

他不由自主地驚叫了一聲：「愛莉姐！」

但是對方並沒有回答他。

他怔了一怔！定一定神，又問道：「你是誰？」

「我還沒有問你呢！」那女子大約有二十來歲，樣子生得很精明，她走過來盯實阿生：「你是誰？」

「我叫呂阿生，是中國人，你呢？」阿生現在可以看得清楚了，她一頭金髮，是個歐洲女郎，但阿生猜不到她的國籍。

「中國人，你怎麼會跑到這裏來？」

「我也不知道！」

「你一定是與罌粟黨的人爲敵！」

「罌粟黨？」阿生又是一怔：「你說，他們是罌粟黨黨徒？」

「正是！」女郎道，「他們最憎恨干預土耳其種罌粟的人。」

關於土耳其種植罌粟的事，阿生早有所聞。以前土國買賣罌粟產品——鴉片，是公開進行的。後來美國與土耳其政府談判，以「經援、軍援」爲交換條件，政府才予以禁止！

如所周知，鴉片是製煉海洛英的主要原料，而土耳其的毒品絕大部份運銷美國，所以山姆叔叔才這麼緊張去找土國政府談判。

阿生以前對此事已有所聞，但想不到土耳其至今仍然有地下組織經營這種荼毒人類的勾當！

阿生乘機問道：「然則，小姐你可是反對罌粟黨的人？」

「你試猜猜吧！」女郎神秘地笑了笑！

阿生感到迷惑地說：「要不是你也跟他們作對，又怎麼會與我同一命運？」

女郎道：「說出來你也未必會相信，我是專誠來救你的！」

阿生何止不敢相信？他簡直呆住了！

女郎又壓低聲音說道：「小心點！有人來了！」

鐵門外的走廊上，果然有人聲和脚步聲出現；阿生對女郎的聽覺如此敏銳，而感到無限驚奇！

步聲遠去！女郎走到鐵門後面，從門縫處外望，看不見有人！

她回過頭來對阿生道：「你可是一名國際特警？」

「你還未知道我的身份，怎麼會跑來救我？」阿生反問道。

「算了！反正你是唯一的被囚禁者，又是唯一的中國人，我想不會弄錯吧！」

「小姐，你是誰派來的？」

「巴黎總部。」女郎低聲道。

「你原來也是一名國際特警？」

「嗯！」女郎點點頭！又說：「總部已經知道你的遭遇，派了一個小組到依士登堡來。我只是奉了組長之命，前來探聽虛實的。」

阿生半信半疑，問道：「那麼，其他的人呢？」

女郎道：「他們都來了依士登堡，不久將追踪到這兒來救我們出去；我來此是爲了與你先取得連絡，因爲他們担心你跟他們失去了默契！」

阿生仍然難以置信地問：「他們眞的有辦法來救我們出去？」

「是的。」女郎道，「罌粟黨人雖則厲害，但我們已有一個周詳的計劃，否則，我也不會送羊入虎口，跑到這兒來探探虛實！」

阿生聽這女郎的語氣，似乎充滿了信心，因此又問她：「你貴姓芳名？小姐。」

「綺麗莎。我是隸屬巴黎總部特別行動組的。」女郎說。

能夠說出「巴黎總部」，又能夠說出「特別行動組」，相信她總不會是個冒充特警吧？——阿生心裏在想！

綺麗莎不算得美麗，但在西方審美眼光來說，她是屬於性感的女郎；她不但健美，一切都表現得成熟、機智過人！

阿生面對這金髮女郎，不期而然又想起他的「小情人」任晶晶。

任晶晶就是阿生的上司——任如重的孫女兒。

任如重爲了悉心把阿生栽培成爲一名出色的國際特警，不願意他墮入情網，爲情所迷，於是索性把任晶晶送往巴黎深造。

阿生也聽了他師父呂偉良的勸告，暫且把兒女私情撇開，專心一意做一名出色的國際特警。

不過，話得說回來，任晶晶畢竟也是阿生的初戀情人，他對這位小情人是難以忘得一乾二淨的。所以當他聽到綺麗莎說她來自巴黎總部時，就想問問她認不認識任晶晶，希望了解一下這位初戀小情人的近況如何！

但是，阿生還未開口問，門外又傳來步聲，不久有人將鐵門打開！

二名持槍大漢，把綺麗莎帶走！阿生不知道又有些什麼事情發生，只看綺麗莎向他遞了一個眼色，似乎叫他冷靜一些等下去！

綺麗莎被帶走了！

那度鐵門又被人在外面反鎖起來！

阿生眞不明白，到底綺麗莎有什麼辦法可以救他出險境！

就在這時候，外面走廊上傳來一陣吵鬧聲，好像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阿生正想傾耳聽清楚，忽然又傳來幾响槍聲！

槍聲在走廊上造成空洞的回音，連鐵門也有點兒震動。

阿生不知是驚還是喜，萬一是國際特警們突然發難，他不久之後便可以獲救。

但是，相反搶救行動失敗了，那又怎辦？阿生的處境可能更危險。

阿生正感到患得患失，人聲和雜亂的步聲之中，夾進了陣陣嗆咳。

阿生湊近鐵門後面，從門縫中外望，彷彿有人匆匆走過。

一陣陣刺鼻的酸味，令到阿生也忍不住淚水直冒，原來外面有人施放催淚氣體，怪不得有人咳個不停了。

呂偉良曾經教過阿生一些內功，利用一種特殊的呼吸方法，可以令到身體上的器官感受方面，產生反抗作用。

阿生現在就試用了這種方法，希望忍受得住越來越濃烈的催淚氣體。

一陣急促步聲終於在門前停下來，有人迅速把鐵門打開。

門外烟霧瀰漫，但那人戴上了簡單的防毒面具。同時他的手中還携有另一個防毒面具，進來後立刻示意阿生把它戴上了。

此人身材高大，手中有槍，他示意阿生跟隨着他逃出去。

阿生無須他再說什麼，因爲要說的，綺麗莎早就說清楚了。

那人帶領住阿生，在烟霧中左拐右轉，很快已到了一處出路，那兒有一度門，門已上鎖，那人開了一槍，門鎖頓毀，二人由此衝了出去。

那人機智勇敢，眼看一名大漢舉槍相向，他立卽推倒阿生，子彈從二人原來所處的空罅穿過，阿生反應異常敏捷。

那人在地上打滾，手中槍已連發兩彈，均先後擊中目標，對方的槍手應聲倒了下去。

二人匆匆衝至街上，一輛汽車非常有默契地開到路旁，阿生在那人的示意下，急忙登上了車廂，車門幾乎還未掩上，車子已告開動。

開車的人是一名土耳其人，但他身旁卻坐了一名歐洲大漢，此外就只有阿生和帶他逃出來的大漢。

那大漢除下了面具，是個年約三十的棕髮男子。

棕髮男子問阿生：「你沒有受傷吧？」

「還好！」阿生反問道：「其他人呢？」

「你放心好了，他們會安全撤退的。」棕髮男子道。

前面那個歐洲人樣子肅穆，他只瞥過阿生一眼，便一直瞪住前面，指手劃脚的，指示司機拐彎抹角地開車。

阿生又問他身邊的棕髮男子：「我們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

「先見見你的師父呂偉良先生，他們正在渴望見到你！」棕髮男子道。

阿生想起那女郎綺麗莎的說話，自然相信眼前這些人都是他的行家。

車子開到一處僻靜的街道停了下來，這時已是深夜時份。

阿生又問他身邊的男子道：「這是什麼地方？」

「我們的臨時總部。」棕髮男子答道，「你的師父就在裏面等我們回來。」

阿生隨那人入內，車上的人也下來，尾隨而入，但他們却暗中拔出手槍監視，可惜阿生並未見到這種形，不過即使見到，相信亦難反抗。

這班人當然不會是什麼國際特警，他們只不過是俄國間諜。

他們搶救阿生自然也只不過是被迫的，因為呂林夫婦二人堅持，一定要他們救出阿生，然後才答允為他們去効勞。

現在呂林夫婦二人就在睡夢中被吵醒，他們絕難想到阿生會在這時候出現在他們眼前。

他們睡眼惺忪，疑幻疑眞地瞪住阿生，怔怔地問道：「我們是在夢中麼？」

「不！」阿生說，「是國際特警將我從罌粟黨人手中救回來的！」

「國際特警？」呂林夫婦同時一怔，然後朝站在一旁的大漢瞥了一眼。

這時候，那名中年俄國人又出現了。

他含笑走進來，對三俠說道：「恭喜三位，又在此地重逢了！」

阿生看得出他師父師母的神氣絕對不對勁，心知有異，不禁問呂偉良：「師父，他們是什麼人？」

「俄國人！」呂偉良順口答道：「他們都是蘇俄的間諜！」

阿生出乎意外地呆住了。

林愛莉插咀問道：「就是這班人把你救出來的？」

阿生點點頭。

那中年俄國人得意洋洋地說：「我沒有騙你吧？我們的確是有把握的！」

呂偉良道：「其實像你們這麼有辦法，根本無須求助於我們！」

中年俄國人面色一沉，道：「你可不是想悔約吧？」

「不！」呂偉良道：「我絕對是個守諾言的人，我答允你的事一定做到。不過，我倒有個小小要求。」

「什麼？」中年俄人問。

呂偉良道：「為了避免美國人引起疑心，可否讓我們三人一齊起程？」

「我早想到你們有這要求了。」中年俄人笑得陰森。他稍作沉思，又說道：「好吧！識英雄重英雄，我答允你！」

林愛莉出乎意外地笑了笑：「想不到你們俄國人會這麼大方！」

中年俄人道：「我希望你們也尊重我，把事情做得更好。」

「你放心好了，我絕對是個守信用的人。」呂偉良說，「明天我們就可以立刻起程。」

「不！立刻！」中年俄人說，「事不宜遲，一切早已準備好了。」

呂林二人朝窗口望出去，外面也快要天亮了。

中年俄人又說：「要不是時間上太過急促，我們也不會傾全力去搶救。現在罌粟黨人一定心有不忿，你們三位早走一步，總是安全一些。」

呂林夫婦二人當然了解得到，為了他們的安全是假的，俄國人決不會為了他們的安全而担心，只可能担心他們遲遲未能替他們完成任務。

唯有阿生至今仍然墮入五里霧中，不知道他師父跟俄國人有什麼君子協定。

中年俄人將三俠領到隣室——他的辦公室去，將他們此行任務再作一次更詳細的交代，阿生這才逐漸明白過來。

呂偉良本來要求先返回他們居住的酒店一次，但亦為俄人拒絕。

俄國人唯一的理由就是希望他們能追得上美國探險隊。

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三俠也無法再推辭，只好在俄人的安排下，匆匆起程。

他們乘搭預備好的汽車就道，到一處秘密地點去轉乘直升機，也只有這樣才可以追得上美國探險隊。

在直升機之上，他們看見日出奇景，心裏對於俄國人的大方，才有點恍然大悟。

俄國人為什麼肯讓他們三個一齊走？萬一他們悔約又如何？

現在呂偉良他們才彷彿由夢中醒覺，原來他們的證件在酒店的房間裏，俄國人要得到它，實在易如反掌。目前他們身邊所携備的，只是一份美國大使館發出的探險隊證件而已。而且，還是俄國人交給他們三人的。

到底俄國人怎麼會有這些證件？

這三份證件會不會是偽造的？三俠也沒有時間加以研究。

直升機飛行了一小時多，他們又在一名土耳其人的引導下，改乘汽車。

最後，午間在一個小鎮午膳。

可以想像得到，那個土耳其人也是俄國人收買的間諜。

俄國「KGB」的殘酷手段三俠早已知道了，但想不到他們在土耳其也有這許多人為他們做事，難怪美國人也要處處躲避了。

三俠極難預料得到此行的後果，但他們却抱住無限的好奇，以探險的心情去進行這件事，那並不單止為了呂偉良是一個守信的人。

他們一再乘搭直升機在山區飛行，最後一段行程則由土耳其人駕駛一輛陳舊的吉普車，將他們三人送上山。

土耳其人很年青，只有三十歲左右，唇上有一撮鬚子，一看就知道是個精明能幹的人。

他名義上是個嚮導，實則負起監視三俠的重責，這點三俠當然也十分明白。

俄國人可能尾隨而來，距離他們大概也不會很遠。因為在此三天的行程中，他們之間曾不止一次地，試用了那些隨身携帶的電子通訊儀器。

如果俄國人對他們展開亦步亦趨的監視，那麼，這土耳其「嚮導」亦不寂寞，同時亦可以肯定，他們之間必有連絡。



那土耳其嚮導叫吐卡力。

三俠從吐卡力的口中知道，這兒就是接近伊朗和蘇聯邊境的亞拉獵山。

亞拉獵山高一萬五千多呎，但吉甫車只能到達山脚附近。

那邊有一家農舍，但吐卡力說，那是一間家庭式的小商店。許多探險隊在上山之前，多數到此補充一下他們的食物與用品。

吐卡力又說：美國探險隊相信也不例外，必會到此歇脚。

為了要知道美國人的行踪，他們決定到那農夫開的小商店查問一下。

農夫很喜客，大概他以為又是有生意上門了。

儘管如此，吐卡力還是花錢買了一些東西，他顯然不想令農夫失望。

農夫會說英語，吐卡力追問美國人的下落時，他說：「他們走了不到半小時。」

吐卡力計算一下行程，他們今天應該到達這裏，而且農夫所講的人數亦符合，可見他指的「美國探險隊」就是甘明斯所率領的。

根據俄國人的情報，甘明斯的探險隊，主要成員包括了五個美國人，其中包括湯瑪士教授在內。此外有三名土耳其籍的脚伕，以及一名嚮導，總數應該是九個人。

農夫指出大約半小時之前，九人探險隊打着美國旗號，由他的商店購了一些飲料之後，繼續登山，吐卡力相信就是他們。

於是吐卡力用無綫電通話機，悄悄向俄國人報告。

無綫電通話機這一類電子科學儀器，阿生也用過了，照計範圍難以超出五哩圓周以外。也就是說：俄國人距離他們，最多不出兩哩半以外。

阿生趁住吐卡力跑到山後去的時候，問呂偉良：「我們要擺脫那傢伙嗎？」

呂偉良道：「不！我們繼續與他合作，看看他們怎麼樣再說！」

阿生道：「師父，對這些人何必講信義？到頭來只怕他們會對我們不利。」

「等他們眞的對我們不利時再說吧！」呂偉良說，「目前我們抱着好奇心去為他們追查美國人的下落，也沒有什麼不對！」

阿生知道他師父的個性，言出必行，為人極守信義，不管對方是一些什麼人，只要他答允為你做的，一定為你辦妥，除非迫不得已。

吐力卡是借故到後面去小解，阿生早已知道他是為了悄悄與俄國人連絡。

當吐卡力回來之後，他們一行四人又起程上山。

他們沒有太多的行囊，十分簡便，所以估計不到日落之前，便可以追上美國人。

但是，由於他們所帶有限，假如過了明天他們仍無法發現美國探險隊的話，他們勢必落山，不能繼續前程。

俄國人設想周到，他們認為唯有如此，美國人才不會拒絕他們加入，所以不讓他們多帶乾粮以及行囊上山。

吐卡力並非只掛上「嚮導」之名，事實上他對這兒的環境也相當熟悉。

他們在冰天雪地中行走，心裏一直有着高度的警覺，因為吐卡力曾告知三俠，這兒隨時可能有熊出現，假如遇上一隻餓熊，他們可能受到襲擊，那當然是十分危險的事。

還好天未黑之前，他們已追上了一隊持着美國國旗的探險隊。

吐卡力担心三俠露了口風，還再三與他們商量好等會兒的對答。

但是，當二者之間較為接近時，他們就感到非常意外。

不錯，人是美國人，探險隊也是來自美國的，目的也是為了找尋聖經故事中的「挪亞方舟」而來，而且人數也確實是九個。

但是，他們只是由另外一些美國人所組成的探險隊，並非由甘明斯所率領的，其中亦未見有湯瑪士教授在內。

這一隊探險隊來自美國德薩斯州，隊員包括有神學生，由探險家洛沙率領。當然，他們都是虔誠的基督徒。

雖然他們找錯了目標，但是吐卡力十分機靈，他對洛沙說：三俠是甘明斯探險隊的隊員，在依士登堡因事錯過了時間，以至無法歸隊，所以才匆匆趕上山來，相信甘明斯他們去得不遠。

洛沙是個四十餘歲的牧師，他邀請四人暫時加入他們，以免因人少勢寡而出意外。吐卡

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在吐卡力嚮導下攀上亞拉臘山。

力正是求之不得，三俠也只有聽從。

事實上在這荒山野嶺上，別說冰天雪地了，就是有良好的天氣也嚇人，尤其是天色快黑了，誰都希望多些人作伴。

於是那一晚，三俠就與吐卡力住在洛沙等人的營幕裏。

洛沙表示他並不曉得有着另外一隊「挪亞方舟探險隊」上山。

但他力稱，聖經故事中所稱屬實。

他說：挪亞是亞當夏娃的第九代子孫。

挪亞是個十分正直的人，他一生信奉上帝，敬畏神，這點上帝是非常清楚的。

挪亞有三個兒子，他們都已經成家立室了，難得的是：三個兒子和三個媳婦都跟挪亞一樣，聽從上帝的話。

據說：當時除了挪亞一家人之外，其他人並不敬畏神。

他們不但不聽神的話，還做了許多壞事，命到神十分惱怒。

有一天，神指示挪亞，叫他動手造一艘大船，要用上好的木材。

當時挪亞並未完全了解神的用心何在，只因為他一生敬畏神，聽從神的說話，所以得到神的指示之後，他只有照他的意思去做。

挪亞於是用最堅固的歌斐木，造了一隻大船。船身長四百五十呎，闊七十五呎，高四十五呎。船艙之內又分三層，每層都有許多房間。船的旁邊有可以開啓的門，船頂也有透光的地方。

挪亞一家人為了營造這艘大船，花了很久很久的時間。

當時許多人不明白挪亞為什麼要造大船，還嘲笑他一家人是大傻瓜，有時間不盡情享樂，却浪費精力在這龐然大物之上。

挪亞沒有停止過工作，只勸世人為善，不要再作惡犯罪。

可惜，當時世人並不聽挪亞的勸告，繼續作惡多端，犯罪如故。

挪亞的巨大方舟終於完成了。

這時候，神才對挪亞說：「再過七天便開始下雨了，這場雨會下得很大，你和你的家人必須進船去。同時你要把每一類野獸，家禽和昆虫等，都帶一雌一雄上船。當然，你們還要帶備足够的食物和水……」

挪亞依足神的吩咐去做，他和他的家人開始把各種各式的飛禽走獸搜集，每樣只選一對——一雌一雄，帶上船去。

老挪亞彷彿變成了動物園的主人，但以當時的環境來說，他的「動物園」相信是世界上最齊全的動物園了。

七天之後，天開始下大雨。

神替挪亞把大船的門關上了之後，立刻就好像山崩地裂一樣，傾盆大雨，下個不停。

如是者，一連下了四十晝夜的豪雨，整個地球，洪水泛濫，連最高的山，也被洪水所淹沒。

人們都明白神在憤怒，因為當時的人罪太深，無可恕。所以神決心要毀滅一切生物，只留下挪亞方舟上的。

挪亞一家人就因為聽神的話，得以保存。

大約到了一年之後，洪水才退却，讓地面回復正常，而挪亞把方舟也擱淺於陸地之上。

挪亞把船旁的大門推開，讓船上的動物走下來，開始過牠們的新生活。

這就是有關「挪亞方舟」的傳說，也是聖經舊約中的記載。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第一次聽到這麼詳細的描述，至於林愛莉，因為她在旅居加拿大時，常常陪父母進教堂聽道理，所以對於挪亞方舟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詳。

洛沙又說：「挪亞方舟迷惑了我們人類五千年之久，一直未有人發現它的下落，但不少探險家都相信它擱淺於亞拉臘山之上！」

「假如真的能找到這史前方舟，確是值得驚奇的事情。」阿生說：「但事實上，這方舟是否真的存在呢？」

「我們當然相信它存在，否則，就不會千山萬水的跑到這兒來！」洛沙說，「有些人花了一生的時間去探險，目的也只是為了證實它存在。」

有個美國青年在旁插咀道：「我們美國發射的人造衛星，就曾經發現亞拉臘山之上，有可疑黑點，那是山上冰河之內，似乎埋藏了一些物體，它可能就是挪亞方舟。」

洛沙補充說：「事實上，過去許多探險家都有所發現。問題只是在冰天雪地之中，欲窺全豹，是難乎其難的事。」

林愛莉終於忍不住說：「請恕我坦白，美國人紛紛組探險隊到這兒來，有沒有可能是另有目的？」

「嗯！」洛沙怔了一怔：「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林愛莉故意在吐卡力面前問道：「這兒十分接近蘇俄邊境，美國有可能希望知道一些秘密，故意派人到這裏來，表面上是找尋挪亞方舟，實則是為了刺探情報等等！」

洛沙面無慍色，只是笑了笑，道：「不錯，我不否認我們美國中央情報局為了刺探情報，往往做出一些令人費解的事，但最近國會議員已紛紛提出責難，認為他們太過不擇手段。所以你的假設是有可能的。總之我們就只知道找尋挪亞方舟，決不是替中央情報局做事，你放心好了。」

呂偉良道：「聽說若干年來，挪亞方舟一直成為探險家追尋的對象，但一直無所獲，會不會只不過是聖經中的故事，根本就無此事實存在？」

「不！」洛沙道：「聖經故事之中雖然有許多可能只是勸人為善，但同樣亦有不少是事實。挪亞方舟的探索，並非自今天開始，數千年以來人類一直相信它的存在，雖則那只是一艘木頭船，但由於第一：木材是上好的槐料植物歌斐木。第二，它擱淺的地方是一處萬多呎以上的冰山。所以我們相信，它還不致於腐爛，可能埋藏在厚厚的冰雪之下。」

一名美國學生說：「加上近年來我國人造衛星的發現，我們就更加有理由相信它的存在了。」

另一名學生插咀說：「事實上本世紀以來，追尋挪亞方舟曾引起一片熱潮，紐約有位七十多歲的挪亞方舟探險家就先後經過七次的失敗，仍然希望一睹方舟的眞面目，他叫約翰李比！」

洛沙道：「事實上歷年來亦有不少探險家已經有了發現，例如一九五二年，一位法國探險家曾在山上的冰河遺跡中發現一些可能是方舟的殘骸。一九五五年法國另一位探險家法南尼維里根據上述資料，帶了另一隊人登山發掘，果然在冰河中掘出一些木塊，形狀果如一艘船的船頭結構。有些木條長達百五至二百呎左右。試想想，在山頂之上，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船？」

三俠聽了美國人的話之後，也覺得挪亞方舟確實有可能存在，否則不可能引起這許多人的興趣，紛紛前來探險。

但吐卡力的興趣却不在這方面，他問洛沙：「閣下可認識甘明斯此人？」

洛沙搖搖頭。

吐卡力的意思可能是要知道甘明斯是否一位探險家。現在洛沙既然不認識他，起碼他也

不算得是[illegible]名的探險家。

呂偉良[illegible]沙問道：「你到過這兒多少次了？」

洛沙道：「這是頭一次，但我們的籌備工作，超過了一年。」

在旁的美國學生說：「我們搜集先進的經驗和資料，確定挪亞方舟最有可能埋藏的地方。所以我們這一次是志在必得。」

洛沙又說道：「各位如果有興趣，可以跟我們一起上山去，這實在是一項十分有意義的工作！」

林愛莉道：「是的，這件事的確令人大感興趣。」

吐卡力立即插咀道：「我們暫時參加你們，直至他們三位找到甘明斯之後歸隊為止！」

阿生有點生氣，他覺得吐卡力沒有資格代表他們三人發言。

但呂偉良却打眼色阻住他。

那一晚就在平靜中渡過，緊張的只是洛沙的隊友們，他們為了防止熊的偷襲，持武器輪流把守，放哨，直至天亮。

翌日早餐之後，三俠與吐卡力等人，便跟隨洛沙等人出發。

吐卡力三番四次的，悄悄用他攜來的秘密通訊儀器，與俄國人取得連絡。

三俠不知道俄人在何處，也許他們也正在後面追踪而來。

不過無論如何，呂偉良早已聲明在先，在任何情況底下，不得傷害人命。呂偉良只答允俄人，為他們偵查美國人甘明斯所率領的探險隊的目的何在，因為俄人懷疑甘明斯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頭子，此行是另有目的。

當然，呂偉良當時答允下來，是碍於形勢，同時也是為了救阿生！

現在這位俠盜却是為了實踐諾言，這本來就是他的一貫作風：他守信諾，親口答允的事，必然做到。除非對方違反信約！

洛沙的探險隊在行進中，一直注意到可能在山上出現的人；他們顯然也希望遇見甘明斯他們，因為他們相信甘明斯等人的目的與他們相同。

但是，沿途只見白皚皚冰雪，人影也不多見一個。吐卡力感到很失望！

三俠對於甘明斯他們雖則也感到頗有興趣，却並不熱烈地希望遇上了他們，因為一旦遇上了甘明斯他們，三俠就必須開始替俄國人做客串性質的間諜！

洛沙等人也攜帶了不少通訊器材，但他們仍然無法與甘明斯等人取得連絡。

洛沙表現出一派和藹的神氣，充份顯出一名傳道者的精神。

他對三俠和吐卡力十分客氣，可惜吐卡力此人太過忠心於他的主子——俄國人，這天洛沙等人不在營帳內時，摸入帳內搜索！

阿生早已留心到吐卡力的一動一靜，於是急忙入內制止！

吐卡力非常生氣，瞪住阿生道：「你瘋了嗎？你到底幫誰的？」

阿生道：「我誰也不幫，只幫道理。你摸到這裏來到底所為何事？」

吐卡力咬牙切齒道：「該殺的！你也明知我們此行，目的為了偵查美國人的動靜，你還問這麼多來幹什麼？嘿！」

「但俄國人的目標在乎甘明斯。」阿生說，「你怎麼可以懷疑所有的美國人？」

「你這人太不識好歹。」吐卡力氣憤地說，「還不給我滾出去？………」

阿生覺得此人太過橫蠻無理，正待發作，外面已有人闖了進來！

進來的是洛沙和另外一些人。

洛沙面無笑容，一反他過去所表現的滿臉仁慈；他身旁的人則持住手槍，指住阿生和吐卡力二人，場面尷尬！

洛沙冷冷地說：「兩位到底想找一些什麼？這裏可沒有金銀珠寶！」

阿生道：「我以為這問題應該由他作答，我只是入來制止他的！」

洛沙沉着臉說道：「你們也太過豈有此理，這次你們到這裏來，我們自問待你不錯，想不到你們竟然以怨報德，也未免太過不够道義了。」

呂林夫婦二人這時也由帳外入來！但他們後面還有一些人。

阿生細看清楚，不由得吃了一驚！

令到阿生吃驚的，是由於他發覺呂林夫婦二人此時雙手均被人反綁起來！

更令他大感意外的，就是後面那些人，其中竟有甘明斯在着！

甘明斯怎麼會突然之間在此出現？

阿生看得出，呂林兩人的眼神也充滿了詫異的神色！

相反，看看洛沙等人，他們却若無其事地，表現得異常冷靜！

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美國人很有默契！

他們把三俠與吐卡力集中在一起監視起來，然後由甘明斯親自問話。

甘明斯面目冷峻，他沉聲問道：「聽說你們急於要找我，到底有什麼事？」

阿生道：「其實我們並非找你，我們只想找湯瑪士教授！」

「中國人，你們太不聰明！」甘明斯道：「我們在依士登堡時，已經拒絕了你們，當時我已對教授說過，你們絕非好人，一定另有目的，想不到果然不出我所料。」

呂偉良道：「如果你們的目的只為了找尋挪亞方舟，為什麼要拒絕我們參加？」

「我們只是不欲外國人滲入！」甘明斯說，「你們到底為誰工作？」

呂偉良知道他們雖然來得似乎太過突然，但事前必與洛沙等人有過一番連絡。

洛沙的人此時亦已動手，將三俠和吐卡力等人的一切用品，都加以檢查！

三俠顯然估計錯了這班美國學生，他們似乎對每一件儀器的巧妙，都十分熟悉。單看他們檢查儀器的手法如此純熟，呂偉良他們就有理由相信他們可能是偽裝的學生。

甘明斯氣憤地說：「原來你們是被俄國人收買的間諜！」

呂偉良沒有加以解釋，他知現在一切人證物證俱在，解釋實屬多餘！

林愛莉却忍不住說：「我們只是被迫的，你們可曾聽過罌粟黨這個名字？」

「聽過又怎麼樣？」甘明斯說。

林愛莉道：「我們有個人被罌粟黨人擄去，俄國人答允將他救出來，但事成後要我們設法上山找出你們之所在！」

甘明斯怔了一怔，道：「你可知道他們的姓名和身份？」

「對不起，我沒有問他，但相信問他，他也未必肯說眞話。」林愛莉道。

甘明斯思索着！

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可能是想清楚林愛莉有沒有說謊，也可能考慮如何處置三俠的未來命運。洛沙則站在一旁不作聲！

甘明斯回頭問那個土耳其人：「你也是受僱於俄國人的？」

吐卡力不作聲！

一名美國人已經從吐卡力的身上，搜出了一些新式的無綫電通話儀器，也搜出他的嚮導身份證明文件，知道他叫吐卡力。

阿生不想落井下石，但即使他什麼都不說，美國人也知道這傢伙的來龍去脈。

甘明斯道：「你們不該替俄國人工作，這是土耳其國境，我們都是依足手續入境探險的，一切糾紛可免則免，無奈你們太不知機！」

三俠無法知道美國人要把他們如何處置，但看甘明斯的冷酷神情，就令人意味到美國人絕不會輕輕將他們放過！

洛沙與甘明斯耳語一番！

不久之後，三俠被人綑綁在營帳之內，美國人只把吐卡力帶走！

三俠不知道吐卡力將被帶往何處，但看守住他的美國人有槍在手，看來他們想逃脫可不容易！

阿生嘆氣道：「美蘇間諜特務大鬥法，却把我們拖落水！」

林愛莉則沉吟道：「你猜他們在攪什麼鬼把戲？」

「俄國人想知道，我們更想知道。」呂偉良說。

阿生道：「可以肯定的，就是一定與挪亞方舟必然無關！」

林愛莉道：「你的意思是指他們另有任務嗎？」

阿生道：「顯而易見的事實，這不是一般探險家的手段！」

三俠不再作聲，只能眼色交談！因爲他們發覺那個美國人可能也聽得懂他們的方言。

遙控毒針　光束導彈

吐卡力被美國人帶到另一個帳幕去！

甘明斯很慎重地對他說：「你想回到依士登堡去呢，還是留在這裏活活凍死？」

吐卡力看見美國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心裏也感到不妙。他的態度已開始軟化下來，怔怔地說：「不要難爲我，你們想知道什麼儘管問好了，我知道的一定答你！」

甘明斯道：「那好極了，現在你先告訴我，俄國人是否也登山來？」

「是的。」吐卡力道：「他們大約保持在兩三里以外。」

「他們到底想知道什麼？」甘明斯又問。

吐卡力道：「俄國人想知道你們此行的目的究竟何在？」

甘明斯道：「我們是探險隊，目的只爲了找尋挪亞方舟！」

「但他們不會相信你們的目的就是這麼簡單。」吐卡力說。

甘明斯反問道：「然則他們以爲我們到土耳其來幹些什麼？」

「他們——嗯……」吐卡力突然雙手掩住胸部，悶聲尖叫！

他說不下去，面色大變！

甘明斯和他的人紛紛對吐卡力展開急救！

洛沙問：「發生了什麼事？」

「可能是心病復發！」甘明斯又說：「也有可能是KGB的殺人伎倆！」

各人當吐卡力心臟病復發去處理，爲他注射了一支強心針。

但是，吐卡力的面色和肌膚變成死灰；他好像中毒一樣！

甘明斯强行把吐卡力的口腔張開，他以爲他吞毒自盡！

但是，在吐卡力的口腔之內，什麼也見不到。

甘明斯於是叫人協助，把吐卡力的衣服脫了下來，只見他的胸前瘀黑了一片，還有些腫了起來；細看之下有個針口狀的小孔！

甘明斯果然沒有料錯，這是蘇俄間諜恐怖組織「KGB」的殺人手段之一。但是，毒針從何而來？令人莫名其妙！

甘明斯正在呆想之際，驀地又聽到了一聲尖叫，聲音來自背後，出自洛沙的口中！

甘明斯吃驚地回過頭來，發覺洛沙把指頭伸入口腔中咬住！

洛沙的神情，十分痛苦！面色也是充滿了驚惶！

甘明斯想起了！剛才洛沙曾協助他們將吐卡力的衣鈕解開，會不會毛病就出在這裏？

無論如何，還是救人要緊，甘明斯迅速伸手把洛沙右手的食指緊緊握住，讓那隻一度被咬的手指，離開了洛沙的口腔！

洛沙那隻手指變得瘀黑，腫了起來，就好像被黃蜂刺了一下！

甘明斯立即叫人爲洛沙注射解毒針藥！

洛沙顯然也明白到毒性奇烈，他痛苦萬狀地說：「快用利刀將它切去！」

甘明斯怔了一怔！

洛沙催促着說：「別猶疑了！毒一攻心，我就完蛋！快！」

那邊已有人把一張利刀遞了過來！

甘明斯猜疑着！

洛沙不再等待，一手奪過利刀，就將自己的右手食指切下，登時鮮血四濺，叫人噁心！

甘明斯在這一剎那之間，彷彿一切都處於被動，根本不像個探險隊的隊長！

正當各人忙於照顧洛沙之際，那吐卡力已經毒發身亡！

洛沙的傷口雖經已包紮，但他仍然心感不妙地對甘明斯說道：「我看劇毒已經進入我的血液裏，快些想辦法救我！」

甘明斯不但令人替他包紮手指傷口，還將洛沙的下半截右手緊緊綁住，他的目的顯然是要令到帶毒的血液不能流回傷者的心臟！

但是洛沙的面色仍然十分難看，他渾身在發抖，可能毒已攻心！

呂偉良等三俠可惜見不到這種情形，否則他們會告訴美國人，劇毒不一定由血液中產生作用而置人於死；剛才洛沙曾用咀巴去吸啜帶毒的手指，說不定毒已由口腔進入了身體！

雖然——洛沙曾將涎沫吐出，但慌忙之中難保不會錯將含毒的涎沫吞下！

假如那是劇毒的話，只要吞下少許，也足以產生惡劣的後果！

現在甘明斯一再令人用針藥爲洛沙解毒，但洛沙的情形並未見好轉！

甘明斯已經知道土耳其人吐卡力的死，是由於一枚帶有劇毒的針，在他的胸膛上刺了一下。

那枚帶毒的針在什麼地方？它又怎可以在毒殺了吐卡力之後，又再把洛沙的手指刺了一下？

當初甘明斯以爲帳幕外面有刺客，又一度以爲呂偉良等人在隣近的另一個帳幕內以不可思議的手法，將毒針發射過來。

美國年來流行「東方熱」，對於中國的「功夫」尤其欣賞；同時他們也聽過中國功夫之中有內外功之分，例如「放飛箭」、「放梅花針」之類的內功暗器，更加令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

所以，帳幕雖然相隔數呎之遙，但畢竟帳幕是由帆布造成的，即使最新的一種係由尼龍製成，銳利的鋼針仍然可以穿過！

因此當事發之後，甘明斯曾示意助手到囚禁呂偉良等人的帳幕內查看，但看守三俠的美國人却說剛才這裏沒有任何動靜！

甘明斯以及一些美國人後來終於查出了個中內幕；原來一切機關就在那枚衫鈕之上！

那是吐卡力所穿的衣服，近胸處的一枚金

屬鈕是特製的。

表面上看來，這枚金屬鈕並無什麼特別的地方。但仔細檢視下，發覺它不但隱藏有一枚餵過劇毒的針，還包括了一具小巧精緻的遙控儀器，一條十分强力的彈簧等等。

只要控制的人，在附近用遙控儀器發動，金屬鈕後面的毒針隨即彈出，剛才吐卡力就是在這種情形底下被毒針刺了一下！

那枚餵過毒的鋼針鋒利無比，一經彈出，便穿過死者所有的衣物，直達胸前的肌膚，所以傷者並不可能有所抵抗，便在無聲無息下，中毒致命！

剛才洛沙因爲協助各人將吐卡力的衫鈕解開，以便進行人工呼吸的急救手術時，冷不提防也被毒針刺了一下！

當時他還未發覺，以爲這只不過是偶然的事；但後來手指赤痛，心胸發滾，洛沙才暗叫不妙，於是立刻咬住指頭！

現在甘明斯正蹲在地上，進行檢查吐卡力身上的遺物！

遺物之中有個手錶，這時正一閃一閃的，那錶面上的「日曆小框」正發出一陣陣奇異的光彩！

對於這些間諜用的袖珍通訊儀器，甘明斯當然也了解其作用何在，於是他試將「把的」拔出，果然聽到了聲响！

那是一個陌生人的聲音，對方正用英語發言，而且足以令到甘明斯和所有在旁的人，都感到無限的驚奇！

手錶裏面傳出來的聲音說：「美國人，請你們小心聽清楚了！我們已從竊聽儀器中知道帳幕中發生的一切事情，包括準備向你作供的吐卡力之死，以及你們有人中毒的情形。假如你們想獲得解救，就請與我們談判！」

甘明斯感到一陣驚呆！

洛沙是受傷的身受者，他已感覺得到自己的身體反應不尋常，聽了手錶中那陌生人的聲音，更加深感不妙！

於是洛沙立刻湊過來！

甘明斯低聲問洛沙：「你現在覺得怎麼樣？洛沙。」

洛沙痛苦地說：「看來那些毒很厲害，解毒針藥也無濟於事！」

甘明斯想了想，立刻又利用手錶通話機向對方發問：「請告訴我，你們是什麼人？」

「不必問了！」手錶的聲音道：「我們彼此彼此，大家心裏早已明白對方的立場和地位。現在我只想問問你那個叫洛沙的人，是否還想生存？」

也許對方沒有口出狂言，他們竟然知道洛沙已經中了毒！

毫無疑問，這兒有他們的袖珍竊聽儀器，所以他們對帳幕中的一切，才可以瞭若指掌！

但是，竊聽儀器收藏在何處？

他們的營幕一直有人小心看守着，照計不輕易被人混入放置竊聽儀器，但對方既然的而且確可以偷聽到他們的一言一談，相信竊聽儀器必然存在，而且目前仍然繼續發生作用！

在甘明斯的示意下，一美國人果然在吐卡力身上的大衣鈕之上，找到了一枚袖珍的電子竊聽儀器，隱藏在金屬的大衣鈕之內。

那就等於一枚超袖珍的「咪高峯」，對方只須利用一具接收儀器，便可以在一定的距離範圍之內，收聽到一切。

甘明斯已了解到他們處於下風，對方既然提到「談判」，他也只好爲了救人的緣故，而低聲下氣地問道：「請問閣下，是否有解毒靈藥？」

對方那男子得意洋洋地說：「不怕坦白告訴你，除了我們之外，沒有人可以解救你的同伴，因爲那是一種十分複雜的劇毒，要不是你們的同伴機警，他早已死掉了。即使如此，那些毒素已混入他的血液之內，假如沒有我們特製的解藥，相信他也捱不了三兩小時，便告身亡！」

看見吐卡力之死，甘明斯和所有在場的美國人都絕不懷疑那人的說話。

尤其是「身受其害」的洛沙，他苦着臉道：「也許他沒有說錯，我看我是命不久矣！」

甘明斯只好透過手錶通話機，對俄國人道：「請問你們有些什麼條件？」

對方當然是俄國人，他們正是「KGB」組織派到土耳其來活動的間諜。他們一直跟踪三俠和吐卡力等人登山！

吐卡力是「KGB」在土耳其收買的主要助手，此人原是嚮導，經「KGB」訓練後，成爲主要的間諜人才！

本來以一個嚮導進行間諜工作是最理想不過的，無奈美國人亦非傻瓜，凡是負上了特殊任務的冒充「遊客」，他們倒不輕易僱用嚮導，所以吐卡力只能在俄國人的安排下，在適當的場合中担任嚮導工作。

這次俄國人因爲吐卡力知得太多，担心他說出「KGB」在土國境內的秘密，所以便利用遙控方法，索性把他殺了！

可憐的吐卡力他雖然知道「KGB」不少秘密，偏偏就是不知道「KGB」事前「賞賜」給他的禦寒大衣竟然是特製的；那些金屬鈕子，都是設計精巧的竊聽儀器和遙控的殺人毒針。

現在俄國人開出了他們的「條件」。他們在手錶通話機中說道：「相信我們之間亦無須再轉彎抹角了，美國朋友，請把你們找到的東西交來，作爲交換解藥的代價吧！」

甘明斯呆了一陣，反問道：「你說什麼『找到的東西』？我完全聽不明白！」

「你眞不够爽快！」俄人說，「其實到了目前這階段，我們已無須再隱瞞什麼。我指你們找到的東西，當然不會是挪亞方舟！」

「那到底是什麼？」甘明斯問道。

「光束導彈！」俄國人說，「一枚未爆炸的遠程光束導向飛彈；你們這次的任務，當然不是眞的爲了找尋什麼挪亞方舟，而是我剛才所說的東西，對嗎？美國朋友。」

甘明斯又是呆了半响！

俄國人道：「對於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以爲你我之間都應該心知肚明，無須多講了。你們美國的科學家的確聰明，但無可否認，你們的軍人也是全世界最糊塗不過的，所以一位駕駛F四型幽靈式戰鬥機的機師，在你們稱爲例行巡邏時，曾在經過這一帶上空時，意外地將一枚光束導彈掉落雪地上。你們此行的任務，自然就是爲了找尋這枚失踪的導彈，我有沒有說錯？」

甘明斯差點說不出話來，他本來想否認，但回頭看看洛沙的痛苦表情，心裏又覺不忍！

洛沙在這一剎那間突然咬實牙關，伸手將手錶通話機的開關關上了；洛沙對於這種袖珍的間諜通訊儀器，自然也是十分了解的。

他以爲只須將手錶通話器的開關掣關上，對方就聽不到他們對話。因此他對甘明斯道：「算了，光束導彈是我們的秘密武器之一，豈可讓它落入俄國人的手中？」

甘明斯道：「但是，你的傷勢不輕，看來我們帶來的針藥無濟於事！」

「那就算我倒霉好了！」洛沙嘆了一口氣，「犧牲我一條性命，也算不了什麼，總好過讓光束導彈的秘密，落入他們之手！」

「不！你放心好了，我自有對付他們的方法！」甘明斯東眉沉思！

甘明斯的手上原是握住那隻手錶——吐卡力的無綫電通話機。這時他感到手部有極輕微的震盪！俯視之下，那錶面上的日曆小框上，又一閃一閃的發出了陣陣紅光！

通常這是表示有人要與手錶的佩戴者通話。於是甘明斯將它的開關重新打開！

俄國人的聲音又在說話了：「你們剛才說了些什麼，我已經聽到了！」

甘明斯向他的助手們嘗了一眼！

助手們也表示莫名其妙！因他們剛才先後將那些隱藏在鈕子裏的電子竊聽儀器一一加以毀壞了，怎麼俄國人還可以聽到他們的對答？

甘明斯對於俄國人口出狂言，也半信半疑，於是他問：「你能複述我們剛才說過了一些什麼嗎？」

「當然可以！」俄國人的說話聲音由手錶中傳出：「洛沙說，他寧願犧牲自己，也不讓光束導彈的秘密，落入我們俄國人的手中。對嗎？」

甘明斯與洛沙二人交換着眼色，其他在旁的美國人也充滿了驚奇的神色！

他們都無法明白，俄國人怎麼可以知道他們這裏的情形！

除了隱藏在金屬大衣鈕子的電子竊聽儀器之外，就只有這隻手錶上的對話儀器，可以將這兒的對話傳給對方知道。但是手錶上的對話儀器，早已由美國人關閉了！

俄國人看見美國人久不回話，也許知道了他們正感到無限驚奇。於是俄國人又在手錶中傳出得意洋洋的聲音：「不必大驚小怪了，你們的帳幕內外，都散佈了我們的竊聽儀器和遙控電子炸彈，只要我們的談判失敗，你們所有人都會死無葬身之地！」

此語一出，美國人登時有如凍僵了一樣，每個人都呆住了！

他們呆若木雞的原因，相信亦無須多作解釋，那正是美國人怕死的天性！

俄國人可以用遙控方式殺死吐卡力，吐卡力生前如果眞的爲俄人在此佈下電子炸彈，那麼他們的生命便凍如冰雪！

當然，俄國人也有可能在說謊，但無論如何，他們在心理上已經戰勝了美國人！

美國人相信科學萬能，他們自然也深信利用遙控儀器引爆預先在這裏放置的電子感應炸彈，是絕對可能的事！

甘明斯靈機一觸，說道：「朋友，你可能弄錯了，我們剛上山未到四十八小時，怎會這麼快就把導彈找到？這樣吧，救人要緊，你先救了我的人，回頭我找到光束導彈之後，送給你好了！」

「哈哈……」俄國人在那邊笑了起來：「別當我是三歲小孩，這些說話相信就是你自己也不會信它是眞的。好吧！既然你不答應，就讓洛沙毒發至死好了！」

甘明斯回頭看看倒斃地上的吐卡力，渾身瘀黑，死狀甚爲可怖，就不禁猶疑起來；雖然洛沙不再呻吟，但甘明斯和所有在場的人也可以看得出，他的痛苦是難以抵受的！

甘明斯於是叫住俄國人，他担心對方會把綫路截斷，無法通話。

俄國人神氣地問：「怎麼樣？如果你們還不趕快決定，我就開始行動起來！」

甘明斯担心的並非一條人命，而是這營地曾讓吐卡力闖入，佈下了炸彈陣，萬一眞的可以用遙控儀器引爆，他們就可能完蛋！

甘明斯稍爲猶疑之際，俄國人又說：「我看你們可能還在懷疑我說謊，倒不如讓我引爆一枚電子炸彈給你看吧！」

說完，甘明斯可以在手錶傳聲器中淸楚聽到俄國人在發號施令！

俄國人剛發出命令：「查柯夫，給我引爆第十七號遙控電子炸彈！」

不到一分鐘光景，帳幕外傳來了一聲「隆」然巨响！登時雪花紛飛，敲得帳幕沙沙地作响！

甘明斯知道俄國人並非靠嚇，他們絕對可以將美國人置諸於死地！

但是，甘明斯頭腦仍然保持冷靜。他心裏想，這一次幾經艱苦才可以有此收穫，豈可就此雙手奉送給別人？

再說，這是一件特殊任務，救人雖然要緊，保存國家秘密也同樣重要。

於是他說：「俄國朋友，請聽我講，那枚墮在雪地中的炸彈，的確給我們找到了，但是，我們還未搬走，假如你有興趣的話，我可以帶你一齊到那兒去。」

「不必了！」俄國人說，「我們也會找到那兒去！」

「嗯……」甘明斯感到意外地怔了一怔！

他實在難以想像得到，俄國人怎麼會找到那兒去？

甘明斯心裏明白，他們這次能正確地找到那地點，除了携來最新式的儀器之外，還要靠高空的人造衞星幫助。

俄國人的話如果是眞的，那麼，他們一定是曾經悄悄地跟踪過他們到墮彈的地點去，然後才會知道他們有此收穫。

但是，當時俄國人爲什麼又不動手把他們須要的東西奪走？

甘明斯無法明白。

俄國人告訴他：「我們來遲了一步，所以，只能發現雪地上一堆廢鐵，重要的東西，都給你們拆走了！現在，我們就是要你們所拆走的東西！」

甘明斯現在才明白，俄國人原來功虧一簣，所以他才利用此時機，希望奪得他們須要的東西。而並非一如他的想像曾經跟踪他們。

但是，墮彈的地點實在不易發現，俄人又怎麼會找到那兒去？

唯一的解釋就是：俄國人從竊聽到的資料中分析，終於找出了綫索。後來當俄國人追踪到那墮彈地點之後，才發覺導彈的主要儀器已被拆除，只留下一堆廢鐵。於是他們繼續等機會。

機會終於等到了，他們從竊聽儀器中，知道美國人被吐卡力身上隱藏的毒針刺了一下，於是立即便利用無綫電袖珍通話機，來要脅美國人。

那麼，他們何故不採强硬手段？例如將美國人的營地包圍，用武力要脅美國人交出導彈的主要儀器等等。

本來是可以的，但俄人可能早已了解到美國人有備而來！

同時俄國人不及美國探險隊那麼多人；現在最少有甘明斯一隊，與洛沙的一隊湊在一起，他們都配備有新式的自衞武器。所以，俄國人只能把握機會，要美國人自動地把儀器交出來！

甘明斯突然之間渾身一抖，他好像想起了一些什麼，立刻召來助手，耳語一番！

原來甘明斯猛然想起了一件事，就是他們紮在山頭上的營地，不知是否會受到俄國人的偷襲。雖然那山頭上形勢險要，等閒人不輕易摸上去！但甘明斯的担心是有理由的。

那山頭上的營地有人把守，湯瑪士教授也留在那營帳之內！

甘明斯等人的營地與這兒相隔不太遠，他們只是今天才與洛沙等人會師於此的。當時甘明斯正與洛沙談論着如何安全撤退下山的問題，想不到就發生了這件事！

俄國人沒有估計錯誤，甘明斯確實是負有特殊任務的人物。

他的任務就是：帶一隊僞裝探險隊到土耳其去，但目的決不是找尋聖經故事中的「挪亞方舟」，那只不過是表面上登山探險的藉口而已！

然則，他們又爲了什麼要湯瑪士教授同行呢？

原來土耳其政府年來備受蘇聯的壓力，要他們節制美國探險隊入境。理由是：美國人表面是爲了到亞拉獵山去找尋挪亞方舟，其實只不過到土耳其與蘇聯的邊境去搜集情報。

俄國人就是爲了這點安全理由，要土耳其政府負起後果責任！

土耳其政府也就因此而嚴格審核每一隊申請入境的探險隊成員。

湯瑪士教授向來醉心於搜尋挪亞方舟的探險隊工作，若干年來已三番四次率領探險隊進入土耳其境內，所以甘明斯就利用湯瑪士的「資歷」，掩飾他們的實際工作！

有了這種種內幕，也就難怪甘明斯拒絕三俠加入他們的探險隊了。

爲了防止夜長夢多，甘明斯於說服了湯瑪士教授之後，立即起程出發，以爲如此一來，便可以擺脫三俠的糾纏！

想不到湯瑪士教授爲人亦頗有人情味，所以臨走之前，還留書交給美國大使館的力奇，要他轉交給三俠，作爲書面解釋。

但是，力奇當時不希望三俠知得太多，把教授的留書扣起，另外寫了一紙警告字條，叫餐室侍者交給三俠，目的是要他們小心提防；當然，能够令三俠心理上備受威脅而匆匆離開土耳其則更佳。

可惜三俠卻不是輕易被人嚇跑的，結果就發展成爲今天這尷尬的局面！

事實上湯瑪士教授還不曉得被人利用，以爲甘明斯這班人果眞對「挪亞方舟」深感興趣，所以才會跟他登山。

豈料登山之後，甘明斯故意引導錯誤——當然，甘明斯的目的物並非挪亞方舟，而是光束導彈。所以當他們憑儀器的追踪，以及人造衞星的配合搜索下，終於找到了他們要找的光束導彈。

到了那時候，湯瑪士教授才知道上當，心裏十分生氣，卻又無可奈何！

後來到了今天，甘明斯跟另一隊由洛沙所領導的探險隊連絡上了。洛沙在秘密通話中告知甘明斯，說他的隊伍中來了四個身份不明的人——那就是指三俠與土耳其人吐卡力！

於是甘明斯立刻帶人下山查看究竟。而當時阿生正企圖制止吐卡力搜查洛沙的營帳，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甘明斯不分靑紅皂白，將他們一律扣押起來……

現在，甘明斯的助手跑到帳外去，利用無綫電通話機與山上的隊友連絡；甘明斯是要知道他們那邊的情形，但又不想讓俄人知道，所以甘明斯才會叫助手到外面去才打開了通話機，與山上的隊友取得連系。

山上營幕中的隊友說，除了湯瑪士教授已經離營下山去之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故發生。

湯瑪士教授據說要到山下找甘明斯他們，而且已離營很久。

甘明斯的助手只好回到帳幕之內，向甘明斯耳語一番，報告與山上隊友連絡的結果。

甘明斯略作思索，便感到不妙。

他匆匆帶人離開那個帳幕，跑到囚禁三俠的另一個帳幕去！

甘明斯剛踏足入內，便大大地驚了一驚！

他首先見到的，是派在這裏看守三俠的一名槍手，此時已昏倒地上，手中的卡賓槍不翼而飛！

然後他們才注意到營帳後面被利刀割開了一個大洞！

不問可知，三俠是由那後面的破洞中逃去的！

甘明斯後悔太過小睹三俠他們，不該只派一名槍手在此看守；假如多派一人，情形可能會改觀，最低限度他們不會走得這麼容易！

甘明斯立即帶人追到後面去，後面人跡全無，唯一可以見到的，只是白皚皚一片，所有東西都彷彿蓋上了一幅巨大的白裘一樣。

甘明斯發覺雪地上有足印，他正企圖率領隊友循足印追踪。

但是，他手上那個特製的手錶，這時又發出了訊號，他差點兒忘記了那回事，但事實卻又不到他忘記，因爲俄國人又在催促他，而且限令他不能跑離帳幕的範圍，否則就引爆在附近埋藏的電子炸彈！

其實那應該稱爲地雷才對，因爲俄國人主使吐卡力把它埋在冰雪之下，而利用遙遠控制裝置加以操縱！

無論怎樣都好，甘明斯也不敢冒險，因爲不久之前的引爆，已證明俄國人並非靠嚇，而是眞有其事的！

他奇怪俄國人怎麼會知道他此刻已離開了帳幕，因爲助手只與他耳語，他們一切行動盡在不言中展開！

難道對方的儀器之中，還包括了電視傳眞麼？

照計那是不可能的，因爲電視傳眞須要較强的電力，而在這個冰天雪地裏，又何來發電機？

甘明斯畢竟也是同道中人，他只放眼往四下裏張望了一會兒，立即發覺一處較高的山頭之上，有人正向這邊窺伺，那些人可能正是俄國人！

甘明斯又氣又怒，同時也爲之焦急不已！令他焦急的不但是三俠的逃脫，也因爲湯瑪士教授的失踪！

湯瑪士到底跑往何處去了？

照計他如果由山上跑到這兒來，這時候早應該到達了！

但是現在人影全無，要不是他已成爲俄國人的俘虜，就是獨自逃跑了；因爲湯瑪士的不滿情緒，早已溢於言表。

不過在這冰天雪地裏，湯瑪士如果一個人逃落山去，那是十分危險的事；無奈甘明斯想派人去追回他，卻又不可能。

甘明斯無可奈何，只好在通話器中追問道：「俄國朋友，請你告訴我，你們是否帶走了我們的人？」

「沒有這回事！」俄國人答得十分的爽快！「剛才我們在望遠鏡中似乎發覺有個人鬼鬼祟祟的，偷進你們右邊的一座帳幕裏，你們那邊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甘明斯道：「我們這裏有個守衞被人擊暈，另外三個中國人也失了踪！」

「嗯！難道他們由帳幕後面偷偷逃走了？」俄國人也感到驚奇起來！

甘明斯對俄國人說道：「這點你倒沒有猜錯，我們右邊一座帳幕後面給他們劃破了一個大洞！」

甘明斯想想又問道：「俄國朋友，你們是否就在對面山頭之上？」

「是的。」俄國人道：「所以我們的視綫可能給帳幕遮擋住了！」

甘明斯心裏明白，三俠並非爲了逃避俄國人的監視，也許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俄國人在對面山頭之上，正用望遠鏡向這邊瞭望！

他們要逃避的只是美國人的耳目而已！

但是，俄國人剛才又說：有個人鬼鬼祟祟的進了營幕內。那麼，這個人又是誰？

難道「他」就是湯瑪士教授不成？

甘明斯正在胡思亂想之際，他的助手已將暈倒的槍手救醒了！

那槍手像在睡夢中驚醒一樣。他憶述暈倒之前的情形時說，當時他根本一無所知，突然有人由後面重重地向他的後腦擊了一下，他頓然失去了知覺。以後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他便一無所覺！

甘明斯認為向守衞襲擊的人，最有可能就是湯瑪士。

湯瑪士可能發覺三俠被綑綁於此，大為反感；因為他到底對三俠是十分尊敬的。

甘明斯回到左邊的帳幕內，發覺洛沙已陷於昏迷狀態。

一些有醫學常識的美國人，正用針藥替洛沙注射，希望他再度甦醒過來！

甘明斯在這種情形底下，唯有與俄國人再度取得連絡。

俄國人答允立刻派人來救回洛沙，但是，美國人必須交出一個人質給他們，以期保證俄國人可以獲得「光束導彈」內的秘密儀器！

甘明斯因為洛沙是他多年同僚，心有不忍，終於答允俄人照辦！

原來洛沙也跟甘明斯一樣，二人同是中央情報局的高級特務；此番以探險家的身份前來土耳其，目的也是一樣！

當然，他們並非眞的要找什麼挪亞方舟，而是為了搜尋一枚「光束導彈」！

光束導彈又有人稱它為「精靈彈」，它是利用雷射光束作為導向，然後讓炸彈準確地投向目標，其準確性十分可靠！

經過無數次的試驗之後，相差不會超過五呎！

五呎聽來是個大數目，但試想想，假如有一枚炸彈在你五呎左右的範圍落下，後果又將會怎麼樣？那一定是不堪設想的事！

何況飛機縱然在萬呎高空將光束導彈發射，仍然可以十分有效地命中細小的目標，它的優點如何，不難可以想像得到！

這新式武器曾在越南戰場上發生威力，而且證明靈驗非常；但它的構造如何？一直就是一項未公開的秘密！

甘明斯當然不希望它落入俄國人的手中，但是目前救人要緊，他也顧不了這許多！

但是有一點令到甘明斯無法明白的，就是：俄國人既然宣稱這一帶佈下了不少遙控炸彈，為什麼還要一個美國人作為人質？

也許是由於對方既然也派了一個人攜解藥前來，他們自然也要掌握一名人質，以免吃虧吧！

無論如何，這也是最後關頭了，如果再不設法去救洛沙，他就完蛋！

不管俄國人的說話是眞是假，甘明斯也得一試，因為，他們手上的解毒針藥，對洛沙來說，已經無效。他們不得不一試俄國人的「靈藥」！

於是甘明斯開始在他的隊友中，挑選一名精明能幹的人，交給俄國人作為人質；而俄國人的「送藥特使」，也開始走過來進行「救人工作」！

俄人所使用的針藥看來並無任何特別之處，但一經注射，洛沙竟然有起死回生的感覺，不得不令在旁的美國人為之驚奇不已！

甘明斯這一來正是既驚且喜！

他驚的是「光束導彈」的秘密，從此落入俄人的手中；喜的自然是洛沙藥到病除！

俄國人又在催促甘明斯交出光束導彈中的導向儀。甘明斯告訴他們，導向儀器就在山上他們的營地之內，他答允立即上去取來交換人質。

原來光束導向的炸彈，每個重達二千磅，如果要把整枚炸彈從這兒冰天雪地中帶走，那是既危險，也麻煩的事！

所以，甘明斯帶來的專家們，於找到了導彈之後，便只將其中最重要的部份：「電視導向儀」，拆了下來！

至於其餘的，專家只將它拆成廢鐵，分散於雪地之上！

如此一來，任何人面對這堆廢鐵，也得不到任何綫索！

那名貴的導向儀，就用一個特殊的金屬箱子儲好，留在山上他們的營地內，由專人看守着！

甘明斯本來與洛沙取得連系之後，正商議撤退下山，想不到俄國人，却在此時亦已追踪到來！

現在儘管甘明斯極不願意交出那個特製的金屬箱子，但他既然令到洛沙獲得生存，却不能回頭又令到另一隊友在俄人手中死掉！

因此，甘明斯只有硬住頭皮，帶人離開洛沙等人，回到山上他們自己的營地裏去，準備獻出千辛萬苦才找到的導向儀！

甘明斯的心情矛盾非常，也痛苦萬分！

他明知把導向儀交到俄國人手中，回去一定備受上司的責難，甚至後果比他想像的更加嚴重得多；但他却不能置隊友於不顧。何況俄國人還在洛沙的營地內外埋了不少遙控炸彈，足以令到洛沙整隊人為之粉身碎骨！

於是甘明斯終於不顧一切，叫人將那金屬箱子挽落山腰，與俄國人展開一次前所未有的交易！

俄國人得意洋洋地，接收那個金屬箱子。

由甘明斯把保險鎖開啓，讓他們檢視，直至俄國專家也認為沒有假冒的可能，俄國人才把那個人質放走。

甘明斯本來在這一刹那間，可以下令發難，若以人數及火力相比擬，俄國人一定會吃虧的！

但是，俄國人亦非傻瓜，他們雖然將美國人質釋放，還有另一張皇牌掌握手中。

洛沙以及他的隊友被限制在他們駐紮在山腰間的營地之內，不能踏出半步，否則俄國人就會用遙控炸彈把他們炸死！

甘明斯和洛沙等美國人都相信，俄人確實把許多枚遙控炸彈埋藏在他們兩個帳幕附近，只要他們一按鈕，他們就會粉身碎骨！

因此，人質雖然放出了，美國人仍然不敢追擊俄國人！

甘明斯發夢也想不到，這一次竟然會失敗得如此曲折離奇！

想到他日回去不知應該如何向上司交代，甘明斯就有些失常地叫了起來：「喂！你們慢走！」

俄國人回過頭來，錯愕地向他問：「什麼事？」

「你們不能這樣就把它帶走！」甘明斯說，「其實這也沒有什麼秘密可言！」

俄國人笑道：「對你們來說，當然沒秘密可言，但對我們來說，這却是一項值得欣賞的秘密，所以我們才不惜千方百計的，希望得到它！怎麼？你有點捨不得吧？」

甘明斯道：「如果你們一定要把它帶走，我回去勢將無法交代！」

「那你想怎麼樣？」俄人問。

「可否想個折衷辦法？」

「什麼折衷辦法？」

「現在你們已經看過了，你們應該知道了

其中秘密，為了使我易於交代，把它還給我如何？」

俄國人忍不住笑了起來：「你不是開玩笑吧？兄弟。」

「不！算是哀求好了！」

俄國人道：「我們不是專家，即使是專家，也不可能未經仔細研究便看得明白的。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寶貝送回我們的國家去，讓專家們仔細分析和研究！」

甘明斯忽然又說：「你以為這樣就可以安然地離去嗎？」

「為什麼不可以呢？」俄國人道，「除非你不理其他美國人的死活。」

「嗯……」甘明斯呆了一陣！

俄國人神氣地說：「我希望你和你的人小心聽着，千萬不要跟踪我們，否則，只要我們的指頭輕輕在遙遠控制器上一按，你們美國人最少也要陪上十多條性命。明白嗎？」

甘明斯呆若木鷄！

他最後只有目送俄人落山！不能制止他，也不能追踪他！

甘明斯在絕望中流淚！

他忽然覺得自己太低能，而且是所有中央情報局特務之中，最沒有用的一個。

但是，回頭想想洛沙等人的生命掌握在他的手中，現在他總算能令洛沙等人生存下去，內心就感到一陣安慰！

甘明斯正待趕去看看洛沙他們，突然有幾個人由隱蔽處閃出！

甘明斯嚇得一跳！

一些美國槍手立即以槍相向！

但對方一個男子朗聲說道：「切不可亂來！如果你們眞的這麼有勇氣，早該把俄國人都一一殺死了才對啊！」

說這話的並非別人，正是甘明斯等人所認識的湯瑪士！

湯瑪士教授又說：「甘明斯，想不到你也有今天，我問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甘明斯發覺站立在他們面前的，除了湯瑪士教授之外，還有呂偉良和林愛莉倆夫婦，至於另外還有一個人，他們並不認識。

那個人並非阿生，他被綑綁着！

那個人亦非美國探險隊的人，否則，甘明斯最低限度也認得他！

他為什麼會被綑住？

他為什麼會跟呂林等人在一起？

甘明斯感到一陣迷惑！

湯瑪士又盯住甘明斯道：「剛才我親眼看見你跟俄國人交易，這裏每一個人都是目擊證人，大概不會錯了！」

「教授，我知道你對我有所誤解，但是此事非同小可，你切不可冤枉我！」甘明斯喊冤似的，叫了起來！

「我怎會冤枉你呢！」湯瑪士道，「剛才我們都曾經目擊你雙手把導向儀交給那些俄國人，我有沒有講錯？」

「雖然你沒有講錯，但我們是迫不得已的。」甘明斯道，「我們還有十多條性命，掌握在俄國人的手上，只要我們追近他們，他們就會……」

話未說完，呂偉良已經忍不住截住他的話頭道：「算了！教授剛才只不過跟你開開玩笑，也算是一種報復。我現在不想浪費時間，否則你們才是眞正的完蛋了！剛才的情形我們已經目睹，所以你亦無須解釋，現在我只想問問你，要不要追回那具導向儀？」

「當然希望我們的東西不致落入俄人的手中。但是……」甘明斯吶吶地說。

呂偉良道：「你放心好了，我們剛才趁俄國人與你談判交易時，佈下了一着妙棋，只要你答允我們一些條件，現在我們就可以向俄人展開反攻！」

「什麼條件你儘管說好了！」甘明斯又喜又驚地說：「但求找回導向儀讓我交差，你們怎說怎好！」

呂偉良問道：「你能代表洛沙那隊人講話麼？」

「當然可以，我們二者為一，不瞞你說，我們都是隸屬中央情報局的！」甘明斯說。

呂偉良道：「那好極了！剛才教授很生氣，因為你不但戲弄了我們，也令他難堪。本來，他叫我們不要理會你這種人，但我們了解你的任務和心情。現在我們就設法為你奪回導向儀，務求它不致落入俄國人手中，讓你有所交代！」

「那眞的是好極了！」甘明斯喜極而叫！

「但是，也有一些附帶的條件，你必須立即答允。」呂偉良道。

甘明斯問：「什麼條件？請你說！」

「第一，你必須向我們三人和教授道歉！」呂偉良說。

甘明斯打躬作揖道：「我甚至可以向你們叩頭，叫你們爺爺！只要你確能替我找回導向儀，而又不致令洛沙他們有性命危險！」

「還有——」呂偉良說：「第二，你們必須派人協助，陪教授繼續前程……」

「教授還要到什麼地方去呢？」甘明斯問道。

湯瑪士道：「還用問麼？當然是去找尋挪亞方舟啊！」

甘明斯想了想，道：「可以的！」

「第三，你得另外派人進行另一件更有意義的工作。」呂偉良說，「就是設法消滅土耳其境內的罌粟黨！」

「這本來就是我們的秘密任務之一！」甘明斯說，「中央情報局一直有人在這方面秘密進行一切，包括潛入他們的種植罌粟的田野，散播化學毒劑，令到那些田土無法種出罌粟花來！」

呂偉良並不知道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原來一直在跟罌粟黨人作戰！

所以他對甘明斯道：「對不起，我並不知道。既然你們已經去做了，也總算得是一件好事。那麼，現在就讓我們開始反攻吧！」

甘明斯並不知道他們的計劃！

這時候，只見林愛莉站在一處山頭之上，

手執一具無綫電通話機，不知在跟誰講話。

呂偉良回頭又對甘明斯說：「你可以叫洛沙他們離開帳幕，帶備槍械，跟我一起衝下山去！」

甘明斯有點猶疑，他說：「我担心狡滑的俄國人在附近山頭還留下一些人暗中監視住我們，那時只怕他們……」

呂偉良也不等他說完，把他身旁綑綁住的人推了過來：「我們一直在暗中窺伺，這是唯一的冷槍手，你可以放心了吧？」

「但是，他們還有埋藏起來的電子遙控炸彈！」甘明斯担心地說。

「我不敢說俄國人不會設計這種遙控炸彈，但眼前就沒有！」呂偉良道。

「你說什麼？」甘明斯差些兒跳了起來，「你是說，俄國人在虛張聲勢？」

「是的。」呂偉良道，「當初我們也不敢判斷他們說謊，後來制服了這名槍手之後，我的徒弟阿生冒充他混入俄人隊伍中，從無綫電通話中，阿生已向我們證實了這點！」

「但是，洛沙他們的帳幕外面，確實引爆了一枚炸彈！」

「不！那只不過是他們扔出的一枚手榴彈而已；他們的手中甚至沒有眞正的電子遙控儀器携備，你們所見到的，只是一些儀器的僞裝而已！」呂偉良說。

甘明斯道：「然則，你的徒弟阿生，他現在正在俄人的行列中麼？」

「是的，他們每個人都戴上眼罩和雪帽，這正好給我們一個冒充的好機會！」呂偉良說到這裏，已看見林愛莉在那邊打出了一個手勢。於是呂偉良說：「叫你的人跟我下山吧！時機已經成熟了！但我得聲明在先，若非迫不得已，切勿傷害人命！明白麼？」

甘明斯點點頭！

甘明斯一邊帶人跟呂林等人下山，一邊已有助手趕去通知洛沙的隊伍，叫他們也趕來助陣！

林愛莉繼續利用那具無綫電通話機與阿生取得連絡！

俄國人始終未有發現他們之中有個人是冒充的；身爲首領的人正因爲這次大獲全勝而洋洋自得之際！

突然之間，俄國人頭目的手錶通話機發出了呼喚訊號！

那是甘明斯利用仍留在他手中的「吐卡力遺物之一」的手錶通話機所發出的。於是俄人頭目立即扭開了「把的」！

「什麼事？」俄人頭目問。

甘明斯道：「俄國朋友，請你們留步！」

「什麼事？」俄人頭目怔怔地問。

甘明斯道：「希望你不要介意，我有件事差點兒忘記了告訴你！」

「什麼事？」俄人頭目又問。

甘明斯道：「剛才我交給你的金屬箱子之內，有一枚計時炸彈！」

「別開玩笑了，我不會笨到連計時炸彈也不認識的。美國朋友。」俄國人道。

「其實你不認識，一點也不出奇，正如光束導彈一樣，你們就無法製造，所以才千方百計伺機找一枚研究研究！」甘明斯這一回說話也變得輕鬆了許多呢！「我們美國最新發明的計時炸彈，小得有如一支香烟，但威力却像一枚手榴彈，足以破壞那導向儀有餘！」

俄國人半信半疑道：「不要騙我吧！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道理很簡單，我不想它落入你們的手中。」甘明斯又說，「剛才，我所以不敢說，就是因爲怕你會在一怒之下，按掣引爆那些電子炸彈！」

「我現在也一樣可以做到的！」俄人頭目裝腔作勢地說。

「不！現在不能了，俄國朋友！」甘明斯得意洋洋的說。

「爲什麼？」

「因爲我們的專家，已將營幕四周的炸彈一一加以清除！」

「不可能的！我們有人在隱蔽處監視！你們如果輕舉妄動——」

「算了！俄國朋友！」甘明斯神氣地說，

「別再裝腔作勢吧！我們彼此彼此，也無須多講說話，還是請你們乖乖的，把那導向儀放下吧！」

俄國人感到不妙，他們並非担心箱子裏果眞有什麼計時炸彈，只是覺得附近一些高處的山頭之上，都佈滿了人！

那箱子和導向儀，他們都小心看清楚，決不會有計時炸彈！現在他們所担心的，只是對方人多勢衆，他們已在射程之中！

俄人頭目心裏果眞明白，什麼「遙控電子炸彈」只是虛張聲勢而已！所以他們現在手上並無足以威脅美國人的皇牌在手！

但是，既然眼看功虧一簣，俄人頭目心裏自然不甘。他立即下令各人持械佈陣，準備與美國人決一死戰，也許採取「且戰且退」的戰術，可望逃出重圍亦未可料！

俄國槍手們於是紛紛找掩護體，伏在雪地上，準備頑抗！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突然有個人閃到他身後，用手中的長程來福槍指住他的背脊！喝令他切不可妄動！

俄人頭目雖然舉高了雙手，但他咀裏仍然說道：「查柯夫同志，你瘋了嗎？」

但他背後的人却說：「對不起！我並非查柯夫，查柯夫在美國人的手上，如果你不相信，可以用望遠鏡看看那邊山頭之上，唯一站立出來的人必然是你的同志！」

俄人頭目恍然大悟！原來有人冒充查柯夫混了入來！

可惜現在發覺已經太遲了！

他不可能反抗的，只要他輕輕一動，背部就會開了洞！

所有俄國槍手們，在俄人頭目的命令下，都只好棄械投降！

美國人在甘明斯的率領下，一湧而上！

奇招絕技

先跌後打的絕招

雲山・文

依照西洋拳的打法，只是發拳打擊頭部，充其量也打腹部，腰部以下就沒有攻擊，即是說，沒有人向腰部以下的地方發拳，或用腳去打，同時也沒有人飛腳踢去，西洋拳會得特別重視上半身的打鬥，而且用拳，並非用掌，一直都是閃打，沒有擒拿手，凡此種種，都是爲了在繩圈之內打鬥然後作出如此決定的，眞的打鬥未必如此簡單，仍然有人使用掌擊，或者用腳去踢，不過平時在這種地方缺少練習，偶然施展，未必有用，故此，西洋拳脫去了手套，打起來的時候，就往往鬥不過空手道或功夫。

空手道有許多種腳法，橫踢倒踢，穿心腿，或最高的掛面腿，都是很凌厲的，但以中國功夫比較，似乎腳法還少了一點，北方的拳腳十分重視倒地之後踢起來的腳法，特別是「地趟拳」，更加重視倒地之後的纏打。

關於這點，空手道剛柔流總教練高橋介這樣說：「日本空手道任何一派，只教站着踢腳，不教倒地之後踢腳，因爲空手道認爲在打鬥當中跌倒，不管自行跌倒，抑或給人打倒，都是輸的，空手道應該一出即贏，絕對不會跌倒，因此之故，沒有跌倒之後再踢的腳法。」

他說的確是事實，任何空手道都沒有倒地纏打，飛腳，轉身踢出之類的毒招，照道理說，在相鬥之際，往往發出意外，不一定永遠保持不跌的，偶然踏着一塊香蕉皮，也會跌倒，或者穿了新鞋，鞋底較滑，在很滑的地方打鬥，那個大廳可能打過蠟之類，也許會跌倒，不但這樣，有時打到貼身，給人使勁一推，向後倒退兩步，站不住腳，忽然跌倒，並非奇事，故此，中國功夫認爲跌倒並非一件可恥的事，因爲有可能忽然跌倒，不能不做些打算。

至於地趟拳的拳術，還有些獨特的招式是誘敵進攻，故意跌倒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本文想討論的只是這一點，不管眞的跌倒抑或誘敵進攻然後跌倒，如果你在打鬥當中，整個軀體貼地，那是跌倒了，對方追過來，你怎樣應付這種局面呢？這個問題，相當有趣，値得研究。

在中國的功夫裏面，有一招稱做「假鷄腳」，這一招就是在跌倒之後使用的，雖然龍形拳也有假鷄腳，這一招並非跌倒，而是側身踢出左腳或右腳，有如鷄腳踢出一樣，不過，眞正的假鷄腳應該是在跌倒之下才施展的，因爲那時除了使用這種腳法之外，就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圍，故此，假鷄腳特別適宜於整個軀體貼地，或者倒地打滾之際踢出。

假鷄腳所踢的部位就是對方膝蓋骨，不管前踢後踢，總是要踢低一點，如果踢得太高，那就踢得不快，再又因爲整個軀體移動，很容易給對方看得出來，那時，想瞞住對方起腳，也辦不到。故此，假鷄腳應該向低處展開攻勢，特別擅長這種腳法的人，能夠連踢幾腳，踢出了左邊假鷄腳之後，又踢右邊，每次起腳都是在地上打滾，多滾幾次，對方就更加難以捉摸。

除非你想倒地打滾，誘敵發招，否則，不宜躺在地上太久，應該施展假鷄腳之後突然站起來，跟着出擊，有許多人不擅長這一招，站起之後，仍要找點時間休息，才可以踢出另外一腳來，那就吃虧不少了。

事實上，剛剛站起，立即發招，不容易辦得到，除非那一招是平時苦練過的，才有希望把它施展出來，不管他用手，抑或用腳，總之，所發的招，一定要特別古怪，然後有威力。

蔡李佛的鞭捶在這種地方最宜把它施展出來，因爲鞭捶的左右兩手是同時打出的，向橫發招，不容易抵擋，雖然鞭捶沒有眼睛，未必打得中敵人，但因鞭捶的威力夠强，利用它掩護自己，不至於倒地之後站起就受到敵人包圍，故此，在剛剛站起的時候，使用鞭捶出擊，特別有利。

鞭捶不止是單獨出擊，還可以把它連環施展出來，稱做連環鞭捶。

連環鞭捶的作用就是盡快保護自己，保持原來沒有跌倒的姿勢，因此之故，左右兩個鞭捶，打得又快又準，已經夠了，是否能夠打中別人，那是另外一回事，不過，對方如果不明白鞭捶的作用，謬然追過來，人到拳到，那就很可能吃一拳的，故此，蔡李佛在變動姿勢的時候使用鞭捶，這一招相當高明。

羅漢門的「醉八仙」這一套拳也很出色，因爲它變招較多，比較鞭捶更加古怪，事實上醉八仙這種拳腳甚難捉摸，因爲它不管發拳或招架，總是搖搖擺擺，似跌非跌，既然他一直都是似跌非跌，忽然跌下來，對方不敢迫近起腳踢它，那就佔了上風。

由於醉八仙開始交手的時候，已經整個軀體左搖右擺，好像喝醉，對方沒有對這種拳法有深刻的認識時，多數不敢追近，因此之故，就算倒地躍起，仍是搖搖晃晃，對方也是不敢展開攻勢的，那是醉八仙另外一種收穫。

究竟倒地誘敵這個方法是否可靠呢？日本空手道認爲不可靠，至於日本柔道却有另外一種看法，認爲整個軀體躺在地上等候別人發招，那是自討苦吃的，假如敵人知道你倒地誘他進攻，看見你躺在地上，絕不發招，一直守候到你剛剛站起來，然後出擊，你就屈居下風。實情如此，日本柔術認爲躺下來展開另外一種攻勢，那是很合理的，但却不必利用它誘敵進攻，換句話說，日本柔術以爲在將跌未跌之際，乘機出擊，那樣做比較有把握取勝。

日本柔術有一招稱做「山嵐招」，表示它十分强烈，急得像一陣風。

這個方法是特別適宜於對方雙手平伸過來，或者拳擊，或者用指掌去抓，如果你的敵人如此進攻，你雙手抓住它，自己倒下來，背脊壓地，由於你的一雙手已經纏住對方的兩隻手，倒下之際，正好誘惑他不由自主的俯伏下來，那時你就可以飛腳向上一撐，他整個軀體會向前仆倒，甚至受傷。

這一招玩得好，不一定守候到對方變手同時出擊，然後抓住他發招，準可以抓住對方任何一截出擊，就算他一拳打來，即時接住，把他托起，然後抛開，同樣的有勁，假如這樣做，不必先行躺在地上，只是把對方整個軀體放在肩膊上，然後抛出去，那樣做，已經是很有份量的了，不妨一知。

日本柔術十分重視兩人互抱糾纏所用的勁，一方面要避開對方纏打，另一方面却要乘機壓倒對方，故此，這種招式必須站得穩，雙腳有力，如果苦練過日本柔術纏打各種招式，任何時候跌在地上，也不怕對方乘機出擊了。

蒙古的蹟跤，也有這一類的招式，但却另有一種打法，先行倒地，對方不管手或用腳攻擊，然後出其不意的抱住他，雙雙倒地，假如對方踢出了右腳，飛撲過去，抱住他的左腳，使勁一拉，就會使他跌了一交。

這種戰術，必須苦練過，否則，沒有那麼强大的勁扳倒對方。

蒙古蹟跤十分重視打觔斗，由於他們的鬥士習慣了打觔斗，不管翻到前面去，抑或向後翻過去，總是會發生作用的，左翻右翻，使敵人的視綫迷亂，然後出擊，當然佔上風。

阿生這時才露出了他的本來面目，令到被他威脅的俄人頭目爲之氣結！

俄人頭目對阿生說：「你太不够道義，我們救了你，你却以怨報德！」

阿生冷然一笑：「你爲什麼要救我？當然也不是爲了道義，只不過想利用我們替你們工作。但是像吐卡力一樣又如何呢？到頭來你們不是一樣殺了他麼？以怨報德，喜怒無常本來就是你們的特色！」

呂偉良過來插咀道：「事實上我並未違反諾言，我答允你們，上山偵查美國人的行踪，以及報告他們此行的目的，現在人找到了，他們的目的亦已經十分淸楚，我總算已經交差了吧？」

俄國人爲之啼笑皆非！

湯瑪士敎授因爲下山找尋甘明斯等人時，知道三俠被囚於幕帳中，於是把守衞擊暈，救了呂偉良等人。

後來他們在營帳後面逃去時，猛然聽到一聲「隆」然巨响！

當時就是俄人在一處山坡上投下手榴彈，却在手錶通話機中佯稱那是「電子遙控炸彈」；但如此一來，却引起三俠的注意！

於是三俠與湯瑪士立刻折返，躲在另一帳幕後面，偷聽到美國人被要脅的情形，同時他們亦知道土耳其人吐卡力已被俄人用遙控毒針所殺，心裏異常激奮，才悄悄展開偵察俄人的行動！

以三俠的豐富經驗，既有胆亦有色，自然足以制勝有餘！

果然就憑三人的胆色和機智，找出了俄人之所在，揀機會下手。

當俄人頭目以及其他人等，集中注意力在甘明斯遜來的金屬箱子時，三俠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制服了槍手查柯夫！

查柯夫當時正持長程來福槍，伏於一處山坡之上，對美國人展開監視！

查柯夫被三俠制服後，脫去雪衣，由阿生穿上，冒充了他！

由於有雪衣、雪帽加上防風面罩的掩飾，俄人一直未有發覺他的僞裝！

呂林二人和湯瑪士後來把查柯夫帶到山後盤問，才揭穿了俄人頭目裝腔作勢的鬼把戲，因此他們得知帳幕四周根本未埋上地雷或炸彈之類，只不過是俄人靠嚇而已！

阿生僞裝槍手伏於山坡之上，直至俄人頭目示意他撤退；當時俄人已從美國人手中接收了那個金屬箱子——裏面儲了導彈的重要部份「導向儀」！於是俄人便匆匆離去！

三俠在獲得湯瑪士相救時，曾悄悄偷走美國人帳幕內的二具電子通話機，所以阿生可以利用此物與呂林二人沿途保持連絡；而當時他們已經計劃好了這次的行動！

電子通話機只大如指掌，藏於臃腫的雪衣內，自不易被人發覺！

現在阿生終於順利地制服了俄人頭目，其他俄人爲了頭目的安全，不敢頑抗。就這樣不費一彈，也不必流血，便把局勢扭轉過來！

甘明斯萬二分感激三俠的幫忙，美國人承認以前小睹了三俠的威力，想不到他們果眞是有勇有謀的人！

現在美國人可以奪回金屬箱子內的導向儀，不致讓秘密落入俄人手中。但三俠告訴他們：三俠這番行動，非爲美國人，只是爲了報答湯瑪士。同時他們對俄人的所爲引起反感，尤其是他們用遙控毒針殺害吐卡力這一着！

三俠大獲全勝，身爲「KGB」的俄人頭目，氣得發抖，但也無可奈何，因爲他們已被繳械，彷彿一頭沒有牙的老虎！

甘明斯爲了實踐他許下的諾言，立刻將二隊美國「探險隊」重編，一隊陪湯瑪士敎授登上亞拉獵山，繼續找尋挪亞方舟；另一隊則由甘明斯率領，返回依士登堡！

經此一役後，三俠對搜尋挪亞方舟的興趣大減，決定回依士登堡，所以沒有跟隨湯瑪士敎授等人上山！

三俠所以要跟隨甘明斯等人返回依士登堡的原因，就是要監視甘明斯實現另一項許下的諾言——消滅罌粟黨！

甘明斯也在這一役之後，不敢再輕視中國人；他不但衷心感謝三俠，也介紹一些美國人給三俠認識。這些人都是來自美國本土，表面是遊客身份，實則是另有任務！

當然，這些美國人都是中央情報局派出的特務——甘明斯的同事！

他們的任務就是偵查土耳其境內，是否仍然種植罌粟！

原來昔日土國所煉製的毒品，大部份都是運往美國的。因此美國政府爲了本身的利益，一方面，要堵塞東南亞的運毒路綫，另一方面更要取得土國政府的合作！

東南亞的主要毒品來源出自泰國，集散地則在香港！

但香港是個冒險家樂園，來自外地的高官們「千里做官只爲財」，所以毒販們的「銀彈政策」經常奏效！

儘管香港政府大吹大擂「反貪、反毒」，但令美國氣結的，就是毒品至今仍然不斷由香港運到歐美去！

美國政府在另一方面用「經援、軍援」爲餌，希望獲得土耳其政府的合作！

結果，土耳其政府雖然明令不准平民百姓們再種植罌粟，但毒品依然出現，源源偷運到美國國境去荼毒他們的青年！

因此之故，年來美國中央情報局曾三番四次，不斷的派出特務，喬裝成遊客，先後到土耳其來偵查！

土耳其的罌粟黨徒，也非常機靈，他們不時派人偵查美國遊客的眞正身份，如果發覺他們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務，便對付他們！

所以，依士登堡除了是國際間諜鬥智的場所之外，同時也是販毒黨與反毒人員的「隱形戰場」！

三俠回到依士登堡的酒店房間內，有一件事令他們意想不到的，就是他們的護照並未失去！

當初他們以爲俄國人會偷入房內，將這些證件取去，作爲三俠替他們効忠的保證！

但是，事實俄國人一直在後面小心監視住他們，以當時的形勢而言，他們隨時有被殺的可能，因爲三俠的身旁還有一個吐卡力！

現在三俠雖然可以隨時離去，但他們心裏有事，決定留在依士登堡！

三俠不但要知道美國人是否有辦法消滅罌粟黨，也要知道一些答案！

他們心中有許多問題還未找出答案，例如：抓手麥卡的下落！

還有，麥卡的情婦是誰殺的？至今土耳其警方仍在追查！

這些事情表面看來都與三俠無關，但是反毒却是國際特警的基本任務之一！阿生既然要留下來，呂林二人當然不能先走！

三俠正在酒店的房間中等候一個人，此人就是美國大使館的文萊！

文萊爲了偵查殺害他手下力奇的兇手，除了不斷與依士登堡警方連絡之外，還對罌粟黨人展開明查暗訪！

較早時文萊透過電話連系，約好了三俠在他們的酒店房間內會面。

這時有人在外面敲門，三俠以爲是文萊，

傳聲叫他入來！

但是門開處，湧入了數名持槍大漢，有些十分面善！

他們都是俄國人！其中一個是阿生曾經冒充過他的查柯夫！

查柯夫會由他們放走，交回俄人頭目，想不到現在却又來對付三俠！

三俠不必多問，也知道他們的意圖。

查柯夫冷冷地說：「請跟我們由後門離開這裏，你們也害得我們好苦！」

阿生道：「何必這樣？我們之間的事已經了結。其實，我們也沒有幫過誰，導向儀既然是美國人的，就交還給他們好了，這有什麼不對？」

「少說廢話！」查柯夫把槍咀一擺！「到後面太平梯去！我們有車子在下面等着你們三位！」

三俠以眼色示意，呂偉良示意阿生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俄國人的手槍都配上了滅聲器，他們顯然是有備而來！

三俠在手槍指嚇下，只好依照查柯夫的說話，走出房間，繞過走廊通道，到後面太平梯去！

在走廊彎角處，三俠發現一名侍者也被綑綁塞咀！

各人走到了街上，路旁果然是停了一輛汽車！

查柯夫正待拉開車門讓各人登車，在這一刹那間，他竟然發覺坐在他們汽車中的是個陌生人——依士登堡的高級警探安高！

安高氣定神閒地走出了汽車，查柯夫心感不妙，正待反抗，但四方八面同時出現了大批持槍戒備的警員！

查柯夫洩氣地與他的同伴棄械投降，因爲在這種情況底下，任他有三頭六臂，也無法可以平反敗局！

安高對查柯夫說：「同志，你們將被控多項罪名，其中包括了三項謀殺罪名，第一項是謀殺美國人力奇，第二項是謀殺酒吧女郎娜拉，第三項就是謀殺嚮導吐卡力！」

查柯夫無話可說！只有束手就擒！

三俠這才知道，俄國人因爲方便偵查美國人的行踪，收買了大批扒手小偷，即如麥卡之流。

由於歷年來美國人不斷組成探險隊，先後開到土耳其與蘇聯邊境，搜尋聖經故事中的挪亞方舟。但俄人以爲他們另有目的！

因爲傳說中挪亞方舟之所在地——亞拉獵山，與蘇聯邊界很接近，美國人的目的可能以探險爲掩飾，實則志在偵查蘇聯邊境的軍事設施！

所以俄國人收買扒手小偷們命令他們偷入美國旅客的房間，目的是偵查他們的眞正身份。萬一失手被擒，由於小偷扒手皆有案底，有關方面自然不會懷疑到俄人身上去！

麥卡也是給俄人收買的，俄人主使他扒去湯瑪士的銀包，目的是要偵查他的眞正身份，想不到三俠因爲在故宮中與湯瑪士相識，而被捲入漩渦！

但後來麥卡却見財而忘義，背叛了俄人，與他們的同胞——由土耳其人組織的罌粟黨爲伴！

原來罌粟黨也有隱憂，他們也知道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要對付他們，所以同樣須要像麥卡這種「人才」！

俄國殺手爲了追殺麥卡，找到他情婦娜拉的香閨去，正等待麥卡時，娜拉却於此時帶着呂林與力奇等人回來！於是那一場驚心動魄的槍戰便由此展開！

後來力奇與娜拉，都成爲那場黑夜槍戰的犧牲者！

依士登堡的警方一直都在偵查此案，安高也一直在監視着俄人行動，無奈苦無證據；現在有了美國特務的協助，他們終於找到了人證物證，於是動手捕人！

最低限度甘明斯他們可以證明吐卡力是被俄人所殺！

美特頭目文萊，約會三俠也正是爲了告訴他們，罌粟黨的秘密巢穴已被他們發現了。但想不到文萊未到，警方已先行逮捕了查柯夫等人！

文萊的手下已將罌粟黨人的巢穴秘密監視，安高接到報告後，立刻帶隊前往圍捕，麥卡果然亦在其中。

麥卡當然認得三俠，當晚阿生跟踪他時，曾被罌粟黨徒抓去，要不是他的勸告，阿生恐怕已經被殺。但阿生並未知道此事，麥卡現在也不會向阿生邀功！

眞正的殺人兇手是俄國人，但罌粟黨徒因爲種毒、煉毒、販毒這些罪名，土耳其政府在美國的壓力下，也不得不重判他們！

至今爲止，美國反毒人員仍然不斷跑到土耳其去，與罌粟黨殘餘份子，展開連串的明爭暗鬥！

在另一方面，俄國人也處處提防，防止美國人以探險爲名，滲入蘇聯邊界偵查他們的軍事設施！

總之，這個世界的大國們都在爾虞我詐，可惜至今仍然沒有人可以眞眞正正找到「挪亞方舟」，否則，大國的元首們起碼應該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世人如果還不一心向善，到頭來我們的地球就可能遭受到另一次災害！到時誰才有資格登上另一艘挪亞方舟？阿門！（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葉莊莊主葉百慶驚獲無弦琴警告柬，派護院武師錢風攔途截邀名武師裘勝三和他孫女兒裘麗雲前往葉莊，致送厚禮，聘裘勝三坐鎭，以應付無絃琴，裘勝三答允後，命人高挑布條，上書關外裘勝三在此恭候無絃琴字樣，另又請來數班戲班子日夜在莊中演戲，第二日，城裏一名地痞忽來向錢風報密，說是開賭坊的猴皮老四請來一名陶凱的殺手，要刺殺錢風，錢風要往城裏查探，葉莊內管事葉百達勸阻，裘麗雲却讚同錢風往城裏一趟，並願與他同去，錢風反倒不願裘麗雲冒險，葉百達附會錢風的說話——

遊俠傳奇故事／一

朱羽·文
盧令·圖

無絃琴（二）



夜來風雨急　一夕數驚魂

「一點也沒有道理，」裘麗雲老大不高興地說：「你們是看我年紀小？還是認為我的功夫不够？你們可知道爺爺為甚麼要帶我出門？那是因為時時都可以照顧他老人家，明白了麼？不管走到那兒，不管遇上什麼樣的對手，佔便宜的永遠是我。」

這話是狂態畢露也好，是充滿自信也好，錢風都必須接受，事實上此行他也的確需要一個接應的人。

於是，他們的行動就這樣決定了。

×　×

儘管囑咐了又再囑咐，交代了又再交代，猴皮老四還是不放心，打亮燈開局之後，他就沒在一張櫈子上坐熱過，別人不知道，準以為是他的臀部長了疔瘡。

「胡彪！」猴皮老四又在喊了。

「四爺！」胡彪連忙來到了跟前。

「你都記清楚了麼？」

「四爺！您也不想想您說了多少遍？我記得滾瓜爛熟啦！」

「那麼，說一遍給我聽聽。」

「四爺！您聽着，姓錢的一露面，您上去迎着，我就連忙從後門溜出去，飛快地跑去『迎賓閣』向姓陶的報信……四爺！沒錯吧？」

「兔兒崽子！漏啦！出後門之後，得留意是否有人跟着你……」說到這兒，猴皮老四的眼睛突然發直，原來錢風不早不晚地進了門。

猴皮老四沒說完的話雖然嚥了回去，人可沒有發楞，連忙迎上去，笑呵呵地說：「喝！錢武師！今兒怎麼有空？」

「猴兒崽子！」這是錢風一向用慣了的稱呼。「你問得可眞新鮮，我那天又忙着了？」

「話不是這麼說，今兒葉莊不是挺熱鬧麼？好幾個戲班子都接去了，照說你是沒空出來啊！」

「咱不愛聽戲，却愛推幾鍋牌九，老四，說正格的，借五十塊大洋作賭本，連以前欠的一共二百整，若是手氣好，待會兒連本帶利一起歸還，怎麼樣？」

猴皮老四冷眼一瞟，胡彪不見了，心裏踏了實，連忙笑呵呵地說：「錢武師！別說得那麼難聽好不？一兩百塊又算得了什麼？……櫃上！快跟錢武師送些籌碼過來，先拿五十。」

錢風心頭暗暗冷笑，嘴裏却說：「怎麼啦！老四！今兒莫非遇上了什麼開心事？不然怎會如此爽快？」

猴皮老四心頭總有些不自在，不過臉面上倒還裝得很輕鬆：「錢武師！別挖苦人，你是火爆性子，我是炸藥脾氣，以往頂頂嘴，瞪瞪眼，你難道還記在心頭，我這點場面，往後還要靠你多多照顧哩！」

從猴皮老四那種親暱態度看來，錢風就益發相信甘老七的話了。心頭既是恨，又是毛。恨的是猴皮老四口蜜腹劍；毛的是自己這條命竟然交在裘麗雲那個小丫頭片子的手裏。因此，坐下推莊的時候選了個背靠牆的位置，說得挺好聽，怕有人在背後偷看他的牌，其實是怕挨冷刀黑槍。

錢風是個刀尖上邊舔血的江湖漢子，照說對生死二字不會看得很重，只因為這幾年在葉莊過慣了舒泰日子，把銳氣和豪氣都減了不少，現在竟然有點兒膽寒，擲骰子，拿牌，手指頭兒都在輕微地發抖。

心情不寧，牌點子却相反地來得個大，一

抓一個對子，一抓一個天槓，把那些押牌九的賭客吃得一個個額頭冒汗，嗞牙咧嘴，大喊邪門。

冷眼旁觀的猴皮老四更加安穩了，照傳說，人在倒楣的時候，賭錢就會出邪牌，看來錢風今晚是死定了。

他掏出銀鍊掛錶來看時間，從錢風進門到現在已經過去了約莫一刻鐘……從這兒到城南，胡彪跑得快，大概十分鐘也就到了，回頭再十分鐘，哼！你姓錢的把把殺通吧！你只不過殺別人的錢，再過幾分鐘就有人殺你的頭啦！那個時候……

「他奶奶的！」那邊錢風猛地一翻牌，洪鐘般的嗓門吼起來：「猴子對，又是通殺！」

賭得興起，錢風簡直就把那檔子令人寒心的事忘了，洗牌，砌牌，開牌，擲骰子，顯得精神抖擻。猴皮老四却在一旁暗罵：贏吧！贏了錢剛好給你買棺材。

在猴皮老四的心目中，錢風只不過比死人多了一口氣。他幾乎已肯定錢風是走着進來，抬着出去，如果……

賭坊門口突然有個俏麗的影兒一閃，猴皮老四還以為自己花了眼。揉揉眼再一看，看得更眞了，一個大姑娘，新鮮事，賭坊那有年輕輕的大姑娘來過呀？

這大姑娘就是裘麗雲，來到這個全是男人的賭坊，一些兒也不怯，一些兒也不生份，滿面孔帶着笑，她這一露面，吸引了無數雙眼睛，連錢風那隻正要擲骰子的手都在半空中僵住了。

猴皮老四連忙迎了上前，笑着問道：「姑娘是要找人麼？」

「嗯！」裘麗雲笑瞇瞇地點點頭。

「找誰呢？」

「找你呀！」裘麗雲的笑容更濃了。

「找我？」猴皮老四楞住了。

「你不是猴皮老四麼？」

「是啊！」因為一時估不透對方的來意，猴皮老四只得耐住性子，陪着笑臉。「有什麼事嗎？」

裘麗雲臉上的笑容收斂了，聲音也提高了，唯恐在場的人聽不到似的：「你是不是有個姓陶的朋友？」

一提陶字，猴皮老四就不禁猛然打了一個哆嗦，這是天大的機密，這小妮子怎麼在這兒抖啊！

錢風也不禁暗暗一怔，心想：這丫頭片子在玩什麼花樣呀？

「怎麼！你不認識？」裘麗雲很快就頂了上來，「姓陶，名凱，住在城南的『迎賓閣』裏……」

猴皮老四眞怕她抖得見了底，忙不迭地說：「有！有！我是有這個朋友……」

「他教我來送個信，說他此刻不能來，因為他正忙着，沒有空閒。」

「忙着！」猴皮老四可迷糊了。

「嗯！你派去送信的那個叫什麼名兒來着？對！叫胡彪，胡彪喝醉了，他得照拂。而且，他旁邊正有兩個雌貨陪着。如果你們是老朋友，就該明白他的脾氣，他在找樂子的時候，就絕不會停下來去幹活兒。」

猴皮老四那張臉原先脹紅得像一副豬肝，接着，又變得像是一塊蘿蔔皮，慘白得毫無血色。

那邊錢風站了起來，哇哩哇啦地叫着：「推莊最怕冷，這一冷，少說也要抓十個癟十，算啦！櫃上，來給我兌籌碼。」

管籌碼的那敢怠慢，連忙跑過來，一五一十地數：「錢武師！一共五百三十五塊。」

「前欠二百，加息二十，剩下三百一十五，零頭打賞，拿整數來。」

「謝啦！」櫃上管事的連忙收了籌碼，送上來六封包捲好的大洋，「五六三百，您點收，」猴皮老四心中突有所悟，莫非這妞兒和錢風是一夥的？這小子多早晚找到這麼一個好帮手？雖然猴皮老四心頭有這種想法，却也沒有什麼法子，而且實際情況如何他根本沒摸透，只得硬着頭皮打哈哈：「多謝姑娘送信，多謝！多謝！」

好窩囊地將裘麗雲送出了門，回過頭來還得恭送錢風，猴皮老四的肺都氣炸了，但他只有忍着。

出了賭坊，讓夜風一吹，錢風的頭腦立刻清醒了不少，因此他順着牆壁溜，眞怕有人打他的黑槍，他實在不敢相信裘麗雲就這麼快手快脚地將事情擺平了。

「幹嗎呀！」裘麗雲在不遠處迎着他，「是不是身上生了蚤子，非得挨着牆壁才能止止癢？」

「裘姑娘！我可眞服了妳，原來妳還會賣永安堂的萬金油哩！」

「錢武師！」裘麗雲翻了白眼，「我可不明白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永安堂的萬金油——虎牌，妳剛才不是把猴皮老四唬得一楞一楞的麼？」

「怎麼！你以為我在唬他？」

「哦！妳說的都是眞情實話？」

「我還給猴皮老四留了點顏面，要是說眞情實話，只怕他當場會氣得暈過去。」

「裘姑娘！妳別賣關子，到底是怎麼回事嘛？」

「你到賭坊後面去看看，胡彪睡在臭溝裏，這一覺可能會睡到明天天亮。」

「妳眞行！那姓陶的呢？」

「我教他滾了。」

「什麼！妳教他滾？」錢風幾乎懷疑自己聽錯了。

「教他滾已經很客氣了，裘老爺子在這兒，他來抖個甚麼勁？他不但乖乖的滾，還要快快滾。這會兒只怕已經離城十幾里地啦！錢武師！我給辦事辦得够風光吧？」

錢風沒吭聲，不是啞，也不是楞，而是不知道此刻該拿什麼態度來對裘麗雲，他久走江湖，見得多，識得廣，他了解凡是幹殺手的都有相當的份量，一個小丫頭片子教他滾，他就乖乖地滾了，這小丫頭片子若不是玉皇大帝的女兒，也一定是閻王爺的掌上明珠，這……

「喂！你在發什麼楞呀？」

「哦！哦！我是在想，咱們莊主洪福齊天，才請到您二位的寶駕，我錢風也跟着沾了光，眞不知道該如何謝謝妳……」

「這是小事，你不用那麼酸不哩嘰的，不過，話說回來，你也得帮我一個忙。」

「甚麼話呀？妳有差遣儘管吩咐就是。」

對這小妮子，錢風已經是心悅誠服了。

「那位少莊主人不錯，挺和氣的，對我尤其殷勤得很，不過我却消受不了，跟他明說吧！又怕傷了他的顏面，麻煩你想個辦法，教他離我遠點，眞够膩人的！」

「哦！原來是這檔子事，說起來也難怪，裘姑娘人生得漂亮，功夫又好，少莊主當然想竭力巴結……好，我找個機會說說他，教他獻殷勤別太過份就是。」

「還有一件事，我也不知道該不該問。」

「裘姑娘！這是什麼話呀？」現在，錢風對裘麗雲的態度已經大大改觀。「有什麼疑問請儘管提出來，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裘麗雲說：「說句老實話，論功夫，你不弱；論機智，你也不差，在葉莊幹護院武師，也是幹得有聲有色的，如今晚兒，我爺爺被請

來坐鎭指揮發號施令，你心眼裏總難免有點兒不舒服。」

鐵風說：「沒那種事，沒那種事！這全是妳的誤會。提起裘老爺子，關裏關外，黑白兩道，那個不豎大拇指？我錢風算那棵葱？服！服！一千個服！一萬個服，簡直是服得五體投地，雙脚朝天。」

裘麗雲噗哧笑出聲來：「錢武師！聽你這麼一說，我可就放心啦！說正格的，無絃琴這檔子事可不是捕風捉影，空穴來風，對付他還得上下一心，羣策羣力哩！」

「姑娘請放心！葉莊上上下下，包括莊主在內，無不願意聽裘老爺子的指揮。」

「行啦！咱們快些趕回去吧！」

× ×

一進莊子，錢風就感到氣氛不大對勁，戲台上還是照樣鑼鼓喧天，看戲的人山人海，照說，他看不出什麼來。但他畢竟是葉莊的護院武師，一看四角的碉樓上人影幢幢，加了崗哨，莊子裏四處都是燈火明亮，他就知道一定又發生了什麼不尋常的事。

果然，一個莊丁疾步迎過來，緊張地說：「錢武師！內管事吩咐過，請你立刻到大廳去，莊主跟裘老爺子等着你哩！」

葉明飛也跑了過來，他迎接的是裘麗雲：「呀！裘姑娘！妳上那兒去了？一定還沒有用過飯，快！我陪妳去，別餓壞了。」

裘麗雲那邊一皺眉，這邊錢風就說了話：「少莊主！裘姑娘跟我正要去見裘老爺子，吃飯自會有下人侍候，您看戲去吧！」

葉明飛可能還有些畏懼這位護院武師，雖然臉上老大不高興的樣子，可是嘴裏却沒敢說什麼。大廳裏那種緊張的氣氛一眼就看出來了：葉百慶坐在那兒，雙眉緊緊地皺在一起，葉百泰站在他的身邊，裘勝三則背着雙手，在踱來踱去。

「爺爺！」一進門，裘麗雲就叫了一聲。

「上那兒去啦？」裘勝三有埋怨之意。

裘麗雲說：「陶凱那小子跑來攪和事，我教他滾了。」

「陶凱！他跑來幹什麼？」

錢風這才明白，原來他們認識那個殺手。

「他來還有什麼好事，」裘麗雲並沒有細說，只是一語帶過。「反正我巳經教他滾了……爺爺！怎麼啦？一個個愁眉苦臉的。」

「瞧吧！」裘勝三抬手向八仙桌上指。

八仙桌上放着一個錦盒，不用說，盒子裏又是放着一架小巧的無絃古琴，盒子下面壓着一封信，信箋巳經抽出來了。

她走過去，拿起信箋，喃喃讀出：

「葉百慶：你平日仗勢欺人，暴斂財物，橫行霸道，按本人所訂戒律，理應懲處，姑念汝尚無傷天害理，殘殺人命之事，免汝一死，唯此須於七日內籌足大洋二十萬元，黃金珠寶也可，屆時本人來取，用濟貧困，以贖汝罪，若敢不遵，定取汝之首級。　無絃琴」

「怎麼！」裘麗雲嚷了起來：「原來無絃琴也是一個貪財的人。」

錢風站到葉百泰身邊，輕聲問道：「這封信是什麼時候發現的？」

「吃過晚飯之後，莊主陪裘老爺子到廳裏來喝茶，那個盒子和信，就放在八仙桌上。」

錢風吃驚地說：「這麼說來，無絃琴巳經混進莊子裏來了？」

葉百泰只是皺了一下眉頭，沒表示什麼。

裘勝三說話了，語氣緩慢，字字着力：「無絃琴很會故弄玄虛，大家千萬不要上他的當，就算他巳經進了莊子，他不敢照面，却只在暗中弄詭，就可以證明他是一個無膽鼠輩，哼！二十萬大洋！好大的口氣！就算葉莊主有這筆錢，也肯化這筆錢，我裘勝三也不答應。」

「裘老爺子！」葉百慶苦着臉說：「那位無絃琴也眞是過份高估我了，不錯，我有點田地，也有點房產，估一估，三，五萬大洋是值得，可是還得有買主才成啊！二十萬大洋，殺了我也辦不到呀！」

「葉莊主！」裘勝三拍着胸脯說：「你放心，有我裘勝三在此，誰也動不了你一根毫毛……內管事的！你送莊主回房休息……麗雲！妳去挑選幾個精明强悍的莊丁，在莊主臥房的四週暗處佈置守衞，妳也要澈夜把守，保護莊主。」

「是！爺爺！」

「錢風！」裘勝三站了起來。「走！咱們上外面去，我有點事要跟你密談。」

錢風連忙應是，跟着裘勝三出了大廳，來到院落之中。

「錢風！葵玉班那個唱武生的角兒吳星葵，你以前認識麼？」

「裘老爺子！我從來就不認識他，還是頭一回看他的戲。」

「嗯！你看他的武功怎麼樣？」

「唱武生的嘛！一定會打，會翻啦！」

「在戲台上，翻是眞翻，打是假打，這小子很會藏拙，不過却瞞不了我這雙眼睛，他的武功不錯。」

「哦？」錢風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錢風！你可知道吳星葵的武功好到什麼程度？」

「這……我可不敢亂估計。」

「要高過你。」裘勝三說這句話的時候非常用力。

錢風當然不方便反對裘勝三這句話，但是不反對心裏又不舒服，於是，他還是轉彎抹角地反對了裘勝三的看法：「裘老爺子！如果他的武功高過我的話，他就不必在戲班子裏混生活了。」

「那可不一定，他待在戲班子裏，也許是另有原因。」

「另有原因？」

「嗯！譬如說，他喜歡唱戲，或者他喜歡過東飄西蕩的流浪生活。說不定吶！戲班子可以掩飾他眞正的身份。」

「裘老爺子！您是說……？」

裘勝三說：「錢風！咱們別胡亂猜，先確定一下他的武功是不是眞的很高，你去試他一試。」

「怎麼個試法？」

「那還不簡單，只要你去調戲紫玲玉，他就一定會干涉，他一露頭，你就給他一個耳巴子，這種侮辱誰都受不了……錢風！有一點千萬記住，倘若他的武功眞是比你高，趕快溜，免得吃虧。」

「好！我這就去。」

錢風剛一轉身，裘勝三臉上就露出詭譎的笑容。

錢風剛一跨進東客院，就讓一個人攔住了，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錢風依稀記得，好像是落子班裏的。

「錢武師！咱們秦老闆着我四處找你哩！」小姑娘說。

一提起秦福芝，錢風心頭就癢癢的，可是一想到了裘勝三吩咐的事，又連忙正經起來：「告訴秦老闆，我現在有事，待會兒再去。」

「咱們秦老闆就要去扮戲了，她說，有要緊話兒跟你說，你就先去一趟吧！」

「好吧！」錢風心想：說幾句話也就擱不了多久。

落子班多半只有一個旦角挑大樑，因此，秦福芝一個人佔據了一間客房，錢風一進門，

她就撲進了他的懷裏，嬌滴滴地說：「爺！你上那兒去啦？找死我了。」

「我有事到縣裏去了……」

「我就要上戲了，下戲約莫十二點，我不閂門，熄了燈在房裏等你，你一定要來呀！」

「好，好！一定，一定。」錢風見佳人相約，連忙滿口應允。

秦福芝唯恐還拉不住這位武師，又在他懷裏賣弄了一番風情，這才放他走了，錢風可不願意走哩！若不是裘勝三交代他辦事，這會兒他就要……

東客院有兩排廂房，一共有十多間，由四個班子分配居住，紫玲玉住在那間房，錢風當然摸得清楚，他一看裏面還有燈，知道紫玲玉還沒有睡，於是就舉手敲門。

手剛抬起，却被隔壁房裏閃出來的一個人攔住了，是吳星葵，錢風心想：這倒好！我找的正是你。

「吳老闆還沒睡？」口氣冷冷的，錢風說着又要抬手去敲紫玲玉的房門。

「錢武師！」吳星葵很婉轉地說：「紫老闆巳經睡下了，半夜三點鐘還要上戲，您就別吵她啦！」

「怎麼啦？吳老闆！紫玲玉又不是你的老婆，你管什麼閒事？」錢風是存心來試探吳星葵的，說話當然不客氣，同時伸手在吳星葵肩頭上一扳。

照說，吳星葵這個唱武生的也應該有點武功底子，但是被錢風這麼一扳，竟然一個踉蹌，跌坐在地上。

房門打開，紫玲玉露面了：「怎麼啦？錢武師！」

她領口的鈕子都沒有扣週整，看樣子是聞聲匆匆從床上爬起來的。

錢風故意氣呼呼地說：「紫老闆！妳倒說說看，我來瞧瞧妳，他竟然攔着不讓我敲門，他把我錢風看成什麼樣的人啦！」

「噯！錢武師！這點小事還犯得着生氣嗎？來！屋裏坐，」紫玲玉滿面笑容地招呼着，然後她又向吳星葵說：「吳老闆！你先去歇着吧！下午夜開鑼就是你的挑滑車，要打要翻的，我還能比你多睡一會兒，不要緊，我陪錢武師聊一會兒。」

吳星葵從地上爬起，拍拍褲子上的灰，半句話都沒說，就進屋裏去了。

錢風不禁暗暗嘀咕了：這小子故意裝蒜麼？不會吧？剛才那一下，只要是個活人，都該有反應，那小子却像一片棉花，沒使勁，就巳經飛了。

「錢武師！坐呀！」紫玲玉笑瞇瞇地招呼着。

她如此親切，錢風倒不好意思了，而且剛才那一試，應該巳經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因此，他並沒有坐下去的打算。

「錢武師！」紫玲玉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顯得一本正經的：「如果你不忙，我倒想跟你說幾句話兒。」

說實話，錢風倒不像打紫玲玉的歪主意，他知道那不大可能，如今絕不是她的美色引誘了他，而是被她那種凝重的神色所誘惑，於是坐了下來。

「錢武師！莊子裏，可是在鬧『無絃琴』麼？」

錢風說：「哦？妳也知道無絃琴是怎麼回事嗎？」

「不但知道，我還遇過哩！先前在車上，在後台，碍着人多，沒敢跟你提。」

「妳遇見過？無絃琴找妳幹什麼？」

「錢武師！你聽我說呀！那回是在保定，好像是個姓高的，以前在黑道中很有點名氣，後來金盆洗手在保定府落了籍，開了一家錢莊，無絃琴找上了他，還註明了那天那時去取他的腦袋……」

「後來怎麼樣了？」

「你聽我說呀！姓高的口裏說不怕，心裏可含糊，那天晚上請來了不少好友，也可以說請來不少江湖高手，連夜唱戲，喝酒，那帮人就將他圍在中間……」

「結果怎麼樣？」並非錢風喜歡打岔，他實在是太想知道結果。

「結果麼？唉！」紫玲玉重重地嘆了一口氣。「結果那位高大爺還是死了。」

錢風道：「妳剛才說，許許多多的江湖高手將他圍在中間，那……那無絃琴是怎麼下手的呢？」

「當時總有二十多個人在保護他……」紫玲玉皺皺眉頭像是找適當的辭兒。「該怎麼打個比方呢？……對！可以這麼說，連一隻蚊子也沒法子飛到他的頭頂上。事後聽人說，內中還有幾個擅長接『暗靑子』的能手……錢武師！什麼叫做『暗靑子』？」

「就是暗器，譬如飛刀，飛鏢之類，那麼，姓高的是個怎麼死法呢？」

「笑死的。」

「哦！」錢風吁了一口氣，但也覺得紫玲玉這個玩笑鬧得未免太大了。

「高大爺看戲樂得大笑，就在他大笑的時候，一把小得不能再小的飛刀進入他的口中，刺進了喉頭……聽說那把飛刀連柄也只有一寸半那麼長，刀柄上還雕刻着無絃琴的標記。當時，大夥兒全以爲高大爺是笑死的，到後來殯殮的時候發現死者的嘴巴老是闔不攏，才發現了喉頭上的那把小刀。」如果紫玲玉是個說書的，那麼她一定是個高手。一緩一急，將故事的曲折性控制得很好，也將高潮提到了頂點。

說故事的人並沒有用特殊的表情，或特殊的語氣，但是錢風聽來却心膽俱寒，這種殺人的手法簡直聞所未聞，而且，整個故事所提示的重點只有一個——無絃琴是無法防範的。

「紫老闆！妳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件事呢？」

「哦！是順便提提罷了……」

「吳老闆知道嗎？」

「他不知道……後來高大爺的朋友懷疑無絃琴在咱們戲班子裏，當時高大爺是面對着戲台大笑，那把小刀自然是從戲台上投擲出去的……咱們的班子就這麼給弄散了，我又搭了好幾個班子，最後遇上吳老闆，才湊合着成立了這個『葵玉班』。」

錢風無心再坐下去，向紫玲玉道了一聲打擾，走了出來，另一個京戲班子巳將要收台，落子班巳到後台去準備上戲，東客院顯得靜悄悄的，這種寧靜在錢風心目中却有另一種感受——就彷彿每一個黑漆漆的地方都潛伏了一個可怕的敵人，正等待着機會一齊向他撲來。

他飛快地離開了東客院；他的兩隻脚從來都沒有比現在更快過，當他又回到人羣擁擠的廣場時，他才發現自己的衣服巳經濕透了。

他靠在一棵楡樹上，暗暗尋思：這是怎麼回事啊？我錢風也經過不少大江大浪，如今怎麼會這般心虛呢？無絃琴就算厲害非凡，無法抵擋，他找的是葉莊主，也不是我錢某人呀！

他定定神，連忙回客廳，將經過情形向裘勝三作了一番報告，他認爲：吳星葵只有功架，沒有底子，那是給那人看的，不管用。

裘勝三皺皺眉頭，揮揮手，只說了一句話：「你去歇着吧！」

去歇着？錢風心頭可犯嘀咕啦！這是什麼節骨眼兒？一夜瞪眼到天亮，還怕眼睛睜得不够大，竟然教我去歇着？想到這兒，一股怒火不禁直往上衝，哼！這老傢伙八成是連葉莊的

人都不信任了，好吧！我倒要看看你們這一老一少有什麼通天的本事。

×　×

猴皮老四能夠開賭坊，當然也得有兩把刷子才行，錢風打前門一出，他立刻就展開了行動；那女娃子可眞沒有說大話，胡彪當眞躺在臭溝裏。

接連幾桶冷水，冲走了胡彪滿身的臭味兒，也將他淋醒了，胡彪翻身坐起，哇哇大叫：「我的媽呀！這兒莫非是陰曹地府麼？……」

猴皮老四氣得一歪腦袋，立刻有兩個大漢上去將胡彪架了起來，猴皮老四左右開弓，劈哩叭啦連給了胡彪好幾個耳巴子。

「還疼哩！」一頓揍，胡彪反倒不嚷嚷了。「這麼說，我沒死麼？」

「混帳東西！」猴皮老四氣得直跺脚。「快說！我教你去辦事，你怎麼躺在臭水溝？」

「四爺！我一出後門，就遇上了一個女鬼……」胡彪說。

「見你娘的大頭鬼！那是人。」

「四爺！她不是人，是鬼？她用手這麼一搧，我就迷糊了，往後什麼都不知道啦！」

猴皮老四也沒精神去責備胡彪，他也明知手下這夥人全是酒囊飯袋，唬唬人是可以的，到了見眞章的時候，可就不管用了。

他低頭沉吟一陣，吩咐手下將賭坊的前後左右都看緊點，他自己出了門，連忙往城南的「迎賓閣」跑。

「迎賓閣」的排場可不小，由於這兒自己蓄了粉頭，打老遠就聽到了曼妙清歌，管絃飄揚，以及略帶瘋狂的歡樂笑聲。

他剛在門口一露面，眼尖的小二就迎了上來：「呀！四爺！您今兒怎麼有空……」

猴皮老四的手脚挺伶俐，一塊大洋先塞進了小二的手中，然後低聲說：「小二！我要找個人。」

「四爺但請吩咐，是遠道來的，還是本城的……」

「遠道來的，姓陶，挺年輕的。」

「您等等……」小二轉身到了櫃上，很快地又回了頭。「四爺！我問過櫃上了，沒姓陶的住在咱們這兒，您是不是……？」

猴皮老四暗暗尋思，莫非化了名姓掛的號？那也應該告訴我一聲呀！於是他又將陶凱的身裁，相貌，穿着，都形容了一遍，小二的腦袋搖得像貨郎鼓。

猴皮老四悵惘地離開了「迎賓閣」，愈想愈覺得不對勁，這難道是那小子在尋開心？不至於吧！前兩天舉荐書就先一步派人送來了……這……？

他實在是想不透，想着想着，身上不禁起了鷄皮，連忙三脚併成兩步，沒命地往賭坊跑。世事往往如此，你愈是想躲避什麼，就偏有什麼找上你，猴皮老四正是如此，一個人硬生生地將他給擋住了。

那人生得又粗又壯，滿臉的絡腮鬍子活像一個發了怒的刺蝟，說話的聲音也是沙沙的：「你就是猴皮老四？」

「是……是的，」猴皮老四嚇得魂靈兒都出了竅。「對不住！眞對……對不住……只因爲有急事，才不小心撞了您……請包涵，請……包……包……」

「沒關係，不撞不相識，」那沙沙的聲音初聽有些怪，再聽倒還挺溫和：「猴皮老四，我正要找你。」

「找我？」猴皮老四不禁倒退了一步。

「說起來是你找我，你不是需要一個人來幫你幹活兒麼？因此，我就來啦！」

「你！……」如此一來，猴皮老四更加迷惑了。

「是姚老教我來的，他老人家的荐書前兩天就到了吧？因爲不方便上賭坊去跟你當面接頭，你這兩天又足不出戶，所以……」

怎麼又來了一個呢？猴皮老四連忙問道：「你老哥貴姓大名？」

「姓陶，單名一個凱字。」

又是一個陶凱？猴皮老四的頭皮立刻發了痲，他喃喃地自問：「陶凱到底有幾個？」

「當然只有一個，難道說你還認識另一個陶凱？」

「你老哥可說對啦！天擦黑的時候就有一個自稱名叫陶凱的人到賭坊來見我，他也提到姚老，也提到那封信，你倆到底誰是眞的？誰是假的？」

兩個陶凱是絕對不同的典型，那一個文質彬彬，英俊瀟洒；這一個是粗聲粗氣，像個霸王，他立刻吼了起來：「什麼？竟然有人冒充我？」

「老哥！又怎知你不是冒充他？」

「什麼？」這傢伙一伸手抓住了猴皮老四的領口，吼聲更大了：「你竟然說我是冒充的，瞧瞧！憑據在這兒。」

他邊說邊用左手捲起了右邊的袖管，原來他所說的憑據就是右小臂上刺着一行字，那幾個字也眞絕，眞逗——竟然是「老子姓陶」四個字。

「老哥放手！老哥放手！」猴皮老四求饒似的說道：「我相信你是眞的，我相信你是眞的。」

粗漢放鬆了猴皮老四，却沒有放鬆追究這件事：「快說！那混充我的無名小子，現在那兒？」

「他說他住在城南的『迎賓閣』，我剛剛去找他，店小二說，他們那兒根本就沒有這個人。」

「那小子多大年紀？」

「二十餘歲。」

那漢子說：「這不結了麼？猴皮老四！難道你從來沒聽說過我陶凱的大名？我在江湖上已經闖蕩了二十來年，難道我三，五歲就出來混世面了？」

「是！是！都怪我見聞淺薄，有眼不識泰山。」

「你瞧！藏頭縮尾，分明是作賊心虛，你可曾被他訛詐了金錢？」

「那倒沒有……」

「幸虧我來得快，不然你一定被他訛了去……咱們現在談正格的……你要我來……」

「老哥！大街之上不方便說話，請到我那兒……」

「不！不！我去你那兒不大妥當，咱們就在這兒說個靑紅皂白，你到底要我摘誰的吃飯傢伙？」

「錢風。」

「哼！葉莊的護院武師？」

「你老哥認識他？」

「聽說過。」

「姓錢的仗勢欺人，已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你老哥務必要主持公道，替我猴皮老四出一口氣。」

「我可不是專爲別人出氣的，姚老的信上想必說明了，我陶凱是靠這個混生活的。」

「你老哥請放心，事畢一定有所孝敬。」

「先小人，後君子，咱們先談價。」

「這個……我是外行，你老哥明示。」

「對手有強弱，人命有貴賤，別人三百，五百就行，若是錢風就要三千現大洋，還要先付一半。」

猴皮老四說：「你的意思是說，先付你現大洋一千五？」

「三千的一半是多少，你難道不會算？」

「這個……？」猴皮老四猶豫了，化三千大洋除掉錢風這個眼中釘，他幹，但是，他無法確信眼前這個人是否貨眞價實的陶凱，就算是，他能否扳倒錢風也是個問題。

「怎麼啦？猴皮老四！是你找我來的，可不是我自己上門來兜買賣，你思思疑疑地幹什麼？」

「老哥！是這麼回事，我的賭坊搬不走，也飛不掉，你老哥只要將姓錢的放倒了，隨時來拿錢，這先付……嘿嘿！歉難從命。」

「猴皮老四！你懂不懂規矩？」

「規矩？什麼規矩呀？」

「幹咱們這一行的規矩，你懂不懂？都是先拿一半的……眞他奶奶的倒楣，遇到你這種外行。」

「外行！外行！」猴皮老四陪着笑，好聲好氣地說：「我眞是外行，一天江湖也沒跑過，你老哥多擔待。」

「聽你的口氣，這筆買賣是作不成囉？」

「如果你老哥一定要拿一半，只怕……只怕……」

「沒關係！買賣不成仁義在，不過，你總不能讓我貼盤纏，跑空路，我只要一成，大洋三百，這也是規矩。」

「老哥！你可知道那一位陶凱是怎麼跟我談買賣的？」

那漢子說：「他怎麼跟你談，可不干我的事。」

猴皮老四說：「你老哥不妨聽聽，他說冲着姚老的面子，我實在不便開價，事成後，你給多少我就收多少，老哥！人家多漂亮呀！」

「他是他，我是我……」

「不錯，他是他，你是你，看起來他才是姚老舉荐來的陶凱，你老哥恐怕是個跑來訛詐錢財的騙子吧？」

「什麼！」大漢板了臉。「你說我是個騙子？」

「不錯，你是騙子！」說這句話的不是猴皮老四，而是另外一個人。

這個人從街邊的陰影處緩緩走出，就是傍晚去賭坊拜會猴皮老四，自稱名叫「陶凱」的年輕人。

「你是什麼人？」大漢吼了起來。

「我姓陶名凱，就是你想冒充的那個人。」年輕人說。

粗橫的這一個冲着猴皮老四問道：「你剛才所說的就是這個人？」

「是！是！就是他！」猴皮老四打了一輩子爛仗，別的沒學着，就學會了裝豬吃老虎，他表明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暗中却在動心機。「我說二位，你倆到底誰是眞的，誰是假的呀？」

「我是眞的，看看我手臂上的字，就知道了。」

年輕的一個冷笑着說：「就算你不姓陶，你也能刺上那四個字，算你姓陶吧！你也未必就是陶凱；好！就算你跟我同名同姓，你也比不上我這個陶凱的份量。」

「哎呀！氣死我了！」粗橫的這個嚷了起來：「黑霸王陶凱已經在江湖上橫行了二十多年，你小子才幾歲？」

「老兄！我們用不着爭，」年輕的那個說起話來始終很溫和：「有一個辦法可以分辨出誰是眞的，誰是假的。」

「什麼辦法？你說。」

「手底下見高低……」

猴皮老四一直在注視事態的發展，幾乎連眼皮都沒有眨一下，但他竟然沒有看清楚是誰先動的手，更沒有看清楚他們動手的過程，或者雙方是使用的什麼武器，他只看清楚了一件事——那個粗橫的漢子躺下了，他的喉頭如泉湧般冒着熱血，連哼聲也沒有。

年輕的拍拍手，輕輕地說：「四爺！咱們走！」這的確是最好辦法，現在，猴皮老四不折不扣地相信這個年輕人才是姚老舉荐來的陶凱。

臨時在臥室裏擺了一張桌子，猴皮老四就在這兒欵待賓客，他親自挑選了幾個可靠的手下在臥房外面守護，就連他的枕邊人四奶奶都不能走進房裏來。

「四爺！」這位年輕人一直都很有禮貌。「恕我剛才要了一個花招，實際上我根本就不住在『迎賓閣』，四爺！您得瞭解我的苦衷，不要見怪。」

猴皮老四說：「那兒話？你這麼作，一定是有原因的，能不能說給我聽聽？」

「當然要向四爺您稟報……我担心您這兒有內奸，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說我這兒有錢風安排的人？」猴皮老四不禁大吃一驚。

「四爺！這太明顯啦！我這裏剛一露面，錢風就找上門來啦！從他的言行中不難判斷出，他是有備而來，一個明，一個暗，不然那位去給我送信的人怎麼會睡在臭水溝裏呢？」

「你是說那偌女娃子？」

「四爺！您可知道那個女娃子是誰？」

「從來就沒見過。」

「她叫裘麗雲，是裘老爺子的孫女兒，威鎭關外多年，赫赫有名的裘勝三裘老爺子，您聽說過麼？」

「我沒在外頭跑過腿，那聽說過啊！」

「那麼，我就打個比方吧！拿姚老來說，在黑白兩道上已經很够份量，如果在裘老爺子面前，姚老可就得低着頭輕聲細語地說話。」

「哦！這麼厲害呀！」

「所以說，我一到貴寶地聽說裘老爺子在葉莊盤桓，心裏就犯嘀咕，按理說，錢風根本不够格跟裘老爺子搭上綫，所以，我就虛幌一招，先探探動靜……眞想不到，剛才錢風來的時候，竟然是裘麗雲在外面爲他揷旗護拖，這就不太簡單了。」

「那麼，以你說……」

「四爺！可不是我怕事，只是怕給你添痲煩，更不想爲姚老招惹是非，以我看，扳倒錢風的這樁事暫時按兵不動，等姓裘的離開葉莊再作道理，他不可能在這兒住一輩子。」

「當然，當然！你怎麼說，我怎麼依，不過……」

「四爺！您難道還担心什麼嗎？」

「哦！我是想……我是想……你在這兒只能停留三天，三天的工夫一幌眼就過去了，萬一那姓裘的還沒走，你不是白跑了一趟？……我是說……嘿嘿！我是說……是不是應該向你表示一點心意？」

「四爺！你這麼說可就見外了，既有姚老的面子，您就不該跟我提錢，事兒沒辦成，還要拿錢，這像話嗎？我可不是那個冒名的小子，爲了訛詐錢財而來。」

「你千萬別會錯意，我只是……」

「四爺！別再往下說啦！對了！我現在又改變主意了，本來嘛！別處還有事，實在不能在此多作停留，現在我要在這兒泡下去，裘老爺子我姓陶的不敢惹，錢風對付不了，我往後還怎麼在外頭混？」

「那太好，眞是太好了！你打算在那兒住呢？」

「這就不用四爺費心啦！我自會安頓。」

「那麼，咱們如何連繫呢？」

「我會找機會跟四爺您連絡，只是，有一

件事，您可得放在心上。」

猴皮老四說：「什麼事儘管吩咐。」

「內奸！」他的聲音輕得不能再輕。

「你放心，我一定連夜淸查，若是被我查出來，我一定剝他的皮，抽他的筋。」

× × ×

午夜。

葉莊那座戲台上雖然還在敲敲打打，拉拉唱唱，不過，台下看戲的人已經很少了，一來嘛，看了一天的戲，站着的腿痠，坐着的腰痠，最少眼睛也累了；二來嘛！秦腔這種地方戲流傳性並不廣，懂得的人不太多。

整個莊子裏仍然是燈火通明，尤其是前莊門，後莊門，以及四角碉樓上更是佈滿了崗哨，前院，後院也都有成羣結隊的莊丁在穿梭巡邏。

冲着裘勝三那句話，錢風像賭氣似的回到房裏蒙頭大睡，可是，一到午夜他就醒了過來。因爲他夢中都沒有忘記秦福芝的約會。

來到院子裏，見到巡邏的莊丁，錢風隨口問道：「什麼時候啦？」

「下午十二點了。」

「現在是那個班子在唱？」

「秦腔班，落子班剛完戲。」

聽說落子班已經散了戲，錢風心頭立刻就有了一股莫名的衝動，三步併成兩步地跑到了東客院。

院子裏靜悄悄的，剛散戲的落子班也都睡下了，連走道的燈都已熄滅。

也不知道是油盡燈滅，還是秦福芝暗中動了手脚。

這裏的環境錢風自然是非常熟悉，就是閉着眼他都能摸到秦福芝所住的那間廂房。輕輕一推門，房門果然沒有上閂。錢風輕悄地進了房，又回過身來將房門閂上。

照說，秦福芝一定在等他，此刻聽見人進來也一定會輕輕問上一聲，但是沒有任何的聲音。

莫非秦福芝睡着了麼？

女人多半膽小，敏感，在睡夢中突然被驚醒，一定會失聲大叫，那豈不糟糕？想到這裏，錢風就站在門邊低聲呼喚：「秦老闆！妳睡着了麼？」

沒有回應，但是床上却響起了翻身的聲音，以及熟睡中不知不覺的咿唔聲。

錢風膽子壯了，於是，大步向床榻處衝了過去。

突然，一股勁風，疾如閃電般從他的側面掃到。

錢風畢竟還不是一個草包，他在武功方面還有相當的根基，勁風剛起，心頭綺念立消，雙足猛力一彈，人已騰空躍起。

唰！勁風自他脚底掃過。錢風立刻發現，對方手裏有一把非常犀利的刀，而且用刀的人還是一個高手。

如此一來，他就不敢輕敵了，人在空中，就已經變了方向，室內的陳設他是非常淸楚的，他沒有落地，却落在那張八仙桌上，而且非常輕巧。

除非聽覺非常敏銳的人，絕難發現他落脚的方向。

對方再沒有繼續攻擊，房內顯得非常靜，幾乎連呼吸的聲音都聽不到。錢風努力想找出對方站在那一個地方，可是他一點跡象都找不到。

雙方就這樣僵持住了，似乎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錢風暗思忖：這是怎麼回事呢？莫非這是秦福芝設下的圈套？對！我錢風既沒有潘安之貌，又沒有萬貫家財，她爲什麼要投懷送抱？這分明是……

走廊上突然響起了脚步聲。

接着，有人在推房門，同時又響起了秦福芝的聲音：「咦！門怎麼被閂上啦！剛才還是打開……。」

她的聲音突然終止，似乎想到她約的人已經來了。

她以手指輕輕地彈門，錢風當然不會去開門，更不會回應，只要他一暴露立足之處，嚴酷的攻擊將會立卽而至。

赤手空拳對利刀，又是在這一片漆黑的屋子裏，他實在沒有把握。

「開門呀！」秦福芝有點兒發急了，「別逗着玩兒了，若是驚動了別人，可不是好看的哩！」

錢風當然還是沒有回應，但他心裏的想法却有了改變：他曾經懷疑是秦福芝設下的圈套，看樣子似乎又不像。

「怎麼啦？」秦福芝眞的發急了，聲音也提高了許多：「快開門喲！」

錢風立刻作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輕巧無聲地從桌上滑了下來，躺臥地上，以懶驢打滾的招數滾向門邊，用脚尖挑開了門閂。

在秦福芝推開房門的那一瞬間，錢風又飛快地從地上彈跳而起，回到那張八仙桌上。

秦福芝手上的油燈照亮了整個屋子，錢風銳利的目光向左右一掃，連個鬼影兒都沒有見到。

秦福芝不禁笑出聲來：「嘻！錢武師！你站在桌上是在唱三本鐵公鷄麼？」

錢風可沒心打趣，人就人，是有骨頭有血有肉的，不會在頃刻之間化爲烏有，他終於發現，那人是從窗口逸走了，是因爲秦福芝回來將他嚇走了？還是因爲他發覺錢風不可輕視而趁早脚底板抹油呢？

他從桌上躍下，去檢查了窗口，然後問道：「秦老闆！這兩扇窗子是妳打開的麼？」

「不錯，屋子裏太悶，下午的時候我曾經打開來透透氣……怎麼啦？」

「剛才妳這間屋子裏有人。」

「有人？」秦福芝一面將手裏的油燈放同桌子上，一面問道：「那個人是誰？是個什麼樣的人？」

錢風說：「一個帶刀的人，我一進來他就砍了我一刀。」

秦福芝顯得非常吃驚，若不是油燈已經放在桌上，準會鬆手落到地上去，她吃驚得用手按住嘴，若不那樣，她似乎會驚得失聲大叫。

錢風却在觀察她的神色。

半晌，秦福芝才期期艾艾地問：「砍……砍着了沒……沒有？」

「哼！我錢風是那麼好對付的麼？眞是瞎了他的狗眼……秦老闆！有誰知道我這個時候要來？」

「哎呀！錢武師！這種事還能拿到人前人後去說麼？除了你知，我知，再也沒有別人知道了呀！」

「這就怪了！」錢風一邊說，一邊向外走去。

「噯——錢武師！你上那兒去？」秦福芝一把揪住他，「你不……不……」

「秦老闆！」錢風板着臉說，「有人躲在這兒打算要我的命，我還有心情留在這兒麼？只要妳有情意，往後日子長哩！」

「可是我怕呀！……」

「若是怕，就到隔壁跟大夥兒一起去睡。」錢風話一說完，用力甩掉秦福芝的手，大踏步走了出去。

秦福芝氣得直跺脚，却也無可奈何。

錢風雖然覺得這件事情傳揚出去不光彩，

却又覺得事態非常嚴重，不能悶在肚子裏不說出來，於是他決心去找裘勝三。

小別院中沒有半點燈火，錢風心想，裘勝三跟裘麗雲一定早就上了床，他奶奶的！是請你們來保護葉莊主的？還是請你們到這兒來享福呀？

他又沒勇氣去叫醒這兩位貴客，一回身，却發現裘麗雲笑瞇瞇地站在他的面前，錢風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錢武師！有事嗎？」她問得很客氣。

「裘老爺子睡下了？」

「嗯！有什麼事跟我說也是一樣。」

「姑娘！最好還是叫醒裘老爺子，剛才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

「錢武師！」裘麗雲的聲音非常冷峻：「你不會沒有聽淸楚我方才說的話吧？有什麼事告訴我也是一樣。」

錢風沉住氣，因爲傍晚在縣城裏裘麗雲露的那一手使他不能不服，他輕輕地說：「好吧！跟妳說也是一樣，剛才有人向我偸襲。」

「在什麼地方？」

「東客院。」

「什麼樣一個人？」

「不知道。」

「不知道？」如果說麗裘雲的語氣中充滿了驚疑，倒不如說她語氣中暗含奚落。

「對方的身手實在太快，連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沒有看淸楚，我只知道他用的是一柄刀，或者是一把短劍。」

裘麗雲說：「沒有傷着你？」

錢風道：「我聞聲躍起，他的刀劍從我脚底下擦過。」

「他只是想嚇嚇你？還是眞的想置你於死地？」

「刀劍攔腰掃到，直逼要害，當然是想置我於死地。」

「那就怪了！既然想置你於死地，爲何一招未得手就脚底板抹油了呢？」

「當時正好落子班的秦老闆拿着油燈過來，那小子可能怕亮相，所以趕緊溜了。」

「哦！原來錢武師到東客院去調情的……」裘麗雲取笑地。

「裘姑娘莫說笑……」

「那麼，我們說正格的，你認爲無絃琴已經進了莊，咱們得小心點，是不是？」

「是啊！發生了這種事我怎能不報告裘老爺子呢？」

想不到裘麗雲沒有當回事，輕輕地一揮手：「我知道了，你去歇着吧！」

聽到這句話，錢風就有一股無名之火往上冲，好像自己是個完全沒有用的人，心頭雖想忍，嘴頭却忍不住：「裘姑娘！難道妳認爲這件事沒有什麼了不起？」

「很嚴重。」

「既然很嚴重，爲什麼不採取行動？」

裘麗雲一點也不慌忙，好整以暇地反問：「採取什麼行動？」

錢風憤然說：「妳得趕緊加派人手去保護葉莊主啊！教我去歇着，你在這兒陪着妳爺爺，萬一……」

「錢風！」冲着這一聲指名姓的呼叫，就知道小妮子板臉了。「你可弄淸楚，自從我爺爺進了葉莊之後再也輪不到你來發號施令，教你去歇着你就乖乖去歇着，若是一個人睡不着，就儘管去東客院找那唱落子的騷娘們，不用在這兒鷄毛子喊叫的。」

錢風差點氣炸了肺，眞想拚死拚活地跟這放潑的小妮子幹一場，到最後還是一咬牙，將這口鳥氣給忍住了。

葉百慶已經有多年不去後院過夜了，中廳旁邊有一間精緻小房就是他的臥室，在沒有鬧這檔子事之前，中廳的四週都是澈夜有人把守的，錢風雖然嘔氣，却還關心他主人的安全，於是連忙趕到中廳來察看。

這一看，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中廳附近竟然沒有半個人影，或許隱藏在暗中了吧？於是他低聲輕喚：「有值夜的麼？」

深夜寂寂，根本就沒人應聲。

「有值夜的麼？」他提高了聲音，背上已然沁出冷汗。

還是沒人應聲。

裘勝三絕不可能不在這兒設哨，說不定……想到這裏，他心底不禁浮起一股寒意，不過，他還是一個人物，不但沒有因畏懼而退縮，反而快步衝進了中廳。

中廳在以往都是燃着一盞燈的，而現在却是一片漆黑，錢風已經意識到這兒可能發生了不尋常的事。

從中廳進入一條內道，就可直達葉百慶的臥室，錢風躡手躡脚地摸索前進，終於摸到了房門，輕輕一推，房門竟然開了。

錢風現在已經是渾身汗濕淋漓了，在這種草木皆兵的節骨眼兒上，葉百慶怎麼可能睡覺不關門呢？

出了事，出了事，一定出了事，他心裏一直暗暗喊個不停，而他的雙脚也同樣沒有停，走進房，直趨床前。

就在這個時候，一隻强而有力的手捏住了錢風的後頸窩，在事前，他一點感覺都沒有，當他有了感覺時，已經沒有絲毫的掙扎餘地，甚至連聲音都發不出。

現在，他變成了一隻鷹爪下小鷄，兩脚懸空地被那人提着走，打從錢風出身以來還不曾如此窩囊過。

他此刻已經沒有恐懼或驚惶，因爲他已經陷於半昏迷狀態之中，當他聽到鑼鼓聲他才復甦，那人顯然不想殺他，不然絕不可能將他抓到廣場上來。

兩脚落了地，後頸窩那隻手也鬆了，接着在他耳邊響起一個熟悉的聲音：「錢風，原來是你！」

錢風也不感意外，這個人竟是裘勝三。

錢風說：「哎呀，原來是裘老爺子，您……您……」

「你到莊主房裏去幹什麼？」

「裘老爺子，您想想着，麗雲姑娘說您睡了，她呢？守在別院裏，這邊沒人護守，中廳的燈也熄了，我當然以爲發生了什麼意外，所以……」

「錢風，你是不信任我？」裘勝三非常生氣地問。

錢風說：「裘老爺子！我可沒那種意思，只是……」

「我教你去歇着，你偏要東跑西跑是什麼意思？你分明是不相信我……」

錢風說：「裘老爺子，您完全誤會啦，您聽我……」

「你以爲關外的裘勝三只有虛名，而無實力？你以爲我是到葉莊來吃喝玩樂，根本就不管葉莊主的死活？我看你眞是一頭驢，白跑了半輩子的江湖，葉莊主暗暗跟我換了房，你懂不懂？」

錢風這才恍然大悟，連連拍打着自己的額頭說：「哎呀，我眞驢，驢得到了家，連這點都沒有想到。」

「如今可好，被你拆穿了西洋鏡，往後這條計策再也不能用了，你呀！眞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錢風傻眼了，他眞想跪下去向裘勝三叩三個響頭謝罪，只是當着好多人的面，還拉不下

臉來。

「唉！」裘勝三嘆了口氣，語氣緩和了許多，「怪你又有什麼用呢？近幾年來你就待在這塊天地裏，江湖上的花樣你早就忘得一乾二淨啦！……對了！到屋裏來一趟，我有話要問你。」

錢風俯首跟隨裘勝三進了葉莊主的臥房，他手快，立刻就取火燃燈，燈才點着，他又楞了，原來燈下放着一個盒子；那隻盒子對他來說，眞是太熟悉啦！

「裘老爺子！您……您瞧……」

裘勝三可還沒有到達老眼昏花的程度，早就看到了，而且還飛快地抓起那個盒子。

盒子裏還是老樣子，一架精緻小巧的無絃琴，另外還附了一張紙條：

「葉百慶：你找來關外裘勝三是沒有用的，即使有天兵天將在你的週圍，我取你的腦袋仍如探囊取物。裘勝三指名挑我，我絕不會激怒，因爲我爭的不是意氣，時日不多，現洋宜早作籌措，免得誤了時限，也斷送了我留給閣下的自新之路。

無絃琴　留」

裘勝三氣得將紙條揑在手掌心裏，咬牙切齒地說：「這小子好狂！」

錢風在一旁也看到了紙條上寫了些什麼，連忙搭腔說：「裘老爺子！這小子也眞有點本事哩！」

「他有什麼本事？」裘勝三氣呼呼地說：「有本事爲什麼不敢公然來找我裘勝三拚拚，他只會躲在暗處玩嚇唬人的把戲。」

「裘老爺子！我是說，他是怎麼混進莊子裏來的。」

「這又算得了什麼？方才我在的時候，他不敢動手，趁我不在他才進來留下這張紙條，這證明他還是怕我。」

「嘿嘿！」錢風總算找到了機會。「普天之下誰不畏懼您的威名啊！」

「錢風！這件事就是你知，我知，不准在任何人面前提，免得葉莊主心裏不安。」

「我知道，我知道。」

「對了！錢風！你跟猴皮老四，有什麼過節？」

「那有什麼過節呀！這小子看我不順眼罷了。」

裘勝三說：「錢風！你可知道那姓陶的是什麼來路？」

「聽麗雲姑娘說過了，是個殺手。」

裘勝三說：「不錯，他是個一流的殺手，並不是化錢就可以請得來的，還得有門路，由此可見猴皮老四後頭還有靠山，這姓陶的麗雲敎他滾蛋了，誰知道猴皮老四會不會再去找別的人來？」

「裘老爺子！我可不在乎……」

「你不在乎是一回事，我可不願意有這檔子事在裏頭攪和着，錢風，明兒一大早你就到縣裏去將這樁事了結掉。」

「老爺子！如何了結法？」

裘勝三說：「你難道眞是一頭驢？如何了結還要我教你？」

這話已經說得够明白了，不過，錢風還是有些猶疑，這位裘老爺子並不是什麼邪門人物，該不會……？

「怎麼！錢風！你還不懂？」

「懂！懂！」錢風連連點頭，如果再說不懂，可就要討罵挨了。「不過，老爺子爲什麼不教我連夜去？却要明兒一大早？這大白天的，萬一被人瞧見，可不大好啊！」

「什麼白天夜裏的，你以爲我教你去幹什麼？」

「您不是教我去……」錢風掄掌如刀，用力往下一砍。

「呸！說你驢，你眞是頭驢，我裘勝三是幹什麼的？怎會敎你去殺人？那我豈不是跟無絃琴一樣子了，動不動就要人家的腦袋？我是敎你明兒一大早去找猴皮老四，用平和的手段跟他了結。」

若是換了別人，錢風早就耳巴子搧上去了，現在，是赫赫有名的裘勝三，他只得忍着點：「老爺子！怎麼樣才算平和手段呀？」

「倘若你欠他的錢，就連本帶利地還他，倘若你罵過他，就讓他罵回來，打過他，就讓他狠揍你一頓，說好聽的，求他，甚至下跪叩頭，只要他饒過你。」

錢風說：「老爺子！你這是存心讓我出醜露乖嘛！」

「你這話可眞稀罕，我爲什麼要你出醜乖嘛！」

「老爺子，求求您別逼我這麼做，就是我不要面子，葉莊主也得顧面子呀！再說葉莊面子不重要吧！您的面子往那兒擱呢？如今晚兒您在葉莊作客喲！」

「哼！」雖是一聲冷笑，裘勝三的氣勢却緩和了許多，「你倒眞有一套，扯來扯去扯到我的頭上來了……這麼着，明兒一大早，你到猴皮老四的賭坊去一趟，先探探他的口風，再說。」

錢風連忙說道：「是的，我明兒一大早就去。」

「好！你去歇着吧！」

錢風這回是眞要去歇着了，折騰了半晌，他已經精疲力盡，他目送着裘勝三的背影消失之後，正要轉身回房，背後突然有人叫他：「錢武師！」

一聽聲音就知道是紫玲玉，按常情，錢風應該是飛快轉身，因爲事出突然，所以他格外小心翼翼地緩緩轉身，其實，他是多操了心，並無任何意外情況。

「是紫老闆！怎麼還沒睡？」

「不是沒睡，是已經起來了……」

「起得這麼早？」錢風顯然別有用心，是在找話說。

「不早啦！再過一個鐘頭就該上戲了……」紫玲玉停頓了一下，像是鼓足了勇氣才說出下面的話：「錢武師！有件事想跟你談談。」

「哦？」錢風多少有些意外，「好呀！」

「我是直話直說，希望你不要見怪……我看得出，你對落子班的秦老闆很有意思。」

「這……紫老闆！妳教我怎麼說呢？」

「錢武師！其實這也是無所謂的事，不過，那娘兒們好像沒安好心。」

「哦？」

「錢武師！你剛才好像到她房裏去過？」

「是的。」

「一會兒你又出來了。」

「妳全清楚？」

「錢武師！可別以爲我喜歡探人隱私，其實我是睡不着，自我跟你談了無絃琴那檔子事之後，心頭一直不寧靜，怎麼也睡不着。」

「紫老闆！別提閑話……」

「錢武師！別着急，我既然說了個頭，就會給你一個尾，……你進去的時候秦老闆好像不在，她回房之後，你却又立刻出來了。」

「妳說得一點也不錯。」

「爲什麼呢？是發生了什麼不愉快的事情嗎？」

「紫老闆！其中當然有緣故，但是我不想告訴妳。」

「哦？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如果妳知道了，就會更加不寧靜了。」

「錢武師！說不定我知道的比你還多哩！」

「哦？妳倒說說看。」

「秦老闆的房裏還有另外一個男人。」

「妳怎麼知道的？」

「我聽見他們的談話聲，好像是爲什麼事情而引起了爭論。」

「是在我去之前，還是在我走之後？」

「在你走之後。」

秦福芝當時怕得要命，甚至還表示要到隔壁房去和班底一起睡，結果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這娘兒們！

「錢武師！我可沒有挑撥的意思，我只是不希望在東客院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發生，那樣會弄得大家的顏面都難看。」

「好！我去問問她！」錢風忿忿地說。

「錢武師！」紫玲玉試圖攔阻他，「這樣就不妙了啊！我的本意……」

「紫老闆！妳放心，我去問她，並非爲了爭風吃醋，是有其它的原因，我也絕不會提到妳，更不會發生任何不愉快的事。」

「錢武師！你一定是不相信我的話。」

「不！紫老闆！我絕對相信妳的話……」

「那又何必去問呢？這不是太無味了嗎？錢武師！不是我存心蹧蹋人，她在台上唱戲，下了台不值什麼錢，萬一傳揚出去，是你丟人呀！」

「紫老闆！我明白妳的心意，可是我非去問問她不可，妳不知道內中……」

紫玲玉說道：「錢武師！就算我求你行不行？唉！都怪我多話，我要是不說，你根本就不知道呀！」

看到紫玲玉那種楚楚可憐的模樣兒，錢風的心又軟了，嘆了口氣：「唉！我就不去問吧！不過，這樁事妳也別在旁人面前提起啦！」

「放心！」紫玲玉眉開眼笑地說：「我絕不亂說的。」

錢風回到了他的房裏，和衣躺上了床，人很疲乏，却怎麼也睡不着，因爲有太多的問題在他腦海裏翻騰。

正當他睡意矇朧時，已經鷄叫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當錢風醒來時，已是紅日滿窗，是葉明飛喊醒他的。

「少莊主，有事麼？」錢風一面跳下床，一面緊張地問。

「沒事，沒事，是我有點事要找你。」

「哦！什麼時候啦？」

「快十點鐘了。」

「這麼晚了？少莊主！你有什麼事？」

「錢武師！我是說麗雲姑娘，昨天對我挺熟絡，今兒却冷冰冰，就像換了一個人。」

「少莊主！不是我說你，你也太……太……唉！這教我怎麼說呢？在這種緊張得要命的節骨眼上，你竟然還有這種心情。」

「這可不是我的錯，是她招惹我的，如今她又來冷淡我，這不是存心來捉弄我嗎？」

「我說少莊主，這完全是你自己會錯了意，你是主人，她是客，當然要給你笑臉，如今發現你想勾搭她，人家當然冷淡你啦！」

「這麼說來，是我不配她？」

「少莊主，你也眞是的，見過的花兒也不知道有多少了，這明明是朶帶刺的花兒，你又何必去招惹？省省精神辦正事吧！」

「其實她又有多漂亮？我只是氣不過。」

「少莊主有什麼好氣的？人家是來帮咱們辦事的。」

「錢武師！待會兒我想到城裏去　。」

「怎麼？才一天一夜就耐不住啦？」

「又氣，又悶，我想去散散心。」

「好吧！我待會兒也要到城裏去辦事，咱們先說好，一塊兒去，一塊兒回。」

「好！我絕對聽你的！」

錢風看着這個不識憂愁的小伙子，只有暗暗嘆氣。

×　　×

富春園的早座兒還是挺熱鬧的。被葉莊搬走了「葵玉班」，使得園子的主人曹三爺少賺不少錢，但他的臉上依舊是一團和氣，一大早就啣着旱烟桿在園子裏招呼客人。

一個小伙子這時匆匆地跑進了園子。曹三爺一眼就瞧見了，連忙問道：「鐵橋！什麼事慌慌張張的？」

「三爺！西大街發現了一具屍體哩！」

「哦？死人是誰？」衆茶客立刻七嘴八舌地問。

那小伙子說：「誰知道哇！好像是個外鄉人，是被刀子捅死的，絕得很，這傢伙右臂上刺着『老子姓陶』幾個字。」

「咱們縣裏一向很平靜的，打個架打得頭破血流就已經不得了啦！如今竟出了命案，我看吶，八成是什麼人得罪了天神，神怒啦！」

「老爺子！這種事怪天幹嗎？還不都是人幹的？早幾年咱們縣裏什麼也沒有，如今可好，又是賭，又是娼，還來了一些腰壯胳臂粗的江湖漢，你說怎會不出事。唉！咱們縣長也該管管啦！」

「你說的倒新鮮，縣長也是人，他能够管多少事？」

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看法，於是茶座上就開始抬起槓子來了。

曹三爺趁大夥兒不注意，向那小伙子招招手，兩人進了裏面一間屋子。

「鐵橋！你剛才看見的那個死人可是個頭兒很[illegible]，身胚很壯，滿臉絡腮鬍子，約莫四十來歲的人？」

「不錯啊！三爺你認識？」

「這人昨晚還到我這兒來過一趟。」

「哦？」

曹三爺說：「說起來話長，總有七八年了吧！他那時在一個京戲班子裏唱架子花臉，很有點武功底子，邊式挺俐落，就是脾氣太暴躁，那個班子正在咱們園子裏唱戲，有天晚上他突然不見。」

「後來呢？」

「後來再也沒見着他，昨天擦黑光景，他突然來了。」

「他來幹什麼呀？」

「說是來看看我，還帶了一份禮。鐵橋！你猜是什麼？是一支鑲着翡翠嘴子的旱烟桿。後來他還對我說了好多嚇人的話。」

「他說了些什麼？」

「他說他打二十歲開始就靠殺人混生活，那時候在戲班子裏是因爲積案如山，追捕的人太多，所以才避避鋒頭，那晚他在台上看到有追捕的人坐在園子裏看戲，所以一到後台，脫了戲裝就逃走了。」

王鐵橋說：「三爺！他爲什麼要將這些秘密告訴你呢？」

「是呀！我也奇怪啊！他說，他從來就沒遇上過像我這樣老好的人，而且，心裏頭的事若是不向別人吐吐，會憋得難受，最後，他還告訴我一件大事。」

「什麼大事？」王鐵橋是愈聽愈有味兒了，於是連忙問道。

「他這回是來作買賣的。」

「他幹的不是……？」

「是啊！對手是葉莊的護院武師錢風，以我看吶，一定是錢風的本事比他高，反而把他給殺了啦！」

「曹三爺，你既然知道這檔子事，就該向偵緝隊報案呀！……」

「鐵橋！」曹三爺神情緊張地說：「這可

不行！咱們可別惹麻煩，錢風在縣裏橫行霸道誰不清楚？偵緝隊又能把他怎麼樣啦？話又說同來，如今晚兒，那姓陶的巳經死了，誰人會相信我的話？……鐵橋！這種話可不能在外邊亂說啊！」

「三爺！你放心，我不會亂說的。」

「對了！鐵橋，」曹三又改變了另一話題，「聽說，葉莊硬是連連唱了一天一夜的戲，到現在還在唱哩！」

「誰說不是，大夥兒全在議論紛紛，不知道葉莊在玩什麼把戲。」

「打昨兒錢風把『葵玉班』弄走之後，我一直都心神不寧，我總覺得有些不對勁……鐵橋！你到外邊去走動走動，再聽到什麼消息，就趕緊同來告訴我。」

「三爺！我這就去。」王鐵橋一直就很敬重曹三，一得到吩咐就趕緊離開了富春園。

一走到大街上，王鐵橋就遇上了葉明飛，這位少莊主跟他倒還處得不錯，老遠就向他打招呼：「小王！到那去呀？」

「葉大少！沒事溜溜。」

「走！小王，陪我喝酒去。」

「大少，這麼早，上那兒喝呀？」

葉明飛說：「上『迎賓閣』，大少爺有錢，還怕他不賣？還怕那些娘們不趕緊塗脂抹粉地來陪咱們？」

「說的是呀！」

二人往南城走，王鐵橋的嘴兒可沒閒着：「我說葉大少！您的莊子裏那麼忙，您怎麼有空出來呀？」

「忙？忙什麼？」

王鐵橋說：「拉去四個班子，不分日夜地連台唱，當然是有大喜事，您身為少莊主，怎能不忙哩？」

「喜事？」葉明飛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哼！不辦喪事就巳經不錯啦！」

「葉大少！這是什麼話呀？」

「小王！別提這些，我今兒挺煩，教你陪我去找樂子，可別惹我生氣。」

「是！是！嘿嘿！少莊主，您一個人進城來的麼？」

「跟錢武師一道來的。」

「他人呢？」

「上賭坊去了。」

提到賭坊，王鐵橋心頭難免一動，他表面上卻不動聲色地說：「賭坊這時候也不開局啊！錢武師到賭坊去幹什麼？」

「去找猴皮老四商談一件事。」

王鐵橋說：「哦？這個時候只怕猴皮老四還沒有升帳哩！」

「哼！錢武師去了還怕他不趕緊爬起來。」

兩人不知不覺就到了南城的迎賓閣，葉明飛是這兒的常客，也是受歡迎的賓客，不過，他從來沒有趕過早場，所以掌櫃的挺驚訝：「少莊主今兒個怎麼這般早呀。」

葉明飛說起話來硬梆梆的：「只有你們敞了店門我就能來，你難道還不歡迎？」

「那兒話？坐！坐！」

「坐？」葉明飛瞪了眼，「坐那兒呀？」

「隨少莊主您愛坐那兒就坐那兒。」

「什麼？教我坐在這兒？你以為我只是為了喝兩盅來的？要喝酒那兒不行？非得上你這兒來？」

「那您是……？」

「別囉嗦！平日你將我往那兒迎，你今兒個就將我那兒迎。」

「少莊主！」掌櫃的堆上滿臉笑，「您見諒！這會兒姑娘還睡着哩……」

「不會喊她們起來？」

「就是將她們喊起來，還要梳頭抹粉的，一磨就是老半天，我看您還是……」

葉明飛正是一肚子火沒處發洩，現在可讓他找着話兒了，脚一踢，一張桌子立刻翻了身，脚再一掃，幾張櫈子又歪七倒八了。

「少莊主！」王鐵橋連忙上去拉勸。

「你站在一邊去！」葉明飛胳臂一揮，就將王鐵橋推開了，「掌櫃的！你聽清楚，你要我在這兒坐，我就在這兒坐，快去將你後院的姑娘都給我叫出來，少一個我就將你這座迎賓閣搗個稀爛。」

「是！少莊主！一切悉聽吩咐，請您到後廳坐，這前頭不大好看。」

「有什麼不好看？」葉明飛大馬金刀地坐下了，「你養粉頭誰不知道？大爺化錢，難道還怕誰？」

突然，一個人以蹝步的速度進了店，掌櫃的還來不及迎過去，他巳走到葉明飛的面前。

「你是葉明飛？」他輕輕地問。

在縣裏頭從來沒有人敢當他的面提名道姓，本來就是一頭火，那經得起再潑油，當即咆哮起來：「你是什麼東西？」

「別管我是什麼東西？我只是覺得你這樣仗勢欺人好像太過份了。」

「過份又怎樣？」

「看不慣。」

「看不慣又怎樣？」

「我很想教訓教訓你。」

看他年紀輕輕，文文弱弱的，葉明飛自然不會放在眼下，一拳就搗了出去。

叭！那人閃電般伸出右掌，硬生生將葉明飛的右腕給扣住了。

「葉明飛！如果你現在跪下來喊我一聲爺爺，還來得及！」

葉明飛那裏受過這等侮辱？冷哼一聲，左拳又全力搗出，對方的左手一扭，就將葉明飛的右臂屈向背後，使他的第二拳再度落空。

「葉明飛！你今天遇到了對手了，趕快跪下叫爺爺吧！不然你這右臂就要殘廢啦！」

王鐵橋連忙打圓場：「這位壯士！葉少莊主只是喝了兩杯早酒，所以有點酒言酒語的，你見諒吧！」

掌櫃的怕將來葉莊主再來追究，也忙着幫腔，說好話：「這位壯士！你放手，有話好說啊！」

「哼！他不喊我爺爺，我絕不放手！」

葉明飛從來就沒有向別人屈服過，現在他還是照樣態度强硬：「你如果是有種的，就不妨試試。」

「卡」一聲脆響，接着是葉明飛的慘呼聲，他眞的將葉明飛一隻右臂硬生生折斷了。

王鐵橋嚇得魂飛魄散，掌櫃的更是大驚失色，再看葉明飛，巳經痛得昏了過去。

那人放開葉明飛，讓他昏臥在地上，他雙手一拍，輕輕地說：「掌櫃的！我絕對不會連累你們，我姓陶名凱，他們如果來找我報仇，就教他們來找我。」

說完後，他就向外走去。

却想不到有人攔住了他，那人是錢風。

迎賓閣的掌櫃一見錢風出現，心頭反倒鬆了，最多砸爛幾張椅板櫈。

要不然，事後葉莊才來追究責任的話，這座迎賓閣也要被拆掉。

錢風生來脾氣暴躁，一照面就是先罵，後打，今兒個却很冷靜，雖然一步一步往那小伙子面前逼，却沒有吭一聲。

那位生得英俊，自稱名叫陶凱的年輕小伙子開了口：「你是葉莊的人？」

「是的。」

「你在葉莊幹什麼？」

「跟小莊主跑腿，打雜。」

「哦！你們的少莊主的胳臂斷了。」

「王鐵橋！」錢風轉過頭來問：「你倒說說看，咱們少莊主的胳臂是怎麼斷的？」

王鐵橋那敢說半句話，他現在只有一個希望，趕緊離開現場，別捲進是非圈兒。

「是我弄斷的。」小伙子神氣活現地說：「同去告訴你們葉莊主，要找盡管找我。」

「到底有幾個陶凱？」

「當然只有一個。」

錢風說：「我剛才去問過猴皮老四，他說有兩個陶凱。」

「哦！他是這麼說的嗎？」

「他原先當然不想說，後來我用了點小手法，他就不能不說了，而且還說得非常詳細，他說，眞的陶凱巳經被你殺害，如今你在冒陶凱的名兒。」

那年輕的小伙子的目光閃動了一下。

「老弟！」錢風老氣橫秋地說：「別在我面前打馬虎眼兒，陶凱是黑道上有名的殺手，巳經在江湖上橫行了十幾二十年，難道你老弟在七，八歲的時候就出來闖萬兒了？」

那年輕小伙子除了目光連連閃動之外，沒有任何動靜。

「縣裏的捕快全出動了，其中還包括四鄉聞名的快槍隊，你老弟還待在這兒幹什麼？」

年輕小伙子終於開口了：「如果那傢伙是眞正的殺手陶凱，別人還能放倒他嗎？」

錢風說：「古語說得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老弟當然是個目中無人的高手，要不然，你也不敢在這兒公然折斷咱們少莊主的一條胳臂啦！」

「算你有眼光，我問你，你同去之後，如何向你們莊主交差？」

錢風冷冷道：「拚着一頓臭罵，一頓毒打而巳。」

「我給你一樣東西帶同去給你們莊主，或許就免了責罵。」年輕人掏出一個盒子放在桌上，然後掉頭就走了。

錢風對那隻盒子的外形太熟，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 ×

「葉百慶，令郎明飛素行不良，略施薄懲，希以後嚴加管敎，若今後仍是怙惡不悛，本人將絕其生路，非爲言之不預也，前柬通知所籌欵項，希務必在限期內籌集備取，至於貴莊護院武師錢風仗勢欺人，本人當另行懲處，在本人嚴厲執法之下，任何頑劣均將無可逃遁。

無弦琴　手書』

這封簡函就裝在那隻精緻的盒子裏，當然還有一架沒有琴弦的小巧古琴。

裘勝三看完這封簡函之後，雙眉緊緊皺在一起，顯然，他巳經不敢小看這個神出鬼沒的對手了。

葉百慶的臉色更是不用說了，灰白而無人色，與一個行將綁赴刑場的死囚沒有兩樣。

唯有裘麗雲還不太緊張，她輕輕地問：「錢武師，你看清楚那個人了？」

「看得非常仔細。」

「見面還會認識？」

「一定認得出來。」

「他約莫多大年紀？」

「三十不到。」

裘麗雲肯定地說：「他絕不是陶凱，眞正的陶凱應該有四十歲以上的年紀，這年輕小伙子就是殺害陶凱的兇手。」

「雲兒！」裘勝三畢竟開口了：「你想想看，能够面對面殺死陶凱的人，在武林中還有幾個？」

裘麗雲說：「不多，但是其中沒有一個是二十幾歲的。」

「那麼，這個自稱是陶凱的小伙子又是什麼來路呢？」

裘麗雲說：「爺爺！那還用問嗎？他就是無弦琴啊！」

「雲兒！倘若無弦琴那麼容易露面的話，無弦琴還有什麼神秘可言呢？」

「爺爺！話可不能這麼說，他也是一個人，並不是一陣風，或者是一股味道，連影兒都見不着……」

「雲兒！你還沒有弄明白爺爺的意思，爺爺是說，以往根本就沒有人見過無弦琴之後還能活着，也許說不出無弦琴生了副什麼模樣兒，如今他揚了寶相金身，被人傳揚出去，以後對他豈非不方便麼？」

「那麼，爺爺的意思是……？」

「那個年輕小伙子當然跟無弦琴有相當的關係，但他絕不是無弦琴本人。」

「爺爺！這根本就不是咱們該研究的主題，有無弦琴這個人，有這椿事，他也沒將咱們的防範放在眼裏，照樣按照預定的步驟行事，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不錯。」裘勝三神情沉重地點着頭。「這是不容否認的。」

一直愁眉苦臉，沉默不語站在一旁的葉百慶開口了。「裘老爺子！有一句話我不知道當講不當講……」

「葉莊主！有話儘管說！」

「裘老爺子！你雖然只來到敝莊一天一宿，但是我巳經看出來您是在盡全心全力，我更看得出您巳經將一世英名都賭在這一注上面了。老爺子！您認爲値得嗎？」

「葉莊主！你能不能說得更明確一點？」

「老爺子！不管我葉百慶是否眞的作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既然無弦琴找上了我，我就認了，又何必拖老爺子下水？」

「你是說，準備照無弦琴的吩咐籌錢？」

「唉！」葉百慶重重地嘆了一口氣：「說句實在話，這筆錢我實在籌不出，如今明飛的胳臂斷了一隻，由此可見無弦琴是說得到，作得到的，萬一……老爺子！我就這麼一個兒子，萬一他的腦袋瓜子有一天讓無弦琴摘了去，我拿什麼臉到黃泉之下見祖宗？賣田，賣房子，向親友告貸，凑多少算多少，倘若實在籌不出那筆鉅欵，我也只好隨他啦！」

「葉莊主！你是說，咱們祖孫兩根本無法保護你們，可對？」

「老爺子千萬別誤會！我沒這個意思。」

裘勝三伸手一揮，打斷了葉百慶的話，神色凝重地說：「葉莊主就是有這個意思，也沒有什麼不對，事實擺在眼前，咱們說什麼，你就依什麼，結果還是沒有擋住無弦琴的騷擾，換了任何人也會信心動搖。」

「老爺子！你……」

「葉莊主請聽我說，自從我在莊前挑出那幅白布之後，就決心不惜與無弦琴正面一戰，想不到這傢伙挺詭，不走官道走小路，專門使陰招，我坦白承認，在一上來的幾個同合中他是佔了上風。」

葉百慶沒有揷嘴，他在靜靜地等待下文。

裘勝三喝了一口茶，潤潤喉，才又繼續說：「不過，無弦琴在一上來這幾個同合中也暴露了他的弱點，他不願意面對面地跟我衝突，他那番話說得冠冕堂皇，其實，他是自知武功還不如我，如果葉莊主沉得住氣，再堅持下去，我還是有把握讓無弦琴鎩羽而歸。」

「好！」葉百慶略顯激動地說：「裘老爺子既然是這麼說，我就將全副身家，性命交給你了。」

就在這個時候，葉莊的內管事葉百泰匆匆忙忙地趕了進來，裘勝三頗爲關切地問道：「

內管事！少莊主的傷勢怎麼樣？」

「承老爺子您關心，」葉百泰很客氣地回話：「傷科大夫已經給少莊主上了夾板，據大夫說，三個月就可以復原，絕不會殘廢。」

「葉莊主！」裘勝三說：「從令郎的傷勢就可以看出，對方用的是外家功夫，如果存心要令郎殘廢去一臂，絕不會用這種差勁的手法，無弦琴的手下如此，他本人也高明不到那裏去……莊主歇着吧！錢武師！你跟我來一趟，我有話要問你。」

錢風一直很緊張地站在那兒，隨時等待葉百慶的責罵，如今一聽裘勝三教他跟了去，不禁暗暗鬆了一口氣，趕緊跟着裘勝三走了。

來到裘勝三所居住的別院，這位老爺子才開口說話：「錢風！你先說說看，跟猴皮老四是怎麼了結的？」

「老爺子！因為您的吩咐，我已經下定決心陪笑臉，說好話，誰知道猴皮老四在我面前充二爺，說什麼早上要睡覺，不見客。您想想看，我怎麼受得了這種氣？於是我就衝進後院，將猴皮老四從床上抓了起來。」

「以後呢？」

「既然已經破了臉，當然也就沒法子笑臉說話啦！於是我就逼問他請殺手打算擺倒我的事，起先他不肯承認，後來禁不住我一頓揍，終於招認了，說什麼那個姓陶的可能住在『迎賓閣』。」

「嗯！再往下說。」

「我進城的時候，少莊主要跟着去，我想，大白天的也不會有什麼事。我去賭坊找猴皮老四，少莊主去『迎賓閣』喝早酒，約好在那邊碰頭，等我趕了去，少莊主已經出事了。」

「你當時打算怎麼樣呢？」

「我當然要跟他拚個你死我活，到後來他拿出那個盒子來我就不敢妄動啦！老爺子！可不是我怕無弦琴，只是覺得這樁事我不便擅自作主。」

裘勝三道：「錢風！今兒個你作錯了兩件事，你可知道？」

「請老爺子明示。」

「第一，你不該帶少莊主一塊兒去，第二，你不該跟猴皮老四動肝火。好啦！事情已經過去，幸好少莊主尙無大碍，往後凡事聽我的，總不會錯。」

錢風唯唯應道：「是！老爺子。」

「現在，你去吩咐一聲，除了『葵玉班』留下之外，另外的三個班子讓他們回去，多算點錢給他們。」

「老爺子！那樁事不追查了麼？」

「那樁事？」

「就是秦福芝房裏躲了人……」

「錢風！人要懂得裝含糊，古人說：大智若愚，明白嗎？」

「是！我明白，我明白。」

「記住！什麼也別說，那姓秦的娘們可能還有花招，她說什麼，你答應什麼，倘若她要跟你訂後會之約，你就滿口答應。」

「是！是！」錢風表現得畢恭畢敬。

「錢風！對付無弦琴我已有萬全之策，不過，還得靠你從旁協助才行。」

「老爺子！您太客氣啦！」

「錢風！我說的是實話，江湖上有句話：『強龍不壓地頭蛇』。在地方上，你總比咱們要熟悉。」

「是！是！但憑老爺子吩咐。」

「你將那個戲班子打發走了之後，再到我這兒來一趟，我有機密事兒跟你商量。」

「是！老爺子。」錢風眞個是心花怒放，如沐春風，像裘勝三這種人都表示要借重他，他那能不樂呢？

× × ×

猴皮老四一大早被錢風從床上抓起來，雖然沒被打着，沒被傷着什麼，但是他的苦膽差點兒都嚇破了，這會兒正躺在床上哼哼唧唧沒個完兒哩！

四奶奶春蘭却在旁邊數衍他：「你呀！眞是活得不耐煩了！幹嗎去招惹那種兇神呀？他到咱們賭坊來沾個油水，要個老大，又有什麼了不起哩！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錢你又不是從娘胎裏帶來的，將來也帶不進棺材裏去，虧你還是個老江湖，江湖一把傘，准吃不准担！你難道還想靠賭坊發財？」

「春蘭！」猴皮老四有氣無力地說：「妳也別一個勁兒在這兒唸經啦！教妳去請大夫，到底怎麼樣啦？」

「哼！一個大男人，這般不中用，虧你還在外頭混哩！胡彪已經去請啦！忍着點吧！」

「春蘭！妳再去瞧瞧吧！我心口疼得好厲害哩！」

春蘭一扭腰肢出了臥房，她才不想去瞧瞧大夫來了沒有哩！她是懶得看猴皮老四那一副死樣子。

來到前面廳上，正值一個壯漢匆匆地跑過來，打老遠就在嚷嚷：「四奶奶！四奶奶！有人找妳哩！」

「找我！是誰呀？」

壯漢說：「就是昨兒晚上來過的那個年紀輕輕的。」

「哦！就他一個人？」

「是啊！就他一個人。」

春蘭說：「他說找四爺？還是找我。」

「他說，這會兒四爺一定還在睡覺，就跟四奶奶談談也是一樣。」

「好！帶他到小廳來，別對不相干的人提這樁事。」

「是，四奶奶。」那壯漢一定想邪了，還曖昧地笑了笑。

這間小廳是專門招待貴賓，或者商談什麼機密事兒用的。四奶奶剛坐定，客人就到了，老實說，春蘭並不想招惹這些動刀動槍的亡命之徒，不過，這小伙子實在生得太俊，春蘭雖然歷經風塵，都難免動心。

「喲！是陶先生呀！請坐！請坐！我來吩咐人倒茶……」

「四奶奶！不用了！」小伙子一伸胳臂攔住了她。「我說幾句話兒就走！」

「那就恭敬不如從命啦！」

「四奶奶！四爺受了驚嚇，是不是？」

「哦！陶先生都知道了？」

「嗯！」小伙子挺文靜地笑了笑。「我都知道，而且已經替四爺報了仇，葉莊少莊主葉明飛一條胳臂被我弄斷了，沒有一年半載，那條胳臂休想拿筷子。」

「哦？」春蘭皺了皺眉頭，「這不是怨仇愈結愈深了麼？」

「怎麼！四奶奶？你怕跟葉莊結仇？」

「哦！陶先生，話可不是這麼說，其實呢，也沒有什麼深仇大恨，就算有過節，也是咱們跟錢瘋子之間的過節，跟葉莊不相干呀！」

「四奶奶！有許多事你是不了解的。姚老教我來跟四爺辦事，我能不盡心盡力嗎？你說得不錯，仇是愈結愈深了，倘若我不辦得乾淨俐落，將來我一走四爺一定麻煩，不過，這還得四奶奶您帮一個忙。」

「我？」春蘭不禁楞了。「我帮得了什麼呀？」

「四奶奶！打昨兒一見面我就看出來了，人生得漂亮，頭腦也挺靈活，妳眞是個精明能幹的人……」②（未完）

超人幻想傳奇故事

倪匡·文
盧令·圖

大鷹（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非人協會會員金維，返回藏區途中，為羊鷹抓往一處絕嶺，見一不通人語的大頭怪人，臥病垂危，恍悟羊鷹要他拯救這大頭病人，同時金維也想知道這大頭病人是屬何種族，怎會躺在這人類絕無可能攀爬上來的孤立山峯，遂藉通靈巨鷹之助，帶着大頭病人，飛返鐵馬寺，要求晉見寺中最高級的七位喇嘛之一的康力克喇嘛，他隨着兩位小喇嘛進入一間黝黑的房間中，藉着微弱的香火之光，見有一喇嘛在蒲團上趺坐，但當他看清楚後，他不覺呆了，那不是他要見的那位，但他知道這喇嘛絕非等向人物——

玄奇宇宙秘 怪異生死謎

金維緩緩吸了一口氣，道：「有人病了，我需要幫助！」

那喇嘛微微睜開了一下眼來，隨即又闔上，用十分平淡的聲音道：「是人都會病的。」

金維忙又道：「這個人有點特殊，我是在那座孤峯上找到他的，他和一頭大羊鷹在一起，他病得很厲害，希望能夠將他治好，再探討他的來歷！」

那喇嘛又睜開眼來，金維看到他並不是望向自己，而是望向那個人。

金維轉頭看去，只見那個人頭的上部，也露在外面，同樣勉力睜着雙眼，在望那喇嘛。

那喇嘛慢慢站了起來，道：「我是貢加喇嘛。」

金維立時伏下身子，向貢加喇嘛行了一個至高的敬禮。他雖然是第一次見到貢加喇嘛，但是他却也知道，鐵馬寺的貢加喇嘛，是人們心目中的活佛，他慶欣一進來就見到了這位高僧。

貢加喇嘛向前走來，來到了那人的面前，在他瘦削的面上，每走前一步，他臉上驚訝的神情，就增加一分，當他來到那人的身前之際，他緩緩伸出手來，同時俯下了身子，在那人的臉上，碰了一下。

當他碰到那人之後，即使是一個靜修了數十年的喇嘛，也無法掩飾他心中的驚駭，他突然縮回手來，望向金維，一時之間，顯然說不出話來。

但是這種驚惶的神態，却是一閃卽逝，他立時又轉過身來，在他剛才所坐的那隻蒲團之旁，取起了一隻銅鈴，緩緩搖了幾下。

銅鈴發出了清脆的聲音，門隨卽推開，一個較年輕的喇嘛，走了進來。貢加喇嘛低聲道：「去請木里喇嘛來，快！」

那年輕的喇嘛，也陡地震動了一下，他從來也想不到，會在貢加喇嘛那樣有修養的人口中，聽到一個「快」字的。

他也知道事情一定極之不尋常，所以立時轉身，急急走了開去。

貢加喇嘛在蒲團上坐了下來，又對那人看了一同，才道：「我對於治病人，不是十分在行，但是木里喇嘛——」

他頓了一頓，金維忙道：「是的，我知道，木里喇嘛最精醫道！」

貢加喇嘛點了點頭，然後道：「是的，他不但能醫人的病，而且能醫各種各樣生物的病，只要是有生命的，而生命中又有了痛苦的話，他都能解除他們的痛苦！」

金維呆了一呆，貢加活佛的話，聽來像是全然沒有意義的，但是仔細一想，金維想到了他話中的深意，他不由自主，又向那人看了一眼，然後道：「你……你是說，他不是人？」

貢加喇嘛的聲音，已完全平靜了下來，他道：「我沒有這樣說，可是，你見過這樣的人麼？」

金維回答不上來，他並不單是一個在山區活動的獵人，他到過很多地方，見到過很多很多種人，可是，他的確未曾見過這樣的人！

屋中靜了下來，不多久，一陣輕微的脚步聲傳了過來，門推開，木里喇嘛走了進來，貢加喇嘛立時站起來，兩人一起到了那人身前，交談着。

他們交談的聲音很低，講得又很急促，用的又是一種特殊的，自焚文演變出來的語言，

所以金維完全聽不懂他們在講些什麼。

然後，金維就看到貢加喇嘛，抱着了那個人，而木里喇嘛則伸手進去，用雙手撫摸着那人的身子。

金維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木里喇嘛的雙手，碰到那人的身子之際，他臉上的那種驚訝的神色。

木里喇嘛的神色，接着變得十分嚴肅，他雙手不斷在那人身上撫摸着，又和貢加喇嘛低聲交談着，貢加喇嘛不住點着頭。

木里喇嘛的雙手，縮了回來，向金維望了一眼，道：「這——人是你帶來的？」

他好像是想了一想，才稱那個人爲「人」的。

金維道：「是的，他是不是病得很重？」

木里喇嘛沒有直接回答金維的話，道：「我想你將他完全交給我，他是你的朋友？」

金維道說：「不是朋友，事實上，我是完全不認識他的，只不過是頭羊鷹帶着我去見他的。」

木里喇嘛呆了一呆，才道：「那麼你是不是放心將他完全交給我？」

金維道：「當然放心，不然，我也不會將他帶到鐵馬寺來了！」

木里喇嘛點了點頭，伸出雙手，在貢加喇嘛手中，將那人接了過來。

在經過了木里喇嘛的全身按撫之後，那人的神色，像是平靜了許多，閉着眼，看來像已經睡着了。

木里喇嘛抱着那人，來到門口，又轉過頭來，道：「你說的那頭鷹，在什麼地方？」

金維道：「不知道，說起來你們或者不相信，是那頭鷹將我由孤峯帶來的，在天上飛着，來到這裏的！」

貢加喇嘛笑了起來，道：「我們相信一切事！」

木里喇嘛沒有說什麼，走了出去，金維當然不會不放心，他知道，木里喇嘛的經房之中，有着最古老神奇的醫書，也有着最難搜集得到的藥材，一定能夠治好那人的病的。

貢加喇嘛又一動不動地坐了下來，金維也靜坐了片刻，才悄悄地離開，當他又走出了那條走廊之後，他又轉了幾個折，來到了另一座閣上。

那座閣是鐵馬寺中，一個十分奇特的地方，住在這裏的主要人物，並不是喇嘛，而是一種被人尊稱爲「智者」的特殊人物。

「智者」，自然是具有大智慧的聰明人。

這些智者，自然都是有着高深學問的人，他們在鐵馬寺中，一面幫助已有高深學問的喇嘛研究學問，另一方面也訓練對學問有强烈要求的年輕喇嘛，這地方，有點像大學中的研究院。

「智者」大多數來自印度和西藏，但也有的來自世界各地，金維知道，漢烈根先生至少也在鐵馬寺中，當了三年的「智者」。

登上了石級，進入了智者集中的大堂之中，又是另外一種氣氛。

智者通常都在這個大堂中，各自研究各自的學問，大堂的四周圍全是各種各樣的書，每個智者面前的桌上，地上，也全是書，除了翻書的聲音外，幾乎沒有別的聲音。有的古老的經書，不知已有多少年代了，小心揭開封面的木板之際，抄寫經書的羊皮紙，又黃又脆，要是不小心，就會完全碎散開來。

金維進來之後，略停了一停，走向一個滿腮花白鬍子的智者身邊，用極低的聲音道：「我想知道，人是不是能和鷹互通心靈？」

那智者抬頭，望了金維一眼，他的回答，聲音也十分之低，他道：「什麼鷹？」

金維道：「羊鷹，一頭獨來獨往，鷹巢在孤峯上的大羊鷹！」

那智者吸了一口氣道：「我明白你的問題了，過十天你再來，我希望能給你答案。」

金維點了點頭，又走向另一個智者，在他身後站了片刻，直到那智者抄寫的工作，略停了一停，他才道：「我想知道，世上是不是還有像人但不是人的生物？」

那智者十分瘦削，頭髮全禿光了，他聽了金維那個奇異的問題，連眼皮也沒有抬一下，就反問道：「你問的是那一個世上！」

金維怔了一怔，他無法回答這個反問，只好也問道：「有很多『世上』？」

那智者直了直身子，道：「是的，很多，每一個的心中都有，心外有，再外面還有，除了自己之外，我們無法知道其他，而我們簡直連自己也不知道！」

金維躬身而退，他不認爲那智者的話不着邊際，只認自己找錯了對象，那智者研究的學問，並不是他亟想知道的那一種。

金維抬起頭來，正當他在猶豫應該再向哪一個智者發問之際，看到一位智者正在向他招手。

那智者雖然也和其他智者一樣，穿着寬大的，灰白色的長袍，但是金髮碧眼，一看就知道是一個西方人，而且金維還覺得他很面善。

金維忙向他走了過去，那智者也離座而起，兩人都不說什麼，一直來到了一間小房間中，那智者才道：「還記得我麼？我們曾在漢堡的一個集會中見過，那時，你和我們的名譽院長，漢烈根先生在一起！」

金維陡地想了起來，握着對方的手，道：「你好，尼達教授！你的傳心術研究——」

尼達教授搖了搖頭，道：「自從來到這裏之後，我才知道以前所作的研究，只是小學生的遊戲，這裏有着對傳心術極其高深的學問的記載，唉，我想我的時間，是無論如何不够用的了。」

金維明白尼達教授的意思，面對着浩翰如海的學問，一個人的生命，實在是太短促了！

尼達教授望着金維，道：「你心中有一個奇怪的問題，是不是？」

金維也並不奇怪對方猜中了他的心意，事實上，尼達教授早就是西方研究傳心術學者中的權威人物，他來到了這裏之後，自然更有進展。

當金維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心中陡地一動。

他還未講出他想到的事來，尼達教授又笑着道：「你是在想，我能不能給你幫助，解決這個奇怪的問題，是不是？」

金維高興地道：「你眞了不起，教授，告訴我，我和你之間，可以發展傳心術，那是基於什麼？」

尼達教授道：「是基於我們有共同的思想。我可以用感覺來明白你的思想，而不是通過言語，自然，語言本身也是一種感覺，但是那種感覺太强烈了，我研究的是一種極微弱的感覺。」

金維有點興奮，道：「有一個人，他說的話，我完全不懂，我相信你也不懂，他寫的字，你也不懂，但是他能用簡單的圖畫，表示他心目中所想的事，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傳心術有用麼？」

尼達教授想了一會，道：「當然是有用的，我可以通過傳心術，明白他的心意！」

金維由衷地道：「那太好了！」

尼達教授道：「這人是誰？」

金維說道：「我也不知道他是誰，他現在病得很重，木里喇嘛在照顧他。」

金維略頓一頓，接着，便將他遇到那個人的經過，向尼達教授詳細說了一遍。

尼達教授用心聽着，極其高興，道：「你做的手勢，他是不是明白？」

金維皺着眉，道：「他好像明白，好像不明白。」

尼達教授說：「那太好了，我一直想找一個這樣的人，來試驗我的傳心術，我這就去見木里喇嘛，你可以住在我的房間裏！」

金維也感到很高興，因爲尼達教授的傳心術如果有用的話，那就等於可以和那人作簡單的交談，通過簡單的交談，他就可以知道那人如何會在那座孤峯之上，和一頭羊鷹在一起。

金維和尼達一起離開那間房間，繞過了很多建築物，走過了很多石級和走廊。

在來到木里喇嘛的經房前時，却被一個喇嘛阻住了去路。

那喇嘛道：「木里喇嘛吩咐過，他有極重要的事，任何人不准打擾他！」

金維忙道：「我知道他在忙什麼，他在替一個人治病，這位智者，對木里喇嘛的工作，很有幫助，請你去通知他一聲。」

那喇嘛仍然搖着頭，道：「你們來遲了，木里喇嘛帶着他的病人，進了經房，經房已經鎖了起來，不是他自己將門打開，誰也不能進去！」

金維和尼達互望一眼，寺中的情形，他們當然是知道的，在這樣的情形下，的確是完全沒有辦法可想的了！金維現得很失望，反倒是尼達安慰他道：「不論那人病得多重，木里喇嘛一定可以治好他的，到那時候再說，也不算晚！」

尼達和金維離開，在一個乂路口分了手，金維先來尼達的住處，在蓆墊上躺了下來。

金維在鐵馬寺住了下來，每天好幾次，到木里喇嘛的經房去打聽消息，可是一連七天，木里喇嘛的經房，始終鎖着。

一直到了第七天的黃昏，金維正在寺中那院子中踱着步，突然聽到一下又一下的鐘聲，傳了出來，鐘聲是從木里喇嘛經房那邊傳過來的，這種沉重的鐘聲，是表示寺中有一個重要的人物死亡了！

鐘聲才响至第三下，金維已經急步向木里喇嘛的經房走去，一路上，見到很多拿着法器的喇嘛，向着同一個方向走去。

金維越過了那些喇嘛，一直來到了木里喇嘛經房前的院子中，有幾個人已早他而在，智者中的尼達教授也在，貢加喇嘛則才從經房中走出來，沉緩地宣佈，木里喇嘛歸西了！

圍在經房門口的所有喇嘛，都不約而同，响起了「啊」的一聲。那「啊」的一聲，只不過是表示他們心中的詫異，因爲木里喇嘛看來是不應該去得那麼早的。

然而，常年累月浸沉在佛法中的人，對於死亡，幾乎可以說是沒有哀傷的，有的只是那麼一絲淡淡的哀思：人是總要死亡的，今天木里喇嘛去了，明天可能輪到別人，後天可能輪到自己的，生命是那麼虛幻，短促而不可留，那還是爲生命以外的事，多花點功夫吧！

於是，在那一個低低的驚嘆聲之後，就傳出了一個誦經聲，和敲打着手中法器的聲响，在誦經聲中，死亡登時變得完全沒有悲哀的氣氛了，人人都覺得那是必然會發生的事，在誦經的人，人人想着的，都是超越了死亡的那種異樣的寧靜。

聚集在木里喇嘛經房前的喇嘛越來越多，後來的喇嘛根本連問都不問發生過什麼事，只是立即參加了誦經的行列，而貢加喇嘛也盤腿坐了下來，單手合什，一手緩緩地數着念珠。

在一片誦經聲中，一切都顯得那麼平靜，只有金維的心中，絕不平靜，他想大聲地問貢加喇嘛，木里喇嘛是怎麼死的，可是他知道，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貢加喇嘛是不會回答他任何問題的。

爲了追憶木里喇嘛，金維雖然沒有誦經，他也低下了頭，默思了一會。

然後，他站了起來，緩緩走向木里喇嘛的經房。

木里喇嘛的遺體，一定還在他的經房內，這種誦經的儀式，可能會連續好幾天，然後，木里喇嘛的遺體才會被焚化，而鐵馬寺中，又會多了一座舍利塔，白色的，有着古怪的圓頂的塔，用來儲放木里喇嘛的舍利子。

金維那時，走向經房的目的，倒不是爲了想瞻仰一下木里喇嘛的遺體，而是他的心中，充滿了疑問。

木里喇嘛何以會猝然死亡的？是不是和自己帶來的那個怪人有關？如果是有關的話，那麼，這個怪人，現在怎麼樣了？是不是木里喇嘛死了之後，就再也沒有人可以醫治他的病了呢？

在一片誦經聲中，金維緩緩向前走着，而在經過貢加喇嘛的身邊之際，他停了停。

金維之所以停了停，是想貢加喇嘛或者會有所表示，會阻止他進入經房，但是貢加喇嘛却完全沒有這樣的表示，只是專心在誦經。

金維繼續向前走，經房的門虛掩着，金維推開了門，走了進去。

和所有喇嘛的經房一樣，房中的光綫十分黑暗，大約黑暗的環境之中，特別可以體驗到生命的秘奧之故。木里喇嘛的經房，所不同的是，除了藏香燃燒之際，所發出的那種特殊的氣味之外，還有濃烈的藥味，那是各種各樣的藥·混合起來的一種氣味。

金維進門之後，略停了片刻，他的眼睛，比較可以適應黑暗之際，他看到了木里喇嘛。

木里喇嘛盤腿坐着，閉着眼，雙手放在膝上，看來和外面的那些喇嘛，並沒有什麼不同，但是，他的生命已在他身體內消失了，或許他的生命，已進入了另一個更高的境界，但他已經是一個死人，那是毫無疑問的事了。

木里喇嘛的身上，披着一件紅，黃兩色的袈裟，那種袈裟，只有最高的喇嘛才有資格穿，而且只有在最隆重的儀式中才穿，當金維看到木里喇嘛穿着這種袈裟之際，他又不禁呆了一呆。

那是木里喇嘛死後，貢加喇嘛替他穿上去的嗎？看來不像，因爲袈裟在木里喇嘛的身上，一點沒有勉强的味道，那顯然是木里喇嘛自己穿上去的。

木里喇嘛爲什麼要穿上只有在隆重儀式中才穿的袈裟呢？難道他自己預知自己的死亡？

金維一面想着，一面來到了他的身前，忍不住伸手在木里喇嘛的鼻端探了一探，木里喇嘛不但沒有了鼻息，連鼻尖也是冰涼的。

金維吸了一口氣，再向經房其餘的地方看去，經房的四壁和地上，全是各種各樣的經書和醫書，另外還有許許多多，或放在竹筒中，或放在木箱中，或放在錫罐，瓷罐中的種種藥材。

在一角，有一隻小炭藥爐，爐中還有着暗紅色，快將燃盡的木炭，火爐旁，是一張小几，小几上有着藥罐和一隻瓷碗。

金維來到了几前，向那隻碗看了一眼，碗中還有一小碗熬好了的藥，金維並沒有特意去嗅那種藥，可是一股極其辛辣的氣味，已經衝鼻而來。

然後，金維看到了那幾張羊皮，羊皮顯得很凌亂，那怪人，却不在羊皮上。

金維怔了一怔，他到哪裏去

了？

金維四面看看，這時候，他的眼睛已經完全可以適應經房中的黑暗了。

他可以看到經房中每一個角落的情形，可是，他看不到那人！

那怪人不見了！

這實在是出乎金維意外之極的事。木里喇嘛關起了經房的門，是爲了替那怪人醫病，可是，現在木里喇嘛死了，那怪人却不見了！

金維的心中，極之疑惑，他提起了那兩塊羊皮來，羊皮上除了腥羶的味道之外，還有一股辛辣的味道，就是碗中那種藥液的味道。

那可能是木里喇嘛在餵那人吃藥時，那怪人掙扎反抗，濺瀉了藥汁所造成的，那麼，會不會是那怪人的行動，導致木里喇嘛死亡呢？

金維想到這裏，不禁打了一個冷戰。

金維知道自己不能再在經房中得到什麼了，他退出去，經過木里喇嘛身邊的時候，他又向已死的木里喇嘛看了一眼，心中有一股說不出的歉疚之意。

他不知道木里喇嘛是爲什麼而死的，但是木里喇嘛之死，必然和他帶來的那個怪人有關，那是毫無疑問的事情了！他在木里喇嘛的遺體前，呆立了片刻。

經房內更黑了，而當他拉開門，來到外面時，天色也已經黑下來了。

大約有近兩百個喇嘛，圍坐在經房之前，還在誦着經，十個小喇嘛，在各個誦經的喇嘛之前，插上香，一眼看去，暮色濃黑，一點一點的香頭，映着嚴肅的，看不到任何表情變化的臉。

金維來到了貢加喇嘛的身邊，也盤腿坐了下來，想了想，壓低了聲音，問道：「木里喇嘛是怎麼死的？」

貢加喇嘛像是根本沒有聽到他的話一樣，自顧自低聲誦着經。

而就在金維以爲他得不到回答之際，才聽得貢加喇嘛道：「死亡是最神秘的事，沒有人知道死亡是怎麼一回事，我也不知道！」

金維不禁苦笑了一下，他所需要的是切切實實的答案，而不是死亡哲學上的答案，可是貢加喇嘛的答案，却來得如此之玄！

金維等了片刻，又問道：「我帶來的那個人呢？」

貢加喇嘛搖着頭，道：「別再問他了，相信我，這個人，比死亡更神秘！」

金維陡地呆了一呆，他不知道貢加喇嘛這樣說，究竟是什麼意思，他接着又問了幾個問題，貢加喇嘛却沒有再回答他。

金維的心中，充滿了納罕，他站起來，看到一行穿着寬大白袍的智者，緩緩走了過來。那幾個智者，在誦經的喇嘛後面，停了下來，却低下了頭，表示他們對離開了人世的木里喇嘛的追悼。

金維苦笑了一下，他想到，在鐵馬寺中的智者，或許可以回答一切問題，但是有一個問題，他們是一定沒有法子回答，那就是：什麼是死亡呢？木里喇嘛的身體，仍然好好地在經房中，可是他却死了，他的身體少了什麼哩？什麼也沒有少，只是少了生命，但生命是多麼抽象，看不見，摸不到，說去就去，永遠追不回來！

金維看到尼達也在智者的行列之中，他慢慢地走了過去，來到了尼達的背後。

尼達轉過頭來，道：「木里喇嘛死了，那簡直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

金維對這一點，也有同感，他只是苦笑着，沒說話。

尼達向木里喇嘛的經房，指了一指，道：「你說的那個人，病好了沒有？」

金維又苦笑了一下，這一下，他的笑容更加苦澀道：「我不知道，他不在，不見了！」

尼達震動了一下，望着金維，金維也望着他。

在剎那間，他們兩個人的心中，所想到的是同一個問題，但是他們想到的事，實在太可怕了，所以他們都沒有立即講出來。

爲了怕他們的談話，打擾了其他的人，所以他們都走了開去，走開了十幾步之後，尼達才開口問道：「那個人，照你說，他是一個很古怪的人，會不會是他害死了木里喇嘛？照你看——」

這正是剛才他們兩人同時想到的事，金維的聲音有點發啞，道：「我不知道，他不見了！如果——是他幹的，那一定得把他找出來，他可能再害別的人！」

尼達向前去，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在黑暗中看來，一幢接着一幢的建築物，更顯得幽邃而神秘，尼達搖了搖頭，道：「如果他躲起來了，根本沒有法子找到他！」

金維像是沒有聽到尼達的話，只是自言自語地道：「不過，他爲什麼要害死木里喇嘛呢？我相信在七天來，木里喇嘛一定是在替他悉心治病！」

尼達又搖着頭，金維的疑問，在他的心中，同樣沒有答案。

金維和尼達來到了他們的房間內，兩個人的心頭都很沉重，其實誰都不想說話，不過爲了不想這種氣氛加重他們心頭的壓力，所以他們找着話來說，討論了好久尼達研究的課題傳心術，然後，尼達嘆了一聲，道：「要是能找到那個人，對於我的研究，一定會有很大的突破！」

接着，又靜了下來，在幾乎完全的寂靜中，他們都聽到，有輕微的脚步聲傳來，在他們的房門前停止，過了片刻，尼達說道：「請進來！」

隨着尼達的話，門緩緩地推了開來，本來幾乎靜止的燭火，閃動了一下，他們都看到，進來的是貢加喇嘛。貢加喇嘛進來之後，反手關上了門，臉色很沉重，來到尼達和金維的身前，坐了下來。

貢加喇嘛的神情，看來很疲乏，好像很不想說話，但是他這時候來到，當然不是想來和尼達和金維靜坐，所以兩人等着，等他開口。

過了好一會，貢加喇嘛才道：「今天，太陽西斜，已經快碰到山頂的時候——」

貢加喇嘛一開始說話，金維就全神貫注地聽着，他知道貢加喇嘛所說的，一定和木里喇嘛的死亡有關，也和那個怪人有關。

尤其是貢加喇嘛一開始就說出了時間，太陽碰到山頂，那是黃昏的開始，而木里喇嘛的喪鐘，正是黃昏時分响起來的。

貢加喇嘛繼續道：「兩個小喇嘛過來對我說，他們聽到，在木里喇嘛的經房中，有一種奇怪的聲音，傳了出來，由於經房鎖着，而且木里喇嘛吩咐過，任何人都不能進去，所以他們不敢擅入，只是在經房門外，問了幾聲，得不到回答，而那種怪聲，則越來越甚，所以他們才來請我作主。」

金維趁貢加喇嘛頓了一頓之際，問道：「怪聲？是一種什麼樣的聲音？」

貢加喇嘛伸手，在臉上重重撫了一下，道：「那兩個小喇嘛說不上那是什麼聲音，自然是因爲他們從來也未曾聽過那種聲音的緣故。事實上，我也聽到了那種怪聲，我也從來沒有聽到過——」

金維道：「至少，它像是什麼聲音？」

貢加喇嘛道：「像是母犛牛在生育小牛時所發出那種吽叫聲，不過高昂和急促得多。」

金維的身子，震動了一下，刹那之間，他感到一股寒意，他是記得那種聲音的！

那種聲音，貢加喇嘛可說是形容得十分貼切，的確像是犛牛在生育小牛時的那種吽叫聲，痛苦而惶惑，完全無依無靠的一種呼叫，金維記得很清楚，那種聲音，就是孤峯上那個和大鷹爲伴的人，所發出的聲音，那是他「說話」的聲音！

金維震動了一下，沒有說什麼。

貢加喇嘛繼續道：「我是在接了小喇嘛的報告之後，來木里喇嘛的經房之外，聽到這種聲音的，那種聲音，不斷自經房中傳出來，奇怪的是，這種聲音，好像是由兩個人發出來的，其中一個雖然聽來很怪，但很顯然，是在刻意模仿着的，而且，我也立即聽出，那是木里喇嘛，在模仿那種古怪的聲音，我想，木里喇嘛繼續能發出那種聲音，他當然不會有什麼事，但是由於他關閉經房，已經有七天之久，我總有點不放心，所以我就敲打着經房的門——那是小喇嘛不敢做的事。」

貢加喇嘛講到這裏，又停了下來，而且，現出了極難過的神色來。

這時候，貢加喇嘛並沒有開口，但是在一旁的尼達，却明顯地已「感到」他說了些什麼，所以他道：「貢加喇嘛，你不必難過，我相信整件事故中，你並沒有做錯了任何事！」

貢加喇嘛喃喃地道：「我不敢說我沒有做錯事，我敲了經房的門，我是準備隔着門，問一問木里喇嘛，是不是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了，普通的喇嘛不敢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敲經房的門，如果他聽到了敲門聲，一定可以知道，是地位和他相等的喇嘛在門外，他一定會回答的，可是，在我敲了門之後，經房中的聲音，突然靜了下來，正當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之際，我聽到了木里喇嘛的一下高叫聲，那是一種在極意外的情形之下，才會發出來的叫聲，我立時用力拍着門，再大力撞着門，將門撞了開來。」

貢加喇嘛的呼吸急促了起來，這種緊張的情形，是不應該出現在一個有修養的喇嘛身上的，由此可知，貢加喇嘛撞開了經房門之後，一定看到了極可怕的事。

而就在貢加喇嘛喘着氣，暫停叙述之際，擅長傳心術的尼達教授又喃喃地道：「鎮定一點，不論事情多麼可怕，都過去了！」

貢加喇嘛苦笑了一下，道：「門才撞開，由於經房中相當黑，我在一時之間，簡直什麼也看不到，但是極短的時間，我就可以看到經房中的情形了，首先，我看到木里喇嘛披着紅黃相間，只有隆重儀式中才使用的袈裟——」

金維也進過經房，看過木里喇嘛的遺體，他也看到木里喇嘛是披着那種袈裟的，而且斷定木里喇嘛是生前就披上了那種袈裟的。如今貢加喇嘛的話，證明他的推斷不錯，可是貢加喇嘛接下來說的，和他看到的不同，貢加喇嘛略停了一停，又道：「他站着，他的臉上，現出一股極古怪的神情來——」

金維忙道：「站着？當我看到他的時候，他是趺坐着的！」

貢加喇嘛道：「是的，他後來坐了下來，在我進去之後不久，他看了我一眼，神情仍然是那麼古怪，而且，泛着一種難以解釋的笑容，那種笑容，好像表示他和我之間，忽然有了很大的距離，他是高高在上，得到了一切的主宰，而我則是正在追求他所得到的東西，但是絕無希望得到的可憐虫！」

貢加喇嘛又苦笑了一下，才又道：「接着，他就趺坐了下來，一手放在膝上，一手放在胸前，除了食指之外，其餘的手指都微微彎曲着，掌緣向着外，直伸的食指，指着上面。」

金維和尼達，都知道貢加喇嘛這樣詳細叙述木里喇嘛坐下來之後，手的姿勢的原因，這實在是十分重要的一點，因爲那種手勢，正是喇嘛教黃教的始祖宗喀巴坐化時的手勢，根據宗喀巴的大弟子解釋，宗喀巴的這種手勢，是表示他在臨坐化之前，已參透了天地間的造化和秘奧，明白了亘古以來，至高無上的道理。

木里喇嘛的地位自然十分高，他的全銜，應該是「扎薩克大喇嘛」，但不論他的地位多麼尊貴，臨死之前，用了和宗喀巴同一手勢，那是一種僭越，是自擬和宗喀巴有了同樣的地位！

貢加喇嘛停了片刻，向着金維，又道：「在你看到他遺體的時候，他雙手都放在膝上，是不是？」

金維點頭道：「是的，是你——」

貢加喇嘛道：「我將他的手放下來的，不過，那是我看到了那個人，和那個人走了之後的事，因爲我不知道何以木里喇嘛要這樣做，也不想有人看到他那樣子！」

金維道：「那人，你那時還見到那人？」

貢加喇嘛的面肉扭動了幾下，道：「是的，我見到了那人，那人就站在我的面前，站着，身上披着一張羊皮，他站立着，我才發現他的形狀是這樣古怪，當他躺着的時候，他的頭很大，但並不特出，他站着，就叫人不相信那麼小的身體，可以支持那樣大的頭，他的雙眼中，發出一種奇異的光芒，望定了我，我的心立時急速地跳起來——」

金維失聲叫了起來，道：「催眠術！」

貢加喇嘛忙道：「不過，我的神智，極度清醒，不但清醒，而且空靈，我感到我的智能，在刹那之間，變得可以容納更多的東西，比以前，比我的過去的一生之中，多得多，多很多！」

尼達站了起來，不知道是由於驚駭還是激動興奮，他的聲音發着顫，說道：「這是最高妙的傳心術，將自己的思想，傳給對方！」

金維和貢加喇嘛都用疑惑的眼光望着尼達，尼達教授可能是由於太激動了，以致他的雙眼之中，發射着一種奇妙的光采，而且不斷地揮着手，他又道：「那正是我畢生在研究的課題，原來那真的是存在的，那人會這種高深的傳心術！」

尼達甚至在不由自主地喘着氣，又道：「貢加喇嘛，求求你，將當時的情形，詳細講給我聽！」

貢加喇嘛作了一個手勢，像是叫尼達鎮定下來，然後，他才道：「我本來就準備將一切的經過，詳詳細細講給你們聽的！」

極度興奮狀態下的尼達，看來還不願意坐下來，金維在一旁，拉了拉他的衣服，他才坐了下來。

貢加喇嘛停了片刻，才道：「那時候，我的思想十分奇怪，想到了很多我以前絕未想到過，而且根本不應該去想的事，我像是在我原來的記憶之外，有了新的記憶，我想到我自己的，我根本沒有去過的地方，却在我的『記憶』之中出現，這眞是極奇妙的事——」

尼達喃喃地道：「那不是你的回憶，貢加喇嘛，那是他的回憶，他將他的回憶給了你！」

貢加喇嘛苦笑了一下，道：「我倒不關心這一點，使我不解的是，他爲什麼要將他的回憶給我？」

金維吸了一口氣，道：「當然，那是他要通過你來講給其他的人聽！因爲我們不懂他所發出的聲音的意義，是以他才必需這樣做。」

尼達又道：「快說，快說，那些不屬於你

的經歷的回憶，究竟是什麼？」

貢加喇嘛皺了皺眉，說道：「很難說，當他在望着我的時候，他的雙眼之中，射出一種奇異的光采，而在那時候，我也完全不想動，接着，我忽然感到，我曾經到過一個陌生的地方——」

尼達有點急不及待地插口道：「那是什麼地方？」

貢加喇嘛道：「我實在說不上來，那是一個陌生的地方，對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陌生得我決無法想像，也沒有在任何的經典書籍上看到過，那地方的太陽，又大，又有稜角，發出高度的熱，當我才想到這一點的時候，我以為我自己一定要熱死了，我全身都在冒汗，那地方眞怪，我除了感受到强烈的太陽光之外，簡直什麼也看不到，光芒和熱力，佔據了一切——」

尼達和金維兩人，互望了一眼，貢加喇嘛說得很詳細，但是却十分抽象，無法在他的叙述之中，去猜度那究竟是什麼地方。

接着，貢加喇嘛又道：「正當我無法忍受那種過量的光和熱之際，忽然情形又變了，變得一片無邊無際的黑暗，無盡頭的黑暗，可是，那又不是絕對的黑暗，在黑暗之中，我還可以看到一點很遙遠的東西。」

金維道：「那些遙遠的東西是什麼？」

貢加喇嘛的眉心打着結，道：「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那是什麼，是一些奇形怪狀的東西，有的很近，有的很遠，好像在移動，又好像是靜止的，總之，我是感到它們的存在的，可是不知道是什麼。」

金維和尼達兩人都不出聲，貢加喇嘛有點抱歉地笑着，道：「眞對不起，我不能使你們確切地明白我究竟感到了什麼。」

尼達道：「已經很好了，接着呢？」

貢加喇嘛道：「接着，更奇怪了，是一下極其激烈的震動和撞擊，我的感覺，像是從極高的經壇上，忽然倒栽了下來一樣，當時，我眞正感到了震動，我甚至要一連後退好幾步，扶住了牆，才能站定我的身子，我以為那是對方，在施展什麼法術在害我，當我退到牆邊時，我順手抓起了一隻銅香爐，就向那人拋了過去——」

貢加喇嘛說到這裏，尼達陡地站了起來，他的臉色極其灰白，看他的神態，好像是什麼巨大的災禍，已經來臨了一樣。

金維也吃了一驚，因為根據貢加喇嘛的叙述，那人好像正在使貢加喇嘛明白他的一切，但是貢加喇嘛却向他拋出了一隻銅香爐！

貢加喇嘛自己也在喘着氣，他喃喃地道：「我自己知道我做錯了，可是在當時的情形下，我實在沒有選擇，木里喇嘛死了，而我又受到了這種巨大的震盪，我——實在沒有時間去想一想！」

貢加喇嘛在那樣說的時候，臉上現出了十分難過的神色來，在那剎那之間，他的臉上，像是充滿了皺紋，他又用自己的手，在臉上重重地撫過。

金維忙道：「你沒有做錯什麼，在那情形之下，你必需保護自己！」

尼達教授却搖着頭，道：「你錯了，貢加喇嘛其實根本不需要保護自己，那人決沒有害人的意思！」

金維不同意，道：「木里喇嘛死了，而貢加喇嘛又忽然遭到了極度猛烈的震盪！」

尼達道：「木里喇嘛為什麼會死我不知道，可是貢加喇嘛受到的震盪，實際上只不過是那人在告訴貢加喇嘛，說他的生命之中，有過一次這樣的震盪，那次大震盪，在那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一件極其悲痛，難以忘記的可怕經歷，所以，他在使用傳心術告訴對方之際，對方會感受到那種震盪，事實上，貢加喇嘛感到震盪，一定不及那人當時身受的萬份之一！」

貢加喇嘛苦笑着，道：「我沒有想到這一點，完全沒想到這一點！」

金維道：「那依然不是你的錯！」

尼達解釋道：「我並不是在怪責什麼人有了錯誤，我只是可惜，在貢加喇嘛拋出了那隻銅香爐之後，世界上最精采的傳心術，一定中止了！」

貢加喇嘛嚥下了一口口水，道：「是的，我用力拋出了那隻銅香爐，那人發出了一下極其難聽的吼叫聲，他似乎並沒有保護他自己的力量，他甚至未曾閃避，那銅香爐撞在他的身上，他又發出了一下吼叫聲，轉身，就向窗口撲了過去，他的四肢雖然短小，但是行動却十分快，等我定過神來時，他已經翻過窗子，離開了經房，而到我也來到窗口時，他已經不見了。」

尼達輕輕嘆了一聲，說道：「他到那裏去了呢？」

貢加喇嘛搖了搖頭，道：「我想，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了！」

他講完了這句話，站了起來，向金維及尼達兩人望了一眼，又道：「我希望兩位別將我講的話轉述出去，我也不會再對人講，在鐵馬寺中，這究竟是一件不尋常的事，而我也不想有人像木里喇嘛那樣，莫名其妙地死去，希望你們明白！」

金維和尼達兩人點着頭，貢加喇嘛走了出去，在他的脚步聲漸漸遠去之後，房中很靜，只有快燃完了的蠟燭，燭蕊發出輕微的「拍拍」聲來。

過了很久，尼達才喃喃地道：「他究竟到了那裏去了呢？金維，你可有什麼意見？」

金維攤了攤手，道：「如果他還能見到那頭大鷹，大鷹會將他帶回那座孤峯去。不過，就算你能再見到他，又有什麼用處？」

尼達提高了聲音，道：「太有用了，我相信，貢加喇嘛所『感』到的，是那個奇異的人的自述！」

金維呆了一呆，道：「自述？我不覺得那是什麼自述，貢加喇嘛所講的，奇怪得無法將之串連起來。」

尼達來回踱了幾步，道：「我可以將之串連起來。」

金維用一種不相信的神色望定了尼達，然後搖了搖頭，道：「除非加進你自己的想像，不然，是無法連結起來的，我和你一樣，我們一起聽到了貢加喇嘛的叙述，他所講的，根本只是一些零星的感覺。」

尼達教授的態度很固執，道：「我可以將之連結起來，你別打斷我的話頭！」

他一面說，一面揮着手，來加强他說話的語氣，金維攤了攤手，並沒有說什麼。

尼達道：「首先，我們要明白，貢加喇嘛說他感到的那些『感覺』，事實上，是那個人，通過一種奇妙的傳心術，在向貢加喇嘛述及他自己的一切！」

金維點着頭，低聲說道：「這一點，我同意。」

尼達道：「那就行了，首先，貢加喇嘛感到的，是一個極其陌生的地方，那地方，貢加喇嘛是感到眞正的陌生，並不單止是他沒有到過，而那是他所說範圍以外的地方，你明白了麼？」

金維皺着眉，尼達忙又道：「譬如說，他沒有到過沙漠，可是你可以從書本，圖片上，知道沙漠是怎麼一回事，那麼，沙漠對你來說，就不是眞正陌生的地方了！」

金維揚了揚手，表示他有話非說不可，尼達的神情，就像是一個權威的教授，面對着一個學生一樣，點了點頭，金維道：「那樣，好像不怎麼可能吧，貢加喇嘛的學識，你我都是知道的，他可以說是博覽羣書，他的一生都是以書為件的！」

尼達道：「所以我說，那是一個眞正陌生的地方，也就是那人所來的地方！」

金維沒有再說什麼，只是感到了一陣極度的神秘，那種神秘，甚至使他感到一股寒意。

尼達望着金維，金維皺着眉，尼達嘆了一聲，又重覆着說道：「那是一個眞正陌生的地方！」

金維想了片刻，道：「好，就算眞有那麼一個地方，是那個人的故鄉，那又怎麼樣？」

尼達道：「那麼，接下來貢加喇嘛的感覺，就是那人到達那座孤峯的過程，那一定是一個極其漫長的旅程，而且全在黑暗之中進行，我無法想像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旅程，貢加喇嘛也不能，因為這種旅程，對我們來說，也是極其陌生的。」

金維的聲音很低，像是在喃喃自語，道：「貢加喇嘛提到，有很多奇形怪狀的閃光體，你以為那是——」

尼達苦笑了一下，道：「如果我說，那是天空中無數的星，你一定會反對，是不是？」

金維立時苦笑了一下，不住伸手在面前拂着，像是想拂開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噩夢一樣。

尼達接着道：「再接下來的，便是那一下震盪了！那一下震盪是如此之强烈，在那人的生命之中，一定佔據了極其重要的部份，不然，貢加喇嘛也不會有那麼强烈的反應了，只可惜貢加喇嘛向那人拋出了銅香爐，那人受到了襲擊，逃走了！」

金維吞了一口口水，道：「你的意思是，如果貢加喇嘛沉得住氣，那麼，那個人會繼續將他自己的一切，講給貢加喇嘛聽？」

尼達大聲道：「當然是——」

他頓了一頓，又道：「現在我要去繼續，我要去找那個人，和他互相以傳心術通話！」

金維道：「你——知道他在哪裏？」

尼達用手直指着金維，道：「是你說的，他一定會回到那座孤峯上去！」

金維苦笑着，道：「那座孤峯是無法攀登的，我試過，絕對沒有可能！」

尼達斜睨着金維，道：「可是你上去過，是不是？」

金維笑笑道：「我能够上去，是因為那頭大鷹——」

尼達立時打斷了金維的話，道：「你能遇到那頭大鷹，我也能遇到，我明天一早就動身，我並不要求你和我一起去！」

金維苦笑了一下，道：「反正我要回葉格狼湖畔的家鄉去，我們可以一起走！」

尼達伸手在金維的肩上拍了拍，兩人一起躺了下來，雖然他們都閉上了眼，不再說話，但是兩人其實誰也沒有睡着，鐵馬寺為了木里喇嘛的死，低沉的誦經聲，終夜地唱個不停。

第二天一早，尼達和金維裝束停當，就離開了鐵馬寺。鐵馬寺像是一個包容萬物所在，任何人來，它都歡迎，任何人走了，也不必經過任何的道別儀式。尼達和金維兩人離開了鐵馬寺之後，開始向北走，這一條路，金維是走過很多次的，十分熟悉。

一路上，他們不斷抬頭望向天空，在藍得近乎透明的天空上，不斷可以看到盤旋翱翔着的羊鷹。

雖然說，每一頭羊鷹，事實上全是一樣的，但是金維的心中，有一種强烈的感覺，他可以知道，那些羊鷹，都不是曾經帶他上高峯的那一頭。

大雪之後，在高山中走路，並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每踏出一步都必需極度小心，幾天之後，他們才到達了金維第一次遇到那羊鷹襲擊的那個山頭。

那時候，夕陽已經被山巒遮蓋了，滿天紅霞，映着一望無際的積雪，使得皚皚的積雪，都變成了一種奇異的紅黃色，金維向尼達作了一個手勢，表示應該在這個山頭上過夜，尼達解下了背囊，也不去生火，只是坐在背囊上，有點發怔地望着遠處的那座孤峯。

金維生着了火，弄熱了食物，尼達教授仍然注視着那座孤峯，那時，天色早已黑下來，在微弱的星光下看來，高聳的孤峯，不過是一個影影綽綽，看來完全不可捉摸的影子而已。

看着尼達教授這種失魂落魄的情形，金維除了搖頭之外，沒有別的法子，到金維疲倦得不能不鑽進睡囊之際，尼達還在等着。

金維知道尼達在等什麼，尼達一定是在等待那頭羊鷹的出現，但是一般的羊鷹，是不會在晚上出現的，天上除了星星之外，什麼也沒有。

接下來的幾天之中，他們一直向前走着，尼達的神情，越來越焦切，他幾乎徹夜不眠，等待那頭羊鷹的出現，但是一直沒有結果。

金維有點不忍心離開尼達，他一直陪着尼達，來到人可以走近的離那座孤峯最近的地方，他們無法再前進了，才停了下來。

尼達教授的雙眼深陷了下去，可是他的精神，却處於一種極度的亢奮狀態之中，要不是金維作了種種解釋和試驗，證明絕對不能度過那道大冰川的話，尼達眞要不顧一切地跨過去了。

在大冰川旁，等了四五天，金維用盡了一切方法，都無法勸尼達打消再等下去的念頭。

尼達教授的脾氣，越來越暴躁，已經暴躁得不近人情了，金維沒有別的辦法可想，他盡自己的所能，打了好幾頭黃羊，留下來給尼達，又將一切尼達用得到的東西，盡量留下來，然後道：「尼達，你必需在食物用盡之前離開，你並不是一個好的獵人，你不能永遠在這裏等下去，那會送命的。」

尼達的反應，只是不耐煩地揮着手，示意金維快點離開，而當他那樣做的時候，他還是抬頭向天上望着的，雖然，澄藍的天空上，有幾頭羊鷹在盤旋，但是看牠們的情形，決沒有下降的意思。

金維嘆了一口氣，離開了尼達教授。

× × ×

「非人協會」總部的大堂之中很靜，靜得出奇。金維一直在叙述着他的故事，在他的叙述之中，並沒有人打斷他的話頭，而當他突然停下來之後，也沒有人願意開口。

那是因為，事實上，人人都知道，以後事情發展的一部份結果了。

過了好一會，范先生才道：「尼達教授死了，他的屍體在大冰川附近，被一隊西藏的僧侶經過發現，將他的遺體帶到了尼泊爾，他的死訊，就是經由加德滿都傳出來的，全世界都知道了。」

金維沒有說什麼，只是現出種極其哀切的神情來。

卓力克先生盡量將聲音壓低，像是為了避免傷害金維的感情，他道：「金維，你不應該離開尼達的！」

金維的口唇，掀動了幾下，看他神情，像是想為自己辯護，但是他並沒有說任何的話。

范先生搖着頭，道：「別責備金維，金維一定已盡了他最大的努力，尼達是他的好朋友，他不會讓他去死，那全是尼達的決定。」

金維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像是因爲終於有一個人了解他處境之難，而感到欣慰，他道：「請相信我，我在得到了尼達死訊之際，比任何人都難過。事實上，我是最早知道他死亡的人，比那羣西藏僧侶更早！」

各人互望了一眼，都現出十分奇怪的神情來。

金維道：「在我離開尼達之後，我回到了家鄉，大約是在我到達之後第三天，那天晚上，我聽到一陣喧鬧聲，在我們的家鄉一向是很平靜的，十分不尋常，我立時走出了屋子，在我一走出屋子之後，我所看到的——」

金維的動作十分快，和許多獵人，一起自屋子中衝出來，他們聚居的村落的空地中，喧鬧聲就從那裏傳來，他們看到了從來也未曾看到的事情。

一頭巨大的羊鷹，一隻爪上，已被粗大的牛筋繩套着，大約有五六個獵人，正用力拉住了繩子，看樣子，是他們用套索，套住了那頭大鷹的一隻爪的，他們正企圖將那頭大鷹拉下來。

而那頭大鷹，則在撲騰着，待向上飛起來，將抓住了繩索的五六個獵人，拖得在地上亂滾，那五六個獵人叫嚷着，有更多的獵人一起撲過去，抓住繩索。

大鷹正在掙扎着，至少已經有十幾個人抓住了繩索，可是那十幾個人，全被掙扎的大鷹，拖得在地上打滾，更多的人拿着尖矛衝了過來，可是大鷹的巨翅撲騰着，捲起一陣陣的旋風，持着武器的人，根本無法接近大鷹，有的人將矛拋了過去，矛落在大鷹的身上，也絲毫不能損傷大鷹，人和大鷹的爭持，驚心動魄。

金維衝了出來之後，一看到這種情形，先是呆了一呆，接着，他陡地叫了起來，他發出呼叫聲，和其他一樣在呼叫的人不同，他立卽認出了，那頭大鷹，就是那一頭，就是曾帶着他上孤峯的那一頭。

說起來好像不可能，因爲所有的羊鷹，在外表上來說，都是完全一樣的，但是金維却可以肯定，這頭和獵人爭鬥着的，就是那一頭！

他又大叫了起來，可是他的叫聲，淹沒在其他所有人的呼叫聲中，並沒有人特別注意他。而事情的變化十分快，轉眼之間，大鷹向前奔着，雙翅展開，雖然牠的一隻脚上，套着繩索，而且繩索還拉着十來個人，可是牠還是離地向上飛了起來！

金維一面叫，一面飛奔向前，當他趕到大鷹面前之際，大鷹離地已經有七八尺了，拉住繩索的人，有幾個，已經吊在半空之中，可是他們還不放手，看他們的樣子，像是下定了決心，要將那頭大鷹，生擒活捉。

金維趕到了近前，陡地跳了起來，大喝着，抽出了獵刀，一下子砍了過去，將繩索齊大鷹的爪砍斷，繩子一斷，六七個人一起跌了下來，壓成了一團，那頭大鷹，也陡地騰空而起，雙翼捲起的巨風，令人眼也睜不開來，轉眼之間，已到了上空。

更多的人奔了過來，壓成一團的獵人，也紛紛起身，各人都用責備的眼光，望着金維，要不是金維在族中有極高的地位，他們可能要有所行動了！

金維不由自主地喘着氣，高舉起雙手來，道：「大伙聽我說，這頭大鷹，不是普通的大鷹——」

他講了這一句，就陡地停了下來。一來，是由於要向族人解釋那頭大鷹不是一頭普通的大鷹，決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決的事。二來，就在這時，聚集在高地上所有的人，陡地又發出了驚呼聲，金維忙抬頭看去，只見那頭大鷹，束着雙翅，自半空之中，直撲了下來，來勢快得就像是流星劃空而過一樣，在所有人發出驚呼聲，叫聲還未曾到尾音之際，大鷹已經撲了下來，直撲向金維，在牠離地約有十來尺之際，雙翼陡地打橫伸出，將在金維身邊的十幾個人，一起掃得在地上打滾，然後，雙爪一伸，已經抓住了金維的雙肩。

而在他一抓住了金維的雙肩之後，立時再度騰空而起，牠的動作是如此之快，金維覺得肩頭上一緊，想告訴他的族人，叫他們不必擔心，大鷹不會害他，可是當他緩過一口氣來，向下看去時，空地上他的族人，看來已只有幾寸長短，他已經到了高空之中，勁風撲面，不論他怎麼叫，地上的人，是已經無法聽到他的聲音的了！

金維苦笑了一下，好在他並不是第一次被那頭大鷹抓起來飛行，所以並不慌張，他先伸手抓住了還套在大鷹爪上的那股繩子，將繩子在手背上纏了一纏，然後輕輕掙了一下，大鷹鬆開了雙爪，金維的身子，在半空中懸了片刻，才又抓住了大鷹的腿。

這一次，由於他和大鷹之間，有了繩索的聯系，所以輕鬆得多，他向下看去，大鷹是在向西南飛，飛得很高，自上面看下去，葉格狼湖就像是崇山峻嶺之中的一塊碧玉，在陽光下閃閃發着光，湖畔的人，已經完全看不見了。

金維看明了大鷹飛出的方向，他可以毫無疑問地斷定，大鷹是又將他帶回那座孤峯去，而帶回孤峯去，自然又可以見到那個人，所以金維的心中，一點也不慌張。金維並沒有料錯，幾小時之後孤峯已漸漸接近了，可是大鷹却並不是飛向峯上，而是低飛着，繞着峯脚，在環繞孤峯的大冰川上飛着，大鷹飛得如此之低，金維甚至可以感到大冰川的移動，就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他看到了尼達教授！

尼達在教授一塊岩石旁，那塊岩石緊靠着大冰川，尼達一動也不動，身子縮成一團，金維大聲叫了起來，不過隨便他怎麼叫，尼達總是一動也不動。金維只覺得心頭一陣發凉，尼達死了！

金維用力拉着繩索，想示意大鷹飛到尼達的身邊去。

開始的時候，大鷹只在大冰川上空盤旋，似乎不願意飛近尼達，可是金維不斷地拉着繩子，大鷹終於身子斜了一斜，越過了大冰川，那時離地並不是太高，金維連忙雙手一鬆，人向下直落了下去，落在厚厚的積雪之上，他連忙掙扎着爬了起來，向尼達衝了過去。

當他奔到了離尼達還有十來步之際，他陡地停了下來，神情充滿了疑惑，望着雪地。

金維是一個出色的獵人，凡是出色的獵人，都善於辨別雪地上留下的一切足跡，金維陡地停了下來，就是因爲他看到，在尼達的身邊，雪地上，有着許多很小，但是脚印和脚印之間，距離却又相當遠的小脚印。

那種脚印是如此之小，決不可能是成年人留下來的，而事實上，金維一看到了那種脚印，他立卽想到，這是那怪人留下來的，那怪人到過這裏！如果怪人來的時候，尼達還沒有死的話，那麼，尼達一定曾和那怪人見過面！

金維只停了極短的時間，立時向前，奔了過去，一直來到了尼達的身前。

毫無疑問，尼達死了，他的眉上，額上和人中，已全是冰花，在雪地上，很難斷定一個人是什麼時候死的，因爲寒冷和稀薄潔淨的空氣，會將一個人的屍體，長期地保持着新鮮的狀態。

尼達的身子縮成一團，金維要看淸他的臉面，必需也蹲下身子來，當金維蹲下身來，看清了他的臉面之後，金維又不禁怔了一怔。

尼達的臉上，充滿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喜悅

！不錯，他的肌肉是早已僵硬了的，而且，整個臉上，還覆上了一層薄薄的冰花，可是那層冰花，決掩不住他臉上那種喜悅和滿足的神情，別說只是一層薄薄的冰花，就算他的臉上，有幾尺厚的堅冰，他那種喜悅，還是可以直透出來，使人强烈地感覺得到！

金維不禁呆了一呆，他當然知道，凍死的人，臉上的肌肉變形，看起來，的確像是笑着死去的，但是那種「笑容」，却有着一種說不出來的可怖和詭異的味道，和尼達那種明顯地充滿了强烈的喜悅，感到萬事俱足，絕無遺憾的神情，是完全不同的！

尼達是在極度歡欣的情形下死去的，他對死亡，非但不感到任何痛苦，而且還感到無比的滿足，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了！

金維立時又想起了木里喇嘛來。

在陰暗的經房之中，金維曾經看到過木里喇嘛的遺體，木里喇嘛究竟是高僧，他遺體上，並沒有流露出那種極度的喜悅，但是却一樣的寧恬，安謐，完全是死而無憾的神氣。而且，貢加喇嘛還說過，木里喇嘛在臨死之際，作了黃教始祖宗喀巴死前，那個表示他已參透了天地造化秘奧的手勢，那是不是表示他「朝聞道，夕可死矣」的心情呢？作爲一個高僧來說，如果眞是明白了天地間的一切秘奧，那麼，他生命的任務，也就完了，那是一種結束生命最理想的方法，正是無數高僧追求的一種生命的結束法。

尼達的神情也如此喜悅，那麼，是不是表示他在臨死之前，他弄懂了什麼？是不是他所弄懂的事，也是和生命的秘奧有關，使他不再感到生命有什麼神秘，或是使他知道，人的生命，在脫離了肉體之後，會有更高的境界，所以他才懷着如此强烈的喜悅而死？

金維無法解答這些疑問，但是有一點，却是他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木里喇嘛和尼達死亡之際，那個怪人，都和他們在一起！

不論他們是在一種什麼形式下死亡的，他們的死亡，一定和那怪人有關！

金維想到了這裏，抬起頭來，向那座孤峯望去，他自己也未曾料到，原來在尼達的屍體之旁，站了那麼久，天色已完全黑下來了，那座高聳孤峯，在月色之下，看來莊嚴而神奇。

金維吸了一口氣，順手抓起一把雪來，在臉上擦着，他想要找一些石塊，將尼達教授的屍體掩遮起來，但是他還未曾搬動第一塊石頭，那頭大鷹又已將他抓了起來，直向孤峯上飛去。在大鷹飛向山峯的那一段時間中，金維的思緒，亂到了極點，他在想，到了峯上，一定可以見到那個怪人，那麼，是不是也和木里喇嘛和尼達一樣，會因此而死呢？看他們兩人的情形，完全是死無遺憾，那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心情呢？自己是不是也會在這樣的心情下死去？死亡對人來說，無論如何是可怕的，金維也無法想得出，何以會有人在死亡之前感到喜悅，他很想親身體驗一下，但是這種體驗，需要用死亡來做代價，是不是代價太大了一點？但如果死亡眞是如此值得喜歡，那麼，似乎死亡也就不算是什麼高代價了。

金維的心中很亂，大鷹越飛越高，終於，金維又可以看到孤峯上的那個石坪，那間用圓木搭成的屋子，而大鷹也降落了下來。

金維雙脚踏到了石坪上，大鷹才鬆開了鷹爪，滑出了幾十尺，停了下來，大鷹停下來之後，斜着頭，牠的眼睛，在黑暗中閃着異樣的光采，牠側着頭，望定了那間屋子，金維四面看了一下，高峯之上，靜得出奇，並看不到有什麼人，那個怪人，必然是在屋中。

金維吸了一口氣，他的心中，實在很難決斷，向前走，到那屋子中去，有可能揭穿一個他的能力絕對無法解決的疑問，但是，也有可能死在山峯上，要是不向前去呢？大鷹既然又將他帶了出來，目的自然是要他和那位怪人見面，說不定，就是那怪人授意牠那麼做的，那麼，大鷹就不會帶他離去。

金維苦笑了一下，心中有「伸頭也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的味道，他慢慢地向屋子走去，來到了屋前，推開了虛掩着的門。

屋中的氣味仍然很難聞，在門推開了之後，月光斜映進來，金維一眼就看到了那怪人。那人靠着一邊的牆，坐着，他巨大的禿頭，略向旁側，靠在牆上，雙眼睜得很大，可是眼中，却並沒有什麼神采，看來完全不像是一個有生命的人。

金維陡地向前走出去，一直來到那人的身前，俯身下來，將手按向那人的額角，像他第一次到這間屋子中，發現那怪人的時候一樣。

那一次，他伸手去按那怪人的額，那怪人的額，燙得簡直如同沸水一樣！

可是這一次，當他的手碰到那怪人的額頭之際，他也是陡地一震，觸手冰冷，就像是這山頭上，到處可以見得到，不知已有多少年的玄冰一樣。金維嚥下了一口口水，又伸手按了按那人的鼻息，鼻息已經沒有了，那人的雙眼仍然睜着，這人已經死了！

那是完全出乎金維的意料之外的，他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才好，過了好一會，他所能做的，就是慢慢地將那人的眼瞼按了下來。

當他按下那人的眼瞼之際，他看到那人的雙手，左手攤開着，但是右手却緊緊地握着拳，而且，在拳中，好像還揑着一樣什麼東西。

金維用力去扳那人的右手，他要花很大的氣力，才能將那人的手指，逐隻扳了開來，然後，那人手中的東西，落到了羊皮之上。

「非人協會」的大堂中，金維站着，伸着手，向着其他五個會員，在他手掌中，是一件奇形怪狀的東西，看來像是一個金屬製品，形狀奇特得難以形容有很多角，看來毫無規則。

史保先生問道：「這是什麼？」

金維道：「我不知道，這就是那人死後，握在手中的東西！」

各會員輪流傳觀着那東西，可是沒有人說出那是什麼來，一向不說話的阿尼密先生，忽然問了一句，道：「那怪人的遺體呢？」

金維道：「在我退出了那屋子之後，大鷹就用雙翼搧倒了屋子，抓住那怪人的遺體，將之拋進了大冰川之中，而當牠又帶我下山之際，尼達的遺體也不見了，雪地上有很多足跡，我知道一定是有人經過，將尼達的屍體帶走了！我一直無法明白，那怪人是怎麼死的！」

范先生道：「可能他一直在生病，木里喇嘛並未能將他治好！」

對於范先生的意見，各人並沒什麼，因爲那根本是件無法猜測的事。靜了片刻，卓力克才道：「我不明白的是，你究竟要推薦什麼人入會？尼達已經死了，那怪人也已死了！」

金維道：「是的，我要推薦的，是那頭大鷹。」

各人都欠了欠身子。

金維道：「記得我曾問過鐵馬寺中的一位智者，問他是不是有可能和羊鷹通話，他已有了答案，是可以的，不過要經過長時間的學習，我已決定長時間和那頭羊鷹在一起，因爲只有牠，曾長期和那怪人生活在一起，而必然知道那怪人的一切，我相信到了我能和羊鷹通話之際，就可以明白一切玄妙的秘奧了！」

各會員互望着，終於，一起點着頭，然後，沒有人說話，顯然每一個人都在沉思，金維的叙述太奇奧了，要好好地想一想，才能有多少頭緒，這就是每一個人都不說話的原因。

血鸚鵡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屍骸遍廳的大堂中，李大娘與血奴唇槍舌劍之際，劍毒常笑突自承塵上猝然飄落，不特把李大娘和血奴嚇得花容失色，就隱身承塵上的王風也嚇一大跳，他絕沒想到常笑也和他般隱伏在同一承塵之上。常笑落地後向李大娘恫嚇，要她說出血鸚鵡秘密，同時示意王風也在承塵上，王風只得飄身下廳，李大娘在兩大高手面前，又施故技，媚眼飄飛，欲把常笑和王風迷倒，但，她無往而不利的這雙媚身，今次却在常笑和王風身上失效，常笑冷笑地向她詢問她那雙眼睛練了多少年，李大娘反問依你看呢——

秘道走魔女

常笑道：「有沒有十年？」

李大娘道：「有。」

常笑道：「怪不得以武三爺的修養，一個不提防，也被你迷惑。」

李大娘道：「一般人的眼睛比較脆弱。」

常笑道：「由眼睛轉而控制一個人的心神的確比較容易，但遇上高手，就未必一定能夠成功。」

李大娘點頭道：「高手的心神大都比較堅強。」

常笑道：「出其不意却仍有作爲，方才武三爺豈非就是一個例子。」

李大娘道：「方才的事情你們都已看在眼內，現在當然都已知道小心防範。」

常笑道：「所以你不必再打這個主意。」

李大娘道：「我知道你們都是高手。」

常笑轉顧血奴道：「所以你也根本就不必害怕王風着魔。」

血奴冷笑着道：「他就是見鬼，也與我無關。」

常笑倏的回顧王風道：「李大娘方才那麼說你，我本來也有些不服，但現在看來，她說的倒也並非全無道理。」

王風歎了一口氣。

常笑道：「你是否還記得她說你什麼？」

——這個人如果不是瘋子就是笨蛋，如果不是笨蛋就是糊塗虫！

王風當然還記得李大娘的說話。

他所以歎氣。

常笑接問道：「血奴的說話你是否也聽的明白？」

王風道：「她的說話並不難明白。」

只因爲臨死之前遇上了葉天士。

葉天士醫術天下第一，行踪也是遍天下，要找到他已經不容易，何況他只有半個時辰不到好活？

偏就是這麼巧，竟然給他遇上。

他實在幸運，這簡直已是奇蹟。

這種奇蹟的確已可謂絕無僅有。

葉天士也只能暫時保住他的命，讓他多活一百天。

現在還剩多少天？

王風心裏有數，但並不在乎能否活足一百天。

反正都只是一百天。

所以他悍不畏死，他隨時準備拚命！

他只求在這一段日子之中，多做幾件有意義的事情。

對於這樣的一個人，常笑當然束手無策。

他雖然不知道那許多，却知道王風眞的不要命，眞的敢拚命。

因爲他們第一次交手，幾乎就同歸於盡！

他痛恨別人揷手干預他的事情。

他更加痛恨王風。

這個人非獨干預他的事情，而且還冒犯他的尊嚴。

如果他能夠拿下王風，最少也殺上十日他才肯將王風殺死。

只可惜他連與王風打一個平手的信心也沒有。

他雖然一樣可以拚命，也恨不得跟王風拚命，却只是想想。

王風不要命，他要命。

他更無說話。

一個連自己的生命都毫不珍惜的人，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說話能夠要脅他就範。

他索性就當王風是個瘋子。

劍下救血奴

常笑道：「你現在是否準備爲她拚命？」

王風道：「我並不是個三心兩意的人。」

常笑道：「她甚至不在乎你見鬼，你却是還要替她拚命，就連我也懷疑你是不是一個瘋子了。」

王風道：「我好像還沒有發瘋。」

常笑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他幾眼，道：「我實在不明白。」

王風道：「到底不明白什麼？」

常笑道：「你究竟是一個怎樣子的人？」

王風道：「其實你早就應該明白了。」

常笑道：「哦？」

王風道：「我只是一個不要命的人。」

常笑瞪着他，搖搖頭。

他好像已經明白，又好像還不明白。

王風補充道：「就因爲不要命所以我才敢拚命。」

常笑道：「你好像還很年輕。」

王風道：「最低限度比你年輕。」

常笑道：「你一身武功，將來是必有一番成就，說不定名滿天下。」

王風道：「說不定。」

常笑道：「你這就不要命了？」

王風笑笑。

常笑不禁亦歎氣，道：「你這種人我還是第一次遇上。」

王風淡笑道：「好像我這種人本來就絕無僅有。」

傷在要命閻王針之下的人他並不是第一個，但仍能保得住性命的他却是第一人。

隨便什麼人傷在「要命閻王針」之下，都絕對活不過半個時辰，他所以能夠活到現在，

只有這樣他的心才覺得好過一些。

一個正常人自然不會跟一個瘋子計較，更不會跟一個瘋子拚命。

所以他只是歎氣。

王風望着他，眼睛都好像有了笑意，轉問道：「你還在歎氣什麼？」

常笑現在也想挖掉王風的眼珠子了。

他恨得心中滴血，表面上却仍若無其事，道：「我有些感慨。」

王風道：「哦？」

常笑道：「我實在想不到好像我這樣的惡人，運氣居然還這麼好，能夠遇上你這個絕無僅有的瘋子。」

王風道：「是運氣還是霉氣？」

常笑道：「本來是霉氣，後來，却是運氣了。」

王風聽的不明白。

常笑歎息道：「未遇到你之前我一切都進行得頗爲順利，但見到你之後事情就開始惡化，這不能不說是我倒霉，可是第一次沒有死在你的劍上，第二次再給你亂刀砍殺之下，竟還能逃出生天，却不能說不是我走運？」

王風總算還記得，昨夜在宋媽媽那間魔室內亂刀追斬常笑。

他苦笑，道：「當時發瘋的並不止是我一個人。」

常笑道：「到你發瘋的時候，却已只剩下你我兩個活人，你既要殺人，豈非就只有我一個對象？」

王風忽然變得開心起來，面上的笑容也不再覺得苦澀，道：「我居然沒有將你殺死。」

常笑道：「所以我說是走運。」

王風道：「你逃到什麼地方去了？」

常笑道：「平安老店。」

王風道：「你去那裏幹什麼？」

常笑道：「也沒有什麼好幹，只是因爲在那裏還有我的兩個手下。」

王風道：「你還有兩個手下？」

常笑道：「現在一個都沒有了。」

王風一怔，道：「他們又是死在什麼人的手上？」

常笑道：「不知道。」

王風道：「你回到平安老店的時候莫非他們已經死亡？」

常笑點頭道：「那時候他們已經灰飛烟滅，連骨頭都已消蝕。」

王風不由的想起了那個被他用紅石擊倒，未幾在長街之上烟滅灰飛的黑衣人。

他隨即轉向李大娘，道：「那兩個官差當然不是你派人殺的。」

李大娘一愕，道：「你莫忘了我那個被你打倒的手下也是那樣在人間消失。」

王風根本就沒有忘記。

李大娘接道：「好在還有人證明你當時已經神智錯亂，否則我倒以爲是你幹的好事。」

王風道：「我不幹這種好事。」

常笑接口道：「不是你，不是她，莫非是武三爺？」

李大娘搖頭道：「我看也不是武三爺，這個人我倒清楚得很，還沒有這種手段。」

常笑淡淡道：「你眞的淸楚他？」

李大娘閉上咀巴。

如果她眞的淸楚得很，這個莊院又豈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常笑接道：「我其實也不認爲是武三爺所下的毒手，他對付你已經不容易，又豈會再多樹强敵？」

王風點頭道：「就換轉是我，我也是暫時袖手旁觀。」

常笑道：「他應該看出我並不是來找他的麻煩，我與李大娘發生爭執，對於他只有好處，以他那種聰明人，在未弄淸楚局面變成怎樣之時，是絕不會出手的，却一定加派人手嚴密監視。」

王風道：「所以你這邊全軍覆沒，他那邊馬上發動攻勢。」

「就可惜棋差一着！」常笑一蹙額，「連他也不是，難道這地方除了他們之外，還有一第三勢力存在？」

王風轉顧李大娘，說道：「這就要問問她了。」

李大娘皺眉道：「我本來除了這個莊院之外，並沒有意思再收購這裏的任何地方，一直到武三爺的到來，才改變初衷。」

常笑道：「當時你們有沒有遭遇到什麼困難？」

李大娘道：「完全沒有，這裏的人都很合作。」

常笑說道：「他們似乎沒有出賣土地的必要。」

李大娘道：「這裏天氣好，土地肥，在這裏的人的確不必担心衣食，但白花花的銀子，却也是沒有人不想要的。」

常笑道：「你們出的價錢當然也很高。」

李大娘點點頭，說道：「他們之間不少人，猶其是年輕人也大都厭倦了困在這裏，很想到外面闖闖，只不過沒有足够的盤纒，根本走不動。」

常笑道：「他們都沒有問題。」

李大娘道：「我決定留在這裏之時，已在這裏做過了一番審愼的調査功夫。」

常笑道：「你與武三爺於是就將這裏的土地一分爲二？」

李大娘道：「人也是，所以那之後這平安鎭就不再平安，本來善良樸實的人們一變變成了奸險狡猾，不再相互信任，也不能再融洽相處下去。」

常笑道：「金錢的影响力有多大我一向明白。」

李大娘道：「那一來，每一個人都在隣人的監視之下生活，無論他接待過什麼人，他家裏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情，都瞞不過武三爺與我。」

常笑道：「你們這豈非難得有一日耳根淸淨。」

李大娘道：「這些事都有我的親信管理，還煩不着我，當然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聽取我的意見，不過並不是常有，武三爺那邊的情形大概也差不多。」

常笑道：「聽你這樣說，你們兩人之間根本就不可能有第三勢力存在的了。」

李大娘道：「事實不可能。」

常笑忽問：「甘老頭他們又如何？」

李大娘笑笑，反問道：「武三爺死在什麼人手下。」

常笑一怔。

李大娘道：「他們其實也可以算得上是我的人。」

常笑道：「我看他簡直恨你入骨。」

李大娘道：「豈止入骨。」

常笑道：「他們很可能乘此機會報復。」

李大娘滿懷自信的道：「他們也許會殺害你手下的官差，却絕不會傷害我的人。」

常笑詫異的「哦」了一聲。

李大娘道：「這固然因爲他們一言九鼎，也因爲他們還不敢開罪我。」

常笑道：「甘老頭方才不是看着你的人一個個倒在武三爺的脚下？」

李大娘道：「他雖然承諾不殺他們，可沒有答應保護他們。」

常笑道：「只是答應保護你？」

李大娘搖頭，道：「他救我只是因爲不能讓我死！」

常笑道：「你不死，反倒他死了，他恨得你要命，却仍替你賣命，送命！」

他笑顧王風，接道：「看來他才是一個瘋子。」

王風歎息道：「這地方的人全部似乎不大正常。」

常笑道：「你是不是到了這裏才開始不要命，敢拚命？」

王風道：「未到這裏我已經隨時準備不要命，敢拚命！」

常笑吁了一口氣，道：「我還担心這是種病，到這裏的人都會感染多少。」

王風沒有再作聲。

常笑將目光帶回，喃喃道：「個個都不是，那殺他們的到底是什麼人？」

沒有人回答。

這對他們來說都是一個問題。

常笑目光轉望向堂外。

夜色濃如潑墨，堂外黑沉沉的一片。

沉沉夜色中，彷彿蘊藏着重重殺機！

常笑鎖眉道：「這裏看來還隱藏着一個不尋常的殺手？」

這說話出口，就連王風也不禁心頭一凜。

骨肉烟滅灰飛，這殺手殺人的豈止罕見，簡直恐怖！

神秘的殺手，恐怖的方式，這殺手到底是什麼人？目的又何在？

下一個要殺的對象又是誰？

這幾個問題在王風的腦中閃逝，來得快，去得同樣快。

他並沒有深思，因爲他知道怎樣想目前也不會有一個答案。

即使下一個要殺的對象就是他，他也不在乎。

死對他來說，現在只是一種美麗的冒險。

他看看常笑，忽問道：「那個殺手在你回到平安老店之前已離開了？」

常笑道：「就算是沒有離開，發覺另外有人追殺我，也不會再現身的了。」

王風道：「那追殺你的是李大娘的人？」

常笑點頭道：「三個殺手，三把魔刀！」

王風道：「結果却都死在你手下？」

常笑道：「殺他們並不容易。」

王風道：「之後你跑到什麼地方？」

常笑道：「鸚鵡樓。」

王風一怔，李大娘血奴亦自怔住。

常笑鸚鵡樓中全軍覆沒，一個人落荒而逃，誰都認爲他高飛遠走，離開平安鎭，請救兵去的了，誰知道平安老店一轉，竟又折回鸚鵡樓。

冒險是冒險，却收到意外的效果。

這種方法已並不新鮮，更很難瞞得過老江湖。

尤其是近這幾年，不少江湖朋友都已曉得用這種手法躲避敵人的追踪。

李大娘也許並不是一個老江湖，在她的左右，大概還不致於一個老江湖都沒有。

只可惜追隨在他左右的老江湖最少也已有四五年沒有在江湖上走動。

一個人長時間遠離江湖，即使是老江湖，各方面的反應也會變得遲鈍的了。

他們更沒有將常笑當做江湖人看待。

在他們的眼中，常笑只是個官，大官。

做大官的人大都貪生畏死。

尤其是常笑，手握重權，身居高位，正所謂如日中天前途錦綉！

好像他這樣的一個人看來實在沒有理由不珍惜生命。

何況他的人都已死光，他應已看出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相反，他離開之後，無論那一縣那一府，憑他的身份，決不難再徵集足够的人手，捲土重來。

到時莫說這莊院，就算將整個平安鎭夷爲平地，在他亦易如反掌。

常笑這又怎麼肯留在平安鎭，又怎麼會冒險？

是以，鸚鵡樓不在話下，其他地方他們亦祇是隨便査問一下便了事。

他們不錯是有他們的道理，道理也算得充份，却忘記了一件事。

常笑左右一向只有十三個官差，並不是一百三十個，就算一百三十個也不是一股怎樣大的力量。

那十三個官差，各有所長，武功方面却大都不大好，常笑就祇是帶着他們十三人，走遍天下。

他們所偵査的都是棘手的案件，所應付的多是窮兇極惡的人。

以身試法的人即使並不窮兇極惡，也够兇惡的了，有幾下子的更就厲害。

這種人當然不會輕易束手就擒。

他們無疑就一直都在冒險，常笑更往往首當其衝。

在他來說冒險根本已不是一回事，不過是生活上的一種點綴。

他絕對不怕冒險。

這並非完全因爲他的好大喜功，還由於他的武功。

藝高人胆大！

× × ×

李大娘怔怔的望着常笑，好會子，悠悠歎了一口氣，道：「你的胆子倒不小。」

常笑道：「胆小的人根本就不能做我這種官。」

王風即時又挿口問道：「你又怎會跑到這裏來？」

常笑道：「我是跟着你來的。」

王風又是一怔。

常笑接道：「你在那亭子裏面喝酒的時候我已然溜出院子。」

王風道：「武三爺那兩個殺手沒有發覺你的存在？」

常笑頷首道：「他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你的身上。」

王風道：「我將他們殺死，離開鸚鵡樓之後，你就開始跟踪我？」

常笑再頷首。

王風搖頭道：「我居然沒有發覺。」

常笑道：「因爲你只顧盡快趕來這裏。」

王風道：「我掉進水裏之時，你又在什麼地方？」

常笑道：「在門外，我聽到水聲，却不知你是掉進水裏。」

王風道：「我從水裏爬上來之際，你大概已進來的了。」

常笑道：「已藏身門後樹叢之中。」

王風道：「那會子你當然已知那水聲是怎麼一回事。」

常笑點頭道：「也知你跟我一樣，是第一次進來這個莊院，所以索性就自己另外找尋門路，不再追踪你。」

王風道：「你走的一定是一條捷徑。」

常笑道：「也不算什麼捷徑，只不過比你所走的快少許，我藏身承塵上面不久，你就來了。」

王風道：「你大概是在另一邊的瓦面進入的。」

常笑道：「好在你沒有翻過那邊的瓦面，否則看到那邊已有一個缺口，是必就從那個缺口跳下。」

王風道：「看到那一個缺口，難道我還想不到已有人在下面？」

常笑道：「應該想得到。」

王風道：「那當然亦想得到就不是敵人都必然心存敵意，一下去，隨時都可能挨上一劍，隨時都有生命危險。」

常笑道：「嗯。」

王風道：「我那又怎會跳下？」

常笑道：「如果是別人也許會打消那個念頭，你却是一定不會。」

他嘴角陡裂，道：「因爲你漠視生死，隨時都準備拚命的了。」

王風道：「我可沒有準備，糊糊塗塗的送命。」

常笑道：「我也沒有準備，抽冷子給你一劍。」

王風道：「你先我而入，在我進入之時的確可以暗算我一劍，而且很可能一擊中的。」

常笑道：「但也有可能落空，那一來你我不免大打出手，驚動武三爺他們。」

王風道：「是不是因爲有此顧忌，你的一劍才沒有刺出？」

常笑道：「如果驚動了他們，你我就非獨聽不到這許多說話，更會變成了他們攻擊的目標。」

王風點頭。

常笑忽問道：「他們的說話你是否都已聽淸楚了？」

王風道：「很淸楚。」

常笑又問道：「你是否覺得奇怪？」

王風道：「非帶奇怪。」

常笑道：「你可想知道這事情的始末？」

王風道：「想極了。」

常笑道：「你我一直都在追查血鸚鵡的秘密，現在這裏就已有兩個人知道這個秘密，當然你我都不會錯過這個機會。」

王風不由自主的點頭。

常笑道：「最清楚的一個人顯然就是李大娘。」王風又點頭。

常笑道：「你大概不會反對我追問她。」

王風道：「她與我並沒有任何關係。」

常笑道：「我所用的方法也許比較辣。」

他歎了一口氣，才接道：「你也許看不過眼，我實在有些担心在我快要追問出來的時候，你突然出手阻止。」

王風道：「如你追問別人，也許我眞的忍不住出手，追問她，我大概還可以看下去，等到她將血鸚鵡的秘密說出來。」

李大娘一旁竟然幽幽歎道：「我看你也不是一個毫無憐香惜玉之心的人，怎麼對我偏就這樣狠心？難道你眞的忍心看着我辛苦？」

王風冷冷道：「對狠心的人，我向來都很忍心。」

李大娘道：「我那裏狠心了。」

王風道：「甘老頭武三爺拚命的時候，你是否已經醒轉？」

李大娘沒有否認，道：「武三爺那一拳對我，本就沒有發生作用，我並沒有昏過去。」

王風道：「這是說你本來可以助甘老頭一臂之力，可是你始終沒有出手。」

李大娘道：「他們一個對一個，誰都不吃虧，我如果出手相助，便很不公平的了，好像他們那種人，就算死也未必會接受這種不公平的結果，一見我出手，說不定，甘老頭第一個就先對付我，那會子，只怕我不想昏過去也不成了。」

王風道：「即使這是事實，在他臨死之前你怎麼還要加重他的痛苦？」

李大娘道：「我只不過拒絕了他的要求，就換轉是你，你可願跟一個必死之人談條件？相信一個必死之人仍能保護你？」

王風道：「他們那邊最少還有兩個人。」

李大娘道：「你是說血奴和韋七娘？」

王風道：「血奴的武功雖然不高，韋七娘的神針絕技却是非同小可。」

李大娘忽問道：「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王風答不出來。

李大娘微喟，道：「武三爺今夜的行動，是必將她也計算在內，在他採取行動之時，一定已派有人去對付她，以武三爺的老謀深算，絕不會小估她的實力，你以爲她生還的把握有幾分？」

王風同樣回答不出來。

李大娘道：「在未見到她的人之前，我也只當她是一個死人。」

王風道：「你只跟活人談條件。」

李大娘頷首：「死人我恕不奉陪。」

王風道：「所以你索性盡快將他氣死，省得他嚕嗦下去。」

李大娘道：「縱然他沒有氣死，我看他也很難活得過兩個時辰的了。」

她輕歎接道：「他傷得那麼厲害，多活兩個時辰，豈非就痛苦多兩個時辰？」

王風道：「聽你說，你倒是做了一件好事了。」

李大娘道：「就不是好事，也不能說是一件壞事。」

王風道：「這樣的好事，我現在也想做一件。」

李大娘道：「哦？」

王風道：「常笑找到了這條綫索，無論如何是不會放手的了，他既然知道了你這個人，就今日給你跑掉，憑他的勢力，遲早都不難將你找到，以他的手段，你落在他的手上，始終都不免吐露事實，我現在袖手旁觀，既省却你日夜奔波，也省却他日後麻煩，豈非是一件好事？」

李大娘一聲輕歎，正想說什麼，常笑已接口，笑對王風道：「你做了這麼大的好事，怎好意思讓你的耳目難受，我保證，不會讓你瞧不過眼，聽不入耳，也保證，不會令她活不下去。」

王風笑笑道：「瞧不過眼我盡可以閉上眼睛，聽不入耳我亦可以塞住耳朵。」

常笑道：「看來你眞的很想知道血鸚鵡的秘密。」

王風道：「絕對假不了。」

李大娘即時一聲冷笑，說道：「方才血奴還說你是一個直正的俠客，我看你，根本就不像。」

王風冷笑道：「我何曾說過自己是一個俠客？」

他的確沒有說過，只說過自己敢拚命，是一個不要命的人。

李大娘冷笑道：「這是說血奴瞎了眼。」

血奴一聲也不發。

李大娘接道：「也許她對於俠客有她的定義，我只知道一個俠客最低限度也懂得鋤强扶弱，絕不會見死不救。」

王風道：「常笑已保證不殺你，你本身也並不見得很弱。」

他笑笑又道：「這之前你更是一個土豪，不單止擁有這裏一半的土地，還擁有一批武藝高强的殺手。」

李大娘悶哼一聲。

王風接又道：「況且常笑不是强盜，也不是惡霸，相反是一個朝廷命官。」

李大娘又是悶哼。

王風沉聲道：「血鸚鵡的事件非獨神秘，而且充滿邪惡，你若是一個正正當當的人，爲什麼不肯將之說出。」

李大娘忽然笑了起來，道：「就算我願意，也有人不肯答應。」

常笑一聲輕叱道：「誰不肯答應？誰？」

輕叱聲中，常笑張目四顧。

李大娘就今夜來說，也已不是第一次陷入這種局面。

方才她幾乎就已落在武三爺手中，却突然出現了一個甘老頭。

甘老頭來，武三爺非獨好夢成空，而且還賠上一條老命。

現在這一次，是不是又有人及時趕至，將她從危難中解救出來？

這個人是否又像甘老頭一樣身懷絕技？

× × ×

夜更靜更深，風吹更蕭索。

風聲中叮噹之聲不絕，清脆而悅耳，就像血奴飛舞時，所帶起的那一種怪異而奇特的鈴聲。

那也並不是鈴聲，祗是簷前鐵馬在風中響動。

呻吟聲已絕，偌大的一個廳堂，就祗有他們四個活人。

常笑目光轉回李大娘面上，又一聲輕叱：「誰？」

李大娘不理會他，目注血奴道：「我將血鸚鵡的秘密告訴這位常大人，你說好不好？」

血奴面色一變，道：「不好！」

不肯答應的那個人莫非就是她？

常笑轉顧血奴，淡淡的道：「是你不肯答應？」

血奴道：「是。」

常笑道：「即使你不肯答應，只要你的母親答應，你好像也沒有辦法。」

血奴冷笑道：「她若是敢胆跟你說出那個秘密，我們與她之間的約定就完了。」

常笑追問道：「完了又如何？」

血奴道：「我們便可以放開手，用我們所喜歡的方法處理這件事情。」

她又一聲冷笑，道：「反正已不再成爲秘密，又還有什麼顧慮？」

常笑道：「你們一直在顧慮什麼？」

血奴不作聲。

常笑又問道：「如果她對我說出了那個秘密，你們準備如何對付她？」

血奴仍不作聲。

常笑不在乎，再問道：「她是說給我知道，我知道了那個秘密之後你們是不是連我也要一起解決？」

血奴終於開聲，道：「是！」

常笑笑問道：「你們有這個本領？」

血奴冷笑道：「就算我們沒有這種本領，讓你逃出這個平安鎮，將她留下來，相信總可以。」

她霍地盯着李大娘，道：「拚不了常笑，不成也拚不了你！」

李大娘沒有答話。

她居然還笑得出來。

常笑並沒有移動目光，盯穩了血奴，又問道：「你口中的所謂『我們』，到底包括些什麼人？」

血奴不應，冷笑。

常笑接問道：「你們與李大娘之間究竟有什麼約定？」

血奴索性閉上了咀巴。

常笑上下打量了血奴一眼，又看看王風，道：「看來我是很難從你那裏問出什麼了。」

他淡笑一下，目光再次回到李大娘面上，道：「你這邊大概還不成問題。」

李大娘竟還在笑。

她不望常笑，笑對血奴道：「我若是落在他的手中，那個秘密十九保不住，秘密一揭露，就不止約定，一切都完了，他便不殺我，活下去也是沒有意思。」

血奴冷冷一哼，道：「我知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李大娘瞟了一眼王風，又對血奴道：「你那個敢死保鏢無疑一定會保護你的生命安全，却未必會替你殺掉他，只憑你一個人，就算還有其他的血奴及時趕到，能否將他留下來仍是一個問題。」

她放緩了聲音，接下去。「一被他帶着秘密走脫，你仍活下去也都沒有意思的了。」

血奴的面色不覺蒼白起來。

李大娘語聲更緩，道：「到時就不止魔王，血鸚鵡與牠的奴才，連帶那十萬神魔只怕也脫不了關係？」

血奴面色更蒼白，截口道：「你到底要我怎樣？」

李大娘道：「只要有人替我將常笑截下片刻，我便有機會脫身……」

「片刻」兩個字出口，血奴已會意，李大娘後面的說話還未接上，她的人已然撲出，左右掌雙飛，左截咽喉，右擊胸腹。

常笑也同樣會意，却想不到李大娘話都未說完，血奴已出手。

他本已蓄勢待發，只等李大娘說話一完，就上前盡快將她擒下，血奴這突然出手，立時亂了他原有的步驟。

他的心雖未亂，勢雖未散，已不能直接撲向李大娘。

血奴正擋在他的前面。

這正是機會。

李大娘當然懂得掌握機會，說到「脫身」兩個字，她的身子，已箭一樣斜斜的倒射了出去。

常笑一眼瞥見，大喝一聲：「那裏走！」雙手齊翻，左拒右擋，格開了血奴雙掌，身一斜一轉，正想從血奴身旁掠過，眼旁黑影一閃，血奴的一條脚已踢到。

這一脚踢的又快又勁，踢的更是常笑的要害。

常笑嘿一聲，轉出的身子倏的轉回，正好讓過那一脚。

血奴一脚落空，手又到了，食中二指勾曲，搶向常笑的眼睛。

她好像很喜歡挖人的眼睛，這一招用得特別迅速靈活。

常笑一皺眉，抽身退步，一退三尺，錚一聲劍已在手，毒蛇般抖的筆直，哧的飛刺血奴的咽喉。

血奴的反應還夠敏捷，偏過讓開了常笑的毒劍，身形却非獨沒有讓開，反而欺前。

她的雙手已多了一對短劍。

一尺不到的短劍，劍鋒霜雪般閃亮。

寒芒袖中一閃，劍已在她手中，彷彿就藏在她的衣袖之內。

她輕盈如燕的身子亦彷彿變成了一支劍，一支箭。

離弦箭，飛劍。

她幾乎是脖子擦着常笑的毒劍飛前。

常笑翻腕便可以殺她，她知道，却並不在乎，因爲那刹那，她那對短劍亦應刺入常笑的要害。

是什麼時候，她學會了王風那種拚命的作風？變成了一個不要命的女孩子？

她並沒有身中要命閻王針，也沒有吃過必死的毒藥，再活上五六十年，說不定也不是一件難事，她却是這樣輕賤自己的性命？

她寧可不要命也要掩護李大娘離開，難道李大娘的性命比她的性命還要緊？

要不是爲了李大娘，又爲了誰？

是爲了魔王？血鸚鵡？還是十三血奴？十萬神魔？

魔王據講與天地同壽，魔域中據講已無生老病死。

十萬神魔翱翔魔域，十三血奴是魔血化身，是魔域中的魔鳥，血鸚鵡，更是魔鳥中的鳥王。

李大娘憑什麼能够控制他們？

她到底又是什麼妖魔？

王風很想追上去，將她截下來，仔細看清楚。

他却只是想，並沒有實行，他身形一動，竟反而撲向常笑。

因爲常笑的毒劍第二劍已刺出，再刺血奴的咽喉。

這一劍他看出血奴非獨擋不住，閃也閃不了。

× ×

血奴就算眞的想拚命，常笑也不肯跟她拚命。

短劍未刺到，他的人已然飄飛，可是血奴的劍勢一老，他便又飄回，毒蛇般的劍一捲一彈，再刺出，仍是刺向血奴的咽喉。

這一劍更毒，更快，更準。

血奴雖然兩劍在手，竟無法抵擋，也不知如何閃避。

劍未到，劍氣彷彿已刺入了咽喉。

血奴驚呼都無法驚呼出來，眼中終於現出了恐懼之色。

她還是年輕，她還有將來。

×　×

劍鋒並沒刺入血奴的咽喉，劍氣却反而重了。

多了一支劍，劍氣自然更重，何況這支劍的主人，也是一個用劍的高手。

這個高手當然就是王風。

他連人帶劍一旁飛來，那支短劍與常笑的毒劍同時到達。

叮一聲，常笑的毒劍正刺在那支短劍上。

這判斷又是何等準確。

血奴却已嚇出了一身冷汗。

常笑那一劍若是刺入了她的咽喉，她反而不會這樣吃驚。

——死人根本就沒有感覺。

×　×

常笑沒有吃驚，第三劍也沒有出手。

他冷笑一聲，忽然道：「你想知道血鸚鵡的秘密，最好就給我拉住她。」

這句話當然是對王風說的。

也不等王風有所表示，他連人帶劍已斜裏飛出！

王風沒有阻止他，亦沒有拉住血奴。

他看出以血奴的身手，除非一開始攔在常笑前頭，否則根本不能將常笑截下。

血奴也沒有追截常笑，更且將那雙短劍收回袖中。

她已完成了她的任務，李大娘已在常笑被截下時，掠過了刀阱，竄入了一面屏風之後。

屏風之後是一面寬闊的照壁。

李大娘轉入了屏風便不再見出現。

那後面莫非設有暗門？暗道？

王風正在懷疑，砰的一下暴響，那面屏風突然飛了起來，凌空飛撞向常笑！

×　×

屏風一飛起，李大娘便又重現。

她含笑在照壁之前。

照壁就只是照壁，上面並沒有門戶，她腳下的地面也並沒有異樣。

她却笑得那樣子輕鬆，神態却顯得那麼的鎮定。

莫非她自信那一面屏風已足夠將常笑撞下刀阱？送入地府？

王風實在懷疑。

他偷眼望了一下血奴。

血奴面上的神色同樣奇怪。

×　×

李大娘的輕功很好，兩條腿也夠勁，那面屏風給她一踢，竟能飛出了丈多兩丈。

如果真的撞上去，也許真的能夠將常笑撞下刀阱，那下面遍插鋒刀，墮下去就不死也難保不重傷的了。

只可惜屏風還未撞到，常笑的身形已然偏側飛起。

屏風呼的從他的身旁飛過，他的左手一沉，往屏風上面一拍。

叭一聲，屏風給他一掌拍下，他就勢借力，身形更迅速，颼的飛落在照壁面前。

他右手握劍護身，左手箕張，却沒有抓出去。

李大娘的人已經消失不見！

×　×

照壁的兩旁各掛着一盞長明燈。

燈光並不怎樣明亮，但已足夠照亮那面照壁，也已足夠照亮照壁上面畫着的那個女人。

水蛇般的腰，飛雲般的髮。

她的體態苗條，容顏尤其美麗。

那種美麗並不像人間所有。

她混身赤裸，只有一條輕紗。

迷濛的輕紗，環飛在她的腿臂左右，並沒有掩遮她應遮掩的地方。

她的人也在飛舞。

上沒有天空，下沒有土地，只有風和霧，寒冰和火燄。

她就飛舞在風霧冰火之中。

×　×

王風對照壁上面畫着的地方已並不陌生，脫口道：「那照壁畫着的地方是不是奇濃嘉嘉普？」

血奴反問道：「除了奇濃嘉嘉普，是不是還有第二個這樣的地方？」

「飛舞在奇濃嘉嘉普之中的是什麼人？」

「天魔女！」

×　×

天魔女的相貌竟與李大娘完全一樣。

天魔女在風霧冰火之中飛舞，李大娘的人也就在冰火風霧之中消失！

莫非她就是天魔女的化身，在這危急之中又變回天魔女，飛返奇濃嘉嘉普？

×　×

魔域中已無生老病死。

魔域中的來客難道也害怕人間的刀劍？

×　×

常笑的劍突然高舉，斜指着天魔女。

天劍誅魔，魔劍據講也能夠將妖魔化作飛灰。

他這支劍却只是毒劍，並不是天劍，也不是魔劍。

這支劍對天魔女又能夠發生甚麼作用？

×　×

劍颼的刺出，刺向天魔女兩腿之間！

常笑的面色微現尷尬，那一劍仍然準勁！

他的劍不能不刺向那個地方！

那剎那他人雖在半空，仍看的淸楚，李大娘的手一按在天魔女的兩腿之間，照壁之上便出現了一道暗門，她閃身而入，暗門又消失！

她的人於是也就此消失！

×　×

「奪」的劍刺入！

天魔女誘人的笑容彷彿抹上了一層奇異的痛苦。

她的兩條腿倏的向後彎曲！

這一彎，她的小腹便似在向前迎去。

常笑的劍却反而抽出，他的人也飛開！

一飛半丈，右腳踏實，他右腳便踢出，將旁邊的一張几子踢向那面照壁！

×　×

天魔女那兩條腿的確在後彎，却不止兩條腿，畫着那兩條腿的一方照壁也向後彎，彎出了一道暗門！

暗門還未全開便又緩緩關上！

也就在這下，常笑踢飛的那張几子就落在暗門的入口之中！

「喀」一聲，那道暗門正關在几子之上，已不能關回原來的位置。

暗門中並沒有暗器射出，常笑等了一會，才移動腳步，走到暗門的前面。

他却沒有走進去。

暗門內一片漆黑，裏頭說不定暗藏殺人的機關，李大娘入去沒有事發生，但到他入去的時候，機關說不定就會發動，他難保便是九死一生。

他瞪着那一片漆黑，躊躇了一會，霍地回頭。

王風血奴已掠過刀阱，站在他後面。

他凌厲的目光連隨落在血奴的面上，道：「這道門通往甚麼地方？」

血奴搖頭道：「不知道。」

常笑的目光更凌厲，冷聲道：「眞的不知道？」

血奴索性閉上咀吧。

常笑的眼中閃現狠毒之色，却一閃卽逝，轉顧王風道：「你說現在怎麼辦？」

王風道：「追入去。」

常笑忽問道：「你先走還是我先走？」

王風笑道：「當然是你。」

常笑道：「你害怕裏頭暗藏埋伏？」

王風反問道：「你害怕還是我害怕？」

常笑道：「我。」

他笑笑，又道：「你隨時都已準備與人拚命，命你都可以不要，還有甚麼可以使你害怕的？」

王風道：「說我害怕的可又是你。」

常笑道：「你不要命我却還要命，自然得請你在前開路，我隨後進入。」

王風笑道：「我雖然不要命，可沒有準備給你拚命。」

常笑道：「你不是很想知道，血鸚鵡的秘密？」

王風點頭，說道：「我很想，不過你比我還想。」

常笑歎了一口氣，道：「你這個人雖然不怕死，却是死也不肯吃虧。」

王風道：「這要看是爲了甚麼人。」

常笑道：「好像我這種人自然就不在考慮之列。」

王風只是笑。

常笑又歎了一口氣，身形兩個起落，將照壁兩旁掛着的長明燈都取下，一燈提在左手，一燈挑在劍鋒之上。

他再走到暗門的前面一腳踩上塞在門口的那張几子，右手劍一伸，將劍上挑着的那盞長明燈送入暗門之內。

燈光驅走了門內的黑暗。

他仍沒有踏入去。

驅走的只是幾尺的黑暗，幾尺之後又逐漸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門並沒有盡開，那對於燈光無疑是一種障礙。

他一聲輕呼，道：「那邊還有一張几子，你替我拿來行不行。」

他雖然頭也不回，這句話的對像除了王風又還會是那一個？

這一次王風倒沒有拒絕。

×　×

再多一張几子，門戶終於盡開。

兩盞燈都送入。

門內是一條暗道，才不過三四尺寬闊。

兩盞燈的燈光已足夠照亮這條暗道，已可以使他們看得很遠。

他們却兩丈都看不到。

這條暗道還不到兩丈。

盡頭是一面牆壁。

空白的牆壁，既沒有水火風霧，也沒有迷人的天魔女。

常笑王風却不是因爲這個原因才將目光從牆壁上面移開。

他們將目光移到牆壁的前面，只因爲那裏更令人注目。

入門不過一丈，暗道的地面便已下陷，一直到那面牆壁爲止，差不多一丈的地方根本已沒有地面。

那之下昏暗一片。

昏暗之中浮着迷濛的光影。

燈光？

那之下又是甚麼地方？

常笑瞪着那下陷的地面，右腕忽一振，握在他右手之中的那支劍立時「嗡」一聲龍吟。

龍吟聲方响，劍上挑着的長明燈便飛脫，飛入了暗道，流星般投向那下陷的地面。

他的人也跟着竄入了暗道，左手仍握着另外的一盞長明燈。

這一竄正好一丈，正好落在那下陷的地面的邊緣。

他左手的長明燈，右手的劍幾乎同時下沉，劍護住了他下盤的要害，燈照亮了他腳下的地方。

他的目光當然亦同時落下。

在他的腳下，是一列石級，二三十級石級斜斜的伸展下去！

劍上飛出的那盞長明燈已落在石級的盡頭，燈身雖在倒翻，燈光仍未熄滅。

他左手卽使沒有第二盞長明燈，落在石級盡頭的那一盞已足以將石級與及下面的地方照亮。

就算石級盡頭的那一盞長明燈已熄滅，下面也並不見得暗黑。

他們在門外見到的迷濛光影正是從下面透上來。

常笑目光閃動，終於踩下了石級。

他腳步放得很慢，劍握的更緊，長明燈不離手。

王風是第二個。

血奴居然也跟着他們下去。

她的眼中仍有疑惑。

她到底在疑惑甚麼？

×　×

石級的盡頭是一條地道，地道的盡頭是一扇石門。

一丈也不到的地道，兩旁的牆壁上各懸着一盞琉璃燈。

琉璃中燈油半滿，點燃上兩三日大概也可以。

燈光照亮了那扇石門。

白石石門，上面刻着奇怪的花紋。

那些花紋與鸚鵡樓中宋媽媽那間魔室門戶上刻着的竟有些相似。

慘綠色的花紋，燈光中，閃耀着異樣的寒芒。

這莫非也是某種邪惡與不祥的象徵？

王風的目光落在花紋之上，不由皺起了眉頭。

宋媽媽那間魔室門戶上刻着的花紋他看不懂，眼前這扇石門上的花紋他一樣看不懂。

常笑的目光一落下，瞳孔却立時收縮，神色亦變得緊張。

緊張之中還透着興奮。

他莫非看得懂這門上的花紋。

王風也察覺常笑的神態有些異樣，不由就問道：「你看得懂門上的花紋？」

常笑不知不覺的點頭。

王風追問道：「那些花紋是代表甚麼？」

常笑道：「那些並不是甚麼花紋。」

王風詫聲道：「不是花紋是甚麼？」

常笑道：「是一種文字。」

王風更詫異，道：「我看就完全不像。」

常笑忽問道：「你喜歡不喜歡看佛經？」

王風道：「不喜歡，我甚至對和尚都沒有好感。」

常笑又問道：「你家中可有人做過官，出使過西域？」

王風道：「一個都沒有。」

常笑道：「這就難怪你沒有看過這種文字，不懂這種文字的了。」

王風道：「這是西域的文字？」

常笑點頭道：「錯不了。」

王風道：「西域的文字你也看得懂？」

常笑道：「你似乎忘記了，我本來是甚麼人。」

王風沒有忘記。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怒馬香車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少恆得冬梅之助，偸窺了一幕天一門主力鬥烏衣七煞的七星刀陣，和公冶十二娘與天一門少主聯手，敗於一幪面黑衣人的劍下，公冶十二娘依約以貴賓禮送烏衣七煞及黑衣人出去，杜少恆也在冬梅的暗助下離開了古墓，當他返城途中，遇上拾得兒和黑衣人，被邀同往酒樓暢談，進城時更碰巧遇上司馬元，遂聯袂同往太白樓，席間，黑衣人說奉女主命，要求杜少恆答允讓拾得兒跟他回去，學習絕藝，杜少恆沒有反對，只說對拾得兒認識不深，須他本人同意，黑衣人緊接說，這是說杜大俠同意了——

香車藏絕色　璞玉顯神功

杜少恆「唔」了一聲，說道：「可以這麼說。」

「這就行了。」黑衣人向拾得兒問道：「娃兒，你自己怎麼說？」

拾得兒正含着滿口的肥肉。他，使勁嚥下之後，才含笑反問道：「這位伯伯，要我說甚麼呀？」

也不知他是眞的裝傻，還是別有原因？

他，一直是在大盅喝酒，大塊吃肉，對于其他的人的談話，似乎漠不關心，但事實上，方才不關他的事時，他居然能揷上咀，而此刻，當問到有關他切身的問題時，他却又茫無所知了。

黑衣人只好苦笑了一下道：「娃兒，方才那位青衣大嬸跟你說的話，還記得嗎？」

拾得兒點點頭，道：「記得。」

黑衣人道：「我就是那位青衣大嬸派來接你的，現在就跟我走，好嗎？」

拾得兒道：「我義母跟我說過，跟着杜伯伯後，就一切聽杜伯伯的，杜伯伯叫我走，我就走，如果杜伯伯不同意，那我就……」

黑衣人連忙截口道：「你杜伯伯已經同意了。」

拾得兒目光移注杜少恆，道：「杜伯伯，您眞的同意我走嗎？」

「是的，」杜少恆正容接道：「你是具有武林中百年難得一見的，最佳資秉的人，也許我心中不願意你走，但爲了你的前途，却不能不讓你走。」

拾得兒傻笑着，沒接腔。

黑衣人却含笑說道：「杜大俠，事情就這麼決定，吃完這頓飯，我就帶他走。」

杜少恆道：「用不着這麼急，我要先跟他義母見過面後再說；因爲，閣下的來歷是那麼諱莫如深，以後如果他義母找我要人時，不但我脫不了干係，連司馬大俠也會惹上麻煩。」

黑衣人點點頭道：「這是實情，在下自不便勉强，只是，如果一時之間，找不到娃兒的義母呢？」

杜少恆道：「那就只好暫時擱下了。」

「擱下是不要緊，」黑衣人苦笑道：「杜大俠，我不妨坦白跟你說，敝上此舉，完全是爲武林蒼生着想，古墓中的情形你我都已親自體驗過了，天一門氣候已成，平靜已將近一個甲子的江湖，眼看卽將掀起一場腥風血雨，杜大俠請想想着，放眼當今武林，誰具有這一份挽狂瀾于旣倒的力量呢？」

「那自然是貴上責無旁貸呀！」

黑衣人道：「不錯，敝上是有此宏願，但要想消弭一場江湖大刦，光憑一二個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何況，敝上還有某些原因，暫時不便公開出面……」

「所以，貴上才將希望，寄托在這娃兒身上？」

「不錯。」

「在下可以跟貴上當面談談這問題嗎？」

「抱歉，敝上暫時不想跟任何人見面。」

「我也抱歉！在貴上與娃兒義母二人之間，我必須跟其中一人見上一面，才能讓你將娃兒帶走。」

黑衣人苦笑道：「好，就暫時這麼決定，等我向敝上報告之後，再與杜大俠聯絡。」

接着，一舉酒杯，道：「咱們喝酒……」

正事一經談妥，話題又轉入較輕鬆的一面。不過，杜少恆滿懷心事，却是怎麼也輕鬆不起來。

所以，談話最多的，還是那黑衣人，其次才是司馬元，至于吃得最多的，那自然是拾得兒了。

四個人用的酒菜，拾得兒至少吃了三分之二，似乎意猶未盡。

身爲東道主的黑衣人，只好吩咐堂倌再添酒菜，一面却向杜少恆笑道：「杜大俠，你年輕時候，不論文事武功，風流韻事，都冠絕一時，如今正値英年，却爲何忽然變得沉默寡言起來？」

杜少恆笑了笑道：「閣下希望我說些甚麼呢？」

黑衣人道：「只要你肯開口說話就行，不過，最好是談談你突然歸隱，以及貴府閤第失踪的事……」

司馬元也附和着說道：「是啊……與其把苦悶埋在心中——不如將它傾吐出來，也會感到輕鬆一點。」

杜少恆苦笑了一下，道：「只要二位不嫌繁瑣，我倒是願意談談，不過，這兒可不適合，還是回到司馬兄的住處再說吧！」

「也好，」司馬元目注黑衣人笑問道：「這位兄台，願意光臨寒舍嗎？」

黑衣人冷笑點首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好！就這麼決定。」司馬元扭頭向正在狼吞虎嚥着的拾得兒笑道：「娃兒快點吃，吃完好回去聽你杜伯伯講故事。」

「好的……」拾得兒含着滿咀菜餚，含含糊糊地答應着。

就當此時，樓下忽然起了一陣騷動，隱約地聽到有人在叫着：「慾望香車……」

「慾望香車就在門外……」

「快去看慾望香車呀……」

司馬元向杜少恆笑道：「杜大俠不是還不曾見過那慾望香車嗎？」

杜少恆點點頭道：「是的，一直是聞名而緣慳一面。」

黑衣人也立卽接道：「慾望香車已很久未到洛陽來了，杜大俠既然不曾見過，可別放過這一個好機會。」

司馬元笑道：「咱們這雅座是臨窗的，打開窗子就可看到了……」

說着，他已打開窗門，俯身向街心瞧去，一面低聲說道：「不錯，是慾望香車。」

杜少恆，黑衣人也擠向窗口，只有拾得兒一個人還在據案大嚼着。

在拾得兒的心中，似乎世間任何事情，都不如塡飽肚皮的重要。

雖然已經是夜晚，但由于地面積雪之故，街心中的一切，却仍然看得清楚。

不錯，停在太白酒樓門口的，就是傳說中那輛碩大無朋的慾望香車。

車廂頂上有着厚厚的積塵，車輪上濺滿了黃泥，顯然是經過長途跋涉而來。

也由于剛剛停下來，那拉車的四匹神駿健馬，還急促地噴着濃濃的白霧。

車廂的門窗，都是密閉着的，沒法看到裏面，究竟是一些甚麼人。

唯一與傳說不同的，是車轅上的車把式，已不是「千里獨行俠」周桐，而是一個女的。

那位女車把式，年約十五六，一身青色勁裝，肩揷長劍，顯得英氣勃勃，不讓鬚眉。

不過，小妞畢竟是小妞，別瞧她煞有介事地，裝成一副成人的模樣，但那張稚氣未脫的蘋果臉兒，却充分地顯示她還是一個小妞兒。

少頃，車廂內傳出一個嬌滴滴的磁性語聲道：「雪兒，爲何不下去買吃的？」

那女車把式苦笑道：「小姐，那酒樓門口，圍着好多人，我進不去呀……」

車廂中的嬌甜語聲道：「笨丫頭，妳不會叫他們讓讓路嗎！」

「是……」

女車把式恭應着，柳腰一扭，已飄落酒樓門前，嫣然一笑道：「諸位，借光，借光…」

酒樓門口雖然圍着不少看熱鬧的閑人，但却立卽紛紛退向兩旁，讓出一條通道來。

「多謝，多謝！」女車把式嬌笑着，一溜烟似地，鑽進了酒樓。

那黑衣人向杜少恆悄聲說道：「那慾望香車所提出的問題，一直不曾有人答對過，杜大俠是否有意去碰碰運氣呢？」

杜少恆輕輕一嘆道：「也許我可以答對，可惜我提不起興趣來。」

司馬元揷口笑道：「既然自信可以答對，那咱們就下去試試着。」

黑衣人拉着杜少恆的胳臂，道：「杜大俠，咱們說幹就幹，走……」

于是，在黑衣人，司馬元二人的簇擁之下，杜少恆有點不由自主地，向樓下走去。

拾得兒也剛好將加添酒菜，風捲殘雲似地，一掃而光，起身跟在後面，一面拍拍自己的肚皮，咧咀笑道：「這一餐飯，眞吃得非常過癮……」

當這四位會過賬，下得樓來，由大門口的人羣中擠出時，那位買食物的女車把式，也捧着一大包香噴噴的滷菜，饅頭之類的食品，搶先登上車轅，敲了敲車門道：「素月，快將食物接過去。」

一聲嬌應，車廂門隨之而啓，一隻賽雪欺霜的皓腕，伸了出來。

就當女車把式將一包食物遞給由車廂中伸出來的那隻皓腕上時，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忽」地一聲，一條靈蛇，快速無比地，向那隻接食物的皓腕，疾捲而來。

不！那不是靈蛇，是一條長達七八尺的長鞭。變出意外，自然使得旁觀人羣發出一片驚呼！但他們算白担心，驚呼聲中，發出一聲清叱：「鼠輩找死！」

那突施偸襲的長鞭梢，已被女車把式抓住，車廂門又重行關閉，當然，那包食物也已經送到車廂中去了。

所有旁觀的人，于眼花繚亂中，沒人看到那突施偸襲的是甚麼人，也沒人看清楚，那女車把式，是如何抓住那鞭梢的。

當然，現在都已看清楚了，那以長鞭偸襲的，是一個身着黑色勁裝，黑布包頭，中等身裁的中年漢子。

由于他的鞭梢被對方抓住，正以全力往回抽，但却有如蜻蜓撼石柱，一點作用也沒有。

這情形，不但使那勁裝漢子掙得面紅耳赤，下不了台，連旁觀的杜少恆，也不由地暗中震驚不已。

至于那些旁觀的閑人，更是「轟」然叫好，甚至鼓掌歡呼。

女車把式畢竟是稚氣未脫，本來由于勁裝漢子的偷襲，而臉罩寒霜的她，却因了旁觀人的歡呼，而爲之嫣然嬌笑起來。

車廂中那嬌甜語聲又起：「雪兒，妳發甚麼呆？」

雪兒這才俏臉兒一整道：「小姐，這個人如何發落？」

那嬌甜語聲道：「先問問那厮來歷，及有何企圖。」

「是！」雪兒左手仍然抓住對方的鞭梢，右手握着她自己的長鞭，目注那勁裝漢子，沉聲喝道：「說！你是甚麼來歷？」

「妳不配問！」勁裝漢子口中冷笑着，手上却冷不防地使勁一抽。

但他那冷不防的一抽，仍然沒發生一點作用，而眼前鞭影一閃，臉上已出現一道血痕。

雪兒更是得理不饒人地，冷笑一聲道：「再不說，當心我宰了你！」

「人小，語氣倒是够大的！」

隨着這語聲，一個年約弱冠，身着白色長衫的年輕書生，緩步走向車前，向着雪兒沉聲喝道：「丫頭，放開鞭梢，叫妳主人答話。」

這位白衫書生，年紀和古墓中那位「少主」差不多，面目端正，皮膚白皙，也顯然沒戴人皮面具，但他臉上和目光中的陰沉，和語氣的冷漠，却比目前這着膚如刺的寒風還要冷。

雪兒微微一怔之下，隨卽冷笑道：「憑甚麼？」

「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白衫書生的脚下，像裝有滑輪似地，忽然一幌而前，一把抓住那相持不下的長鞭中段，沉喝一聲，道：「撒手！」

如響斯應，長鞭到了白衫書生手中，如非是雪兒放手得快，連她的嬌軀，也幾乎要飛了出去。

白衫書生撥弄着奪過來的長鞭，冷冷地一笑道：「就憑這一手，叫妳主人說話行嗎？」

「不行。」

「唰」地一鞭，向白衫書生疾捲而來。

她手中的軟鞭，長達八尺以上，這使勁一揮，不但勢疾勁猛，而且極盡奇詭之能事，使得白衫書生精目中異彩連閃，道：「好！够勁兒！」

話聲中，凌空一個倒翻，居然以毫髮之差，避過了雪兒那凌厲的一擊。

但雪兒的長鞭攻勢是連環性的，一鞭落空，她已身隨鞭進，淸叱一聲：「狂徒躺下！」

鞭梢如靈蛇飛舞，成圈套狀向白衫書生的頸項間套來，顯得既準且狠而又絕到了家，因爲，她的鞭式已將對方的退路封鎖住，迫得那白衫書生除了硬接之外，就只有束手就擒，遵命躺下的份了。

儘管雙方交手這只能算是第二招，但在行家眼中，却也不難看出雙方武功的深淺。

雪兒的身手之高，似乎與她的年紀不相稱，很顯然，方才她手中相持着的長鞭被奪出手，那是由于最初那個勁裝漢子容易對付，以爲這個白衫書生也强不了多少，而心存輕視所致，上過一次當後，此刻，她算是使出眞功夫來了。

至于那白衫書生，更是高明得令人莫測高深，在眼看那長鞭構成的圓圈卽將套中他的頸項的間不容髮之間，他竟然突施高明無比的縮骨神功，一下子矮了一尺有奇，不但避過了對方那要命的一擊，而且還順手抓住對方的鞭梢，朗笑一聲道：「丫頭，要躺下，必須上床才有意思呀！」

雪兒俏臉一片鐵靑，使勁一掙之下，不但不曾將抓在對方手中的鞭梢掙脫，反而使得她的嬌軀，向對方飛了過去。

白衫書生更是呵呵大笑道：「妙啊！俏佳人，投懷送抱，眞是善解人意呀……」

話沒說完，車廂中忽然傳出一聲淸叱：「狂徒撒手！」

一把鐵蓮子，以滿天花雨手法，超越雪兒嬌軀之前，向白衫書生疾射而來。

白衫書生雖然身手高深莫測，也很够狂，但面對這一陣高明無比的暗器手法，却也不能不遵命撒手。

他，雖然已放開手中的鞭梢，全力應付那一陣鐵蓮子，但長衫下擺上，却還是被洞穿兩個孔兒。

至于雪兒，也在對方放開鞭梢的刹那之間猛打千斤墜，在白衫書生身前尺許處停下來。

這刹那之間的變化，實在太快了，快得當事人的雙方，在驚魂甫定之下，來不及有進一步的反應。

緊接着，車廂中傳出一聲嬌喝，道：「雪兒退下！」

雪兒掙了掙，然後嬌應一聲，狠狠地瞪了白衫書生一眼，才一個倒翻，退了回去。

白衫書生却邪笑道：「丫頭退下，小姐來，妙啊！」

但車廂中出來的，還是一個侍女裝束的小妞兒，打扮與年紀，都跟雪兒不相上下，她，一出車廂，立卽向白衫少年自我介紹道：「我叫月兒，奉小姐之命，向你問話，你可得老實一點。」

白衫書生賊忒嘻嘻地，邪笑說道：「我本來是個老實人，但在漂亮的小妞面前，却會例外……」

月兒俏臉一沉道：「說！你是甚麼人？咱們河水不犯井水，爲何要存心生事？」

白衫書生含笑接道：「小生姓曹，名子畏，與才高八斗，七步成詩的陳留王曹子建，只有一字不同，現年十九歲，尙未成婚……」

月兒截口沉叱道：「誰問你這些！先報來歷？」

「是！」白衫書生還是滿臉邪笑：「小生現任天一門總巡察之職。」

「總巡察有多大？」

「這個嘛！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在本門中，只有門主才能指揮我。」

「唔！現在，說你無端生事的理由。」

曹子畏笑了笑，說道：「小妞兒好厲害的小咀……」

月兒截口冷笑道：「眞正厲害的，你還沒有嚐到哩！」

曹子畏邪笑道：「是的，姑娘家最厲害的功夫，只有在床上才能領略到……」

月兒怒叱一聲：「狂徒找死……」

「月兒……」

幾乎是同時，車廂中傳出一聲嬌慵無限的嬌呼。

這一聲嬌呼，雖然是嬌滴滴地，令人涉及遐思，但却具有莫大的威嚴，使得被曹子畏激怒得想要拚命的月兒嬌軀一震，又停了下來。

車廂中的嬌語又起：「月兒，我只要妳問問那厮的眞正來意。」

「是！」月兒恭應一聲之後，才目注曹子畏沉聲說道：「狂徒，快點答我所問！」

曹子畏道：「小妞兒，方才妳那『無端生事』四字，已等于坐實我的罪名了，還有甚麼可說的。」

「那你是存心找碴而來？」

「可以這麼說。」曹子畏冷然接道：「從現在開始，天一門已正式公開活動，凡是江湖上黑白兩道的朋友都必須立卽表明態度……」

車廂中那嬌甜語聲問道：「是如何一個表明法？」

曹子畏道：「順我者接受本門節制，逆我者只有死路一條。」

車廂中語聲道：「你此行目的，就是要我表明態度？」

曹子畏點點頭道：「不錯，妳這慾望香車出現江湖，已有一年以上的歷史……」

「但我們與人無爭，與事無碍，跟任何門派，都談不上恩怨。」

「但你們過于神秘。以往，本門在草創階段，兼以不曾公開活動，所以才一直不加聞問，現在，妳却必須立卽表明態度才行。」

「這是說，如果我不立卽接受貴門的節制，那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曹子畏邪笑道：「對于漂亮的妞兒，我可以網開一面，不過，我還是希望妳能接受本門的領導，投入本門之後，好處可多哩！」

車廂中語聲道：「我不稀罕甚麼好處，也不容許有人無端生事，我也明白，你既然是有所爲而來，當不是語言所能解決的事……」

曹子畏截口笑道：「能拜領姑娘絕藝，在下深感無限光榮。」

「不過，在交手之前，我還要先問你一句話。」

「在下恭聆！」

「你，在天一門中，自承是一人之下的身份……」

「那是絕對不會假。」

「那麼，我問你，如果你我之間，訂有甚麼口頭協定，是否算數，貴門門主，是否會承認？」

「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

「好！你聽着，咱們互搏三掌，如果你贏了，我接受貴門節制，否則，以後就不得再找我的麻煩。」

「够意思，够意思。」曹子畏含笑接道：「這條件我接受了，而且，別說是我敗了，只要妳能跟我打成平手，也算是妳贏。」

車廂中語聲嬌笑道：「雖然說是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但我還須要保證。」

曹子畏一怔道：「妳要甚麼保證？」

車廂中語聲道：「你這位總巡察，自然有代表你身份的甚麼令箭令牌之類的信物，我的意思是，當你打敗時，你必須送一件信物給我，以後如果萬一有貴門的人找我這慾望香車的麻煩，我可以省却許多事。」

曹子畏禁不住苦笑道：「姑娘好愼密的心思！也好自負！」

車廂中語聲道：「咱們彼此彼此……」

「好！」曹子畏探懷取出一面兩指大小，金光閃閃的金牌，含笑說道：「這就是代表我這總巡察身份的令牌，希望姑娘能有本事贏過去。」

接着，却是臉色一整，道：「姑娘，該說的都已說明，芳駕可以出來啦！」

語聲才落，突覺眼前一亮，香風拂處，一位美賽天仙的女郎，已俏立他面前八尺處。

她，眉目姣美，膚色白裏透紅，那柔軟而單薄的絲質粉紅彩裙，在强勁寒風的吹拂下，更襯托出她的嬌軀是那麼纖穠適度。

尤其是那一撇劉海輕籠下的美目，就像是薄霧中的曉星，一閃一閃地，放射着惑人的光芒。

美！實在是太美了！

不但使那些旁觀的閑人爲之目瞪口呆，曹子畏更是失魂落魄似地，有如泥塑木雕。

連在人叢中偸窺着的，那位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的杜少恆，也爲之心頭狂跳不已。

杜少恆的心跳聲，被旁邊的黑衣人察覺到了，因而低聲笑道：「這小妞兒可眞是天生尤物，連咱們杜大俠也爲之古井重波啦！」

杜少恆苦笑道：「兄台怎麼尋起我的開心來。」

黑衣人笑道：「難道說，杜大俠的心頭狂跳，是別有原因嗎？」

杜少恆一時之間，竟答不上話來，而臉上的苦笑，也更爲尷尬了。

幸虧那位美艷如花的紅衣女郎，適時替他解圍，她，朝着靈魂兒已飄上九天的曹子畏嬌笑道：「巡察大人，別拖時間了，請呀！」

曹子畏總算還過魂來了，只見他，如釋重負似地，長長吁了一聲，居然搖頭幌腦地，朗聲吟哦道：「顚不剌的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罕曾見，我眼花繚亂口難言，靈魂兒飛上半天……」

「唰」地一聲，紅衣女郎展開一把預藏在衣袖中的香羅扇，遮住大半邊俏臉兒，很顯然，她是被曹子畏的那一副酸勁兒逗笑了。

像這種冰天雪地的數九寒天，她穿着一身薄薄的絲質羅衫，已經够奇的了，却還帶着一把摺扇，算得上是奇之又奇。

一旁的月兒，忍不住嬌笑一聲道：「別酸了！大總巡察，這兒可不是普救寺呀！」

曹子畏笑道：「這兒雖然不是普救寺，但妳家小姐是崔鶯鶯，小生也算是張君瑞，而妳，就算是那善解人意的紅娘……」

說到這裏，朝着月兒兜頭一揖，道：「紅娘姊，小生這厢有禮了……」

紅衣女郎忽然收了摺扇，臉寒似冰地，哼了一聲，道：「姓曹的，你大概忘記此行來意了吧？」

「沒……沒有啊！」

「那你爲何還不進招？」

曹子畏苦笑道：「姑娘天仙化人，弱不禁風，大有乘風飄去之概，叫我怎能忍下手。」

「那你是自願服輸了？」她，强忍着笑意，故意緊繃着俏臉。

「是的，我願服輸。」

「那麼，拿來。」她，伸出了手掌。

「拿甚麼呀？」他似乎還是有點兒魂不守舍。

「拿那代表你身份的令牌。」

「可以……」

他的語聲出口，人叢中忽然傳出一個蒼勁語聲道：「總巡察，不可以！」

曹子畏扭頭怒叱道：「少廢話！」

接着，他撥弄着手中的令牌，目注紅衣女郎諂笑道：「既然服輸，令牌自然要給妳，不過，我希望姑娘能回答我一個問題。」

紅衣女郎道：「說吧！能够回答的，我自然會回答。」

曹子畏目光深注着問道：「姑娘尊姓芳名，是否就是這慾望香車的主人？」

紅衣女郎歉笑道：「很抱歉，你這問題，目前還不到公開的時候。」

曹子畏蹙眉問道：「那要等到甚麼時候，才能公開呢？」

紅衣女郎漫應道：「能够公開的時候，自然會公開。」

曹子畏苦笑着沉思了一下，毅然點點頭道：「好！給妳！」

脫手將令牌投向紅衣女郎手中，抱拳一拱道：「在下告辭……」

話落，長身而起，飄落屋頂上疾奔而去。

就當旁觀人羣呆得一呆之間，紅衣女郎已

借同月兒鑽入車廂中，並嬌喝一聲：「雪兒，咱們走！」

「且慢！」這突然插咀的是那黑衣人。

紅衣女郎的語聲道：「甚麼人？」

黑衣人道：「在下是過路人。」

紅衣女郎的語聲道：「有何指教？」、

「指教是不敢，我只想請問一聲，慾望香車以前所提出有獎徵答，是否有人答對過？」

「沒有。」

「現在還有效嗎？」

「有效。」紅衣女郎的語聲嬌笑道：「是閣下有意應徵嗎？」

「不！是在下的一位朋友。」黑衣人扭頭向杜少恆笑道：「杜兄請啊！」

杜少恆顯得意興闌珊地，苦笑道：「不！我現在已提不起興趣了。」

黑衣人也苦笑道：「說得好好的，怎麼又忽然改變主意。」

司馬元也在一旁敲着邊鼓：「是啊！既來之則安之，反正也不過是一句話的工夫呀！」

黑衣人又立卽接道：「答對了，樂得得一份獎品，答不對也不損失甚麼，這種便宜事，又何樂而不爲哩！」

紅衣女郎的語聲也嬌笑道：「我也竭誠歡迎諸位前來應徵。」

在對方三人一吹一唱的情況之下，杜少恆可沒法再堅持了。

他，神色漠然地，徐徐步向車廂前，那情形，就像他的脚上帶着有千斤重物似地。

黑衣人的臉上，由于戴着紗巾，沒法看到他的表情，但司馬元的臉上，却毫無掩飾地，浮現一片令人難以理解的神秘笑意。

可惜的是：杜少恆根本沒注意到司馬元那奇異的表情。

他，終于到了車廂前，顯得目光呆滯地，說道：「姑娘，妳那有獎徵答的問題，僅僅是『女人是禍水嗎』這一句問話？」

「不錯。」

「那麼，我的答案是：女人不一定是禍水，有時候，男人也會成爲禍水。」

車廂內沒有反應，司馬元忍不住代杜少恆發問道：「姑娘，答對了沒有？」

紅衣女郎的語聲嬌笑道：「恭喜諸位，已經答對了。」

黑衣人道：「那麼，獎品呢？」

紅衣女郎的語聲道：「贈獎時地另訂，而且只能讓得獎者一人知道，請記好……」

接着，以眞氣傳音向杜少恆說道：「請閣下明夜三更正，駕臨白馬寺天王殿領獎。」

杜少恆點點頭道：「在下記下了。」

「告辭！」

目送那慾望香車濺雪疾馳而去之後，杜少恆顯得意興闌珊地，向兩位同伴苦笑了一下道：「二位，咱們也走吧！」

一行四人回到司馬元的住處後，酒醉飯飽的拾得兒，獨自回房間歇息，其餘三人都是各自一杯香茗，在小花廳中閑聊起來。

「可惜啊可惜，」首先打開話匣子的是司馬元，但他這沒頭沒腦的話意，却令人費解。

其餘二位幾乎是同聲發問道：「可惜甚麼呀？」

司馬元笑道：「可惜那個甚麼天一門的總巡察，竟然會臨陣退縮，使我們沒法看到那位紅衣女郎，施展她的超絕武功。」

杜少恆道：「司馬兄怎能斷定那紅衣女郎，會有一身超絕的武功？」

司馬元道：「這也算是見微知著，杜兄請想想看，一個侍女的身手，已是如此了得，那她們那位主人的高明，還用說嗎！」

杜少恆點點頭：「不錯，那兩個侍女的身手，的確是够資格稱爲高明，只可惜她們所遇上的對手曹子畏，更是高深莫測，形成以下駟對上駟的局面，才使得她們的光芒，被掩蓋住了。」

「唔……」黑衣人那透過幪面紗巾的目光，凝注杜少恆，道：「杜大俠也認爲那個曹子畏臨陣退縮嗎？」

杜少恆道：「按說，曹子畏有着高深莫測的身手，此外又顯然是有所爲而來，應該是沒有臨陣退縮的理由，其所以如此，恐怕是另有深意。」

司馬元搶先點着道：「對，對！經二位這一分析，我也想通了。」

「還有。」黑衣人沉思着接道：「據方才所看到的情形，加上我與天一門那位少主實際交手的經驗，互相印證，則這個總巡察曹子畏的武功，顯然還在他那位少主之上，這也是令人費解的事！」

「是的，令人費解。」杜少恆苦笑了一下之後，才長嘆一聲道：「少小離家老大回，想不到我一回到故鄉，不但家破人亡，所遇上的人和事，也都是像謎一樣，令人難以理解。」

司馬元含笑接道：「既然沒法理解，就暫時不必去想它，我看，還是先談杜兄過去的一些風流韻事，以消此永夜如何。」

「對了，」黑衣人也附和着說道：「尤其是有關杜兄和尊府突然由江湖上失踪的事，更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現在，正好由你這位杜家的主人翁，親自予以澄清一下。」

杜少恆注目反問道：「閣下也是在目前這混沌局面之中，具有神秘色彩的一位，有關寒家事跡的澄清與否，與閣下想必也有切身的關係？」

黑衣人點首接道：「杜大俠，眞人面前不說假話，這事情是有切身關係，不過，却不是在下本人。」

「是與貴上有切身關係？」

「也許……可以這麼說。」

杜少恆輕輕一嘆道：「如所週知，年輕時候的杜某人，雖因本性剛直，嫉惡如仇，結了不少仇家，也因情孽牽連，不爲人所諒解，但自信生平未曾作過虧心事，所謂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這是我個人引以自慰和自豪的，不過，事情演變到現在，卽使我坦誠地說出來，也勢將沒法滿足二位的慾望，因爲，事實上有些事我自己也仍在暗中摸索中。」

黑衣人道：「那不要緊，就杜大俠所知道的，加以說明就行了，其餘的，我們可以共同研究……」

司馬元也附和着接道：「是啊！所謂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多兩個人用腦筋，總比一個人暗中摸索要強一點呀！」

杜少恆點首苦笑着：「對，對……」

話鋒一頓，才神色一整，道：「現在，我向二位提供的，只是我個人爲何突然離家出走的原因，也許二位都聽人說過，我的元配湯紫雲的故事吧？」

黑衣人點點頭道：「據說，你們還是中表聯婚？」

「是的，」杜少恆苦笑道：「親上加親的婚姻，却偏偏不容于家慈，說來這眞是孽。」

黑衣人道：「杜大俠是孝子，爲了順從老母的意旨，不得不忍痛將湯夫人給休了？」

杜少恆回答的是一聲長嘆。

司馬元也輕輕一嘆道：「這故事倒有點像愛國詩人陸放翁與唐琬的遭遇……」

愛國詩人陸放翁與唐琬，也是中表聯姻，感情特別好，依常情而論，這種「侄女隨姑」的婚姻，婆媳之間，也應該是特別融洽才對。

奇怪的是，陸母却特別討厭她這位侄女兒

媳。

在封建社會中，「不順父母」已構成「出」的條件，放翁爲了順從母親，只好忍痛將唐琬休棄，又因伉儷情深，難以割捨，於是，想出一個變通辦法，將唐琬藏之別館，以便暗中往來。

不久，這把戲被陸母識破了，雖然早巳聞風逃避，而不曾被乃母當場捉住，但此種藕斷絲連的關係，已不能繼續下去了。

以後，唐琬改嫁給同郡的趙士程。

放翁三十歲時，遊城南沈氏園，恰巧遇見唐琬夫婦，唐琬告訴趙士程放翁是自己表兄，並派人送去酒餚。

試想，此情此景，放翁能吃得下那些美酒佳餚嗎？

於是，他在牆上題了一闋傳誦千古的「釵頭鳳」詞：

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
東風惡，歡情薄，一杯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
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

唐琬看了，曾和一詞，表示自己的一往情深，在這種新愁舊恨的夾擊之下，這位薄命的少婦，無法支持，不久便在哀傷中死去。

這打擊，對放翁是太大了，所以，他畢生難以忘記，他晚年時曾有詩云：

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棉！
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踪一泫然。

陸放翁這一家庭慘劇，完全由其慈母一手造成，而又眼看心愛人兒折磨至死，無所帮助，實在算是一宗罕見的人間悲劇。

也由於杜少恆與湯紫雲之間的遭遇，大致與陸放翁唐琬相同，因爲司馬元才有此一番感歎。

黑衣人也輕嘆一聲道：「老天爺也未免太惡作劇了，像這種慘劇，居然還讓它重演。」

司馬元注目問道：「杜兄，以後呢？那位湯夫人是否也曾改嫁？」

杜少恆幽幽地接道：「以後，不知所終，不過，我斷定她不會改嫁。」

略爲停了一下，又娓娓地接道：「湯紫雲被休以後不久，家慈又給我訂了一門親事，那就是迄今生死下落不明的上官倩。」

「上官夫人曾經給杜兄生過一位公子？」

「不！如果她曾經替我生過兒子，二十年前，我也就不會離家出走了。」

司馬元道：「那麼，那位一同失踪的杜公子，是——？」

「不！那應該算是我的第三個拙荊所生，不過，我與她，却只有夫妻之實，而無夫妻之名。」

黑衣人笑了笑，道：「已有夫妻之實，並且還生過兒子，却無夫妻的名義，這倒又是一宗奇聞。」

杜少恆苦笑道：「事情是這樣的，我與上官倩成婚後一年，猶無所出，家慈望孫情切，乃四出求神問卜，並遍請名醫診治，但所有的江湖術士與大夫，都一口斷定上官倩不能生育，說來眞是寃孽，上官倩既不能生育，而本性又奇妒，不許我納小，家慈望孫心切，但對這位不能生育的媳婦，不但毫無怨言，而且婆媳之間，還特別投緣。」

司馬元也苦笑道：「像這情形，的確只能歸之於一個孽字。」

黑衣人笑問道：「那麼，那位有實無名的第三位夫人，又是如何湊合成的呢？」

杜少恆道：「那是我的一位姓曹的表兄，所想出來的餿主意，他告訴家慈和拙荊，他有一個三全其美的移花接木之計……」

黑衣人截口笑道：「一計而能三全其美，這應該算是錦囊妙計呀……只是，不知是如何一個三全其美法？」

杜少恆苦笑着接道：「所謂三全其美，是家慈可以達到抱孫子的願望，拙荊不必醋海興波，我也毋須納妾。」

「這的確是妙計，只是我還是想不通，要如何才能這麼皆大歡喜。」

「那就是花錢去臨時找一個有宜男之相的女人……」

「眞妙！也眞虧你那位姓曹的表兄，能想得出來。」

司馬元揷口笑道：「可是，像這樣的人，也不容易找呀！」

杜少恆道：「這倒用不着我們擔心，我那位姓曹的表兄，早就代我物色好了，那是一位賣解的少女，人很美年齡相當，也正是宜男之相。而且，那位姑娘，只有一位老父，她的父親雖然不答應，但她本人，却是一口就承諾下來。」

黑衣人笑道：「冲着你這位名滿江湖的風流俠少，那自然是沒得話說呀……」

杜少恆苦笑道：「當時，雙方言明，以白銀千兩爲代價，生下小孩之後，孩子歸我杜家，女方却必須立卽一刀兩斷。」

「既然是交易，那是當然啦！」黑衣人含笑接道：「那位賣解的姑娘，姓什名誰，杜大俠還記得嗎？」

「當然記得，她姓石，名瑤姑。」

「如果杜大俠再見到那位石姑娘，還認得她嗎？」

杜少恆長嘆一聲道：「雖然事隔二十年以上了，但我自信，還應該認得她。」

司馬元接問道：「既然石姑娘巳經替杜大俠生過兒子了，那巳經算是三全其美了，當時的杜兄，又怎會捨得棄家出走呢？」

「這是孽，」杜少恆苦笑道：「人是有感情的動物，所謂日久生情，何況，我跟石姑娘雖然沒有夫妻名份，但孩子都生下來了，自然會暗中滋生情愫。」

司馬元點點頭道：「不錯，這也是人之常情。」

杜少恆道：「壞也就壞在這一點上，孩子生下後的最初幾個月，自然還須要生母的照顧，因此，石姑娘也暫時沒有離去，不料，就在孩子生下的三個月之後，石姑娘突然反悔，將那千兩白銀還給寒家，她自己却帶着孩子悄然開溜了。」

「啊……」司馬元與黑衣人同聲驚呼着。

杜少恆接道：「當時，寒家財雄勢大，石姑娘年紀輕輕，帶着一個孩子，自然逃不出我們的掌心中去，但不幸的是，首先找着她的，竟然是拙荊所派出的人。

「當然，拙荊所須要的，只是孩子，但她沒有用強搶，却是覷準一個機會，乘石姑娘偶然離開之際，將孩子偷了回來。」

司馬元接口道：「這情形，石姑娘知不知道？」

杜少恆道：「她不知道，但她可以想像得到，是誰將孩子偷走了……」

「於是，她再度找上門來？」

「是的，孩子是她的命，本來，她也在我身上浪費過太多的感情，但既然格於現實，沒法和我長相厮守，就只好將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丟了，等於是要了她的命……」

「這一找上門來，可就够瞧的了。」

杜少恆輕嘆道：「是的，但拙荊的手段，却使人言之痛心。」

「此話怎講？」

「拙荆偷到孩子之後，却是寄在她的親戚家，也沒有向家慈和我說明，反而以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加在石姑娘的身上，說她有一個年輕英俊的小白臉，此行準是跟那個小白臉私奔了……」

黑衣人截口接道：「如果石姑娘是跟小白臉私奔，爲何還會將千兩白銀還給你們？」

「是呀！」杜少恆苦笑道：「但孩子是她的命，同時也是我杜家的命根子，孩子丟了，全家人都惶急得失去了理智，在當時那情況之下，不會有人去分析拙荆的話是眞是假，而盲目地加以接納的。」

司馬元，黑衣人都長長地嘆了一聲。

杜少恆也長嘆一聲道：「當石姑娘找上寒家時，也正是我全家上下都失去理智之際，拙荆矢口否認偷到她的孩子，而且還狠狠地揍了她一頓，家慈也很不諒解，認爲她是故意前來訛詐，而以惡言相加……」

黑衣人截口笑道：「難道杜大俠也在一旁搧火？」

「我當時不在家。」杜少恆苦笑道：「以當時的情況來說，即使我在家，事實上也沒法廻護她的。」

「以後呢？」

「她在悲憤莫名的情況之下，被拙荆趕出了大門，當時還正下着傾盆大雨。」

司馬元長嘆一聲道：「那位石姑娘，也實在够可憐的了。」

杜少恆目注案頭搖曳不定的燭火，臉上肌肉扭曲着，沒接腔。

黑衣人接問道：「以後，杜大俠沒有找過石姑娘？」

杜少恆幽幽地接道：「找過，但我回家時，已經快近半夜，雨，仍然沒停，但我由拙荆口中獲知孩子已經找回，而孩子的媽却已在大雨中被趕走之後，立即派人連夜四出追尋，而家慈於獲悉孩子確已被拙荆偷回之後，心中亦甚爲不忍，着令我務必將她找回來，但事實上，她這一走，却如泥牛入海，訊息杳然。」

一頓話鋒，又苦笑着接道：「二位請想想看，由於湯紫雲的無辜被休，我一直在內疚神明，怎禁得起再一次嚴重的打擊。」

「這就是杜大俠棄家出走的原因？」

「是的，二位請替我想想看，我還能在那個家裏呆下去嗎！」

黑衣人接道：「這些年來，杜大俠是否也在暗中找過湯夫人和石姑娘？」

杜少恆長嘆一聲道：「當然找過，可是茫茫人海，要找一個毫無綫索的人那有多難。」

司馬元注目問道：「杜兄，三位嫂夫人，是否都會武功？」

杜少恆道：「都會的，湯紫雲、上官倩都出身于武林世家，說起來，倒是石瑤姑娘的武功最差。」

黑衣人意味深長地一嘆道：「怪不得方才杜大俠回答那慾望香車的問題時，有那種說法，原來那等于是杜大俠你自己現身說法呀！」

司馬元也附和着說道：「不錯，女人不一定是禍水，有時候，男人也會成爲禍水，以杜大俠本身的遭遇而言，倒的確是有道理的。」

杜少恆苦笑道：「豈僅是有道理而已，很可能那慾望香車的這個問題，就是針對我才提出的……」

「杜兄此言，是否另有所本？」

「我不過是有這種預感。」

「杜兄認爲，那慾望香車的主人，可能跟你有甚淵源？」

「唔……但願我估計錯誤，也但願我這個禍水，不致于引起危害江湖的刧難來。」

「這個，杜兄似可毋須多慮，慾望香車出現江湖，已一年有餘，可從來不曾有過危害江湖的事跡。」

黑衣人也點點頭道：「不錯，眞正可慮的，還是那個甚麼天一門。」

杜少恆苦笑着，沒接腔。

沉寂了少頃之後，黑衣人站起身來，道：「二位，我不再打擾了，關于拾得兒的事，就照方才在太白酒樓中所決定，且等在下向敝上請示之後，再與杜大俠聯絡……」

說到這裏，抱拳一揖，道：「在下就此告辭。」

送走黑衣人後，杜少恆、司馬元二人也各自回房安歇。

司馬元替杜少恆安排的寢室，是這幢建築中最後一進，寢室的窗外，就是一個小型的花園。

洛陽的牡丹，是天下聞名的。

此刻，雖然是隆冬季節，看不到牡丹花，却有着十來株臘梅點綴其間。

儘管隔着一層紙窗，但那股沁人心脾的淡淡幽香，却能透窗而入。

有着滿腹心事的杜少恆，本來就沒有睡意，聞到那股淡淡梅香之後，更是精神爲之一振，將紙窗推了開來，憑窗凝望。

窗外，一片粉粧玉琢，最近的一株臘梅，就在窗前不足五尺處，當然，由于窗戶已經打開，那淡淡的幽香，也變得較爲冷冽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含着冷冽梅香的清新空氣，腦子裏由一片混沌中，忽然想到了拾得兒——

這個年紀輕輕，而人高馬大的傻大個兒，也跟他在這兩天當中，所遇上的奇奇怪怪的人和事一樣，有着濃厚的神秘色彩。

不錯，那的確是一塊未經雕琢的渾金璞玉，其資質秉賦之佳，實爲他生平所僅見。

那傻大個兒，究竟是甚麼來歷？爲甚麼要藉着一個當當的方式來跟着他？

那股傻勁兒……不……其實，那不是傻勁兒，應該說是一種純樸率眞的本性才對……那股勁兒如果是故意裝出來的，那麼，那小子的表演功夫，就應該算是爐火純青了……

想到這裏，他忽然心中一動，傻大個兒怎會沒有一點聲息？

拾得兒的房間，就在他的隔壁，似此密邇咫尺，憑他的聽覺之靈敏，絕不致于連一點聲息也聽不到。

因此，他立即繞到隔壁房門口，舉手輕輕叩了三下，却沒有一絲反應。

推了推房門，房門是由裏面閂着的。

于是，他又回到自己房間穿窗而出，到達拾得兒房間的窗口。

拾得兒房門的窗門是虛掩着的，室內却是空空如也。

這情形，自然使得杜少恆暗中爲之一驚。

但他强定心神，仔細察看，證實拾得兒確是已入睡之後，又起身離去的。

窗外的積雪上，有着淺淺的足痕，淺到如不經意，還眞不容易察覺出來，而且，他敢斷定，那的確是拾得兒的足痕。

大雪已經停止，這些足痕之所以如此淺，决非由于新雪所掩蓋。

那麼，由這些表示輕功相當高明的足痕，不難想見拾得兒的武功，已具有很好的基礎。

而且，由于拾得兒隱瞞了自己會武功的事實，也不難想見，他那份似傻非傻的勁兒，也是僞裝的了……

這些，又是爲了甚麼原因呢？

沉思間，杜少恆已循着那淺淺的足痕，越過花園的圍牆，循着一條僻靜的小巷，向前走去。

忽然，一聲嬌笑，隨風傳來，道：「傻小子，你怎麼不說話啊？」

杜少恆聞聲心動，原來那顯然是天一門那位二夫人公冶十二娘的話聲。

當然，十二娘口中的「傻小子」，也可能就是拾得兒了。

所謂上一次當，學一次乖，有着昨宵古墓中的經驗，此刻的杜少恆，可不敢再輕舉妄動了。

他，估量着話聲來自十五六丈外的一處廢園中，而且，拾得兒足痕也正是走向那廢園。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儘量藉着小巷兩旁的圍牆掩護，向那座廢園淌進。

只聽拾得兒的話聲道：「這位大嬸，要我說甚麼呀？」

公冶十二娘的語聲道：「我要你跟我回去享福，難道還沒聽清楚？」

「聽清楚了啊！」

「那你答不答應？」

「不答應！」拾得兒答得很乾脆。

「爲甚麼不答應？」

「因爲，我不認識妳，我義母也沒跟我說過……」

這時，杜少恆已到達廢園旁邊，由于已知道公冶十二娘已獲得詹老怪的武學，比起他自已來，一身武功，只强不差，因而行動也更爲小心了。

他，藉着那廢園圍牆的掩護，由牆頭殘破處向園內屛息竊探着。

廢園面積頗爲寬敞，但由于遍地積雪，因而視界也非常遼闊，一眼就看出公冶十二娘正背向他，俏立于約莫七丈之外。拾得兒則立于公冶十二娘對面丈許處，面向着杜少恆窺視之處。

與公冶十二娘並肩站立的是一個白衫書生，儘管看不到面目，杜少恆却能一眼就斷定這白衫書生就是那個甚麼總巡察曹子畏。

一個公冶十二娘，已使得杜少恆不得不加倍小心，如今再意外地發現曹子畏也在場，因而不由使得杜少恆暗中倒抽了一口冷氣。

這些，不過是杜少恆目光一觸之下所獲得的印象，但當他的目光繼續向兩旁掃視時，一顆本來就忐忑不安的心也更加跟着往下沉落。

原來這花園固然是荒廢的，與這廢園連接在一起的那幢古老巨宅，也顯然荒廢已久，四處都是斷瓦殘垣，那情景比這廢園更爲荒凉。

也就在拾得兒右側四丈左右處的一片廢墟旁邊，正有四男四女在安閑地作壁上觀。

那八個男女，男的紅色勁裝，女的青色勁裝，也正是杜少恆在北邙古墓中，所見到的魔宮男女的裝束。

杜少恆孤身一人，面對對方如此强大的陣容，怎教他不暗中感到焦急。

但事實上，他目前已無暇多想，只有硬着頭皮在暗中聽下去。

公冶十二娘聽到拾得兒還有一位義母，似乎頗感興趣地繼續問下去。但拾得兒所答覆的，也一如對杜少恆的答覆，而且還連他如何跟着杜少恆的經過也說了出來。

公冶十二娘嬌笑道：「眞絕，這麼大一個人，竟然連自己的姓名來歷都不知道……」

拾得兒也咧咀一笑道：「我叫拾得兒，不是已經告訴妳了嗎！」

「拾得兒三字，不能算姓名，而且叫起來也很蹩扭。」

「這有甚麼關係，人家知道我叫拾得兒就行啦！」

公冶十二娘注目問道：「你既然是跟着杜少恆，怎會一個人跑到這兒來的？」

拾得兒搖搖頭，說道：「這些，我不會告訴你。」

公冶十二娘道：「不告訴我也沒關係，只要跟着我走就行了！」

「我也不會跟妳走。」

「你跟着杜少恆有甚麼好處，他自身都難保……」

「跟着妳又有甚麼好處呢？」

公冶十二娘嬌笑道：「跟着我的好處可多啦！除了生活起居有最好的享受之外，我還保證你三年之內，成爲個頂尖兒的武林高手。」

拾得兒仍然搖着頭道：「我還是不想跟妳走……」

「爲甚麼？」

「因爲……我就是不想跟妳走。」

一旁的曹子畏忽然冷笑一聲道：「此時此地，可由不得你！」

公冶十二娘連忙接道：「子畏，別嚇着了他……」

拾得兒却咧咀笑道：「我才不怕哩！以前，兩頭打架的大水牛，我都能把牠們拉開，像他這樣的書生，我只用一根指頭，就可將他點倒啦！」

曹子畏倒並沒生氣，只是轉向公冶十二娘苦笑道：「娘娘，這小子顯是在裝瘋賣傻。」

公冶十二娘道：「看情形，可不像。」

曹子畏道：「不管他是眞傻還是假傻，像這樣材料，可絕對不能讓他落入敵人手中。」

「你的意思是——？」

「先弄回去，能爲我們所用固好，否則……嘿嘿嘿嘿……」那一陣陰森笑聲，使得遠在數丈外偸窺的杜少恆也爲之毛骨悚然。

拾得兒更是爲之打了一個寒噤，道：「你這人眞怪，笑得好難聽啊！」

公冶十二娘目注拾得兒問道：「娃兒，你是眞的不肯跟我走？」

拾得兒點點頭道：「當然是眞的呀！」

公冶十二娘冷笑一聲，道：「那我只好用强了！」

拾得兒一楞，道：「甚麼叫用强啊？」

公冶十二娘說道：「那就是，强迫你跟我走。」

「妳是說要打架？」

「不錯。」

拾得兒撫掌笑道：「那好極了！來吧！」說着，他居然捲起衣袖，擺了個迎敵的架勢。

公冶十二娘扭頭向四個紅衣武士道：「紅衣五號六號，聯手上！」

「是！」

兩個紅衣武士恭應聲中，已拔劍快步走向拾得兒身前。

公冶十二娘連忙喝道：「笨東西！又不是叫你們去殺人，將長劍收起來！」

兩個紅衣武士恭應着，納劍入鞘，其中一個向拾得兒喝道：「傻大個，小心了……」

語聲中，一左一右，取夾擊之勢，揮掌向拾得兒疾撲而來。

拾得兒還是那莊稼把式的架勢，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凝神以待。

但見人影一閃，兩個紅衣武士已被拾得兒一手抓住一個，硬行向兩旁推出。也許是由於太過用勁了，拾得兒居然掙出一個聲如裂帛的響屁來，不但使得公冶十二娘和四個女劍士爲之「噗哧」出聲，連暗中偸窺的杜少恆，也幾乎笑出聲來。

拾得兒自己也掙得面紅耳赤，額頭上青筋爆起地，苦笑着大嚷道：「好像伙，你們兩個的氣力，比兩頭牛還要大呀……」

他，一手抓住一個人的肩頭，使勁地向外推。

那兩個紅衣武士，除了盡力抵抗之外，同時還拳掌交加地，着着實實的，每一下都落在拾得兒的雙臂上。

但事實却不能不令人駭異，那兩個紅衣武士全力擊出的拳掌，拾得兒却若無其事地，承受下來。

而且，還咧着大咀，呵呵大笑道：「妙啊！這一架，可打得痛快極了……」

曹子畏劍眉一蹙，沉聲喝道：「再上去兩個！」

另兩個紅衣武士暴喏一聲，疾撲而上。

也就在這當口，拾得兒忽然吐氣開聲，大喝一聲，只見那兩個紅衣武士被他推得「蹬蹬蹬……」地，一連退了五大步之後，一屁股跌倒在雪地上，一時之間，居然齜牙咧咀地爬不起來。

拾得兒本人也好像是脫了力一樣，將兩個敵手推出之後，就像一個醉漢似地，脚步踉蹌，疾衝而前，剛好與奉命增援的另兩個紅衣武士撞個正着。

那兩個奉命增援的紅衣武士，固然被撞得四仰八叉地，跌倒在地上，拾得兒也收勢不住，撲倒對方兩人身上，口中連聲嚷道：「你們兩個，幹嗎這樣急呀！」

他，掙扎着爬了起來，一面拍着黏在身上的雪花兒，一面傻笑道：「這不算，起來，咱們重行來過。」

曹子畏的俊臉上，掠過一抹殺機，冷笑一聲，說道：「大個兒，別裝蒜了！咱們比劃，比劃……」

公冶十二娘連忙傳音說道：「子畏，不許下殺手，也不可傷了他。」

曹子畏冷然接道：「我知道。」

拾得兒目注曹子畏，蹙眉問道：「你也要跟我打架？」

「不錯！」

「算了吧！我不想跟你打……如果我打傷了你，我義母會……」

「少廢話！聽着，咱們還是比拳脚，以十招為限，我贏了，你跟我走，你贏了，我跟你走……」

「不不……這場架，我不打。」

公冶十二娘插口問道：「為甚麼？你是怕了？」

「胡說！」拾得兒口沫四濺地接道：「我拾得兒可不曾怕過人。」

曹子畏冷笑着問道：「那你為甚麼不敢跟我打架呢？」

拾得兒接道：「我已說過，不是不敢打，我是怕你打敗了，要跟着我呀！」

公冶十二娘笑問道：「跟着你，有甚麼不好？」

拾得兒雙手一攤，苦笑道：「跟着我，我可沒飯給他吃呀！」

曹子畏陰陰地一笑道：「那不要緊，我不要你給我飯吃就是。」

拾得兒咧咀一笑，說道：「行，只要你不要我給飯吃，替我杜伯伯當個小厮，倒是挺合適的……」

曹子畏冷笑一聲：「小子接招！」

話出掌隨，身如鬼魅，快似飄風，並未見到他邁開脚步，就像足下裝有滑輪似地，一幌而前，一下子扣住拾得兒的手腕，披唇一哂道：「你還有甚麼咒唸……」

拾得兒右手脈門被扣住，全身勁力盡失，雖然他也曾本能地以左手擊出一拳，却是沒有一點兒勁力，只好以撒賴的口吻嚷道：「不行，這不算數，你會使邪術……」

這刹那之間的變化，實在太快了，快得使暗中窺探着的杜少恆，連應變的念頭都沒轉過來。

當然，由這一點，也不難想見，曹子畏的身手之高明，已到達甚麼程度。

但杜少恆畢竟是俠義道中人，此情此景之下，他已無暇計較在强敵環伺之下，自己是否有援救拾得兒的力量，更沒想到自身的安危，大喝一聲，一閃而前，道：「放開他！」

曹子畏將拾得兒向身前一帶，冷笑着問道：「憑甚麼？」

公冶十二娘也飄落在杜少恆的身前，顯得花枝亂顫地嬌笑道：「杜大俠，你眞沉得住氣呀！」

杜少恆不由一怔，苦笑道：「聽這語氣，妳似乎早已察覺我的行踪？」

「是的。」公冶十二娘抿唇媚笑道：「二十年前，杜大俠是北六省中數一數二的年輕奇俠，但現在，你在武功方面，却頂多只能算是一個三流角色了。」

杜少恆冷然接道：「我不在乎這些……」

公冶十二娘顯得無限風情地媚笑道：「不過，我應該實話實說，在某一方面，你還算是一位頂尖兒高手……」

曹子畏對於他這位「娘娘」的騷態，似乎有點兒看不順眼，只見他劍眉一蹙，向公冶十二娘問道：「娘娘，這小子如何處置？」

公冶十二娘道：「先點住他的穴道，我們還得提防他的甚麼義母前來搶救……」

一聲冷笑隨風傳來：「好意思！」

語聲來自那斷瓦殘垣的廢墟中，却是聞聲

武林軼事

萬流歸海話少林

慧心

現時一般人談到拳術方面，總是推崇少林拳，無形中把少林寺看做全國拳術的總滙。究竟少林寺在甚麼地方呢？何以它是國術界武林高手推重的聖地？關於這些，我試把它寫下來，作為茶餘酒後之談。

少林寺是眞有其地的，中嶽嵩山裏面有兩個石室，它是天然生長出來的，在嵩山之東，稱做少室，嵩山之西，稱做秘室，這兩個地方相隔十七里，少林寺就在少室之北，其地稱做五乳峯，有如五個乳房並列。

少林的所在地雖然是五乳峯之下，但照歷史上的記載，稱做少室山，大概是因為五乳峯的名稱不很雅觀，寧願把它稱做少室，至於少林寺的興建，據說在太和二十年，即是公元前三百七十七年。

在很遠的石碑所刻文字記述，知道少林寺在周朝武帝就已經興建，但當時的佛教門徒横行，欺負善良百姓，甚至把婦女擄去，藏在寺中，於是周武帝下令燬寺。

少林寺經此一刧，後來高僧主持，到山下各處村莊勸募，而且得到皇室准許重建少林寺，已經是隋朝的事了，但因隋朝末年，天下紛爭，少林寺因為寺產豐富，給匪徒所覬覦，率領大批刧匪，刧掠寺產財物，但給僧衆所拒，匪幫憤而縱火焚燒，寺內各處，悉被焚燬，僅有靈塔兀然獨存。

那是少林寺第二次遭刧，後來復有數弟子羣策羣力，把它興建，唐朝清官年有

幾個弟子追隨大師「法源」之後，往京都尋求施主，有人樂意報施，於是，寺門一新。

值得重視的就是達摩禪師。他由印度那邊渡江而來，當時是梁朝華通年間的事，即是公元五二七年。

達摩禪師到了少林寺內，因為看見少林寺僧人有些皮黃骨瘦，體弱多病，而且無力振作，於是在誦經禮佛之外，教導他們練習拳脚自衞，並教內功，使他們靜心吐納，養靜兼學武功，此即「易筋經」。

從這方面看來，少林寺會得特別知名，就因為它是全國武術創始的一個地方，遠在周朝，隋朝，已經有刧匪登山刧取財物，但給寺僧所拒，可見當時的寺僧已經懂得武功了，但却沒有深造，後來達摩禪師教授易筋經，每個僧兩一律要學習，又指導達摩拳，內外兼練，反映出當時少林寺僧已經有較高的水準。照歷史所述，少林寺僧用來拒賊的武器就是長棍，故此少林棍法，天下壓一。

少林寺一傳再傳，直到清代，因為皇上懷疑少林寺僧苦練武功，企圖反清復明，使人在夜半縱火燒寺院，僅有少許寺僧逃出，他們逃到南方來，銷聲匿跡，教授拳脚，不敢明言是少林寺的拳術，改稱詠春派。

本來少林寺僅有一脉相傳，後來變成兩派，即是北少林以及詠春派，又因永春三娘教授另一支流的拳脚，同是詠春派，又分有言字邊的詠春派以及無言在旁的永春派。

少林寺內亦分兩派，即是北少林及羅漢門，既然一個少林寺化為南北各派，而且少林寺遠在二千年前已經建立，歷代有高僧以及武林高手坐鎭，於是，少林拳就變成武林中人所推重的聖地。

嵩山至今仍有少林寺，內若干建築物仍然留存下來，達摩面壁修眞之處，有一個黑影印在石壁上，那是人間罕見的古跡，據說達摩禪師每天太陽未升，就在洞內練習易筋經，他只是運用內勁苦修，很少移動，太陽的光綫漸猛，射入洞內，他的身體擋住了陽光的一部份，七年之久，然後出洞，故此在洞內石壁留下一個黑影。

此說是否屬實呢？很難找到眞正的證據，不過，達摩禪師是確有其人的，達摩除修眞練道兼練拳脚，他留傳下來的一套易筋經，至今仍然有些武林高手懂得它的秘竅，但却不輕易傳授。

關於少林寺大致如此，至於少林寺裏面苦練拳脚的人，據說是必須由木人巷打出來然後屬於正宗的門派，因為胡惠乾從溝渠洞內逃出，下山報仇，但仍把廣州的惡霸殺到片甲不回，羊城故事當中稱做「胡惠乾三打機房」，其人其事，至今仍是武林中津津樂道的，可見少林寺確有高手。在事實上，拳脚這一門，不管屬於那種門派，始終是在空門裏面得到更高深的成就，所謂空門，包括僧，道，尼，因為那些人整天在山門之內過活，生活簡單，有充份的時間練習，各種武功，不練則已，一練就是十年八載，當然比較俗家的成就更大。

日本空手道也推重少林拳術，而且他們認為空手道是直接屬於少林拳的，可見少林寺不但蜚聲海內，就算亞洲各地，包括日本在內，都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

而不見人。

公冶十二娘注目問道：「甚麼人？」

「也算是老朋友……」兩道幽靈似的人影，緩步而出。

不錯，對公冶十二娘而言，的確算得上的老朋友，因為，其中一人，就是連杜少恆也還不知其來歷的那位黑衣蒙面人。

不過，此刻的黑衣人，却有了同伴，那是一個身着黑色勁裝的矮個子，臉色蒼白，不帶一絲血色，顯然是戴着人皮面具。

黑衣人的適時出現，使得杜少恆暗中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了一口悶氣。

因為，儘管他方才不計本身安危地衝了出來，但他有自知之明，不但知道自己沒力量由對方手中救人，甚至連他自己，也將會陷了進去。

也因為如此，他才僵立那兒，顯得進退維谷地，一臉的苦笑……

公冶十二娘看清了對方之後，也嬌笑道：「是啊！對你我而言，這洛陽城似乎是太狹小了一點……」

黑衣人轉向曹子畏冷哼一聲道：「年輕人，看你身手不錯，却為何要難為一個不懂武功的大娃兒？」

曹子畏注目問道：「你就是曾經在古墓中大顯身手的一位？」

黑衣人傲然點首道：「不錯。」

「你身旁的這一位呢？」

「是我的朋友。」

「你們兩個，一個戴着面紗，一個戴着人皮面具，倒是够神秘的……」

「少廢話！我叫你放開那娃兒！」

「遵命。」曹子畏朗笑一聲，隨手將已被他點了三處大穴的拾得兒向公冶十二娘身前一扔，道：「娘娘，請接着。」

曹子畏與公冶十二娘之間，相距不足二丈之間，當拾得兒那像段木材似的身軀被扔向公冶十二娘身前時，速度快如離弦急矢，一閃而前。

為了提防半途有人搶刧，公冶十二娘更是飛身迎上接取拾得兒，因而他們之間的距離，也無形中顯得更加縮短了。

但事實上，杜少恆度德量力，不够力量搶救，仍然靜立原處，那兩個黑衣人也並未採取行動。

不過，就當公冶十二娘的手掌即將抓住拾得兒的肩頭時，拾得兒那僵硬得像一段木材似的身軀忽然活動開來，凌空一個倒轉，不但以毫髮之差，避開了公冶十二娘的手掌，而且一脚踢在她的香肩上，踢得她一個踉蹌，當場倒退三步，而拾得兒却已借力飛身，飄落那黑衣人身邊，咧咀傻笑道：「對不起呀大嬸……」

拾得兒這一手，不但玩得非常漂亮，也實在太意外了，意外得使現場中這劍拔弩張的形勢，一下子給凍結起來，一齊將視綫投向拾得兒。

半晌，公冶十二娘才向曹子畏問道：「子畏，你沒點他的穴道？」

曹子畏苦笑道：「誰說的！」

公冶十二娘蹙眉道：「這小子年紀輕輕，竟已練成了移筋易穴的上乘功夫？」

曹子畏冷笑一聲，道：「我絕不讓他活着離去！」

黑衣人笑道：「煮熟了的鴨子，都會飛掉，你還好意思吹大氣！」

「我懶得跟你們咀！」「嗆」一聲，曹子畏已亮出肩頭長劍。

「慢着！」公冶十二娘制止住曹子畏之後，目光移注黑衣人問道：「這娃兒是你的甚麼人？」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高　庸·文
盧　令·圖

黑鳳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羽單人匹馬直闖沙家堡，要與金克用評理，詎知金克用不特翻臉不識人，更且唆使黑鳳凰，硬指鐵羽是黑鳳凰的害師仇人，鐵羽力辯無效，迫得與黑鳳凰拚搏，一招之下，爲黑鳳凰擊傷，但黑鳳凰也再沒有聽從金克用的說話，置鐵羽於死，反縱之使去，要鐵羽養好傷後再與她一决雌雄，鐵羽身負內傷，强掙着攀上馬背，離開沙家堡。金克用目的未達，心有不甘，返回堡內後，煽動來結盟的各豪雄往追殺鐵羽，沙鎮山認爲黑鳳凰已答允放鐵羽離去，怎可又去追殺，金克用說只要不讓她知道便可——

魔功醫絕病　辣手殺奸徒

在座衆人，大都久聞得「神手鐵羽」的名號，聽金克用這麼說，不覺怦然心動，當時就有幾個人攘臂而起，附合道：「對！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經結仇，索性先下手爲强，把姓鐵的幹了以免後患。」

金克用道：「事不宜遲，諸位要下手就得快，老朽在此地坐候佳音。」

武林中人十之八九受不得激，經不起慫慂，何況大家正圖巴結金克用，以便分享太行寶藏，於是，當場合集了十餘人，由一個名叫魔刀崔平的爲首，各執兵刃，蜂湧着，追出沙家堡去……

× × ×

鐵羽幾乎是俯伏在馬背上，一任那匹蒙古健馬馱着他信蹄前馳。

離開沙家堡的時候，他仍然强撐着不讓自己倒下去，現在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在馬背上一連吐了兩口血，混身骨骼彷彿要鬆散崩裂，如果不是馬匹走得還算平穩，隨時都可能從鞍上摔下來。

那是一匹受過嚴格訓練的蒙古良駒，好像知道主人已經身受重傷，因此不敢放蹄奔馳。

鐵羽無力控繮，只能從迎面照射過來的陽光推測，馬兒正帶着他向西走，正是返回太原的方向。他不知道自己的體力還能支持多久，是否還能回到青龍寺，死，他並不怕。但是，在未見到花翎兄妹之前，他決不能死。

因爲，他一旦死在途中，花翎兄妹必然會率領黑騎隊殺上沙家堡，花翎兄妹的武功，決非黑鳳凰敵手，那樣一來，威寧侯府勢將全軍覆滅。

不能死！不能死，無論如何一定要支撐下去……

一股强烈的求生意志支持着他，使他突然從馬背上挺坐起來——

就在這時候，馬蹄聲由遠而近，十餘騎快馬風馳電奔般追了上來。

鐵羽一收轡繩，勒住坐騎。

魔刀崔平和十餘名武林高手，途中曾發現鐵羽的咯血，又望見鐵羽伏鞍而行，分明傷勢極重，故爾放心大膽，驅馬直追。

誰知到了近前，却見鐵羽從鞍上奮然挺身坐起，傷勢並不如想像中那樣嚴重。

十幾個人心裏都暗暗吃驚，不敢過份逼近，急忙圈馬散開，團團圍住。

鐵羽環顧了衆人一眼，冷冷道：「諸位，

這是什麼意思？」

魔刀崔平拱手道：「沒有什麼意思，我等見鐵大俠負傷離堡，不知傷勢是否嚴重，特地趕來看看。」

鐵羽道：「現在你們已經看到了，又待如何？」

魔刀崔平連忙陪笑道：「既然鐵大俠受傷並不重，咱們就放心了。」

鐵羽冷笑一聲，道：「鐵某雖然受傷，自信還不把那些想落井下石的小人放在心上，諸位如果沒有別的事，就請回吧。」

魔刀崔平連聲道：「是……是……」

鐵羽一抖絲韁，向前行去。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魔刀崔平等人震于神手鐵羽的威名，竟然不敢冒然出手攔阻，反而紛紛勒馬讓路。

眼看着鐵羽單騎直透重圍，十幾個人面面相覷，都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有人低聲道：「咱們在金莊主面前誇下海口，難道就這樣回去了？」

也有人道：「不這樣回去又能如何，誰想得到姓鐵的受傷根本不重，咱們這些人還不够人家一巴掌……」

「咦！你們瞧！」

衆人一齊回頭，却見鐵羽的背影在馬上左右搖幌，眼看就要墜倒。

魔刀崔平道：「咱們險些被他唬住了！」

話未畢，鐵羽已「噗通」一聲，從馬背上跌了下來。

那空馬引頸長嘶，其聲悲慘，突然放開四蹄，向西疾奔而去。

魔刀崔平等人，却喜出望外，紛紛催馬追上。

鐵羽奮力掙扎着，想再站起來，無奈竟力不從心，幾次坐起，又跌倒地上。

魔刀崔平拔出長刀，閃身下馬，冷笑道：「鐵大俠，這只能怪你運氣太壞，咱們今天若放過你，將來你也不會放過咱們，你就認命了吧！」

一面說，一面緩緩舉起長刀。

其餘衆人也不甘落後，各取兵刃，翻身離鞍……

突然，蹄聲如雷，塵土衝天，大隊人馬由西方官道飛奔而來。

最前面，正是鐵羽的那匹空馬。

魔刀崔平駭然變色，失聲道：「威寧侯府的黑騎隊！」

這句話剛出口，對面馬隊已到，刹時間，弓弦連響，箭如飛蝗，驟雨般直射過來。

十餘人中，當場被射倒四五個，其餘的見勢不妙，急忙上馬禦敵。

二十騎黑騎隊武士，都是威寧侯府精選，裝備又全屬長槍硬弩，最適於衝陣厮殺，雙方一接觸，魔刀崔平的人又傷了六七個。

賸下來的，那還敢戀戰，急急催馬逃命。

花貞貞鞭梢一指，喝道：「追下去，統統給我殺光，一個也不許放走！」

花翎比較冷靜，忙攔住道：「妹妹，窮寇莫追，先護送鐵大哥離開此地要緊。」

花貞貞一擰腰，飛躍落馬，俯身抱起鐵羽，熱淚已奪眶而出。

花翎急道：「傷得可重？」

花貞貞哽咽不能成聲，只知道緊抱着鐵羽，淚如雨下。

花翎平時儒弱，此時却表現了出奇的鎮靜，伸手按一按鐵羽的脈息，道：「鐵大哥內腑受傷，必須立刻救治，妹妹，你別儘管着哭，快把療傷的藥找出來。」

一言提醒夢中人，花貞貞急忙放下鐵羽，取出丹藥，匆匆給鐵羽服下。

花翎道：「此地距沙家堡太近，不宜多留，咱們先護送鐵大哥回青龍寺去。」

花貞貞忿然道：「不！你送鐵大哥回去，我帶黑騎隊殺上沙家堡，替鐵大哥報仇。」

花翎道：「妹妹，你要冷靜點，報仇不急在一時，救人却是刻不容緩，再說，鐵大哥究竟是被誰所傷，咱們至少得先弄清楚才談得上報仇……」

說話間，鐵羽突然睜開眼睛，喘息道：「貞貞……聽話……快回青龍寺……」

花貞貞連忙含淚點頭，道：「好，我們立刻就回去，你剛服過藥，不要開口分神。」

花翎吩咐伐樹裂衣，草草紮成一架軟轎，將鐵羽移放軟轎上，由兩匹空馬馱載，二十名黑騎隊武士前後保護，繞道奔回青龍寺。

抵達之後，立即下令加强戒備，巡哨武士直派到土崗以下，並且增添暗樁，箭不離弦，刀不離手，如臨大敵。

× × ×

鐵羽自從服藥後，一直昏睡不醒，氣息低微，若斷若續，彷彿已到油枯燈滅的境界。

花貞貞急得只有哭，早已亂了方寸。

營中所携帶的療傷藥物，幾乎都用盡了，鐵羽仍然毫無起色。

老哈圖和花翎也愁眉深鎖，苦無良策，蒙古包中淚眼相對，一片慘霧愁雲。

陰霾四合，時已深夜，鐵羽竟昏睡了將近五個時辰，連眼皮也沒有睜開一下。

老哈圖道：「侯爺，郡主，這樣耽誤下去，時間越久，只怕希望越渺茫，咱們得趕緊想個辦法才行。」

花貞貞哭道：「能用的藥都用過了，還有什麼辦法可想呢？哈圖，你說該怎麼辦？」

哈圖沉吟道：「以老奴愚見，總不能眼看他束手待斃，爲了救人，說不得，只好忍氣吞聲，委屈求全……」

花貞貞道：「有什麼主意你快說，只要能救鐵大哥，天大的委屈我都願意承受。」

哈圖嘆口氣，道：「解鈴還是繫鈴人。這件事，恐怕只有去求金克用了。」

花翎兄妹齊吃一驚，異口同聲道：「金克用？」

哈圖點點頭道：「看鐵公子的傷勢情形，八成也是傷在那自稱黑鳳凰的女子手中，那女子武功詭異，中人無救，或許她自己備有獨門解藥，能够治好鐵公子的內傷。」

花翎眼中一亮，道：「對！我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

花貞貞却搖頭道：「那黑鳳凰不知是什麼來歷，更不知道跟鐵大哥有什麼仇恨，就算她有獨門解藥，也一定不會送給我們，我看這事行不通。」

哈圖道：「可是，黑鳳凰是受金克用指使，金克用的目的，不外想奪取太行山寶藏，我們若用寶藏秘圖跟他交換解藥，金克用一定會答應。」

花貞貞道：「寶藏圖給了他，難道我們就不替爹爹洗刷惡名了？」

哈圖低聲道：「郡主，這只是一時權宜之計而已，寶藏秘圖原圖已落入白蓮宮手中，何在乎讓金克用分一杯羹，我們上次已經複製過一份，又何在乎再複製一份？反正太行藏寶地點已不是絕對秘密，以圖換藥，對我們有何損失？」

花貞貞不禁心動，沉吟道：「這樣做法，只怕鐵大哥不肯同意。」

花翎道：「救人要緊，目下也顧不了這許多了。快去取地圖來，我親自到沙家堡去見金克用。」

花貞貞一擺手，道：「不！要去也該我去

，我非得當面會一會那位黑鳳凰才甘心。」

花翎輕嘆一聲，道：「妹妹，這是去委屈求全，並不是去拚命，你還是留下來照顧鐵大哥要緊……」

哈圖道：「侯爺，郡主都不要爭了，金克用老奸巨滑，不是易與之輩，郡主請備妥地圖，還是由老奴去一趟吧。」

花貞貞雖然不情願，為了救鐵羽，只得同意，忙取出寶藏地圖，臨時描繪了一份，交給哈圖，

並且另派五名黑騎隊武士隨行護送。

一行六騎離開青龍寺不到半個時辰，崗下突然傳來警訊。

警訊是由山崗下的明哨暗樁一層層轉報上來，詳情不甚瞭然，只知道山下發現可疑人物逡巡窺伺，來意不明。

花翎道：「妹妹，你守護着鐵大哥，我去看看。」

花貞貞道：「你要多多小心，現在老哈圖尚未回來，鐵大哥和安達都受了傷，可不能再出事了。」

花翎點頭答應，束紮佩刀，帶着兩名武士趕到山下，查問敵踪所在。

巡哨武士遙指十餘丈外一片竹林道：「剛才有輛馬車在山下徘徊，後來駛進那座竹林內，一直未看見再出來。」

花翎凝目望去，只見那竹林內黑漆無光，除了夜風搖曳枝葉，再沒有其他動靜。

「你們可曾去林中查看過？」

「屬下奉命以這條土石小路為界，不能擅離崗哨，所以未敢去林中查看。」

「嗯！」花翎點點頭，又問：「那是輛什麼樣的馬車？」

武士道：「是一輛雙套篷車，窗帘低垂，車轅上也沒有人。」

花翎一怔，問道：「你是說，那是一輛空車？」

武士道：「屬下沒有看見駕車的人，車內有沒有人，却不知道。」

「有這種怪事！」

花翎向兩名隨行武士一抬手，又道：「你們跟我去竹林裏看看。」

兩名武士拔出長刀，緊隨在花翎身後。

橫過小徑，進入竹林，果然，林子裏停着一輛雙套馬車。

一切都和那武士形容的相符，車窗緊閉，帘幔低垂，車轅上空無人影，看來的確是輛沒有人的空車。

花翎刀藏肘後，緩步逼近，直到五丈距離內，那馬車仍舊紋風不動停在原地，不見絲毫反應。

一輛空馬車，怎麼會自己駛到青龍寺來？

兩名隨行武士，都不禁心裏發毛，低聲說道：「侯爺，這馬車有點古怪，千萬別太靠近了。」

花翎道：「你們站在這兒替我掩護，我要打開車門，看看裏面究竟有什麼古怪。」

兩名武士連忙阻止道：「侯爺，使不得，郡主叮囑，凡事要多小心謹慎，萬一車內有人隱伏……」

花翎道：「縱然有人又如何，堂堂威寧侯府，總不能被一輛空車嚇跑了。」

話未畢，人已欺身而上，一伸手拉開了車門。

× × ×

車廂內垂着厚而輕柔的鵝黃色帘幔，隱隱透出淡淡的光亮，靜悄悄毫無異狀。

花翎用刀尖輕輕挑起垂帘，不覺一怔——

這馬車好古怪，整個車廂就像一間豪華而舒適的臥房，有床、有桌，車板上舖着軟綿綿的地氈，車頂上懸着七彩琉璃吊燈，四週錦帳圍繞，陳設華麗，不亞於帝王宮室。

那七彩琉璃吊燈所發出的光亮，並非燈蕊，而是嵌鑲在琉璃罩中的七彩夜明珠。

花翎雖然出身侯門，也被這些富麗堂皇的裝飾，看花了眼睛，竟未注意到床上坐着一個人。

那人穿一件五色繽紛的彩衣，斜倚床頭，擁被而坐，人在帳幔暗影中，看不清他的面貌，而他却正在目光烱烱打量着花翎。

車廂中，除了這彩衣人之外，再未看見別的人。

琉璃燈的光亮突然由暗轉明，那彩衣人也同時吃吃笑道：「侯爺，你瞧區區這間臥室，還堪與富甲天下的威寧侯府比擬嗎？」

花翎吃了一驚，沉聲道：「你是誰？怎會認識我？」

彩衣人低笑道：「我不僅認識你，而且是專程拜訪你來的，侯爺何不收好兵刃，請進室內來談談！」

花翎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彩衣人道：「一個無名無姓，也沒有絲毫惡意的不速之客，如此而已。」

花翎道：「那你到青龍寺來幹什麼？為什麼這樣故作神秘？」

彩衣人道：「我說過了，此來是專程拜訪，並無惡意，侯爺又何須以神秘相視。」

花翎道：「可是，我和你素昧平生，你找我有什麼事？」

彩衣人道：「夤夜造訪，自然有事相商，但如此隔窗交談，似乎不是待客之道，侯爺因何不肯登堂入室呢？」

花翎沉吟了一下，收刀入鞘……

兩名隨行武士急忙說道：「侯爺，千萬別上車去，此人舉動詭異，言語曖昧，須防他有詐。」

彩衣人大笑道：「堂堂威寧侯府，何其膽量如此小。青龍寺週圍明樁暗卡，戒備何等森嚴，在下尚且單人獨車而來，侯爺反倒不敢踏進我這區區數尺的車廂？」

花翎道：「並非我不敢，而是你這車廂太小，起坐不便，你既然自稱專程來訪，為什麼不肯下車隨我去寺中相談？」

彩衣人道：「我若能離開這輛馬車，又何須多費許多口舌。侯爺請看——」

說着，掀起了身下錦被和彩衣。

花翎觸目所及，不覺發出一聲輕呼。

原來，那彩衣人的兩條腿，就像兩截樹樁，自膝蓋以下，全都斷去。

難怪他將車廂佈置得如此華麗，只因為他人已殘廢，坐臥起居，全在這咫尺天地中。

彩衣人苦笑道：「侯爺，現在可願意進來坐坐了？」

花翎輕吁一口氣，撩衣登上了馬車。

車廂狹窄，兩名武士無法跟隨上車，只得提刀侍立在車門外。

那彩衣人不知在床頭什麼地方按了一下，車壁上「咔」地一聲輕響，露出個方形小孔，由孔中緩緩送出來一盞香茗。

「車中簡陋，侯爺請隨意用茶。」

花翎笑道：「閣下這馬車，倒眞是設計精巧，妙奪天工。」

「不敢當。」彩衣人謙虛地道：「人都有求生的願望，尤其是肢體殘廢的人，困處無聊，每喜幻想，為了生存方便，自然只有設想一些自助的工具。」

花翎捧起了茶杯，淺嚐了一口，讚道：「好香醇的茶，看來，閣下是個很懂得享受的高人。」

彩衣人笑道：「區區這茶，採自東海高山，溶百年積雪，燃松潔皿，細心烹焙，得來匪易，侯爺能由茶中品別優劣，足證也是高明行家。」

花翎道：「我們蒙古人不擅飲茶，但先父在世的時候，對中原風俗十分嚮往，曾收集了不少關於生活情趣的書籍，我是由書中略窺一二。」

彩衣人突然笑着接口道：「太行山寶藏秘圖，大約也是令尊收集的珍藏之一吧？」

花翎變色道：「你莫非也為了太行寶藏而來——」

彩衣人笑道：「侯爺不必多疑，在下一個殘廢人，對寶藏財富並不熱衷，我來此地，是想跟侯爺商議另外一件事。」

花翎道：「什麼事？」

彩衣人道：「在下想跟侯爺作一次公平的交換。」

「交換？你要跟我交換什麼？」

「以人換人。」

「哦？用什麼人，換什麼人？」

彩衣人伸出三個指頭，道：「用三個人，換三個人，絕對公平，誰也不吃虧。」

花翎詫道：「三個什麼人？」

彩衣人道：「聽說近日之內，貴府曾跟沙家堡敵對，有三個人先後被沙家堡一名女子打傷，可有這件事？」

花翎道：「不錯。」

彩衣人道：「聽說那受傷的三人，一個是貴府黑騎隊武士，名叫阿帖木，一個是隊長安達，這兩人俱已斷臂殘廢，還有一位神手鐵羽，是昨天才身負重傷，可對？」

花翎點點頭，道：「不錯。」

彩衣人道：「在下要交換的，就是這三位負傷的人。」

花翎見他對近日發生的事瞭如指掌，心裏暗驚問道：「你準備用那三個人跟我交換？」

彩衣人道：「一個是貴府黑騎隊武士，名叫托拉，一個是侍女珍珠，另一個，不用在下明說，侯爺想必已經知道是誰了……」

花翎脫口道：「你是說小薇？」

彩衣人微笑道：「侯爺果然不愧聰明。這三人應該足夠交換的份量了吧？」

花翎霍地站起身子，沉聲道：「小薇怎麼會在你手中？你把她們怎麼樣了？」

彩衣人不慌不忙地道：「侯爺何必急躁，在下既然準備用他們來交換，當然就不會虧待他們，何況，以三個完好無恙的人，交換三名受傷殘廢的人，算起來，還是侯爺划得來。」

花翎驚疑震動，却不敢出手，強忍住怒氣，道：「朋友，你究竟是誰？你要交換三個受傷的人，有什麼目的？」

彩衣人平靜地道：「這是在下的事，侯爺就不必多問了，我唯一可奉告的，是絕無惡意，願不願意交換，全憑侯爺一言決定。」

花翎道：「如果我不願意又如何？」

彩衣人輕輕嘆了一口氣，道：「果眞如此，在下自然也無法勉強，只有將他們轉送沙家堡，在下猜想，金克用大約不會拒絕吧！」

車外突然傳來一聲冷笑，道：「你還想去沙家堡？」

隨着話語聲，馬車四週忽然亮起許多火把，數十名黑騎隊武士，已將馬車包圍。

花貞貞混身勁裝，站在車門外。

彩衣人似乎胸有成竹，一點也不驚慌，淡淡笑道：「這位想必就是貞貞郡主了，何不登車一談……」

花貞貞道：「不必，我只想請問，小薇他們在什麼地方？」

彩衣人道：「郡主放心，他們在一處很安全的地方，並未受到絲毫傷害……」

花貞貞截口道：「我是問在什麼地方，要怎樣才能通知你的黨羽將人送回來。」

彩衣人笑道：「這不勞郡主費神，只要郡主答應交換，在下離去以後，一個時辰內定將人送回。」

花貞貞冷哼道：「我不會答應交換，你也休想離去，要交換，除非你的同黨送人回來換你的活命……」

回頭向武士們喝道：「上去兩個人，將馬車趕到廐院裏去，這位客人若不能自己下車，就給我揪下來！」

一聲令下，立刻有兩名武士大步向馬車行來。

彩衣人哈哈大笑，道：「久聞威寧侯府郡主冰雪聰明，女中俊傑，不想今日一見，竟只不過徒負虛名，叫人失望得很……」

花貞貞舉手約住兩名武士，沉聲道：「我怎樣徒負虛名了？」

彩衣人道：「郡主試想，如果沒有萬全的準備，在下怎敢孤身前來青龍寺，現在談判尚未定論，彼此還是朋友，郡主若用武力將在下扣留，那就表示彼此已成敵對，這樣一來，首先不利的必定是鐵小薇姑娘他們主從三人。」

花貞貞道：「你若敢傷他們半根毫髮，我就把你碎屍萬段，凌遲處死。」

彩衣人笑道：「在下不過是個殘廢人，郡主就算殺了在下，也救不了鐵小薇他們。」

花貞貞道：「你人雖殘廢，生活如此豪華享受，我就不信你願意死。」

彩衣人道：「在下也不相信郡主願意讓鐵小薇他們受到傷害，但天亮之前，在下若不能平安回去，鐵小薇主從三人必將先我而死，那時，郡主縱然將在下千刀萬剮，又有何益？」

花貞貞語塞，滿腔憤怒，竟不敢發作。

她可以不顧珍珠和托拉的生死，却不能讓小薇受到絲毫傷害，鐵羽正受傷昏迷，偏偏小薇又出事，她的心已經全亂了。

花翎突然嘆了一口氣，道：「朋友，我們答應跟你交換，但必須先問明白一件事。」

彩衣人道：「在下洗耳恭聆，只要是能說的，絕不隱瞞。」

花翎道：「我想請問，你準備交換三個受傷的人回去作何用途？」

「這個——」彩衣人略一沉吟，道：「確實的理由，在下此時不便奉告，但侯爺和郡主儘管放心，在下對他們絕無惡意，最多一天內，就會送他們回來。」

花貞貞接口道：「你用什麼保證一定會送他們回來？」

彩衣人沉聲道：「我無法提出保證，只希望郡主能夠相信，因為，我並沒有欺騙你們的必要。」

花貞貞想了想，道：「我們答應讓安達和阿帖木隨你同去，但不能包括鐵大哥在內。」

彩衣人搖頭道：「那不成，在下要交換的人，最主要就是鐵羽。」

花貞貞又道：「由我代替鐵大哥去，總行了吧？」

彩衣人仍然搖頭道：「在下只要交換三位曾受掌傷的人，旁人無法代替。」

花貞貞道：「那麼，我陪鐵大哥一同去，可以嗎？」

彩衣人道：「無此必要，而且，也有所不便。」

花貞貞道：「可是，他受傷很重，至今還昏迷不醒，無論如何，我決不答應把他交給你帶走。」

彩衣人道：「郡主留下他，可有方法治好他的傷？」

花貞貞道：「我會全力設法，不惜任何代

價換取解藥。」

彩衣人搖頭笑道：「鐵羽是被掌力所傷，並非中毒，何處能有解藥，郡主倒是將他交給在下，或許還有救治的希望。」

花貞貞道：「你若能先治好他的傷，我就答應讓他跟你去。」

彩衣人說道：「目前，我還未確定他是被那一種掌力所傷，無從着手施救，再說，時間也來不及了，郡主是否同意交換，請立即作個決定。」

花貞貞忿然道：「我們的要求，你一個不肯答應，你的要求，我們却必須件件依從，這簡直是勒索，算什麼交換，告訴你，我們不同意！」

她已經委屈求全，仍未能如願，心裏實在氣極了，這最後幾個字，說得聲色俱厲，表示毫無妥協餘地。

彩衣人還是很平靜，微微一笑，道：「郡主最好再考慮一下，事關三條人命，你留下鐵羽非僅無益，反而對他有害，何不將他交給在下，尚有一綫生機……」

花貞貞怒喝道：「你敢再威脅，我就先殺了你！」

正爭執間，突見一名武士匆匆由林外飛奔進來，向花貞貞躬身道：「郡主，哈圖總管回來了……」

花貞貞正愁無法救治鐵羽的掌傷，忙問道：「人在那裏？」

武士望望那輛馬車，似乎有所顧忌，遲疑了一下，才壓低聲音，在花貞貞耳邊低語了幾句。

花貞貞陡然變色，沉聲道：「當眞？」

武士道：「屬下怎敢謊報，現在哈圖總管正由兄弟們包紮敷藥……」

花貞貞一擺手，不讓那武士再說下去，神色凝重地道：「你們嚴密看守這輛馬車，如果他想妄動，就給我當場格殺！」

接着，又向花翎道：「哥哥跟我來。」

武士們弓上弦，刀出鞘，密密包圍着馬車，花翎兄妹快步出了竹林。

那彩衣人既未開口，也沒有妄動，只是含笑舉起茶杯，獨自在車中細品香茗。

他好像早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故爾好整以暇，靜待事情如何發展……

× × ×

老哈圖總管的確回來了，同行的兩名武士却沒有回來。

現在，他就躺在廢廟中一塊臨時拆下的門板上，混身傷痕纍纍，遍體血污，正由幾名武士在替他洗滌傷口，敷塗藥物。

他身上的刀傷鞭痕，不下二三十處，幸虧都是外傷，未及骨骼內腑，精神也還算振作。

見到花翎兄妹，老哈圖還打算掙扎着坐起來。

花翎急忙上前按住，道：「別起來，就這樣躺着說話吧。究竟是怎樣動起手來的？」

哈圖還沒有開口，先恨恨地嘆了一口氣，才說道：「老奴無能，實在愧對侯爺和郡主，想不到，金克用那老匹夫竟會翻臉無情，如此卑鄙……」

花貞貞道：「你見到黑鳳凰沒有？到底有沒有解藥？」

哈圖無力地搖着頭，道：「根本沒有解藥。但無恥的金克用竟倚仗人多勢衆，逞强硬搶寶藏秘圖，老奴捨命跟他爭奪，被打成重傷，若非有兩名武士冒死斷後，今晚已死在沙家堡了。」

花貞貞道：「秘圖可曾被他搶去？」

哈圖道：「老奴見勢不妙，當場將圖扯碎塞進口裏，但仍然被他搶去了一部份，祇不知道是那一部份。」

花貞貞氣得跺脚道：「金克用這老匹夫太可恨了，威寧侯府拚着全軍覆滅，也決不叫他得到太行寶藏……」

花翎低聲道：「妹妹現在不是跟金克用逞意氣的時候，既然沒有解藥，不如且答應那彩衣人的條件，或許還有一綫希望，可以救鐵大哥。」

花貞貞道：「不行，我說什麼也不會把鐵大哥交給他。」

花翎道：「妹妹你聽我說，咱們答應交換，並不是把鐵大哥交給他不管了，而是另有計謀。」

花貞貞道：「什麼計謀？」

花翎說道：「首先，咱們可以換回小薇。其次，那彩衣人是個殘廢，又獨自一人，咱們同時交給他三個人，不怕他途中玩什麼花樣，安達和阿帖木，雖然各斷了一條手臂，合力保護鐵大哥，還是辦得到的，至少，途中絕對安全……」

花貞貞道：「然後呢？」

花翎低聲道：「然後，咱們暗中尾隨他的馬車，等到查明他的藏身之處，而小薇已經安全脫身，隨時可以救回鐵大哥。」

花貞貞聽了，沉吟不語。

花翎知道她已經不再堅持反對了，又道：「妹妹，我也跟你一樣，絕不願意使鐵大哥有任何危險，可是，他現在傷勢沉重，咱們如果堅決不肯答應，只有眼睜睜看着他傷重而死，與其如此，何不姑且冒險一試？」

花貞貞說道：「我看，那殘廢人很精明，咱們能想到暗地跟蹤馬車，他難道就不知道防備麼。」

花翎道：「他縱然想到，無奈雙腿殘廢，行動不便，又能如何防備，咱們只須監視着那輛馬車，何愁他會插翅飛上天去。」

花貞貞想了好一陣，道：「我不管你和他怎樣安排交換，反正我是決定跟着鐵大哥。」

花翎說道：「既然你答應，我這就去安排了。」

於是，用一架軟床抬了鐵羽，由安達和阿帖木隨行，一路往竹林而來。

花貞貞自己全身勁裝疾服，準備跟蹤，又吩咐安達和阿帖木隨身暗藏着短兵刃，必須時刻守護在鐵羽床邊，寸步不許離開。

抵達竹林，花翎對彩衣人說道：「我們商議的結果，決定答應交換，你準備何時放回小薇？」

彩衣人笑道：「侯爺放心吧，只要在下帶着鐵羽三人，離開青龍寺，不出半個時辰，她們自然會平安回來。」

花翎道：「萬一你已經將人帶走，她們都不見回來，我向誰去要人？」

彩衣人道：「侯爺若不相信，可以派人隨在下去接她們回來，但最多只能派兩人同去，而且，必須距離馬車十丈以外，並不得再有其他人尾隨。」

花貞貞應聲說道：「好，我和哥哥跟着你去。」

彩衣人道：「郡主要親自去也可以，有件事却務須遵守。」

花貞貞道：「你說吧！」

彩衣人道：「郡主僅限于去接人，等見到了鐵小薇他們，却不能再繼續追蹤在下這輛馬車了。」

花貞貞毫不猶豫道：「依你就是。」

她本來只打算暗地跟蹤，現在至少有一段路程可以正大光明尾隨車後，自然滿口答應。

條件談妥，花翎便吩咐將軟床送入車廂。

安達和阿帖木果然寸步不離，緊隨着也登

上了車廂。花貞貞却暗中下令挑選十名精壯武士，由一個名多瑪的武士率領，一律輕裝軟鞍，馬啣枚，蹄加套，距離百丈外尾隨跟蹤……

那彩衣人的馬車並無御者，只見他含笑向花翎兄妹拱了拱手，將床榻垂幔前一根絲帶輕拉兩下，「叮噹」一聲響，車門自閉，兩匹拖車的馬也自動馳向竹林外。

馬車就像有人駕御着，慢慢轉上大路，然後，由緩而速，逐漸加快，向西北方駛去。

花翎兄妹雙雙上馬，保持着十丈左右距離，尾隨在馬車後面。

多瑪和十名精選武士，又遠遠隨在百丈以外……

× × ×

天色越來越陰暗，每當黎明前，總有一段時間特別黑暗。

就在這時候，前面那輛無人駕御的馬車，突然加快速度飛馳。

花翎兄妹也催馬疾追，兄妹倆四隻眼睛，緊緊盯着前面馬車，已無暇審查沿途景物和方向。

一車雙騎，流星趕月般追逐了將近頓飯時光，遙望見前方現出一座農莊。

那農莊佔地頗大，莊中却一片漆黑，看不見半點燈火，馬車已飛快地駛入農莊內。

花貞貞猛叩馬腹，搶先追了進去，只見這農莊是座三合院子，除了進來的一條土泥道路，別無出口。

那輛馬車，正靜靜停在院子裏。

花翎隨後也到，舉目四顧，農莊中寂然無聲，分明是個沒有人居住的空莊院。

花貞貞一皺秀眉，道：「這傢伙在弄什麼玄虛？」

花翎道：「他可能見我們釘得太緊，故意到這裏來避一避。」

花貞貞道：「叫他出來問問。」

兄妹倆下了馬，直拽馬車前，花翎大聲道：「朋友，你承諾半個時辰內交人，現在時間已經快到了，却把我們帶到這地方來，算是什麼意思？」

連問幾遍，車內毫無回應。

這時，多瑪率領的十騎精選武士，也已經跟蹤趕到。

花貞貞心知有異，喝道：「打開車門，燃火！」

多瑪應聲上前，拉開了車門，隨行武士立刻燃火把……

火光映現，十幾個人，不約而同都失聲驚呼。

車廂內，已經失去了彩衣人和鐵羽，安達，阿帖木的踪影，甚至鐵羽躺的那張軟床也不見了，却換了另外三個人。

珍珠和小薇併排躺在床榻上，車門邊倚坐着武士托拉——三人都鼻息均勻，睡得正熟。

多瑪急忙將托拉挾出車外，花貞貞已低頭鑽進車廂，抱起了小薇。

仔細檢視，三人都未受傷，只是被點閉了睡穴。

花翎駭然四顧道：「一個雙腿俱斷的殘廢人，怎麼可能在轉眼間帶走三個，再換來另外三個？」

花貞貞道：「這有什麼好奇怪的，農莊內一定藏着他的同黨……」

向多瑪一揮手，又道：「分頭逐屋搜查，我就不信他眞能插翅飛上天去。」

武士們高舉火把，分頭搜查，結果，却毫無所獲。

農莊內不僅沒見到人，而且，各處積塵盈寸，分明已經很久無人居住了。

花貞貞幾乎陷於瘋狂，一面喝令武士折牆毀壁挨屋搜索，只差沒把農莊地面整個翻過來，一面不停埋怨花翎道：「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好計謀，現在鐵大哥不知被帶到什麼地方去了，你說該怎麼辦？你說話呀！」

花翎道：「妹妹，這怎能怨我，咱們一同尾隨着馬車，所有經過，都是親眼目睹，誰能料到世上會有這種奇事。」

花貞貞心裏也知道不能怪他，無奈情急意亂，氣無可出，頓時怒道：「我一直不肯答應交換，都是你自作聰明，硬要把鐵大哥交給他，不怪你怪誰？」

花翎道：「好了，事已如此，怪誰都是一樣無補於事，咱們應該冷靜地想一想，那人兩腿殘廢，如何能離開馬車，而且，同時帶走三個人……」

花貞貞道：「這還用猜，他當然有同黨事先埋伏接應。」

花翎道：「但農莊只有一條出路，他縱有同黨，一時怎能離開，除非車在途中，已被掉了包。」

花貞貞道：「可是，我們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這輛馬車。」

花翎道：「我說的掉包，並不是指將整輛馬車掉換，而是懷疑他在沿途預先着人等候，馬車經過時，趁夜色掩護，上車換人，待掉包成功以後，才突然將馬車加快速度，駛來這座農莊，咱們只顧追蹤馬車，他却正好從容逃走了。」

這番推測，雖然未必完全合理，却是唯一可能的解釋，當時天色陰暗，花翎兄妹在車後十丈以外，的確無法看清沿途是否有人上下馬車。

花翎又道：「那人設計精密，絕不可能藏身在農莊內，咱們留此無益，還是趕快回頭，沿途搜查，或許尚能查出一些蛛絲馬跡來。」

花貞貞道：「萬一查不出來呢？」

花翎道：「即使今夜無法查出，天亮以後，還可以繼續搜查，我想，那人藏身處必定在太原附近，遲早總會被咱們找到，況且，他已經遵守承諾送回小薇，可見不是個言而無信的人，推情衡理，他應該沒有加害鐵大哥的理由。妹妹你一向做事比我冷靜理智，千萬要鎮定，不可亂了方寸。」

花貞貞沒有再說什麼，只長嘆了一口氣，揮揮手，威寧侯府的人馬魚貫退出了農莊……

直到人馬去後，那輛空馬車中突然傳出一陣「隆隆」輕響。

車廂內的床榻緩緩下沉，却由車頂降下來一張同式同樣的床榻。

床上併排躺着四個人，正是鐵羽，安達，阿帖木和那雙腿殘廢的彩衣人。

鐵羽等三人都沉睡不動，那彩衣人却輕舒手臂，慢慢撐坐起來，笑道：「任憑你冰雪聰明逞妙計，怎識我千變萬化逍遙車。威寧侯府名動天下，畢竟是欠缺些江湖閱歷。」

舉手輕拉床頭絲繩，馬車徐徐轉頭，駛離了農莊……

× × ×

天亮之前，馬車已停在太原郊外一座小山下。

這是一處廢棄的礦山，本產硫磺，後來礦脈已盡，遂遭廢棄，却遺留下一條極深的礦坑，和幾棟頹敗的石屋，附近雜草叢生，荒無人跡。

馬車停處，正是通往礦穴的山溝，兩側有六七尺高的泥牆遮擋，非到近前，不易被人發現。

馬車停妥，山上石屋立刻迎出來四五名彪形大漢，一個個短衣短袴，露着黝黑粗壯的肌肉。

其中一個好像頭目身份的，打開車門，探身就將阿帖木拖了下來。

彩衣人急忙喝道：「小心一些，這姓鐵的傷勢很重，別把他弄死了。」

那大漢點點頭，招來兩名同伴，先將鐵羽抬了下去，然後一手一個，扶起安達和阿帖木，就像搬行李似的，大步向礦穴口走去。

彩衣人按動床頭機鈕，「軋軋」聲中，車內几桌和椅子突然移轉，變成一輛精巧的輪椅，緩緩降落地上。

彩衣人用兩支特製鋼拐撐起身子，坐上輪椅，由一名大漢推着走向礦穴口。

其餘大漢立刻搬來許多枯枝雜草，將馬車掩起來。

礦穴內既陰暗，又潮濕，入礦穴十餘丈，地上却盤膝坐着兩個人。

這兩人雖然坐在地上，却一眼可看出身裁都十分高大，頭和臉都用厚布緊緊纏着，只露出四隻精光閃射的眼睛。

同樣的身裁，同樣用布巾纏頭，甚至眼睛的光芒也同樣碧藍，唯一不同是，左邊那人身上裹着一條虎皮氈子，右邊一個的氈子却是豹皮縫製的。

大漢們放下鐵羽等人，個個向那兩位身裹獸皮的怪人屈膝跪地行禮，然後退立一旁。

兩位身裹獸皮的人竟然不理不睬，毫無反應。

彩衣人道：「你們去洞外守望，任何人都不准進入這個礦穴，觸犯者，殺！」

大漢們退去後，彩衣人才在輪椅上欠身為禮，說道：「這三人就是傳說被少女掌力打傷的，請兩位長老親自檢查。」

兩位身裹獸皮的人沒有開口，却緩緩從獸皮內伸手出來，向安達和阿帖木輕輕一招。

安達和阿帖木躺在五尺以外，突然似被一股無形的力量吸引，一齊平飛而起，投入兩人手中。

裹豹皮的接住阿帖木，裹虎皮的接住安達，兩人都閉上眼睛，用手在安達和阿帖木斷臂處緩緩揑摸。

礦穴內沒有點燈，從洞口透進的光亮也很弱，但仍然可以看見那四隻手上，長滿了金黃色的細毛，宛如兩雙野獸的爪子。

揑摸了半晌，兩人又互相交換，繼續閉目揑摸，雖然一語不發，神態間却顯得非常審愼凝重。

又半晌，兩人才同時停手，睜開了眼睛，互望一眼，都緩緩點頭。

彩衣人的臉色也跟着凝重起來，指着鐵羽道：「他也是被同一個人掌力所傷，但骨骼却未受損，請二位長老再仔細驗證。」

兩個身裹獸皮的人，用同樣手法將鐵羽連軟床吸到近前，開始從頭到脚，細細揑摸。

良久，兩人再睜目互望，眼光中竟流露出詫異之色。

身裹虎皮的一個突然開口道：「亮燈！」

他一開口說話，口音中挾着濃重的域外音調，一聽即知絕非中土人氏，難怪用厚布裹臉，藏身在這荒凉的廢坑之內。

彩衣人舉掌輕擊，立刻有兩名大漢，送來四支火炬。

熊熊火光下，兩個身裹獸皮的人詳細審查鐵羽的面色和眼神，又解開衣襟，查看身體上有無傷痕……

彩衣人輕聲問道：「長老可曾看出其中實情？」

裹豹皮的一個慢慢答道：「不錯，三人都是傷在摧心蝕骨掌下。」

裹虎皮的人接道：「但這鐵羽只受了三成掌力，所以骨骼未毀，內腑却傷得極重。」

彩衣人興奮的道：「這麼說，我們是找對人了！」

豹皮人搖搖頭，道：「掌力玄功雖然相符，其中還有幾點疑問。」

虎皮人道：「第一，傷人的祇是個十多歲的小女娃，年齡不能符合。」

豹皮人接道：「第二，這小女娃行功運力，已達收發由心的境界，功力和年齡也不能符合。」

彩衣人道：「或許這小女娃是她的徒弟，或許是她的女兒，只要找到小女娃，就能找到她……」

虎皮人道：「不能魯莽，在沒有查出正身的確實下落以前，絕不可打草驚蛇。」

豹皮人接口道：「對！我等巳經尋她許多年，好容易才得到這點綫索，如果不能忍耐這最後片刻，只怕又要前功盡棄了。」

彩衣人道：「依兩位長老的意思，應當如何？」

虎皮人一指鐵羽，道：「一切希望，都在此人身上。」

豹皮人道：「是師兄親自動手？還是由小弟代勞？」

虎皮人沉吟了一下，道：「使他的內腑歸位，頗耗眞力，還是愚兄親自動手吧。」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磁瓶，倒了三粒藥丸，納入鐵羽口中，然後，閉目運功，雙掌按在鐵羽胸口和小腹部位。

他全身都在厚布和獸皮纏裹下，無法看出功力運行的程度，只能看見那雙手掌的顏色，漸漸由白變紅，二指不停的抖動，呼吸越來越急促，可知必是十分吃力。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虎皮人突然大喝一聲，怒目圓睜，雙掌倏起倏落，連拍了鐵羽胸腹間七處大穴。

七掌拍完，彷彿全身力道都巳耗盡，氣喘如牛，身子也搖搖欲倒。

豹皮人急忙將一粒龍眼般大的藥丸，投入虎皮人口中，一隻手扶搭着他的背心，讓他瞑目靜坐調息。

這時，鐵羽却舒展了一下手足，悠悠地醒來……

× × ×

閃爍的火光，深邃的洞穴，獸皮，彩衣，輪椅……鐵羽用力搖搖頭，一翻身坐起。

彩衣人沉聲道：「鐵大俠，你重傷初癒，不宜妄運眞氣，還是躺着比較好。」

鐵羽詫異地道：「你……你們是誰？這是什麼地方？」

彩衣人道：「你不必問我們是誰，也不必管這是什麼地方，反正是我們救了你，沒讓你死在摧心蝕骨掌下，知道這一點就够了。」

鐵羽哦了一聲，說道：「你們爲什麼要救我？」

彩衣人道：「理由很簡單，因爲我們想請你帮一個忙。」

鐵羽沒有立刻回答，緩緩遊目四顧，再望了望那兩名身裹獸皮的怪人，以及安達和阿帖木。

洞裏情景充滿詭密，這些人的來歷，也令人莫測高深，不過還好，安達和阿帖木，都並未受到傷害，看樣子，這些人倒不像有什麼惡意……

鐵羽想到這裏，微微一笑，說道：「鐵某爲人有個怪癖，平生不願受人恩惠，更不喜人挾恩望報，不過，我看閣下言語很坦誠，咱們或許能交個朋友，請說吧，有什麼事需要鐵某效勞？」

彩衣人道：「不瞞鐵兄說，我等正在尋找一個人，希望鐵兄能相助一臂之力。」

鐵羽道：「你們要找什麼人？那人跟鐵某人有什麼關係？」

彩衣人道：「此事內情複雜，非三言兩語能够解釋清楚。我只能簡略些奉告，那人是本門中一名叛徒，匿跡隱藏巳經二十年，直到最近，才發現他又重現江湖，我等奉命追緝他返門治罪，却担心他會聞風遠颺，不便露面。」

鐵羽道：「所以，你們要我替貴門追擒叛徒？」

彩衣人搖頭道：「不！追擒叛徒，那是本門自己的事，我等只希望鐵兄能替本門查證叛徒的下落。」

鐵羽道：「這樣說來，你們連他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

彩衣人道：「還無法確定。」

鐵羽道：「那麼，要鐵某如何帮你們查證呢？」

彩衣人道：「鐵兄若願意帮忙，我等自會告訴你如何着手，如何查證。」

鐵羽想了想，道：「如果我不願意呢？」

彩衣人道：「鐵兄不願，我等也無法勉強，但此事不僅只是對本門有所帮助，對鐵兄也同樣有着莫大的益處，在下深信鐵兄不會不願意。」

鐵羽笑道：「你既然這麼有把握，那就爽快直說出來，不必吞吞吐吐了。」

彩衣人道：「事關本門聲譽和機密，在下必須先申明一句話，鐵兄既願意相助，無論事成事敗，都要嚴守秘密，絕不能擅自洩漏。」

鐵羽道：「好，我答應你。」

彩衣人神色凝重地道：「鐵兄，丈夫一諾，百世不悔，希望你對適才的承諾，萬勿等閑視之。」

鐵羽只覺這人太囉嗦，處處故作神秘，但自己又忍不住好奇，便道：「你相信我就請快說，究竟要我怎樣着手查證？」

彩衣人目視兩名身裹獸皮的人，兩人點了點頭，同時解下蒙臉布巾。

鐵羽一怔，心裏突然大感震動。

那兩人生得碧眼黃髮，高顎聳鼻，滿臉絡腮鬍鬚，一看就知道絕不是中原漢人，而且，兩人面頰上，都刻着樹葉形花紋，眉間都嵌着一粒漆黑的珠子……

臉刻菩提葉，眉含舍利珠——這些，全是魔教長老的身份標記。

鐵羽不但震驚，甚至有些後悔。

因爲他深深瞭解，魔教中人一向不願輕易在外人面前顯露眞面目，除非他們巳經將對方視爲朋友，一旦暴露身份，現出眞面目，對方就必須絕對履行承諾，而且，終生代爲守秘，生死不渝，如果違背了諾言，便是魔教的死敵，永世如蛆附骨，無法擺脫，至死方休。

鐵羽並不知道對方要找的是誰，只因一時好奇，承諾下來，現在竟有些後悔莫及了……

彩衣人代爲引介道：「這兩位是西方極樂逍遙宮的左右護法長老，鐵兄的傷，多承虎長老施救，才得痊癒。」

鐵羽只得拱拱手，道：「多謝！多謝！」

虎長老微微頷着，沒有開口。

豹長老道：「我等救治鐵大俠，乃是份內的事，用不着道謝，只希望鐵大俠言出必踐，別忘了剛才的承諾。」

鐵羽輕咳了一聲，藉以使自己鎮定下來，說道：「只恐鐵某人力薄，有負兩位長老的期望。」

豹長老說道：「事情並不如你想像的困難，我們師兄弟所會漢語有限，詳細的情形，請敝宮宮主這位義子——逍遙太子爲鐵大俠解說吧。」

他口中所稱的逍遙太子，就是指的那位雙腿殘廢的彩衣人。

鐵羽總算弄清了這三個人的來歷和身份，心裏又驚又詫，表面却極力鎭靜，不便表露出來。

逍遙太子神色凝重地道：「本宮要追查的是一個美貌的婦人，今年還不足三十歲，生得體態豐盈，貌若天仙，眉心有一粒痣，左手有一根枝指……」

他一面說，一面暗暗注意鐵羽的神情反應，說到這裏，突然住口。

鐵羽仍在靜靜地聽着，見他忽然住口不再說下去，不覺問道：「你們就是要我查證這婦人的下落？」

逍遙太子道：「不錯，鐵兄可曾見過這樣一個婦人？」

鐵羽搖搖頭，道：「從未見過。」

逍遙太子道：「據說，鐵兄在沙家堡，也是被一個美貌的女子所傷，那女子長得什麼模樣？」

鐵羽道：「原來你們懷疑黑鳳凰就是逍遙宮叛徒？」

逍遙太子道：「那名叫黑鳳凰的女子縱然不是本宮叛徒，至少跟本宮叛徒有某種關係，因爲，鐵兄是傷在摧心蝕骨掌下，而摧心蝕骨掌却是本宮不傳之秘。」

鐵羽說道：「但據鐵某人目覩，黑鳳凰雖然也很美，年紀却太輕了，她今年最多不會超過二十歲，而且，也沒有你描述的那些面貌特徵。」

逍遙太子道：「可是，以她的掌上功力推斷，絕不像二十歲少女所能練成，一個人的外貌可以改變僞裝，武功深淺却無法隱瞞。」

鐵羽點頭道：「當然這也有可能。」

逍遙太子道：「無論那自稱黑鳳凰的女子是不是本宮叛徒，她一定跟本宮叛徒有關，這一點，應屬確定無疑。本宮請鐵兄相助，就是希望從她身上，追查出叛徒的下落。」

鐵羽道：「我願意盡力而爲，不知應該如何着手？」

逍遙太子道：「唯一辦法，就是設法接近她，從她口中打聽她的師承和來歷。」

鐵羽苦笑道：「這……我恐怕無能爲力。諸位都知道她巳受金克用的蠱惑，將我視作仇人，如何肯容我接近？」

逍遙太子道：「我們的想法剛巧相反，正因她將你視作仇人，才更有機會接近她，縱然你不去找她，她也會自己來找你，而且，她對你說的話，必定都是事實。」

鐵羽說道：「可是，不管她來找我也好，我去找她也好，咱們一見面，就得生死相搏，我無力破解她的摧心蝕骨掌，豈不只有死路一條？」

逍遙太子笑笑道：「這倒不必担心，我們自然會傳你化解之法。」

鐵羽心中一動，道：「摧心蝕骨掌也能破解嗎？」

逍遙太子道：「並非破解，而是化解。摧心蝕骨掌乃本宮三大神功之一，世上無人能够破解，但我們會傳授你一套趨避化解的方法，你再跟她相遇，即使不能勝她，至少不會再傷在她掌下。」

鐵羽想了想，又道：「就算我跟她再見了面，要如何打聽她的身世呢？」

逍遙太子從頸脖上解下一樣東西，道：「你不必開口，只要把這件東西讓她看見，她自然會詢問你的來歷，如果她也有同樣這件東西，那就證實她是我們要找的人。」

那是一串精緻的項鍊，上面繫着半枚金錢，錢上的圖形和文字，連鐵羽也不認識。

鐵羽將金錢項鍊戴在自己頸上，再問道：

「如果她見了這東西，盤問來歷，我應該怎樣回答？」

逍遙太子道：「你只須回答她兩句話：『逍遙宮中日月長，如意金錢分陰陽』。然後，你就問她是不是姓『趙』，她若說是，你就應該立即來告訴我們。」

鐵羽反覆默誦了兩遍，默記在心裏。

逍遙太子伸出手來，跟鐵羽緊緊一握，說道：「鐵兄，你我一朝結交，終生為友，稍等，豹長老就要傳你本宮秘學，希望你永勿忘記今日的承諾，務必替本宮嚴守秘密。」

鐵羽知道這是絕對不容許推托的，爽然點頭應允。

豹長老緩緩站起身來，肅穆地道：「本門神功，向不外傳，今為追緝叛徒，特破例傳你『接引神功』。」

接着，便手比口述，開始傳授鐵羽三式手法。

所謂「接引神功」，就是一種借力神功，四兩撥千斤的功夫，但魔教「接引神功」的三招手法，每招又暗藏七種變化，配合身法和步法，的確稱得上精妙神奇，變幻莫測，幾乎已將敵方可能攻擊的步位方向，全都計算精確，一一予以化解。

更妙的是，不僅要化解敵方攻來的力道，而且能借力打力，引左方之力，攻右方之敵，導右方之力，攻左方之敵，消長變化，隨心所欲。

鐵羽號稱「神手」，對手法變幻已深得個中三昧，為練這三式「接引神功」，仍然弄得滿身大汗，才勉强練習純熟……

×　×　×

花翎兄妹率領着十名黑騎隊武士，在夜間所經過的路上往返搜索，整整找了一天，毫無收穫，只得快快返回青龍寺。

回到寺中，就接得消息——金克用和大批武林高手，午後已離開沙家堡，向東趕往太行山。

這表示金克用從哈圖手中奪去的殘餘藏寶地圖，業已找出寶藏的位置，急急前去挖掘寶藏了。

花貞貞對寶藏已經完全失去興趣，聽了這個消息，只苦笑了兩聲，並未在意。

花翎却焦急地道：「寶藏若被金克用得去，我們這次入關豈非失去意義，無論如何，一定要阻止他們才行。」

花貞貞嘆道：「區區財物，就讓他得去算了，我只求鐵大哥能平平安安回來，寧可再送他一份財物也情願。」

花翎道：「可是，太行藏寶關係着爹爹一生清譽，我們怎能袖手不管？」

花貞貞道：「要管你去管吧，反正我只在這兒等候鐵大哥。」

花翎頓足道：「唉！為什麼事情偏偏這樣湊巧，鐵大哥出事，秘圖又落在金克用手中，自從入關，簡直就沒有一件事順利過……」

哈圖忽然從床榻上掙扎爬起來，「卜通」一聲，跪在花貞貞面前。

花貞貞吃驚道：「你……你……這是幹什麼？」

哈圖喘息着說道：「郡主，這都怪老奴無能，失去了藏寶圖，懇求郡主念在老奴追隨侯爺出生入死，不無苦勞，務必答應老奴一項請求……」

花貞貞忙道：「好！我答應你就是了，你快些起來，有話慢慢說。」

哈圖哽聲道：「老侯爺一生正直，英名得來不易，如果為了區區財物，污玷了一世清白，別說老侯爺在九泉之下蒙羞受辱，就是老奴，也死不瞑目。郡主，求你務必以威寧侯府聲譽為重，不能任憑金克用取走寶藏，否則，老侯爺的聲譽，就永遠沒有昭雪的機會了。」

花貞貞道：「寶藏被誰得去，並不表示爹爹真的做過什麼可恥的事呀！」

哈圖道：「寶藏若落在外人手中，倒也罷了，若被金克用得去，必然會對世間宣揚他所揑造的故事，世人不察，一定會相信老侯爺當年謀奪了他們金家的財產，那時候，威寧侯府百口莫辯，豈非永無昭雪機會。」

花翎接口道：「妹妹，老哈圖的話不錯，如今鐵大哥雖然下落不明，那畢竟只是私情，我們不能不先為爹爹的聲譽着想。」

花貞貞遲疑道：「這……」

花翎道：「妹妹若決心要等候鐵大哥的消息，那就讓我分一半人馬，先追截金克用。」

花貞貞道：「不行，金克用人多勢衆，又有黑鳳凰相助，我們一同去，尚未必能截住他，實力再分散，更不是他的敵手。」

花翎道：「但現在時機急迫，必須卽刻行動，不能再躭誤了。」

花貞貞沉吟了片刻，毅然道：「好吧，我和你一同去追金克用，留下哈圖和十名黑騎隊武士等候鐵大哥的消息。」

花翎大喜道：「讓珍珠和小薇也留下來，我們快馬追趕，行動也比較方便。」

哈圖道：「留下珍珠和小薇就够了，老奴願隨侯爺，郡主同去追趕金克用。」

花貞貞道：「那不行，我們已經吃過一次虧，萬一小薇再有意外，如何向鐵大哥交待，我決定帶小薇一起走，珍珠可以留下來侍候你養傷。」

哈圖道：「郡主一定要老奴留下，須聽老奴一句勸告。」

花貞貞道：「好，你說。」

哈圖道：「此去太行，難免一場血戰，金克用已然獲得秘圖，要找到寶藏，再把寶藏推出來，並非一天半日能够辦到，希望侯爺和郡主萬勿急躁，最好等他掘出寶藏的時候再出手攔截，同時，要多多留意白蓮宮的消息，避免兩面受敵。」

花貞貞點頭道：「這個我懂，不用你囑咐，你安心調養傷勢，一有鐵大哥的消息，就儘快趕來跟我們會合。」

說話間，花翎已將人馬分配妥當，留下托拉和十名武士，保護哈圖父女仍駐青龍寺，其餘人馬，由多瑪為隊長，跟隨花翎兄妹啓程，追趕金克用。

花貞貞親自帶着小薇，特地送了一匹溫馴的小馬給她乘騎，緊隨在自己身邊。

大隊人馬，浩浩蕩蕩踏上了征途。

哈圖扶着珍珠，目送人馬登程，突然吩咐備馬。

珍珠道：「爹，你要做什麼？」

哈圖道：「我放心不下，他們兄妹倆，一個太懦弱，一個太剛强，此去稍有不愼，必然會吃虧。」

珍珠道：「可是，郡主要我們留在這兒，等候鐵公子的消息。」

哈圖道：「等候消息，有你和托拉他們已經足够了，我得暗中跟去，隨時提醒他們兄妹小心謹愼。」

珍珠吃驚道：「爹，你傷勢未癒，怎能一個人獨自行動？」

哈圖道：「這點皮肉外傷，算不了什麼，你照爹的吩咐，去私下準備一匹馬，在竹林中等候，暫時別讓托拉知道，快去！」

珍珠遲疑着不肯去，又勸道：「那彩衣人不是說過，最多一天之內，就送鐵公子他們回來的麼，何不等過了今晚，如果還不見人回來，再動身也不遲……」

哈圖怒道：「你懂得什麼，一夜的變化，

威寧侯府可能已經全軍覆滅，不要跟爹爭辯，快去備馬！」

珍珠無奈，只得應諾着去了。

哈圖匆匆結紮了一下，趁暮色掩映，來到竹林內。

珍珠已經備妥一匹快馬在林中等候，忍不住又道：「爹，你這樣做，被郡主知道一定會受責，再說，等一會若托拉發現問起，女兒該怎樣解釋呢？」

哈圖道：「為了威寧侯府，受幾句責罵理所應當。托拉若問起，你就說是我自己決定的，跟他無關。」

珍珠道：「如果鐵公子和哥哥他們回來了呢？」

哈圖已跨上馬背，回頭道：「鐵公子若傷已痊癒，你們就隨後趕來會合，否則，就仍舊駐紮在此地，不可輕舉妄動。」

說完，一抖絲韁，穿林而去。

珍珠望着父親遠去的背影，忽然感到一陣鼻酸——一個七十歲的老人，遍體鱗傷，還念念不忘為了主人的安危而負傷奔走——這究竟是光榮？還是悲哀？

×　×　×

金克用一行人馬，是由娘子關附近進入太行山，然後折向北行，取道石城山麓，迤邐前進。

同行的除了魔刀崔平等武林高手，還有沙家堡兄弟和韓家寨父女，大批人馬，不下四十餘騎。

不過，這四十餘騎中，包括十五匹騾馬，是準備用來搬運寶藏的，實際參與行動只有三十人——那是金克用和黑鳳凰，韓家寨韓駝子父女，沙家三兄弟和花花太歲沙如冰，八名沙家堡的堡丁，以及魔刀崔平為首的十四名武林高手。

這些人，個個懷着黃金夢，尤其以魔刀崔平為首的十幾人，來自中原各地，全是江湖中稱霸一方的綠林大豪，平時桀驁不馴，誰也不把誰放在眼裏，現在看在「發財」的份上，彼此湊合一處，人多嘴雜，意見紛歧，常常為一件芝蔴綠荳大的事情，爭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

黑鳳凰對這批人全無好感，碍於金克用的顏面，又不便發作，索性獨自一人，在前面開路，始終跟大隊保持着一段距離。

她自幼在深山裏長大，斬荊覓路，早成習慣，金克用也樂得由她去了。

依照秘圖上標示的方向走了兩三天，極目荒山，已無道路可循，漸漸連馬匹也不能騎坐，衆人只得下馬步行，再往前去，甚至牽着馬匹都無法通過，因此怨聲四起。

金克用聚衆商議，決定留下馬匹和堡丁，待尋到藏寶地點，再設法召馬匹來搬運。

韓駝子却懷疑地道：「金莊主這份地圖，只怕不太可靠吧？」

金克用道：「秘圖來自威寧侯府，怎麼會不可靠？」

韓駝子道：「依金兄所說，當年元兵掠得財寶，私藏山中，論理不會如此深入荒山，而元兵都是騎馬的多，怎會將財寶藏在這種馬匹無法通行的地方。」

沙鎭山點頭道：「韓兄的推斷頗有道理，如果秘圖可靠，為什麼直到現在還不見白蓮宮的動靜？」

魔刀崔平等人，頓時紛紛叫嚷，鼓噪起來道：「對，這地圖一定是威寧侯府故意安排的詭計。」

「咱們上當了……」

「快回頭，找威寧侯府算帳去……」

「……」

金克用平靜地笑了笑，道：「諸位若要退出，金某人絕不攔阻，但金某人相信地圖必定可靠，就算只剩獨自一人，也要找到藏寶的地方。」

衆人聽了這話，面面相覷，突然又安靜下來。

金克用道：「元人狡詐百出，寶物又是數人共同刼得，彼此猜疑，自然要尋一處最隱密的地方埋藏起來，不藏在深山之下，難道反藏在大路旁邊不成？」

沙鎭海道：「但是，白蓮宮也獲得同樣一份秘圖，為什麼不見他們來尋找呢？」

金克用聳聳肩，道：「這固然很值得懷疑，其中原因，金某人也無法解答，但有件事，金某人決不懷疑。」

沙鎭海道：「那一件？」

金克用道：「白蓮宮如果沒有來太行山尋找過，就絕不會知道寶藏秘圖是否可靠。」

這的確是一針見血的論斷，反過來說，在找到藏寶地點以前，誰也不能說寶藏秘圖是假的，甚至白蓮宮和威寧侯府也不能預知。

衆人無話可說，一致決議繼續前進，並且照金克用的意見，將馬匹和笨重物件留下，由沙家堡八名堡丁在原地紮營候命。

金克用又道：「看圖中顯示，藏寶地點已不太遠，從現在起，咱們不僅要尋覓寶藏所在，更要隨時提防受到外人偷襲，大夥兒應該分配職務，各有崗位，以免臨事慌亂。」

衆人都道：「全憑金莊主吩咐。」

金克用道：「取得寶藏人人有份，防範禦敵也人人有責，諸位既然推金某主持，希望大家要協力同心，縱或有勞逸不均之處，也休出怨言。」

於是，將同行二十二人分為四隊：自己和黑鳳凰在前面按圖覓路，沙鎭山兄弟三人居左，韓駝子父女和沙如冰三人居右，負責兩方戒備……魔刀崔平等十四名高手斷後，並且擔任沿途巡哨，以及跟留守營地之間的通訊聯絡。

這樣分配，使二十餘人各有職守，在荒山峻嶺中展開隊形，恍如一隻長尾蜈蚣，蜿蜒於山林之中。

二十餘人，個個都是武林高手，脫開馬匹的累贅，行動反而快捷了許多，半天工夫，已向前越過四座山頭。

進行正順利，前面的黑鳳凰突然停了下來，不住聳動鼻孔向空中吸嗅……

金克用詫道：「鳳凰，有什麼不對嗎？」

黑鳳凰道：「附近有血腥氣味。」

金克用道：「深山中難免有野獸互相殘食，或許是死獸的屍體……」

「不！」黑鳳凰搖頭道：「死獸屍體附近必有虫蛇聚集的聲音，這氣味隨風擴散，時濃時淡，不像是死獸屍體。」

金克用縱目四望，只見山嶺綿延，峯巒層叠，並沒有什麼異樣，便笑了笑道：「別管它是死獸也好，死人也好，藏寶地點就在前面不遠了，且尋找寶藏要緊。」

大夥兒復又迤邐前行，忽然望見前面出現一座峽谷。

這峽谷好險惡，遠遠望去，崇山屹立，彷彿一面屏風，峽口峭壁對峙，就像被人用巨斧劈開屏風，特意砍出一條通路。

遠望峽中濃霧迷漫，氤氳昇騰，又像一口沸水蒸發的大鍋。

金克用展開秘圖對照，興奮地道：「一點也不錯，就是這座山谷。」

韓駝子父女、沙家兄弟、魔刀崔平等人，都紛紛圍聚過來，大夥兒爭着問：「寶藏就在這座山谷中嗎？」

金克用道：「圖中顯示的位置，正是這座

山谷內，當然，確實的地點，還得待進谷以後，才能知道。」

魔刀崔平振臂大呼道：「那還等什麼，大家快些進谷去呀！」

衆人莫不振奮，紛紛嚷道：「辛苦多日，總算找到地頭了，誰再等誰就是傻蛋……」

大夥兒正想爭先，却聽黑鳳凰冷冷道：「你們最好等着，先看看這是什麼？」

衆人循聲望去，都吃了一驚，原來就在大夥兒立身處左前方不遠，一棵大樹樹幹上，綁着一具血淋淋的屍體。

屍體離地約有三尺，上身赤裸，頭部低垂，胸腹上，被人用利刃刻劃着六個血字：

「藏寶處，由此去」！

死屍是用山藤綁在樹身上，右手叉腰，左手平伸，手指的方向，正是那座峽谷。

金克用縱身上前，抓住死屍的頭髮向上提起，頓時臉色大變——

死者赫然竟是麒麟山莊的總管吳濤。

× × ×

沙家兄弟和韓駝子父女都曾見過吳濤，黑鳳凰更認識，魔刀崔平等人雖未晤面，看金克用的臉色，也猜到死的必是自己人。

大夥兒的心情刹時沉重下來，滿腔興奮，都變成了驚恐——吳濤的生死事小，但他怎會死在此地？怎會被人當作了指路的路標？

這只說明一件事，已經有人比他們先一步來到了藏寶谷。

韓駝子第一個邁步跟了過去，低聲問道：「是威寧侯府下的手？」

金克用搖搖頭，道：「不可能。」

韓駝子道：「那會是誰？」

金克用輕吁一口氣，一字一頓道：「白蓮宮！」

這三個字，就像鐵鎚般擊在衆人腦門上，不約而同都感到一陣暈眩。

沙家兄弟急道：「各處隘口都有人把守，從未發現白蓮宮的人入山，金兄怎麼斷定會是她們？」

金克用苦笑道：「因爲被殺的是我的屬下，三天前，才受命進入山區，偵查白蓮宮的行動。」

沙鎭山道：「金兄怎知白蓮宮的人已經入山？」

金克用道：「我也不敢確定，只是如此推測罷了，這些日子，咱們和威寧侯府兵戎相見，始終不見白蓮宮的動靜，據情推論，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他們暗中隱藏，準備躡我之後坐享其成，再就是他們早已經化整爲零，進入了山區。因此，我才派人潛進山區偵查，不想果然遭了毒手。」

沙家兄弟愕然相對，吶吶道：「這麼說，咱們始終被蒙在鼓裏，寶藏早已被白蓮宮得去了？」

金克用道：「這倒不見得，白蓮宮的人可能早已入山，但寶藏却未必到手。」

韓駝子急道：「爲什麼？」

金克用道：「太行寶藏爲數不少，他們要想將寶藏運送出去，絕難逃過各處隘口的監視，再說，若寶藏業已到手，他們早就遠走高飛，怎會還逗留在山中。」

魔刀崔平大聲道：「只要寶藏沒有被運走，咱們就可以再搶回來。」

衆人異口同聲道：「對！白蓮宮也是人，咱們就不信搶不過他們……」

金克用擺擺手，道：「大家先不要激動，寶藏仍在太行，決不能讓白蓮宮得去，但彼暗我明，形勢對我們不利，今後必須步步爲營，小心應付。」

衆人道：「金莊主如何吩咐，咱們就如何做。」

金克用道：「應變之道，只有以不變應萬變，現在咱們先埋藏死者，同時派人與留守營地聯絡，要他們加意提防，不要被人截斷了退路，然後，大家仍照原來分配的位置整隊前進，千萬不可自亂陣脚。」

魔刀崔平應諾，立刻指派兩人挖掘土坑，掩埋了吳濤的屍體，又挑選出一個名號「飛狐」白風的黑道高手，趕回營地傳訊。

那飛狐白風年紀不大，却是晉魯一帶著名的高人，一身輕功無人能及，行事又極機警，負責往來傳訊的工作，可說再恰當不過了。

一切料理完畢，金克用仍舊和黑鳳凰當先開路。黑鳳凰對於太行山尋寶，一直是懶洋洋沒有興趣，自從發現吳濤的屍體以後，却突然顯得精神振奮起來，臉上也開始有了笑容。

金克用詫道：「鳳凰，你對吳濤怎會如此仇恨？」

黑鳳凰說道：「沒有啊，我爲什麼要恨他呢？」

金克用道：「自從發現他的屍體，你爲何這樣高興呢？」

「哦！」黑鳳凰笑笑道：「我不是恨他，我是想到就要跟白玉蓮見面了，所以高興。」

金克用心中一動，道：「不錯，從現在開始，咱們隨時都可能跟白玉蓮見面，對付那女人，你可不能再像對鐵羽一樣手下留情。」

黑鳳凰道：「當然，她父親害了我師父一輩子，寃怨相報，我絕不會饒她。可是，我也不會讓她輕易就死，至少，在太行山我不會殺她……」

金克用急道：「那你要將她怎樣處置？」

黑鳳凰道：「首先，我要她心服口服，當衆替她父親認罪，然後帶她回山去，在師父的墳前，剖腹挖心祭奠。」

金克用沉吟道：「白玉蓮是個狡詐百出的女人，你要她當衆伏罪，只怕不容易，倒不如索性殺了她的好。」

黑鳳凰搖頭道：「不！那樣太便宜她，我自有辦法讓她心服口服，當衆認罪。」

金克用不便再說什麼，心裏却在暗暗盤算，不免添了一重隱憂。

——白玉蓮的父親是誰，金克用根本不知道，這些仇恨故事，都是他憑空揑造出來的，一旦當面對質，豈不拆穿了謊言？

——不，絕不能讓她們有當面對質的機會，最好在一見面的時候，就挑起一場生死之戰，不擇手段，先殺了白玉蓮。

× × ×

離谷口越近，越感到這峽谷形勢的險惡，尤其大隊抵達谷口，正值日暮黃昏的時候，附近濃霧迷漫，恍如置身雲端幻境。

金克用下令砍伐樹木，在距離谷口十丈處斜坡上，紮了一座簡陋的營帳。

大夥兒聚集帳中，商議入谷的事。

金克用道：「現在時已入夜，谷中雲霧封裹，不便行動，大家暫且休息一宵，待明天日出後，霧氣消散，再進去也不遲。」

韓駝子道：「明日入谷固然是上策，但白蓮宮的人隱伏暗處，今天夜晚可得特別小心謹愼才行。」

金克用道：「這話不錯，大家只好辛苦一些，輪流守夜，以防不測。」

韓駝子回顧魔刀崔平道：「那就多多偏勞崔兄，將人手分派一下，務必佈置嚴密些。」

魔刀崔平冷冷道：「韓寨主的意思，這夜晚守望的事，全要咱們十幾人擔任了？」

韓駝子道：「巡哨聯絡，本來就是你們的職責。」

魔刀崔平頓時沉下臉來，冷笑道：「這是誰的命令？咱們只是負責在途中聯絡，可並不是你韓寨主的僕人屬從，韓寨主最好不要弄錯了。」

韓駝子勃然變色，道：「哼！這是因爲金莊主量大，沙家堡好客，韓某才稱你一聲崔兄，否則，你就是想做韓家寨的僕人屬從，還不够資格！」

魔刀崔平怒道：「算你說對了一半，金莊主是寶藏主人，沙家堡身爲地主，咱們聽從吩咐本來應該，你姓韓的算個什麼東西，也敢對咱們頤指氣使？」

韓駝子還沒發作，他女兒韓素琴早已跳了起來，尖聲道：「什麼？你敢辱罵我韓家寨，姑奶奶今天跟你小子沒完，有種的，咱們去外面較量較量。」

魔刀崔平目視身後衆人，十二名高手一齊撤出兵刃，呼喝道：「較量就較量，誰不敢去誰是狗娘養的……」

金克用見雙方劍拔弩張，眼看要動武，急忙沉聲道：「站住！現在無論誰先走出這營帳，就是跟我金某人爲敵，也就是跟咱們全體爲敵！」

④ （未完）

練功要訣

呼吸與練功

海雲

練武之人多數是兼練呼吸的，他們都有這種感覺，如果呼吸無法練得好，那就打鬥當中傷了氣，就算打贏敵人，也會因此受害。

一向練習外家拳脚的人，都是在發力的時候微微發聲，蔡李佛練拳的聲音比較低，發出的聲響是「的的」，至於鴻拳，發聲較爲响亮，所叫的是一個「妻」字，因爲他們以爲鼓氣發拳，那一拳打了出去，可能有反彈力，使肺部受到影响，因此，在發拳之際，順便漏出一些聲响來。

玩太極拳的人，沒有叫出聲响，其他屬於內家拳的人，也是沒有聲响漏出來的，根本上他們使用腹式呼吸，並非用胸部呼吸的那種形式去呼吸，故此不必張口發聲。說來頗爲奇怪，腹式呼吸以及胸式呼吸，現時已經成爲兩種健身術的主流，任何一種球類的競賽或者拳術，如果發力猛烈，都是胸式呼吸，田徑賽當然要更大的呼吸了，由於胸式呼吸，急速的變換，一呼一吸，愈來愈快，可以應付奔走當中的姿勢，如果一個人在參加各種長跑或短跑的比賽，他決不使用腹式呼吸，就因爲腹式呼吸太過慢。

相反的，有些人從事健身術，那種健身術屬於靜坐性質，那就必須腹式呼吸，這種人認爲呼吸愈慢愈好，大致上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閒坐或者散步之際，多數是把胸式呼吸以及腹式呼吸交替使用的，不過本人並不覺察，那種呼吸的度數比較慢，平均是每分鐘十七次或十八次，至於脈搏平均每分鐘是六十五跳到八十跳，至於眞正練習腹式呼吸的人，脉搏仍是那樣子，不會跳得太慢，可是，呼吸却拉慢了許多，每分鐘只是十二次呼吸，那種情況就必須腹式呼吸了。

我們在夜間熟睡之後，就會不自覺的變成腹式呼吸，極少人在酣睡中仍是胸式呼吸的，可見使用腹式呼吸，能够保持休息狀態，對健康有利。

從生理構造觀察，根本上絕不可能用腹部呼吸的，因爲腹部有的只是大腸和小腸，沒有一種器官好像肺那麼吸氣，人體的兩個肺都放在上半身，距離腹部較遠，如果用肺呼吸，當然是一呼一吸都是以胸爲主，不可能用腹部去呼吸的，何以一般運動家或健身專家都有胸式呼吸和腹式呼吸這兩種分別呢？關於這點，歐美的醫生經過很深入的研究，找到結論，原來胸式呼吸或腹式呼吸都是用肺呼吸的，所差異的是這一點，使用胸式呼吸時，每次吸氣，肺部向上擴張，整個胸部漲大了許多，至於使用腹式呼吸，仍然用肺去呼吸，但却微有不同，吸滿了氣的時候，肺部向下擴張，並非向上擴張，故此，這種人的胸部永遠平坦，就算吸滿了氣，仍然看不出胸部突起來，反而腹部畧爲向前突出，腹部之所以突出，因爲它吸滿了氣的時候肺部向下垂，以致腸臟自動向前突出一點，保留較多的空隙，免得阻礙肺部呼吸。

這兩種呼吸最大的分別就是：「急速動作時必須換氣得快，吸進較多的氧氣，因此一定要使用胸式呼吸，並不需要急速換氣的話，那就自然而然的使用腹式呼吸了，一個人在酣睡當中，每分鐘不過呼吸十次到十二次已經够了，故此，他就不自覺的使用腹式。」

苦練瑜伽術的人，就算在覺醒狀態當中，也可以把呼吸拉長，加以控制，每分鐘僅有六次呼吸，練習太極拳之類的內家拳，到了火候較深，自然呼吸較慢，每天任何一段時間都是一分鐘呼吸十二次，酣睡之後，僅有八次。

如果單純爲了保健以及長壽，無疑的腹式呼吸比較有利，就因爲它使肺部不容易疲倦，就因爲肺部是順其自然的向下擴張。

改談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人想練內功，先要做好呼吸，那就是腹式呼吸，不止是練功的時候需要用腹式呼吸，就算在行坐之際，很隨便的呼吸，仍是用腹式呼吸，這樣做才可以得到較多的時間休息。

日本空手道的呼吸是比較特別的，平時他們使用腹式呼吸，但却在吸滿了氣，忽然發聲，聲若雷霆，那時跟着開拳踢脚，立刻變成胸式呼吸了，換言之，他們先行使用腹式呼吸，去吸滿了氣之後，才把它忽然像噴射機似的噴出去，而且發出聲响來，這樣做可以使肺部得到較大的震動力，肺黏膜變厚，要是有人出其不意的向他肋骨或背部發拳打去，由於他練習過「三戰拳」，經常大聲叫喊，同時出拳，肺黏膜受到內外震動的影响，已經變厚，不會受到別人突然襲擊，以致內傷。

因此之故，空手道的拳師，多數苦練過「三戰拳」，而且天天練習。

關於呼吸和練功的關係，已如上述，很難確定那一種呼吸是特別有利的，根本上練功已經分做硬拳硬馬和外家拳兩種，又有日本空手道，以及日本柔道這兩種，複雜得很，學習練功想呼吸順利，應該向本門的師傅請教。

蛇貓鶴混形拳

希華・文
盧令・圖

　武術只是一個概括的名稱，如果有人專心研究，就有可能模仿動物的各種特徵，作爲拳術的基礎，因此之故，十形拳是最出色的一套，它就是龍，蛇，虎，豹，鶴，獅，象，馬，猴，彪，不過，動物的特徵有許多種，不一定是向大動物學習的，如果你注意到一頭黑貓如何捕捉老鼠，學習牠的手法，也許會得到另外一種收穫。

　本港上環有一間武館是梁永亨先生創辦的，港九兩地武術中人都知道他創立了蛇，貓，鶴混形拳。

　說到他的武功，來源很古，遠在一九二七年，有一位姓林的武林高手叫做林永峯，他知道林世榮門下的人都有很高深的武功，打算請林師傅派一兩個徒弟跟他同赴雲南，把烟土運到廣州來。

　那時他剛任禁烟局的職務，所謂禁烟，實則賣烟，倘若押運烟土的人，數目太多，却又沒有特別出色的一個武林高手坐鎭，便會給人輕視，因此他渴望林世榮師傅肯派遣什麼一個人到湖南接應。

　梁永亨就是當時林世榮師傅的高徒，擅長黃飛鴻的拳腳，那一套虎，鶴變形拳，已經名播北粵，林世榮師傅認爲他可以勝任愉快，便派他到那邊去，事實上當時梁永亨不過三十歲左右，以年齡說，那是未够格做這種差遣的，不過他是林世榮師傅的門人，被派往湘省的資源鏢局和各方面的貨客聯絡，在北方的鏢師也就對他另眼相看。

　資源鏢局在湖南省內很有名氣，總鏢頭姓楊，叫做楊漢傑，已經有五十開外，渾身肌肉，看來好像一個北方的英雄，他擅長北派的拳脚，對南方黃飛鴻並無認識，只是聽到他的大名，因此他看見梁永亨如此年輕就出來走江湖，很是器重他，留他住在鏢局裏面，朝夕交談，而且讚他的身手不凡。

　梁永亨年少好勝，聽到對方的稱讚，信以爲眞，後來楊漢傑懇求他玩些拳脚看看，梁永亨就乘機說：「拳脚貴乎實用，我打完了一套虎鶴變形拳，你也看不出它是否實用，如果老前輩肯指點後輩，最好大家落場玩玩。」

　這番話如果在陌生人的口中說來，等於挑戰了，但因梁永亨是廣州禁烟局的局長派來接應押運烟土返粵，彼此有生意上的來往，似乎不是蓄意挑釁，故此楊漢傑含笑點頭，說：「我們只是研究性質，切勿認眞。」

　說完這句話，兩人就在資源鏢局的大廳交手。

　楊漢傑以主人的姿態擺開庄家的架式，請梁永亨進攻，梁永亨看他所擺的架式十分古怪，上半身微俯下來，兩臂蟹鉗，全身放鬆，似乎比較平時更加闊大，楊漢傑本身已經是肥肥矮矮的了，擺出這個古怪的架式，更加看來肩闊身橫，很像一頭鬆毛的綿羊。

　南方的拳師以勁爲主，梁永亨實在看不出他以甚麼招式應戰，想了想，就打算一輪急攻，用虎拳取勝，打穩了主意，他說了一聲：「請老前輩指教！」

　說完，人到拳到，飛撲過去，就以虎拳連續發招，把虎鶴變形拳裏面的「虎眼豹捶」「變虎藏蹤」「伏虎藏龍」以及雙單虎爪等招式進攻，那一套虎形拳非常兇狠，奇怪在這一點，剛剛發拳，快要貼近對方的身體，就給楊漢傑微微閃側，從身邊飄過，有兩拳曾經打中他的腰背，但却柔軟如綿，那一拳就像是打在棉花上面，梁永亨猛吃一驚，索性收拳，另外定奪。

　楊漢傑看見他忽然收拳，臉露微笑：「梁先生，你的手法太剛，給我這一套棉花拳剛剛吃住，還是變招出擊吧！」

　梁永亨聽他這樣說，靈機一觸，便用鶴拳出擊，那一套虎鶴變形拳是黃飛鴻的看家本領，除了虎，還有鶴，虎拳急攻，鶴拳擅長進攻，行踪飄忽，這兩種拳術剛柔相濟，大不相同，既然虎拳難以取勝，梁永亨就用鶴拳繼續進攻，先來一招鶴咀尋魚，跟着餓鶴尋蝦，再又用左右鶴頂，獨脚飛鶴等手法，以爲這回必可取勝，料不到楊漢傑也改變方式，對方用虎拳進攻之際，他微微閃側，改用鶴拳進攻他就不是左閃右閃，而是向旁邊跳開，因此，梁永亨連發十多招，仍是無法取勝，他究竟是年少氣盛，屢攻不勝，動起肝火來，使出「五行拳」最凌厲的七招，好像雷電似的發招進攻。殊不料楊漢傑在他發到第三招的時候，抓住他的右臂向前一拉，他就整個仆低，跌了一交。

　他立刻爬起來，轉身即攻，再跌一次，如是者連跌三次，他不能不服，於是罷手，點頭說：「楊局主，你的拳術確是奇幻莫測，我自問無隙可乘，不知道那種拳法如何打得這樣神妙呢？」

　楊漢傑坦然說：「這種拳法是我先祖楊碧魂獨創的，稱爲棉花拳，純然是柔功，如果你

牛剛半柔，我就用閃跳消解，假如你以純剛的拳術出擊，就給我抓住拋跌，那是剛柔相濟的影响使然，照情形看，並非你使用的虎鶴變形拳鬥不過我，而是你未能把它練到化境，有如你的師傅林世榮一樣。」

　聽了這一番話，梁永亨不能不服，跟着就細心看看楊漢傑如何施展棉花拳。

　棉花拳渾身軟綿綿，又矮又胖的楊漢傑玩起這套拳來，有如大綿羊，確是形神俱妙，不過，梁永亨自問很難向他學習的，雖然想學，却又担心化剛爲柔，未有這種本領，可能苦練過棉花拳之後，弄到不剛不柔，那就弄巧反拙，因此他沒有更進一步的請楊漢傑以棉花拳傳授給他。

　梁永亨仍在鏢局居住，過了三天，忽然有一個鏢師從湖北到來，楊漢傑就介紹他給梁永亨認識，說是湖北泰安鏢局的局主陳三甲。

　一向湖南湖北都是隣省，鏢局的人互相呼應，平時很有聯絡，亦即有很深遠的交情，無話不可談，當時梁永亨看見陳三甲也是五十開外的人，不過，他的一舉一動，跟楊漢傑那種軟綿綿的樣子完全不同，陳三甲的身型又高又瘦的，手長脚長，行動敏捷，那雙眼睛非常銳利，恍如鷹眼，就算普通人看到，也覺得些人身手不凡。

　那晚，楊漢傑請客，歡宴陳三甲，梁永亨也是座上的嘉賓，當時楊漢傑喝了幾杯酒，豪氣如雲，不知不覺的談及武功，對梁永亨說：「這位陳三甲先生不但是泰安鏢局的局主，而且是山東人，他的武功根底極厚，初學鷹爪拳，後學螳螂拳，這兩家拳脚都是以飛躍出擊爲主的，學成之後，加上他本人的心思，認爲燕子輕巧絕倫，因此運用心思，把鷹爪與螳螂兩派，配合燕子的身形，想出另外一套拳脚叫做鷹爪螳螂燕子步，這種拳術沒有一個固定的名堂，純以輕巧取勝，仗着那一派快速的急攻閃跳功夫，打倒不少英雄好漢，華中七省的江湖人物，都向他低頭。」

　梁永亨心裏暗想，他不願意學棉花拳那種軟綿綿的拳脚，眼前坐着喝酒的陳三甲局主所學的絕招很多，正好向他借鏡，便竭力跟他周旋，想辦法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培養感情，希望把北拳裏面的精華帶到南方去。

　陳三甲在閒談中知道梁永亨是嶺南拳術稱霸的黃飛鴻徒孫，精於武功，虎鶴變形，威震百粵，便打算在翌日跟他較量一下。

　梁永亨已經打不過楊漢傑，叫他跟渾身武功的陳三甲相鬥，當然是未打先輸的了，不過，他爲了學習武功，便不惜打輸，竭力發招，不止是把他最擅長的拳脚施展出來，還用南拳的橋手進攻，先行用前臂向對方斬截，迫住對方無法變招出擊，然後揮拳向中路搶攻。

　南方的拳師苦練橋手，雙臂粗壯，如果單純以橋手相鬥，楊漢傑或者陳三甲，都不是梁永亨的對手，不過，拳術這種東西稱做功夫，時間愈長，所學愈精，不止是僅靠左右兩邊橋手定輸贏的，何況橋手之下還有馬步呢？梁永亨雖然以連環橋手上臂下截出擊，使用一個迫字，希望壓倒對方的前鋒手以及前鋒馬，然後搶攻，想是那麼想，他跟陳三甲剛剛交手，很快就受制於對方的功夫之下。

　陳三甲並非用自己的橋手跟對方橋手互相撞擊，而是輕輕滑過，用左手的五隻手指抓住對方右臂凹入之處，即是前臂和後臂中間交界的一處，向外稱做手踭，向內稱做臂窩，因爲臂窩沒有肌肉，無從抵擋，給人抓住，整條手臂都不能動彈，已經吃虧，再又給對方抓住的時候，下邊給陳三甲用脚一撥，站也站不穩，於是倒下來，那時陳三甲把他扶起說：「我使用的就是鷹爪螳螂燕子步，先用鷹爪抓鼻，然後用螳螂勾脚，腰間發力，那是燕子步的功夫，看來你要變招出擊，然後鬥得過我。」

　梁永亨當然服輸，但却想再看看對方如何破他的飛鶴手，因爲飛鶴手跟鷹爪螳螂都是同類招式，即閃即打，不容易給人抓住了手臂任何一處，他以爲對方未必如此輕易取勝，怎料一經交手，陳三甲就連續以低脚發招出擊，使用掃堂腿脚刀，以及盤龍脚，所有脚法俱是低過膝頭之下的，防不勝防，還沒有兩臂相鬥，他已經吃了兩脚，心知肚明，如果那兩脚用足氣力去踢，梁永亨早已骨折倒下，因此他不敢再鬥。

　當晚梁永亨盛讚陳三甲的功夫，認爲南方的拳技，硬橋硬馬太過呆板，鬥不過北方的拳術，楊漢傑却不同意這句話，他說：「世侄，你不必這樣說，林世榮師傅的一隻虎手，威震廣東，根本上那隻虎爪抓下來，就跟鷹爪相同，你鬥不過陳三甲，並非虎爪鬥不過鷹爪，如果你設法把南北兩派的拳脚混合爲一個整體，化剛爲柔，便有另外一種造詣。」

　梁永亨恍然大悟，說道：「如何化剛爲柔呢？」

　楊漢傑說：「你使用的南派拳術，多數是開口就說龍形虎形的，其實龍虎豹三形都是極端剛強，蛇就不同了，蛇跟龍近似，但却柔軟得多，至於虎和貓，相差更遠，虎是剛的，貓却十分柔和，表面上似乎貓不如虎，但却要看看相鬥的對象，如果叫老虎捕捉一頭小鼠，那就比不上一隻花貓，故此我認爲化龍爲蛇，化虎爲貓，加上你擅長的鶴形手，相信定然另有妙用。」

　梁永亨的武功不弱，天資聰明，聽到楊漢傑這番話，心裏已經有了另一想法，後來他幾次來往湘省和粵省，亦即多次留居資源鏢局，得到楊漢傑老前輩的竭誠指導，花了幾年時間便完成了他的願望，創立「蛇貓鶴混形拳」。

　該拳共有五十八式，以貓爲主，另加蛇鶴，獨有的招式是貓捉鼠，蛇翻江，鶴穿林等，下邊的馬步異常古怪，俯下半邊身，隨時閃擊游走，候機偷襲。

　那時陳三甲的一個高足屈洪光，因公到湘省，剛剛住在資源鏢局，此人武功不弱，楊漢傑有心想叫梁永亨知道他苦練三年的蛇貓鶴混形拳另有特色，跟普通的拳師較量高下，贏面極高，於是，透過他的關係，請梁永亨跟屈洪光兩人落場玩玩。

　楊漢傑先行介紹兩人認識，然後說明梁永亨本來是精於南拳的，後來敗於陳三甲局主之手，於是，化剛爲柔，創立蛇貓鶴混形拳，剛巧有這個機會，彼此兩人玩玩，不必分勝負，交手就會隱約知道對方的本領。

　楊漢傑這樣謙虛的對屈洪光道出心意，他實不能推辭，同時屈洪光本人也想跟梁永亨玩玩，看南拳有何特徵，於是兩人便落場較量。

　屈洪光施展的拳術跟陳三甲所傳的鷹爪螳螂燕子步那種功夫完全相同，向梁永亨節節進攻，從前梁永亨是無法招架的，不是左右兩邊手臂的臂窩給對方鷹爪抓住，就是下邊的脚給螳螂脚勾住，總是難以拆招，那時他以蛇貓鶴混形拳接招，大不相同，不但可以把對方的攻勢化解，而且能够用蛇形手還擊，幾次擊中對方的胸部。

　楊漢傑哈哈大笑，說：「到此爲止，告一段落了，兩位都是半斤八兩，不必再鬥。」

　屈洪光走後，楊漢傑然後盛讚梁永亨，認爲他的蛇形手已經穩佔上風，能够穿過對方左右變手，直達他的要害，上則抓眼，下則抓喉，不過，那是玩玩的性質，故此用蛇形手打在對方的胸部，僅此而已，這些話說穿了梁永亨的心事，不覺樂得心花怒放。

談武閣隨筆

談成吉思汗（下）

·太乙書生·

塔兒忽台爲了要增加族人對他的尊敬起見，鐵木眞被上了重枷，到每一個蒙古包示衆，意思是：鐵木眞是奇能的話，那麼擒住鐵木眞的，該是奇上加奇，能中之能，可是，塔兒忽台是太疏忽了，即使要示衆，拿他的腦袋也能有功效的，可惜，他沒有做，就在這個時候，正是應了那首詩中的說法，「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鐵木眞在這苟延殘喘的一瞬之中，讓他用枷梢擊倒了看守的人，逃走了。

塔兒忽台連忙四出搜索，不料鐵木眞是藏在泰亦赤兀惕部中的有名人物：鎖兒罕失刺的家中，在這個家庭中的父子、兄妹的協助下，讓他安全的逃回家中。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鐵木眞是有福了，可是，大地上的百姓是有禍了。一個殘忍的英雄，在千鈞一髮之間脫身而出，帶了滿腔的狠毒的心意，澈底的報復念頭走脫，血、血、血，鐵木眞的眼中開始了他用血構成的圖案，依照他心頭的恨意，將要編織起來了。

鐵木眞是逃走了，他一回到家，爲了避免泰亦赤兀惕部的危害，立即將全家遷往現在的大肯特山——史載的名稱是不見罕，合勒敦，這合勒敦就是山的意義。——但是，他還是受到了偷襲，這一次是有强盜刧了他家八匹馬，雖然爲他追回，不過，他是更清楚了權力的可貴，而權力是建築在武力上面，鐵木眞在大肯特山開始籌建他的武力了。……

關於這一次的偷襲，及追回被盜的馬匹，鐵木眞開始結識他了第了一個忠心的幹員，這個指導他奪回馬匹的，是一個少年，一個阿魯刺惕族人，名字叫作博爾朮——有的記載是寫作孛斡兒出。——據史載，博爾朮是成吉思汗手下的親信「那可兒」之一，那可兒是蒙古氏族中的一種稱呼，根據漢文的解釋就是親兵——近衞隊。——伴當或戰友，而博爾朮就是作爲鐵木眞的親信是一定的，而且，他還是開國功臣之一，四傑中的一個。

將來，在成吉思汗的手下，最有名的就是四傑，還有四狗，四傑是木華黎、赤老溫、博爾朮、博爾忽，四狗是哲別——又名者別。——忽必來、者勒蔑及速別額台——又名速不台。——爲了能够清楚了解成吉思汗，不得不將這八個人有些簡單的介紹必要。

（一）木華黎，札刺兒氏，爲人深沉毅强，有智謀，猿臂善射，他能够挽兩石的强弓，事元太祖——按即成思思汗，元太祖是以後追謚的。——以忠心勇敢著稱，封爲太師國王，曾累次伐金，屢立大功，河北之地由他平定，進兵窺圖河南，在軍中垂四十年，就在這時，他得了很沉重的病，將死的時候，還以爲沒有攻下汴京爲他生平恨事，死了後追封爲魯國王，謚忠武。

（二）赤老溫，爲開國名將之一，很早就跟隨了成吉思汗，建立極大的功勛，不過，在這裏，由於手頭缺乏足够的資料，他的事蹟，容後補上。

（三）博爾朮、阿魯刺惕氏，驍勇善戰，對行軍佈陣，指揮調度有極高的成就，他的追隨成吉思汗，就是爲了代成吉思汗追回八匹馬的那一刻，以後，他與成吉思汗共處危難，並有幾次他救了成吉思汗的危險，每一次征伐戰役，他總是參預其事，當時，諸部尙未平寧，成吉思汗的寢帳，就是由他來守衞，當他担任守衞時，成吉思汗才能安眠，可見他之被親信的一斑，當成吉思汗與他談論管理諸部及征戰的步署，時常由深夜談到天明，成吉思汗受任爲大汗時，他與木華黎晉封爲左右萬戶，位在諸將之上。卒謚武忠。

（四）博爾忽，他是許兀愼氏，與博爾朮是兩族人，幼年時，爲成吉思汗的母親額訶侖氏收作養子，長大成人，有智有勇，有胆有畧，與木華黎、博爾朮、赤老溫齊名，成吉思汗接任大汗時，他被提爲第一千戶，禿爾惕部起義反抗成吉思汗時，人多勢衆，而且佔據的形勢險要，在成吉思汗的帳下的各大將，全有些畏懼不敢去征討，成吉思汗就命令他去担任主將。

結果，他中了埋伏，被殺害，後來追封爲淇陽王。四傑中，他是命最短的一個。

四傑後的四狗，我們且看一段戰役的描寫，可以看出這四個傢伙的狠勇一斑，這一次戰役，就是在元史上，也可以說是成吉思汗一生事業中的極重要的一仗，因爲，自從十三翼一戰後，成吉思汗與他的幼年安答——蒙古語，意思是結拜兄弟。——札木合交惡，札木合或者是看到了鐵木眞的强盛，對他有一種威脅。

還有，上文我已經說過了，當時的蒙古大草原上，充滿了自己人殺自己人的殘忍把戲，他們一會兒是結拜兄弟，一會兒就在相互拔刀成仇，鐵木眞與札木合就是這樣的，安答變成了仇敵。

十三翼戰役後，札木合爲成吉思汗擊潰，可是他不能忘記報仇，所以就四處挑撥離間，挑動每一部落與鐵木眞爲敵，當時在蒙古草原上，最强大，也是最有文化的部落乃蠻與成吉思汗爲敵。

在公元一二〇四年夏——這一年，是南宋皇朝的寧宗，年號嘉泰的四年。——成吉思汗征伐乃蠻部，這時候，札木合就在乃蠻的太陽汗身邊。

戰史的記載中，對四狗有了很好的描述。

「……太陽汗問扎木合『那趕來的，如惡狼般將羊趕入了羊圈子中，這是什麼人？』

札木合回答道：『是我鐵木眞安答用人肉養的四隻狗，曾經拿了鐵鍊鎖住了的，這種狗是銅的頭額，鑿子的牙齒，利錐舌頭，生鐵的心。用鐶刀當作他們的馬鞭，飲的是露水啊！騎着的像一陣風，在作

戰鬭殺時，他們就喫人肉……如今放了鐵鍊了，他們是垂着舌頭，吐出唾液，隨着他們的狂喜而來了……這四隻狗的名字是：哲別，者勒蔑，忽必來，速不台。」

這就是四狗，成吉思汗手下的勇將，不知其數，這原因是，在大肯行山，他開始有了這個步驟，建立他的實力，在草原上，武力是決定一切的東西，所以成吉思汗鐵木眞，他是儘量的吸收驍勇善戰的幹部，上面說過的，博爾朮是第一個親信那可兒！而以後，這四傑，四狗，還有不少有名的勇將，就一點點的被吸引到鐵木眞的身邊，何況：他自己的兄弟，也已成爲勇將了。合撒兒，別勒古台當然的成爲他的左右。

鐵木眞結了婚，娶了就是上文所提起的那個翁吉刺惕族人孛兒帖，這對鐵木眞來說，是一件好事。

至少在擴張武力方面，他是得到了外家的一定的助力的。

但是，他的危運還是未脫，這或者是孟子所說的：「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那句話吧，要造就一個混世魔王，看來是得用不少不少的難來鍛鍊他的，雖然，這一次的災難，完全是有了些因果的關係，但是，這是歷史，佛家的說法是不存在的，總之，鐵木眞再一次的被偷襲，非但受到了破壞，他還將妻子孛兒帖也給丟了。

原來，鐵木眞的母親是蔑兒乞惕人，也速該——鐵木眞的父親——就是將她搶來成婚的，這一次是臨到了蔑兒乞惕人來搶鐵木眞的老婆了。

蔑兒乞惕人的領袖是脫黑脫河，在處心積慮之下，並且不動聲色的趕來偷襲，這一次事變，可以說是完全的突然，以致鐵木眞一家人，根本就沒有機會來部署他的抵抗準備，在這樣的情況下，鐵木眞是只有逃命的可能，鐵木眞照顧了母親上馬，幾個弟弟也各自騎一馬逃去。

鐵木眞爲了自己的逃命，他是將他的妻子孛兒帖拋下了，非但如此，在自私心的作祟下，他怕逃不遠，爲蔑兒乞惕人抓住，還帶走了一匹馬。

這一來，孛兒帖是沒有馬可以乘騎，結果，她是被俘虜了，所以，鐵木眞的長子拙赤，並不是鐵木眞經手的，但是，或者是他良心上的譴責，他對孛兒帖是好的，連拙赤也受到鐵木眞喜歡。

鐵木眞曾經爲了擴張勢力，用了他妻子的嫁粧中的一件黑貂裘送給客列亦惕部的脫斡里勒汗，以作攏絡的資本，當時，他實在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他對脫斡里勒汗是十分恭敬的，以陪臣之禮入見，當他遭到蔑兒乞惕人的侵襲，馬上就有了反應，脫斡里勒汗絕對的支持鐵木眞，那個札木合萍禪，他的幼年安答，也出兵相助。

結果，這一次的相助，竟成了他倆交兵的導火綫。

進攻蔑兒乞惕人，這一次的戰役在鐵木眞的安排下，又加上札木合，脫斡里勒汗的大軍支持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是報仇，可是，鐵木眞的殘忍本性，在這一次戰役中給暴露出來了。

將蔑兒乞惕族人差不多殺戮殆盡，那些婦女，可以做妻子的，全給了他的手下做妻子，做奴婢的，就作了奴婢，房子被推倒了，婦孺給擄掠了，而大批的戰利品，全都到了勝利者的手中。

鐵木眞在這一次戰役中的收穫是巨大的，他不僅擊潰他的世仇蔑兒乞惕人，提高了自己的羣衆威信，而且也獲得了不少的奴僕、牛馬，當然這些戰利品是加强了他家的經濟力量，現在，他開始有條件的經營大規模的畜牧經濟了。

當然，索兒帖是重新回到了他的懷抱中，不過，她已有了身孕，好在蒙古社會的貞操觀念，並不像中原人士，所以，孛兒帖還是他的妻子。

得到孛兒帖，鐵木眞感到心頭喜悅，可是，更大的喜悅是：他在這一次的戰役中，看到了有許多的，他亡父的舊部及親族，他的野心在醞釀，爲了想收集舊部，他與札木合是更形親近，並且跟隨札木合一同到了斡難河畔，札木合的根據地點，與札木合一起宿營，在這一年半中，鐵木眞展開他卓越的聯絡手腕，非但將父親的舊部及親族攏絡過來，還爭取到一部份原來屬於札木合的部屬，這是鐵木眞的厲害，也是札木合痲痺大意，本來，從這一個回合就可看出强弱來，札木合是忽署在前，又狂急在後，所以，札木合就註定他的可悲的失敗命運了。

鐵木眞是看到時機的成熟，他決心與札木合分離了。

在夏四月的十六日，鐵木眞借故說札木合有圖謀他的企圖，他是不再扎下他的野營，繼續率領了他的部屬，向前連夜兼行。

可是到了天明的時候，鐵木眞的攏絡手腕，立即顯示出他的成功，後面追上來的人，也就是後來追隨他的人，一批一批的在大草原上移動。

看：這兒是札剌亦兒種的人——還有乞顏種的人……；再一種是巴阿都人，豁見赤兀孫立人也來參加了——與蔑年巴阿都種的人全追上了鐵木眞，追隨這個他們看來是雄才偉畧，有主君品性的英雄。

鐵木眞感到快慰，而這批人又有這樣的渴望，渴望鐵木眞在領導他們能取得勝利，爲他們奪取富饒的牧地，當然還有俘虜，牛馬羊畜牲。鐵木眞是符合了他們的要求的，他們的心中是有這種信心的。

鐵木眞是完成了他的初步的希望，他已經恢復了，不！已經超過了。他亡父也速該生前的盛況。

他擊敗了蔑兒乞惕人，提高了羣衆中的威望，也打定了家族的經濟基礎，攏絡了舊日的部屬，還得到了一部份貴族的擁戴——即使是有條件的擁戴，不過，鐵木眞是有着他的步驟的。

將來，這些有條件的貴族爲；巴阿都氏的豁兒赤，還有撒察別乞等人，終於有一天，得乖乖的服從他的指揮的，甚至於爲他殺了的。現在，他已擁有同族，屬臣，伴當，僕役和奴婢，並且，他在脫斡里勒汗的支持下，他被推爲汗——也就是君主了。

鐵木眞嶄露頭角了，在蒙古大草原上，一個强大的、冷酷的、殘忍的，貪婪的大汁將出現，在歷史的舞台上，成吉思汗將開始步上他成功的道路，而世界上，鄰近鐵木眞的地面，也將開始震慄，而他的武力，將一步步，一點點的擴張，完顏氏建立的金邦，則開始了他們的危運，而南宋，也將要爲他的子女所滅亡，當然，首先遇到風暴的是全蒙古，以後是金、夏、高麗。

再以後，花剌子模。歐洲的東部。總而言之，這是時代的不幸，一個不幸的時代，成吉思汗經過了十三翼之戰的失敗後——與札木合的交戰，他是失敗者。——就一直在走順風，成吉思汗的名字，震服了大草原了。風在吹，這是腥風，馬在號是悲號……

（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公治長裝死，誆得多指先生苗箭俯身要取去他的誅心劍之際，突大笑發話，苗箭被驚嚇得呆若木鷄，公治長輕易的一伸手便抓住苗箭右腕，向僵呆住的胡八姑問明了是花人才洩露他此行的秘密後，立下狠手，把苗箭右腕折斷，騰空射去。他離開萬花樓後，與追躡花十八的薛長空會合，獲知花十八爲四號金狼所擄，已被押往天狼會主的秘密居所，來到那小巷的一座屋外，薛長空告訴他曾聽到天狼會主先後兩次變換聲綫的怪事，公治長聽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隔了片刻才道，這可有點麻煩了——

龍劍闖龍潭　奇人發奇語

薛長空這才發覺公治長神態有異，不禁暗吃一驚。

因爲他知道公治長不是一個容易皺眉頭的人。

如果連公治長也認爲事情有點棘手，這件事情的嚴重性，自是不問可知。

公治長低聲道：「薛兄可曾聽人提過一種叫熬血煉髓的邪門玄功？」

薛長空搖搖頭。

公治長接着道：「如今我敢說這位天狼會主練的便是這種玄功。」

薛長空道：「何以見得？」

公治長道：「我是從你說他聲音變化不定上想到的，因爲只有練這種玄功的人，才有這種現象發生。」

薛長空道：「這種玄功練成之後，它的長處在什麼地方？」

公治長道：「童顏常駐，百毒不侵。」

薛長空道：「一般拳脚兵刄，更奈何他不了？」

公治長點頭道：「正是如此。這種玄功，大致說來，跟金鐘罩鐵布衫一類氣功相近，但威力相去却不可以道里計。」

薛長空眼中忽然微微一亮道：「這種玄功既跟金鐘罩鐵布衫一類氣功相近，是不是也有功力不到的『氣眼』或『氣穴』？」

公治長道：「有。」

他苦笑了一下，又道：「就是有，又怎樣？這種『氣眼』或『氣穴』乃練功者個人的重大秘密，即令父母妻子，照例也不洩露，你難道還想找出該一部位加以攻擊？」

薛長空嗒然無語，只好也跟着嘆了口氣。

公治長思索了片刻，毅然接着道：「萬事莫若救人急！不論這天狼會主有多厲害，我們也不能放着花十八姑娘不管。來，我們分別從兩邊院牆上翻進去，你只須指出藏人的那間屋子，便可隱身一旁，非至萬不得已之時，最好不要露面，那位天狼會主，由我來想方法去對付！」

薛長空緩緩搖頭道：「用這種方法，絕對救不了人。」

公治長道：「爲什麼？」

薛長空道：「天狼會主居住的那間屋子，門戶可以自動啓閉，顯受機關所操縱，說不定屋內還有秘密地道。這種房子的牆壁，必堅固異常，他不理我們，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就

算我們能破門而入，對方也不難從秘密通路中悄然逸去。」

公治長點點頭，雙眉不禁再度微微皺起。

這種情形，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天狼會主爲了保持行踪隱秘，以及修煉熬血煉髓玄功，其居住之處，自然不會像普通民宅那樣隨便容人出入。

可是，如今已勢成騎虎，他難道能因爲敵人居處設有機關佈置，就放棄救人的打算？

薛長空道：「現在也許只有一個辦法。」

公治長抬起眼光道：「什麼辦法？」

薛長空道：「先設法找出那間屋子通往外邊的秘密出口。」

公治長道：「從地道中摸進去？」

薛長空道：「這樣至少可以先把對方的退路堵住。」

公治長搖了搖頭，說道：「這法子更是行不通。」

薛長空道：「爲何行不通？」

公治長道：「你應該知道，這是一條小巷子，它的前後左右，不是商家，便是住戶，如果出口在另一戶人家屋內，你能把附近幾十戶人家，一家家叫開了門，入內搜查？」

薛長空無可奈何地雙手一攤道：「否則怎辦？」

公治長沉吟道：「辦法總會有的。」

他忽然抬起頭，注目接着道：「當你最後離開之際，那位天狼會主對待花十八姑娘的態度如何？」

薛長空道：「態度尙稱緩和，從花十八姑娘回話的聲音聽來，好像始終沒有受到任何傷害。」

公治長道：「天狼會主問的些什麼？」

薛長空微微皺了一下眉道：「提起這個，可說又是一件怪事。」

他望着公治長道：「你猜那位天狼會主向花十八姑娘問的些什麼？」

公治長眨了眨眼皮，沒有開口。

這正是他想知道的，薛長空等於只是將他的話重複了一遍，如果他猜想得到，他就不會提出這個問題了。

不過，有一點，已可確定。

天狼會主向花十八問的話，一定非常突兀而出人意料之外！

薛長空不是個碎咀子的老太婆，如果不是由於這一原因，這位變戟溫侯絕不會側過頭來這樣反問一句。

薛長空以經過加强的語氣，接着道：「說出來恐怕誰也不會相信，他向花十八姑娘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竟是問她如意坊那邊有沒有釋放魔鞭左天斗的誠意！」

公治長果然爲之當場一呆道：「眞有這種事？」

薛長空道：「半點也不假！」

公治長道：「那麼，花姑娘有沒有告訴他，我們早就放了人？」

薛長空道：「花姑娘說了。」

公治長道：「那位天狼會主聽了之後如何表示？」

薛長空道：「當時這位天狼會主臉上是什麼表情，我無法想像。我只知道，經過一段時間的沉默之後，那位天狼會主才提出了第二個問題。」

公治長接着道：「他提的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薛長空道：「第二個問題，也很奇怪。他問花姑娘，他們有位外號酒肉和尙的天狼長老，是不是被我們這邊的人給殺了？」

公治長道：「花姑娘怎麼回答他？」

薛長空道：「花姑娘說，我們這邊只知道天狼會有這麼一位天狼長老，但從未見過這樣一個人。」

公治長道：「這一次那位天狼會主也沒有什麼反應？」

薛長空道：「是的。」

公治長道：「然後對方有沒有再接着問別的？」

薛長空道：「對方接着問的一件事，則更奇怪。他說他們有兩名金狼長老，昨夜被人殺死在羊腸巷口，他們已打聽出下手的人，是虎刀段春。他問花姑娘，知不知道當時的詳細經過？」

公治長道：「果然問得奇怪，既然人已死了，而且也已知道了是死於何人之手，還打聽這段經過幹什麼呢？」

薛長空道：「這段經過，非三言兩語所能說完，我猜想花姑娘一定會把握住這個機會，儘量拖延時間，所以才抽身去跟你會合。」

公治長仰臉望着黑暗的天空，忽然一擺手道：「走，將近四更，不能再就誤了。」

薛長空有點迷惑道：「去那裏？」

公治長道：「仍照前議行事！」

薛長空道：「强行登門救人？」

公治長道：「不錯！」

薛長空道：「這樣做行得通？」

公治長道：「路是人走出來的。付諸實際行動，總比徘徊嗟嘆强得多！」

× ×

小院子裏昏暗陰森如故。

一條人影凌空飛落。

幾乎就在同一瞬間，一個冰冷的聲音自書齋中傳出。

「來的是那一路朋友？」

「靈台門下公治長。」

「何事見教？」

「拜客！」

「朋友可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將近四更。」

「四更拜客？」

「不錯！」

「朋友一向都選在這種時候拜客？」

「不盡然。」

「今夜是例外？」

「可以這樣說。」

「何故例外？」

「公治某人一向的習慣是：平常時候，拜訪平常的客人；特別的客人，則於特別的時間拜訪！」

「朋友已知道你現在想見的是什麼人？」

「是的。」

「說說看！」

「座統八老，總攬一宮；名播七澤，來自三湘！」

書齋中沉寂了片刻，才又冷冷接着道：「你朋友這一消息，是從何處何人聽來的？」

「拜客乃盡地主之誼，非待審之囚，見與不見，均請自重。」

「好一個囂張的公冶小子，你以爲你在跟誰說話？」

「四號金狼！」

屋中忽然有人輕輕嘆了口氣道：「四郎，別爲難他了。我，跟你們說過，一個龍劍，一個虎刀，均非池中之物，你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遇上，都應該保持禮貌。人家有能耐找來這裏，憑你幾句狠話，就打發得了？來，先放這位花家姑娘出去，待我親自來瞻仰瞻仰這位公治少俠的丰采！」

公治長聽了，不禁微微一呆，幾乎以爲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對方竟肯毫無條件的先放了花十八？

名師名技

何立天虎爪揚威

・小雲・

洪拳在香港是一個很大的門派，因爲黃飛鴻曾經在港九兩地開山，傳授了許多英勇的門徒，最大的一支門派就是林世榮，其次是林祖，梁永亨等，正式設舘授徒。至於鄧芳，却是兼學黃飛鴻與林世榮兩派武功的，民國初年，他已經在廣州授徒了，在他所教授出來的門徒當中，有一位高足叫做何立天，歷史深長，學了他許多功架，而且打過許多場，跟高手作戰獲勝，值得談談。

何立天立館多年了，那時鄧館的勇義堂，人材鼎盛，特別是由鄧芳組織起來的男女醒獅團，更加熱鬧，莫秀蘭以及鄧秀瓊兩個訓練女子舞獅，男子方面，則由鄧芳和鄧義兩人主持，何立天已經學過幾年功夫，對於舞獅也有相當的成就。

那時在汕頭有一個獨立師的師長駐守，他就是綽號生張飛的張瑞貴。汕頭的兵權握在他手中，當時駐汕頭的領事館有一個日本人忽然失踪，日本人硬說他被當地人擄去，甚至加害，突然把一艘軍艦駛到汕頭的海口示威，那時張瑞貴認爲日本人無理取鬧，便佈陣以待，正式跟日本領事館交涉，說服了他們，日本的軍艦也從汕頭駛開，事後當局說他爲國爭光，犒賞他一筆獎金，張瑞貴認爲那些銀両不宜納入私囊，便舉行祝捷大會，巡行兼舞獅，他在廣州的時候跟鄧芳有很深的交情，還知道鄧芳手下有人懂得舞獅，便邀請鄧芳本人或派人到汕頭舞獅巡行，除了助慶還有示威的意味。鄧芳懂得他的意思，便在一班門徒當中選了五十個人，親自出馬，帶他們到汕頭去。

何立天在汕頭市表演「雙獅上樓台」，不但到高處採青，而且兩隻獅子一齊比武，更加威風，事後張瑞貴就希望鄧芳讓何立天以及其他兩個人留下來，表面上說是教授汕頭獨立師的士兵舞獅，實際上就是教授他們眞正的武功，準備日本人再來揚威耀武之際，跟他們較量高下。

何立天正是壯年，並無家室之累，留在「獨立師」，上上下下，一團和氣，彷彿變成自己人，師總部就是他的家，不過，九一八的戰事暴發之後，軍事緊急，獨主師派往江西，本來預備由他教授的計劃，便即取銷，何立天也就跟隨張瑞貴那一支勁旅入贛。

他們跟着大隊人馬開入江西的時候，路經五華地方，暫時駐紮，結營在郊外的空地，何立天有空就和幾個同事到處逛逛，某天，恰當有事，他走過一處曾氏祠堂，看見一班人在大祠堂裏面練武，何立天和幾個同事都很喜歡武技的，自然而然的走近參觀，看看他們練習什麼武功。

在何立天的眼中看見有一個粗大的漢子，大概是教頭，指點那些村民練武，馬步也站不穩，虎背曲腰，可是，動作却十分快捷，他有點驚訝，不自覺的互相議論，那些人不知道站在門外欣賞拳脚的幾個人是何方神聖，不由自主的向他們打量幾眼，因此之故，引起那個教頭的注意，表示不滿，上前詢問：「幾位長官是否學習過武功呢？」

何立天見他帶怒而來，說話荒唐，也就說了一句硬話：「我們都是軍隊裏面的國術教官，自然懂得武功了。」

那個教頭的頭顱特別大，綽號大頭星，他似乎天不怕地不怕的冷然說：「幾位既然是國術教官，何以對武林規矩完全不懂呢？我正在館內教拳，你們在外邊參觀，互相議論，好像輕視我教授的拳脚，那是不合規矩的，如果你們有眞本領，不妨跟我研究一下。」

對方目中無人，說出這種話來，等如挑戰，何立天當然是不服氣的，登時怒火攻心，於是也就不客氣的踏進祠堂裏，擺下一式洪家的架式，叫做「現龍藏虎」，叫他進攻。

當時他擺出的一個招式就是右手握拳放在腰間，左手伸盡，用的是掌，看看對方如何動手。

姓曾的教頭叫做曾大星，他直衝過去，左手握拳向對方的左臂由下邊挑上去，架住那一拳，隨即畧爲移動脚步，把右拳向對方的腰間使勁打出，何立天畧爲側身避過他的右拳，對方左拳再起，連環進攻，何立天於是暫時採取守勢，怎料一攻一守，剛剛過了兩招，對方就忽然起脚。

何立天見他的動作敏捷，氣力沉雄，不敢怠慢，看見他踢起右脚，他忽然閃過一邊，使用洪拳的虎爪，雙手齊出，使用「猛虎出山」這一招，把他使勁一推，這傢伙就跌出七尺過外。

何立天隨即標馬上前，他知道此人並非一跌就輸，大概會踢脚，故此，剛到他的身邊，就退後一步，讓過他的脚，然後雙手抓住，使勁一扭。

那時曾大星全身躺在地上，由下邊踢到上邊去的一條右腿也給何立天抓住，如何能夠動武呢？當時是心悅誠服了，雖然他不高興，也不能不認輸。

何立天贏了他們的教頭，大踏步走出去，怎料剛剛踏脚走出戶外，即時有一枝棍從頭上打下來，跟着對方還有另外一枝棍向他的胸部直衝過去。

如果普通的拳師，碰着這種局面，俱是用左手或右手去搭住上邊打下來的棍，打算抓住那枝棍使勁一拖，隨即飛脚把持棍的人踢倒，如果何立天採用這種方式作戰，他就吃虧了，因爲對方已經算準了如此這般的打法，一個用棍從頭打落，另外一個就向他的胸部直刺過來，化棍爲槍，打算當胸一棍把他刺個半死。

何立天的武功已經是上乘根基的了，但見一團黑影由上邊罩下來，他不敢用手接招，因爲他沒有看清那個黑影所用的是長棍抑或花槍，故此他寧願倒向背後，不倒則已，立心跌倒，就整個向後蹲低，因此之故，由上邊打下來的一棍固然落空，何立天還沒有跳起身已經用撐脚向正中出擊的持棍之人當胸撐出。

跟着一個鯉魚打挺，他翻身躍起，另外一脚向背後橫掃，那一招虎尾脚把另外一個持棍之人撑倒，閃電般擊退兩人，大獲全勝，旁立的人睹狀，不敢戀戰，立刻大喊一聲，紛紛作鳥獸散。

戰後何立天在港九兩地開設武館，擁有門徒甚衆，桃李春風，有許多人學習他的武功，自立門戶，又再設館的，其實一脈相承，從何立天倒數到鄧芳，再到黃飛鴻或林世榮，不過三代，洪拳能够發揚光大，全賴這些後起之秀。

世上眞有這種事？

他沒有聽錯？

× × ×

他沒有聽錯。

世上眞有這種事。

書齋大門，緩緩開啓，第一個走出書齋的人，不是花十八是誰？

從花十八此刻臉上那份喜悅的神情，以及如雀躍般的輕盈步伐看來，這位令公治長担了不少心事，胆識不讓鬚眉的多刺美人兒，正如薛長空所說，果然未受任何傷害。

直到花十八走來公治長身邊站下，才從書齋中接着走出一名灰衣文士以及一名黑色勁裝漢子。

這時天空烏雲稀薄，夜色已不若先前那股濃黑如墨。

當公治長看淸身前三丈開外，那位天狼會主的相貌之後，心頭不禁暗暗納罕，同時也爲之暗暗吃驚。

像這樣一名風度翩翩的美男子，他眞的會是統領着一個血腥組織的天狼會主？

如果以外表來猜測一個人的年齡，這位天狼會主看上去應該不會超過二十五歲。

而事實上，如以天狼會成立的時間，再參以天狼八老的平均年齡，加以合理的推算，這位天狼會主至少也該是一個五十歲以上的中年人。

一個五十歲以上的人，而竟能保持青春，望之如濁世佳公子，豈非咄咄怪事？

公治長知道，這情形一點也不奇怪。

這顯然是苦修熬血煉髓玄功的結果！

同時，這也正是公治長暗暗吃驚的原因。

因爲這正說明這位天狼會主的一身修爲，已達到了某種驚人的境界！

血觀音胡八姑雖然路數相近，也練成了某種邪門玄功，但如跟這位天狼主會比較起來，血觀音在火候方面顯然還差了一大截。

公治長這時望望那位天狼會主，回頭再望望身邊的花十八，處境相當尷尬。

他一鼓作氣，找上門來，目的原是爲了救人，對方若是扨持着花十八，始終不肯放手，事情倒反而好辦。

在那種情形之下，不論這座書齋多麼堅固，不論這位天狼會主一身武功多麼驚人，他也要闖上一闖，鬥上一鬥！因爲，爲了要救出花十八，他已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但是，出人意外的，對方竟不待他提出要求，就先釋放了花十八！

這就像一個人爬上高處，突然被人移走了脚下的扶梯一樣，使他有一種虛懸半空，上下不得的感覺。

這位天狼會主眞是他的一個客人？

他眞是拜客來的？

但是，如今形勢造成，他想不以拜客的身份和姿態跟對方週旋一番也不可能了！

天狼會主不僅風度翩翩，舉止談吐，亦極儒雅，他按一般江湖成規，於三丈外站定後，雙拳一抱道：「適才屬下出言無狀，尚請少俠多多包涵！」

公治長只好抱拳還禮道：「會主好說。」

如今這種場面，要是給關洛七雄或是給血觀音等人看到了，眞的不知道會有什麼感想。

其實，不必去說別人，就拿公治長來說吧：公治長這時就有一種如身在雲霧中的迷茫之感！

從這位天狼會主還不知道魔鞭左天斗已經如意坊方面釋放一節看來，這位天狼會主顯屬剛剛抵鎭不久，同時顯然尚未與鎭上任何一組天狼部衆取得聯絡。

這位天狼會主行踪如此神秘，不論其是否另有深意，至少有一件事，他一定不知道。

他一定不知道天狼會的人馬自從來到蜈蚣鎭，不斷的損兵折將，主要的關鍵就在他這位龍劍身上。

甚至就在來此之前，他還毀了對方一名得力的天狼長老，多指先生苗箭！

如果這位天狼會主曉得了這些，他現在還會不會如此客氣？

天狼會主輕輕咳了一下，如對老友似的，從容接着道：「見到了公治少俠，第一個謎團，總算解開了。」

這位天狼會主心裏也有謎團？

而且還不止一個？

公治長點點頭，保持警覺，留心聽着。他對這位天狼會主加以防範，也許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他不能不往壞處想；江湖是一個醜惡的萬花筒，也是個以生命爲注的大賭場。每個人都只有一注本錢，除非你離它遠遠的，否則，只要這一注押下去，就只能贏，不能輸！

天狼會主微微一笑，又道：「同時，這也可以省去我不少口舌。」

公治長聽不懂這句話的意思。

不過，他沒有問。

因爲他知道，即使他不問，對方必然也會提出解釋。

但這一次他可料錯了。

天狼會主接下去說出的話，並不是解釋前一句話的含義，而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問句。

他注目含笑問道：「跟少俠一起來的那位朋友是誰？」

公治長吃驚之餘，只好故示大方地笑笑道：「會主的這份修……」

天狼會主微微搖頭道：「公治少俠完全想錯了。」

公治長不覺又是一怔！

他想錯了？

對方只是拿話試探他，並非眞的已發覺到了藏身院牆外面的薛長空？

天狼會主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四號金狼今夜截獲這位花姑娘，我實在早該想到它是少俠有意的安排才對。」

現在輪到花十八發楞了！

什麼？

他今夜落入敵手，原來是公治長有意的安排？她望向公治長，想從公治長的反應上獲得證實。

公治長雙目平視，只當沒有看到。

天狼會主緩緩接着道：「尚虧不才一念執中，始終沒有簡慢這位花姑娘，否則今夜這個局面就很難收拾了。」

公治長本來還有幾分淸醒，這一下可完全聽迷糊了。

聽對方的語氣，這位天狼會主好像深怕得罪了他公治長似的。他感到迷糊的地方便在這裏：對方爲什麼不願得罪他？無論就那一方面來說，他公治長有什麼地方竟值得對方對他如此重視？

天狼會主稍稍頓了一下，繼續說道：「這件事當然也怪不得四郎，他本來就不及五郎富於機智，遇上的對手又是你公治少俠，自然免不了要有這種疏忽。不過，不才已經說過，這樣也好。你們知道的秘密愈多，不才省下的口舌也愈多；至少我就用不着解釋，我已來到本鎭多久，以及對本鎭已發生的事知道多少。」

公治長點點頭，他承認這兩點的確已用不着多解釋。

他同時也確定這位天狼會主今夜確實未存惡意，於是轉向西邊圍牆喊道：「長空兄，別躲躲閃閃的了，出來見見會主。」

薛長空湧身越牆而入，站定後抱拳道：「不速客薛長空，見過會主！」

天狼會主也抱了抱拳道：「薛少俠好！」

他接着又轉向公冶長道：「公冶少俠，以及這位薛少俠，你們兩位可知道，本會『八號』和『十四號』金狼昨夜是怎麼死的？」

八號金狼是「潘大頭」，十四號金狼則是臨時對外的「金四郎」。

至於兩人昨夜是怎麼死的，公冶長當然清楚。

而薛長空則更清楚。

因爲殺死兩人的人，也就是救他的人，都是虎刀段春。他當時親身在場，自然比較誰都來得清楚。

由於公冶長知道對方已從花十八口中，獲悉昨夜羊腸巷口一戰的詳細經過，自然不必再爲虎刀段春隱瞞。

於是他不假思索的回答道：「據我們薛兄說是虎刀段春——」

天狼會主手一擺，打斷他的話頭道：「錯了！」

公冶長微微一呆，暗忖道：這怎麼會錯呢？難道薛長空沒說實話，當時殺了兩名金狼的人，不是虎刀段春？

如果不是虎刀段春，那會是誰？

天狼會主沉聲徐徐地道：「殺死他們兩人的人，是我們的那位鐵頭雷公楊長老！」

噢！原來如此。

這一瞬間，公冶長突然明白了很多事。

這位天狼會主只帶一名部屬，悄悄來到蜈蚣鎭，無疑是爲了他對組織中某些高級人員的忠貞，已經打了問號！

公冶長如今還有一點不明白的是：像這種情形，可說純屬家務事，對方以一會之主的權威身份，如對某一部屬的行爲不滿意，儘可以會規從事懲處整頓，對方又何必要將這種「家醜」向敵人「吐露」？

天狼會主沉聲接着道：「如意坊方面已經放了金五郎，而今金五郎音訊全無，八老之一的酒肉和尙，應跟鐵頭雷公住在一起，如今也突然失去蹤影，而這兩人又不是死在你們的人手裏……」

也說不出是爲了什麼理由，公冶長竟脫口爲楊雷公等人辯護道：「酒肉和尙和金五郎的行踪，相信胡八姑一定清楚，會主來到蜈蚣鎭，他們全不知情，否則他們說不定已向您報告了。」

天狼會主發出一聲帶着輕哼的冷笑，道：「只可惜報告的種類太多。」

報告的種類的確不少。

不過，只要歸納一下，事實上也不過「眞」與「假」兩種而已！

天狼會主這句話雖然只有短短十個字，但帶給公冶長這邊三人的震撼力，却不啻平地一聲焦雷。

因爲這句話的含義太淺顯明白了：「你們以爲胡八姑這女人是好人？這女人比楊雷公更靠不住！」

公冶長這時忽然想起一件事。

剛才在太平客棧，他曾問胡八姑：如果天狼會主意外死了，誰將成爲繼承人？

他問這個問題，既不是開玩笑，也不是爲了詛咒天狼會主，而是爲了他想知道，天狼八老他不知道的另外四名長老中，還有沒有比這位血觀音更具權勢，武功更高的人物？

結果，胡八姑像給觸着忌諱似的，板臉拒絕回答。

他當時認爲胡八姑不回答就是一種回答。那也就是說：八位天狼長老中，以這女人地位最高。如果天狼會主不幸死了，這女人無疑便是第一號繼承人！

現在，他才知道，他雖然沒有猜錯事實，但顯然誤解了那女人當時的心情。

那女人當時臉孔變色，並不是因爲他對她的首領不敬以致心生不快，而是爲了情虛！

天狼會主輕輕嘆了口氣，神色又慢慢緩和了下來，接着說道：「我知道兩位少俠此刻心中一定疑問重重，而你們最大的一個疑問，也許便是我以天狼會主的身份，爲什麼要跟兩位交淺言深，談及這些？」

一點不錯，這正是所有問題的核心！如果容許公冶長或薛長空發問，兩人無疑也會先問這一點。

但是，天狼會主並沒有回答他自己提出來的問題。

他反而接着向兩人提出一個問題：「你們認爲關洛七雄爲人如何？他們這七兄弟平日的作爲是否值得嘉許？」

這個問題，人人可以回答：七兄弟中除了一個胡三爺，人人都該殺頭兩次！

高敬如身爲老大，地盤廣，名氣大，幹的缺德事也最多，單是三間賭坊，就不知道會使多少人傾家蕩產，所以殺頭的次數更該再加一倍！

但是，這個問題絕不該由天狼會的人提出，尤其是天狼會主！

因爲別人也可以拿同樣的問題，責問天狼會。

公冶長深深吸了口氣，一字字正容道：「好的，會主，我來回答您這個問題。關洛七雄劃地稱霸，爲非作歹，目無法紀，可說人人得而誅之。但是，這種事決輪不着天狼會出頭。會主應先反省，天狼會的作爲又如何？七雄雖非善類，但尙不致明目張胆殺人，貴會日前不分皂白，血屠藍田胡家滿門，又該下個什麼樣的評語？」

天狼會主點頭道：「少俠問得好！今夜，不才留下兩位，要談的也正是這個問題。」

他目光微抬，又接着道：「天狼會先後派出三批人馬前來蜈蚣鎭，不才也先後下過三次命令：不許公開衝突，不許波及附從，如取人命，亦僅以七雄爲限！兩位少俠與本會弟子多次接觸，不悉有否風聞及此？」

公冶長承認這也確是事實。

「潘大頭」和「金四郎」等第一批金狼，開始時手段的確並不激烈。

就是到百變人魔柳如風來鎭，行事時也處處透着顧忌，這當然可以解釋爲是受了組織上嚴令限制所致。

天狼會主見公冶長對這一點並未提出反駁，又接着道：「所以，我可以再告訴兩位少俠：血屠藍田胡三一家，我也剛獲得消息，但絕不是我這個天狼會主的意思。」

公冶長忍不住道：「尊駕身爲一會之主，部屬犯下罪行，難道輕描淡寫一句話，便可推盡責任？」

天狼會主道：「我如果不負責任，今天我就不會趕來蜈蚣鎭。」

公冶長道：「那麼，藍田事件，你可知道是誰帶頭下手的？」

天狼會主道：「本會一名天狼長老，多指先生。」

這跟公冶長的猜測相同。他從抵達的時間上推想，也判定下毒手的人，十九必屬這位多指先生。

公冶長暫時不想提及多指先生斷腕一事，只接着問道：「這位多指先生，他有胆量公然違令行事？」

天狼會主道：「多指先生決沒有這份胆量，除非他誤信這是我的命令。」（未完）